出版說明

《易》是我國一部古老的哲學著作。它以六個一組的「⚊」與「⚋」組成的卦爻來佔休咎，而談休咎所據的理論又有很深奧的哲理。

這種占卜方式的起源現在尚不清楚，最早者見于江蘇海安縣青墩遺址中的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在商代的陶器和獸骨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傳世《易》本文究竟成書在什麼時代，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爲成書于西周前期。在《春秋左傳》和《國語》中，多見占卜的記載。秦始皇焚書，《易》爲卜筮之書，不在焚毀之例。兩漢經學興盛，《易》學也相應發展，衍化出了施讎、孟喜、梁丘賀、焦贛—京房、費直等不同派別。其所言《易》理，大抵不離象、數之學。三國曹魏時王弼一反漢代《易》家的學說，掃除象、數，專言義理。由于魏晉南北朝時玄學大行，《易》與《老子》、《莊子》合稱「三玄」，爲玄學家清談的內容，所以王弼的《易注》盛行一時（北朝因學風質樸，《易》學仍以漢鄭玄注本爲主）。唐初孔穎達又爲之作疏，爲官本《五經正義》之一（即今通行本《十三經注疏》中的《周易正義》）。北宋仁宗慶歷時，由于學術空氣的變化，各種

經書都出現了新的注本。程頤的《伊川易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但它仍以王《注》爲主，只是去掉了其中的老、莊色彩而已。《伊川易傳》得到了後世學者的很高評價。清初顧炎武在《與友人論易書》中說：

> 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録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于程《傳》者。（《顧亭林詩文集》卷三）

評價之高，可以概見。此後南宋朱熹又在《伊川易傳》的基礎上，撰成《周易本義》。由于程、朱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正統思想，所以程、朱《易》學也就成了正統《易》學。明太祖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開始開科取士，十七年（一三八四年）頒行科舉程式，規定《易》用程、朱注本。明成祖永樂時纂《周易大全》，其《易》理一本程、朱。清康熙時御纂《周易折中》、乾隆時御纂《周易述義》也都是以程、朱《易》學爲主體。下至幾十年前，一般讀書學《易》的人，也仍是以《伊川易傳》和《周易本義》爲讀本。

本書乃據孫振聲先生編著，臺灣星光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六版影印。原名《白話易經》。因爲它不是對《易》的逐字逐句的翻譯，而是根據程、朱《易》學思想，對《易》的《卦辭》、《爻辭》和《十翼》作通俗的講解，使讀者對《易》學有

一個初步的了解，所以我們把它改名爲《易經入門》。《易》是一部哲理性很深的古籍，研究《易》首先就要研究它的哲學思想，進而研究它與我國古代各種哲學流派的關係和它在我國傳統文化發展中的作用。本書對《易》學思想有所闡釋，對《易》的術語也有所說明，通過它讀者可以學到一些《易》學基本知識。近幾年來，《易》的研究頗受國內外的重視，出現了一批有見地的著作和文章；但牽强附會，故弄玄虛，把與陽陰五行稍有關係的東西都說成《易》學的觀點，也時有所見。這種情況，給《易》的研究帶來了一定的混亂。本書平實易懂，無荒誕不稽之辭，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到《易》學的真實內容，提高對《易》學研究中附會之辭的識別能力。

本書也有幾處不足之處：

一是沒有反映近年來的考古成果。近年來的《易》學考古成果有二，即原始畫卦符號的認讀和馬王堆帛書《易》的出土。在江蘇海安縣青墩遺址出土的骨角柳和鹿角枝、殷墟甲骨、周原甲骨、西周青銅器、湖北江陵天星觀楚簡上，有一種由六個數字組成符號，長期以來被認爲是不可識別的「奇字」。一九八〇年，張政烺先生指出這些符號是原始的卦爻形式。這一成果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了一部帛書本

《易》，其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與今本不同。不同的卦序體現了不同的《易》學思想，因此帛書《易》出土後即爲學術界所重視，許多學者都撰寫文章加以討論，其中也包括臺灣的尹靈峰先生。本書對這兩個考古成果都没涉及，是其不足之處。

二是對漢代《易》學的評價不够公允。漢《易》中確實有瑣碎之處，也有改換卦爻，强解經文的現象。但這不是漢《易》的主流。「賈、董漢初大儒，其説《易》皆明白正大，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數術，蓋得《易》之正傳。」（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易經》）近人尚秉和積數十年之力，成《周易尚氏學》一書，對早期《易》的象學多所闡發。《尚氏學》發前人所未發，所以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根據尚秉和的研究，漢《易》中的主流是象學，而不是納甲爻辰之類繁瑣的東西。評價漢代《易》而不涉及《周易尚氏學》，也是本書的不足。

另外，《十翼》的成書要晚于《易》本文，而且思想與《易》本文也不盡一致，已是學術界普遍接受的結論。本書仍視二者爲一，也是不正確的。

本書既是程、朱《易》學的通俗講解，「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北朝釋道安《摩訶缽羅若波羅密經抄序》，《大正新修大藏經》五五册）不可能完全准確無誤。讀者如果想進一步了解《易》學的話，應該讀稻頤《伊川

易傳》和朱熹《周易正義》原書，然後再讀王弼《周易注》。（即《十三經注疏》中的《周易正義》）。當然，《易》中有些名詞、概念比較難懂，爲了解決這個問題，讀者可先讀一下近人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劉申叔遺書》第六六册）。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保存了不少漢代《易》學思想，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對古象多所闡發，應該一讀。前者有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四年影印本。清代焦循的《易學三書》（《易章句》、《易通釋》、《易圖略》）、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學》研究《易》學都能成一家之言，也值得一讀。

又：本書底本臺版《白話易經》，標點符號的用法與我們小有不同，字句亦間有錯訛衍脫。因係影印，無法更正，只得一仍其舊。敬祈讀者鑒諒。

文化藝術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一月

內容簡介

《易》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哲學著作，不僅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上也日益產生着重大的影響。宋代程頤的《伊川易注》和朱熹的《周易本義》是傳統《易》學中極爲重要的兩部著作。明代科舉考試，《易》即以程、朱注本爲標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曾以程、朱《易》學思想爲基礎而注解《易》。本書據《伊川易注》和《周易本文》對《易》作通俗講解，同時對《易》的術語有所說明，對《易》學思想也有所闡釋。本書平實易懂，是研究《易》學的理想入門書籍。

目錄

敍論……一
周易上經
乾䷀……二五
坤䷁……四七
屯䷂……五九
蒙䷃……六七
需䷄……七五
訟䷅……八一
師䷆……八九
比䷇……九七
小畜䷈……一〇三
履䷉……一〇九

泰䷊……一一五
否䷋……一二三
同人䷌……一二九
大有䷍……一三七
謙䷎……一四三
豫䷏……一四九
隨䷐……一五五
蠱䷑……一六三
臨䷒……一七一
觀䷓……一七七
噬嗑䷔……一八三
賁䷕……一九一
剝䷖……一九七
復䷗……二〇三
无妄䷘……二一一
大畜䷙……二一七
頤䷚……二二三

大過䷛……二二九
坎䷜……二三五
離䷝……二四一

周易下經

咸䷞……二四九
恆䷟……二五七
遯䷠……二六三
大壯䷡……二七九
晉䷢……二七五
明夷䷣……二八一
家人䷤……二八九
睽䷥……二九五
蹇䷦……三〇三
解䷧……三〇九
損䷨……三一七
益䷩……三二五

夬䷪……三三三
姤䷫……三三九
萃䷬……三四七
升䷭……三五五
困䷮……三六一
井䷯……三六九
革䷰……三七五
鼎䷱……三八三
震䷲……三八九
艮䷳……三九五
漸䷴……四〇一
歸妹䷵……四〇七
豐䷶……四一三
旅䷷……四一九
巽䷸……四二五
兌䷹……四三一
渙䷺……四三七

節䷻……四四三
中孚䷼……四四九
小過䷽……四五七
既濟䷾……四六五
未濟䷿……四七三
繫辭上傳……四八一
繫辭下傳……五一五
說卦傳……五四七
序卦傳……五六五
雜卦傳……五七三
結論……五八一

敍論

究天人之際

伏羲畫八卦，爲我國文字的雛形；文王演周易，是我國文化的開端。『易經』這部書，不但是我國最古老的經典，而且自古以來，就被推崇備至，尊爲「羣經之首」。

「經」就是道，就是理；天地的大道理，人生的大道理。闡明天理、人道的書，稱作「經」；「經」是最神聖的典籍，權威的著作，也是一切眞理的泉源。天理亦即人道。

宇宙森羅萬象，變化莫測；人生機緣際遇，難以逆料；『易經』「繫辭傳」中說：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通萬物之情；究天人之際，探索宇宙、人生必變、所變、不變的大原理；通古今之變，闡明人生知變、應變、適變的大法則，以爲人類行爲的規範；這一

天理即人道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稱作「天人之學」，爲我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一切學術思想的根源，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作「春秋」，然後傳述「易」，儒家將「易經」冠爲六經之首；而且春秋、戰國時代的儒、道、墨等諸子百家，以及唐、宋以後儒、佛、道各家的學術思想，也無不淵源於「易經」的天人之學。因而，要了解中國文化，就不能不由「易經」著手；「易經」在我國文化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就可以想見。

占卜的書

相反的，後世許多學者，也有人卑視「易經」，認爲不過是一部古代占卜的書，內容低俗，近似巫祝的誣詞妄語，只因孔子傳述，後世穿鑿附會，以致盲目崇信，並不值得研讀等輕視譏諷的意見。

不可否認的，「易經」確實是一部古代占卜的書；但也正因爲是占卜的書，才沒有被秦始皇燒掉，得以流傳到今天。古代民智未開，崇信鬼神運命，凡是重大行事，必定先求神問卜，並非不可思議。在河南省安陽縣的殷墟遺跡中，曾發掘出大量的龜甲，證實殷代盛行用龜甲占卜，以燒裂的紋路，占斷吉凶，稱作「卜」；卜字就是裂紋的象形。到了周代，又多用蓍草占卜，稱作「筮」。依據「周禮」「太卜」的記載，周代設有稱作太卜的官，依據「三易」，職掌占卜。

「三易」是指「連山」「歸藏」「周易」，三種不同系統的易學。對「三易」的說明，說法不一，概括的說，「連山」是夏代的易學，由艮卦開始，象徵「山之出雲，連綿不絕」。「歸藏」是殷代的易學，由坤卦開始，象徵「萬物莫不歸藏其中」。「周易」是周代的易學，由乾、坤二卦開始，象徵「天地之間，天人之際」。「連山」「歸藏」已經失傳，今天的「易經」就是「周易」。一說，漢、魏以後的象數易學，就是「連山」「歸藏」的遺留。由此可見，我國古代的占卜，不但源遠流長，而且已經發展成有系統的學術。

後世學者所以卑視「易經」，最主要的理由，是占卜違背倫理的立場。人的行爲，應當依據良心，不應考慮後果，當爲則爲，不當爲則不爲，只求耕耘，不問收穫，才是君子應有的態度。然而，占卜卻先看結果，有利才行動，動機已經不純正。當然，儒家不能不辯白；於是，宋代大儒朱熹等說：

「易是用來占卜，以決斷疑惑的。但依道理，應當做的，就應當做，不應當做的，就不應當做，在這種情形下，根本用不着占卜。惟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岐，因而迷惑時，才可以占卜。惡事、私欲，不可占卜。」

當然，這一辯白，相當牽強。儒家以「易經」爲六經之首，奉爲大典；然而，孔子生平，卻從來不曾談到性、天道等形而上學。孔子研究「易經」，是在晚年；因而在他的弟子中，只有極少數懂得「易經」，在儒家的經典中，「易經」是非常特殊的宇宙哲學。可是，到了宋代，老莊、佛教，在思想界已有逐漸取得優勢的傾向，儒家的學者，爲對抗老莊、佛教的形而上學，不

得不在儒家的經典中，尋求形而上學的論據，就只有『易經』與『中庸』可以作爲依據了。所以，宋代興起的新儒學，亦即朱熹的朱子學派，其中形而上學的主要論據，就是依據『易經』的「繫辭傳」，這才是後世儒家，特別尊崇『易經』的理由。

不過，如果占卜只在占斷結果吉凶，就成爲消極的聽天由命的定命論，人們就不知道什麼是當爲與不當爲，失去了道德意義。然而，我國古代的占卜，不僅消極的問結果如何？而且更進一步的，要問應當如何？因而，『易經』不但啓示事物發生的微妙契機，並且指引應當如何臨機應變，避凶趨吉；不僅是消極的占卜，而且也是積極的處世智慧，就進入哲學的範圍了。

簡易、變易、不易

『易』這一命名，含義爲何？

一說：伏羲畫八卦，有時「遠取諸物」，『易』是飛鳥的形象。

一說：依據最古老的字書『說文解字』，「易」即蜴，是蜥蜴的象形。蜥蜴的保護色，隨環境不時變化，以變化的含義，命名爲『易』，以象徵宇宙森羅萬象的千變萬化。

『說文解字』中又說：「易」是由日月兩個字組成。因而，日代表陽，月代表陰，以象徵『易』的陰陽二元論的哲學。

後漢的鄭玄，在他的『易贊』中，更將『易』的定義，高度發揮。他說：『易』這個字，有

「簡易」「變易」「不易」這三種含義。

宇宙萬物，時刻變化，人事也是如此；所以說「變易」。然而，變化不息的大宇宙，卻具備法則性，整然有序，循環不已，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小宇宙的人的運命，也同樣的具有法則性；所以說「不易」。由於這一「不易」的法則性，就能了解大宇宙的天地法則，可以遵循；同樣的，小宇宙的人的動向，也能夠預知，可以規範；所以說「簡易」。因而，『易』這部書，就能以簡單的象徵符號與數字，表示出這種「簡易」「變易」「不易」的現象變化，產生占卜的作用。所以，由這一思惟方向去探索，宇宙森羅萬象的變化，無不有一定的規律、因果關係，可以追尋，而占卜能夠預測吉凶，也就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了。

實際上，鄭玄這一「易即不易」的絕對辯證法的哲學論據，是源自被懷疑是後漢時期僞著的撰經『易緯乾鑿度』；再往上追溯，於『易經』的「繫辭傳」中，也可以找到根據。

『易』的結構

『易經』包括本文與解說兩部分。本文的部份，稱作「經」；解說的部分，稱作「傳」。本文的「經」，由六十四個用象徵符號的「卦」，與所附解說的「卦辭」「爻辭」構成。六十四「卦」，是由⚊與⚋兩種稱作「爻」的符號，由下而上，順序以六畫構成。⚊與⚋的屬性相反，⚊代表陽、剛、男、君、強、奇數等，象徵積極的事物；⚋代表陰、柔、女、臣、

弱、偶數等，象徵消極的事物。在解說的「傳」中，多使用概括性的用語「剛」與「柔」，或「陽」與「陰」；所以，━稱作「剛爻」或「陽爻」；╍稱作「柔爻」或「陰爻」。

━具有陽剛、積極、獨立的性格，用奇數一、三、五、七、九中最大的九代表；又稱作「九」。╍具有陰柔、消極、依附的性格，用成對偶的偶數二、四、六、八、十的中間的六代表；又稱作「六」。

「卦」的構成，是由下而上，最下方的位置，稱作「初」，順序而上，爲「二」「三」「四」「五」，最上方的位置，稱作「上」。

例如開始的乾卦䷀，全部是剛爻，由下而上的六爻，稱作「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又如第二卦的坤䷁，全部是柔爻，由下而上的六爻，稱作「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在乾、坤兩卦中，除了有形的六爻之外，還有無形的「用九」「用六」。這是例外，在其他各卦，都只有「初」到「上」的六爻。

由六爻構成的六十四卦，以上下各三爻爲一組，上方的三爻，稱作「上卦」或「外卦」；下方的三爻，稱作「下卦」或「內卦」。傳說伏羲是人面牛身的文化神，古代傳說中的帝王，他首先畫出三畫的八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這八種卦；是『易』最原始的形式，以象徵宇宙萬物。八卦象徵的事物，如附表，並另詳「說卦傳」的解說。

但祇用八卦，仍難以象徵宇宙森羅萬象錯綜複雜的變化。於是，伏羲再將八卦重疊，推演成

六十四卦。所以，在六爻的下方，註有說明上下卦的名稱，如䷀乾下乾上等。

在六十四卦的後面，附有解說全卦的「卦辭」，也稱作「彖辭」。「彖」是一種有利牙的獸名，引申的意思，亦即，「卦辭」是每一卦的占斷。「卦辭」是周文王撰寫的，『史記』「自序」中說：

「西伯（周文王沒有稱王時的爵位）囚羑里，演周易。」

周文王，在被殷紂王囚禁在羑里的期間，推演六十四卦，發憤著作「卦辭」。所以，「繫辭傳」中說：

「卦辭的含義隱微，充滿了危機感。」

「卦辭」的後面是「爻辭」，解說六爻每一爻的含義。一說「爻辭」也是周文王寫的，不過，其中引敍許多文王以後發生的事件，仍然以文王的兒子，創造周代文化黃金時代的周公，著作「爻辭」的說法比較妥當。

本文的「經」，又分爲上下兩篇。「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

解說部分的「傳」，共有十篇，稱作「十翼」。「翼」是助，輔助闡明「經」的意思。計有「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十篇。

「十翼」被認爲是孔子的著作。『史記』「孔子世家」中說：

「孔子晚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三絕。」

當時的書，用漆寫在竹簡上，以皮帶串訂，稱作「韋編」。孔子熟讀『易』，串訂的皮帶斷了三次。『史記』中的這一記述，是依據『論語』「述而篇」中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過，「十翼」的論點，前後多有出入，甚至有抵觸的部分，不可能出自孔子一人的手筆，可能還包含孔子的弟子或後世的著作在內。

「彖傳」是「卦辭」的解釋，由六爻的全體形象，說明卦的意義。

「象傳」又分爲「大象」與「小象」。「大象」是卦的全體說明，但與「彖傳」不同，是將六爻還元成三爻的八卦，以八卦所象徵的事物，說明全卦。「小象」與「彖傳」近似，以各爻的位置爲主，說明每一「爻辭」。

「繫辭傳」是『易』的整體概論，使『易』不僅止於占卜，更提昇成爲高度的哲學，在我國哲學史上，是一篇極重要的論文。「繫辭」本來是指文王、周公，繫在卦、爻後面的「卦辭」「爻辭」；但在此處，則指孔子繫在整部『易經』後面的解說，也稱作「大傳」。

「文言傳」是對六十四卦中最重要的「乾」「坤」兩卦，特別詳細的說明。「文」是修飾，「文言」是指頌揚「乾」「坤」兩卦的偉大，必須用刻意修飾的文詞的意思。

「說卦傳」可分成兩部分，前半與「繫辭傳」相同，是『易』的整體概論，非常簡明扼要。後半說明八卦象徵的現象。「說」是解說的意思。

「序卦傳」說明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與意義。

「雜卦傳」是將六十四卦每一卦的特色，以性格相反的兩卦爲一對，用一句話扼要的說出。

因爲順序與「序卦傳」不同，所以說「雜」，是特順序錯雜的意思。

由以上本文的「經」與解說的「傳」，構成全部的『易經』。在最古老的圖書目錄『漢書藝文志』中說：

「易道深，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這是說，由「八卦」到「十翼」，源遠流長，經過悠久的時間，累積多位聖賢的心血而成。「三聖」是指上古的伏羲，中古的文王、周公，與近古的孔子，更增加了『易經』的權威性。對以上完成『易經』的古代傳說，當然後世也有許多學者懷疑。不過，『易經』是產生在極

卦名	自然	人	屬性	動物	身體	方位	季節
乾☰	天	父	健	馬	首	西北	秋冬間
坤☷	地	母	順	牛	腹	西南	夏秋間
震☳	雷	長男	動	龍	足	東	春
巽☴	風、木	長女	入	雞	股	東南	春夏間
坎☵	水、雨	中男	陷	豕	耳	北	冬
離☲	火、日	中女	附	雉	目	南	夏
艮☶	山	少男	止	狗	手	東北	冬春間
兌☱	澤	少女	悅	羊	口	西	秋

爲古老的古代，經過悠久的時間與許多睿智的累積，始得以完成，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不冠以聖人的名字，對『易經』的價值，也絲毫不會損傷。

『易』的傳承

自古以來，注釋『易』的書，可以說汗牛充棟，祇能概要的介紹。

依據『漢書』「儒林傳」，孔子傳『易』於商瞿，商瞿五傳至前漢的田何。前漢的易學，即以田何爲主；但內容如何？今天幾乎已經無法完全了解，只能由散見於『漢書』中的資料，知道孟喜、京房的易學概要，已將『易』應用到曆法中。

當時的思潮，盛行天人相關的思想，認爲天象與人事，有因果關係，君主的言行，是否得當，會直接反映在氣候的順調與天體運行的正當與否中。這種思想，由來已久，到前漢時期，形成陰陽家、五行家的以自然哲學爲武裝，機械性的理論，並引用到經典的解釋中。孟、京的易學，即承襲這一派的理論，京房並將他的易學，實際應用到政治得失的占卜上。今天在『漢魏叢書』中，收錄「京房易傳」三卷，但與『漢書』中引用的許多「京房易傳」，並不一致；當然『漢書』中引用的資料，比較可靠。清代的惠棟，在他收錄於『續皇朝清經解』中的「易漢學」中，曾經極力使孟、京的理論復元。

大體上，漢、魏、六朝時代的易注，除了三國魏的王弼外，並沒有完整的保留下來。唐代的

李鼎祚，在他的『周易集解』中，曾經蒐集當時散逸的諸說；清代學者們的古注復元，多半依據這本書。比較保存完整的，有後漢鄭玄、荀爽，三國吳的虞翻、晉代干寶等的註解。在清代的惠棟以前，宋代的王應麟，曾致力於鄭玄的易注復元。清代的張惠言，曾以「周易荀氏九家義」「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的篇名，將荀爽、虞翻的易注整理，都收錄在『皇清經解』中。

鄭、荀、虞的易注，雖然各有特色，但共同之點，是不重視「卦辭」的全般象徵意義，而是一字字的，由該卦的形象中，去尋求解答。例如：「至八月凶。」「八月」是來自何處？「七日來復」爲什麼說「七日」？「無輿有喜」，卦形中爲什麼會有「無」與「輿」的含義等？雖然八卦本身，就有象徵各種事物的解法；然而，像這樣一字字的對應，「說卦傳」所列舉的象徵，無論如何就不夠應用了。

於是，他們另闢蹊徑，別作發揮。孟喜、京房將特定的卦，指定爲十二個月，將爻指定爲日；陰陽五行數術家的理論，當然也都應用；「十翼」中沒有「輿」的概念時，就分別成植物與礦物，於卦中尋求木與石的含義；如果還不能解釋，就將剛爻柔爻改變，或將上下爻交換，強使經文的字句，與卦形發生關連。

前後漢的這些易學，包含以後採取同樣解法的在內，統稱作「漢易」。由於特別重視卦的形象與數字，也稱作「象數易」。

「漢易」這種陰陽爻相互改變，上下爻相互交換的方法，也不完全出於杜撰，在「繫辭傳」

中，已經有這種陰陽變易的理論。不過，這樣一字字的對應，徒然使注釋繁瑣複雜，反而造成混亂，不容易了解。於是，爲反對這一學風，出現了三國魏的王弼的『周易注』。

這位年紀輕輕就夭折的天才青年，注釋了『老子』與『易』。這是當時人人愛讀的書，統稱「老易」或「易老」。在政治動盪不安的三國時代，人人關切明哲保身的哲學，這兩部處世智慧的書，因而普遍受到歡迎，王弼的易注，當然難免不受影響。

王弼的注釋方法，着重把握經文的整體意義，只要把握住全文的含義，經文中的一字一句，儘可以忽略。例如「牛」「馬」等字的出現，只不過是人世間某種現象的象徵，不必一定要拘泥於一事一物；卦的形象，只不過是假象，儘管有「牛」「馬」等字，如果要由卦形中去尋求根據，也是徒然枉費精神。基於這一構想，他將「漢易」中繁瑣的象數，完全割棄，儘可能以孔子的「十翼」來解說經文。這種只根據「十翼」注釋的態度，開始於前漢的費直，承襲這一系統的有鄭玄、荀爽，但顯然都已突破「十翼」的限制。完全應用費直的方法注釋『易經』的，只有王弼。

在王弼的易注中，隨處瀰漫着老子的氣息，因而被後世儒家非難；然而，使混沌神秘的象數易學，重新返回寧靜的人的睿智世界，則不能不歸功於王弼。因而，王弼的易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久就將「漢易」打倒，被唐代的『五經正義』採用，可以說是勢所必然。

『五經正義』是極爲詳盡的注釋，也是儒家經典的國定教科書。其中的「周易正義」十卷，採用王弼的注解；王弼沒有注釋的「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則採用晉代韓康

伯的注釋補充；再將這些注釋引伸發揮的是『十三經注疏』。不過，在『五經正義』中，有將王弼的注解誤讀的部分，須與清代焦循收錄在『皇清經解』中的「周易補疏」，一併參照閱讀。

與「象數易」相對的，王弼等着重倫理的注釋，稱作「義理易」。宋代的易學，大體上繼承王弼，有很多易注的著作；其中最穩重的，首推程頤的『伊川易傳』四卷，與朱熹的『周易本義』十二卷。

『伊川易傳』的注釋方法，大體上與王弼相同；不過，王弼的注釋中，充滿機智與飄逸的趣味，則完全消失，代之以眞摯的道義感。正如朱熹所說：「伊川易傳，明白無難讀之處。」平易但稍嫌冗長。王弼的注釋，雖然也是如此，但程氏則更嚴格的，將象數、占卜完全捨棄。清代的王夫之評論說：「詳於事理，但缺乏易的神秘性。」顧炎武說：「自古說『易』者，數百家，但未見超出程傳以上者。」胡渭也讚揚：「程氏排除自古以來，混入『易』中的老子異端之說，解明易道，如日月在天。」可見『伊川易傳』的評價之高。

朱熹的『周易本義』，以體裁爲其特色。『易經』本來是經文在前，傳在後，鄭玄將「彖傳」「象傳」分散，附於各卦的本文之後；王弼更進一步的細分，將「彖傳」與「大象」附在「卦辭」後面，「小象」除乾、坤兩卦例外，其餘都附在各「爻辭」的後面，並將「文言傳」分開，放在乾、坤兩卦之後，對讀者非常方便。王弼的這一體裁，一直沿襲到『伊川易傳』，但朱子則復古，又恢復原來的形式。明永樂十三年，勅命製訂的國定教科書『周易大全』，併載『程傳』與『本義』，但體裁仍然依照『程傳』，再將「彖」「象」「文言」分附於經文之後。清康熙五十

四年出版的『御纂周易折中』，也併載程、朱的註釋，但體裁又依照『本義』，再將「經」與「傳」分開。

朱子的『本義』，文字簡潔，他自己說：「在義理方面『程傳』詳細，因而簡略。」所以，在倫理的解釋方面，與『程傳』沒有什麼出入。但與『程傳』顯著不同的，是將『易』限定爲占卜的書，認爲經文，就是問卜的占斷。如「利攸往」「利涉大川」，就是旅行或行船時占卜的結果。王夫之等認爲，朱子這種見解，將『易』降低成世俗的占卜，以爲不可。不過，實際上，朱子的定義，才是『易』的本來樸素面貌，正如同『詩經』中的許多民謠，朱子在『詩本義』中，也同樣的以客觀的態度，直率的指爲「淫詩」，而被附會成隱含教訓的意義。

朱子的『易本義』中，載有邵雍、劉牧的「先天圖」「河圖」「洛書」。這是比『易』發生得更早，將宇宙構造，用神秘的數字圖式化。程氏完全不信，朱子則深信；這是兩人對『易』的神秘性在觀點上的差異。朱子的宇宙論，也有整然圖式化的格調，當然也是受這些圖的影響。不過，這些圖式，正如清代黃宗羲的『易學象數論』，胡渭的『易圖明辨』中所說的，實際上，是源自漢魏到宋代的道教煉丹術。

總之，朱子是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哲學體系的朱子學，由元代到清代，被列爲科舉的思想基準；科舉考試必須具備的學養「四書」「五經」，都完全依據朱子學的注釋；但『易』的解釋，則兼用程、朱，前述『周易大全』『周易折中』，就是爲科舉製訂的國定教科書。在朱子之後，又有宋代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明代來知德的『周易集注』等名著。

清代的學風，以考據學爲特色。宋明兩代的學問，雖然在哲學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但對古代語文的理解，卻有疎忽，往往超出古典的原義之外，遭到非難。爲求注釋儘可能接近原義，產生對古代音韻、文字學的研究。不過，清代的學者，仍然未能擺脫古來的注釋，只能在古來的注釋中，追溯原義，選擇與作者時代最接近的漢代註釋。這是基於時間愈接近，當愈接近作者的本意；而且佛教、老莊盛行後所產生的異端解釋，在那時也還沒有混入的緣故。所以，清代的考據學，也稱作「漢學」。

因而，清代對『易』的注釋，排除王弼，致力於「漢易」的復元。惠棟、張惠言等，在這方面都有成就，所作的易注，也都是「漢易」風格。例如：收錄在『皇清經解』中惠棟的「周易述」，完全採用虞翻的解法；焦循的「易章句」「易通釋」，雖然有獨創的見解，但在方法上，仍然屬於「漢易」。

在清代「漢學」盛行之前，有王夫之獨特的易注『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各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他基於漢易的象數與程氏的義理，不可偏廢；『易』不能拘泥爲占卜的書，也不可限定爲思惟的書；象數與義理，應當一致，占卜與思惟，應當一理的觀點，以宋代張載的『易說』爲規範，全篇洋溢着充滿活力的一元論，最爲明快，富於趣味；不過，也許有趣的稍爲過分了一些。他在訓詁方面，也不疎忽，著有『周易稗疏』二卷，及載於『皇清經解』中的「周易考異」一卷。

以上所列舉的，不過是歷史中有關易注的最重要的著作。那麼，這本書將依據那一種註釋呢？

道不是一部學術研究性的書，祇是儘可能的，期望能夠平易明快的，使一般讀者認識『易經』是怎樣的一部書。「漢易」過於特殊、繁瑣，不容易了解；王夫之的註解，固然引人入勝，但個性過分強烈，全篇採用，稍覺不妥；王弼的註解，風采最動人，但解釋有晦澀的部分，而且老莊氣氛，過於濃厚，也覺得不妥；結果只有歸着於程、朱。可是，『程傳』在占卜方面，又嫌欠缺；因而，原則上以朱子的『易本義』爲主，『程傳』爲輔，並將宋學特有的形而上學的理論，適當簡略，不足的部分，也兼採他說補充。

自古以來，就有很多兼採程、朱的教科書，加以朱子的註釋中，與程氏意見相同的部分，就說『程傳』已有說明而省略；不了解的部分，就直率的說不了解，而不註釋；無論如何也得參照『程傳』。何況經典都有悠久的傳承，經過長時間，衆人閱讀過的注釋，總比較穩當，這也是進入古典之門最便捷的途徑。

因而，這本書，本着以上的原則，力求平易簡明，使其成爲向一般讀者介紹『易經』的入門書，連引用註釋的出處，也予以省略。如果經由這本書，使讀者對『易經』這部經典，產生興趣，則以上列舉的許多易注名著，可供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占筮的方法

『易經』是占筮的書，而且占筮的方法，與注釋也有關連，因而，將占筮的方法，概要的介

紹。古代占筮，使用五十根蓍草，現在以竹籤代替。另外，準備記錄的紙與筆。

一、正式的筮法

五十根竹籤，先拿出一根，始終不用，以象徵天地未開之前的太極。

將餘下的四十九根，隨意分開，握於左右手中。左手握的象徵天，右手握的象徵地。

由右手中抽出一根，夾在左手小指與無名指之間，象徵人。

放下右手中的竹籤，用右手數左手中的竹籤，每四根一數，象徵四季，最後餘下四根或四根以下，夾在無名指與中指之間，象徵閏月。

再用左手數剛才由右手中放下的竹籤，每四根一數，最後餘下四根或四根以下，夾在中指與食指之間。

小指中的一根與左右手數餘下的竹籤，合起來必定是九或者五。以上是第一變。

將第一次餘下的九或五根竹籤除去，再用四十或四十四根竹籤，同樣的分握於左右手，由右手取出一根，夾在左手的小指，然後分別每四根一數，左右手餘下的加上小指的一根，合起來必定是八或者四，以上是第二變。

再將其餘的三十二或三十六根竹籤，同樣的數，餘下的合計，必定是八或四。這是第三變。

經由以上三變，得到位置在最下方的開始的第一爻。第一變餘下的是九或五，第二、三變都餘下八或四，九與八是多數，五與四是少數。

三變中有兩次多數一次少數，即九、四、八，九、八、四，或五、八、八時，稱作「少陽」，也簡稱「單」，就是陽爻，記錄成⚊。

三變中有兩次少數一次多數，即五、四、八，五、八、四，或九、四、四時，稱作「少陰」，也簡稱「拆」，就是陰爻，記錄成⚋。

三次都是少數，即五、四、四時，稱作「老陽」，簡稱「重」，是陽爻，但也可能變成陰爻，記錄成□。

三次都是多數，即九、八、八時，稱作「老陰」，簡稱「交」，是陰爻，但也可能變成陽爻，記錄成×。

「老陰」「老陽」可能變化，稱作「變爻」；「少陰」「少陽」不變化，稱作「不變爻」。以數字表示，「老陰」是「六」，「老陽」是九，即經文中的「初六」「初九」等的六或九。相對的，「少陰」是「八」，「少陽」是「七」。

以上的原則，簡化如左：

餘數	二多一少	二少一多	三少	三多
屬性	少陽(陽的不變爻)	少陰(陰的不變爻)	老陽(陽的變爻)	老陰(陰的變爻)
表示數字	七	八	九	六
記號	⚊	⚋	□	×

三變得到第一爻，同樣再做五次，即可得到其他的五爻。但必須注意，「初」「二」「三」「四」「五」「上」的順序，是由下而上。

假定，經過十八變的餘數，是九、八、四，五、八、八，九、四、八，九、四、四，九、八、八，五、八、四，就記錄成

⚋×⚊⚊⚊

得到的就是泰卦䷊；但第五爻是老陰，可能變成陽，就成爲需卦䷄，稱作「泰之需」。這時，泰卦是「本卦」，需卦是「之卦」。問卜的占斷，在「本卦」的「變爻」，以上例來說泰卦「六五」的「爻辭」就是求得的答案，但爲了解卦的整體性格，「卦辭」也要一併參照。

不過，當一卦中出現若干「變爻」時，依據朱子的『易學啓蒙』，有兩個「變爻」時，看「本卦」的兩個「爻辭」，但以在上者爲主。有三個「變爻」時，看「本卦」與「之卦」的「卦辭」。然而，實際上，這樣往往會遇到兩項文句相互矛盾的困難；所以，仍然應當依據『左傳』「襄公九年」中的說法，有兩個以上的變爻時，看「本卦」的「卦辭」，比較妥當。

二、簡單的筮法

五十根竹籤，先除去一根爲太極。

將四十九根竹籤，分握於左右手，由右手中抽出一根，夾在左手的小指中。

用右手數左手中的竹籤，八根一數，數盡時不留，餘下的加上小指的一根，合計爲一時，是

乾卦☰，二是兌卦☱，三是離卦☲，四是震卦☳，五是巽卦☴，六是坎卦☵，七是艮卦☶，八是坤卦☷，一次就得到下卦。

再用四十九根竹籤，同樣的數，就得到上卦。

這樣不會出現「變爻」。然後，再將四十九根籤，分爲左右，由右手取出一根，夾在左小指，將左手的籤，六根一數，數盡時不留。餘下的加小指中的一根，合計爲一時，是初爻，二是第二爻，三是第三爻，四是第四爻，五是第五爻，六是上爻爲「變爻」，再以「變爻」的「爻辭」占斷。

三、揲蓍法

這是不用竹籤的占筮法，依據唐代『儀禮正義』「士冠禮」中所說的原則如下：

用三個銅錢拋擲。

兩個面一個背時，是少陽⚊。

兩個背一個面時，是少陰⚋。

三個背時，是變爻老陽○。

三個面時，是變爻老陰×。

這樣，六次就可以由下而上得到全卦。六爻中有一個「變爻」時，占斷看「爻辭」；有兩個以上變爻時，占斷看「卦辭」。

『易經』常用的術語

在『易經』中使用許多易學特有的術語，尤其以「漢易」爲甚。在本書中，雖然儘量排除，但「彖傳」「象傳」中，已經有若干常用的術語，爲避免每次都要說明，在此列舉最少限度的術語，先加以解說；而且這與『易』的整體思想，也有密切的關聯。

「剛」「柔」　爲萬物生成的二元，或兩種屬性，以⚊與⚋表示。

「陰」「陽」　與「剛」「柔」相同。「陽」等於「剛」，「陰」等於「柔」。

「位」　指六爻每一爻的位置。由下向上數，爲「初」、「二」、「三」、「四」、「五」、「上」。原則上，「五」是君的地位，「四」是近臣的地位，「三」是不太與君接近的高的地位，「二」是不太高的地位，但卻有與君意氣相投的可能性。「初」是還沒有入世的地位；「上」表示隱退的人，亦即王弼所說的「無位」的地位。

「中」　六爻的卦，分爲「內卦」(下卦)與「外卦」(上卦)。「內卦」正中間的「二」，「外卦」正中間的「五」，因爲在中間，稱作「得中」，比「三」或「上」的地位更好。對事物採取中庸的態度，不偏不激，這是我國傳統的智慧。

「正」　奇數屬於「陽」，偶數屬於「陰」。因而，在奇數的陽位，亦即「初」「三」「五」應當是陽爻；在偶數的陰位，亦即「二」、「四」、「上」，應當是陰爻；這時稱作「得正」或

「當位」。相反的，如果奇數的陽位是陰爻，偶數的陰位是陽爻，就是「不正」或「不當位」。如䷀全爻是正，䷁全爻都不正。

「應」　內卦與外卦，各自的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亦即「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爻，有對應的關係。但須一爲陽爻，一爲陰爻，異性相吸，才能「相應」。如果都是陽爻或陰爻，則同性相斥，即「不相應」。如䷒的全爻「相應」，䷓的全爻都「不相應」。

「比」　是二個相鄰的爻，如「初」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五」，「五」與「上」相比。這也必須是陰與陽，才有親近感。

「承」「乘」　相鄰的二爻，上方的爻，對下方的爻是「乘」；下方的爻，對上方的爻是「承」。

「時」「時義」「時用」　六十四卦，象徵自然或人事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某一瞬間的現象；亦即，在相爭時，喜悅時、痛苦時等的狀態，稱作某卦的「時」。「時義」爲卦的時間意義；「時用」爲卦的時間效用。

「吉」「无咎」「吝」「凶」　未來的判斷辭。「吉」是吉祥，「无咎」是沒有災難、過錯，雖然不是吉，但也不是凶。「悔」是後悔，「吝」是羞辱，程度相同，雖然不是凶，但也是惡運。「凶」是凶惡，凶險。

周易上經

乾

偉大的天爲君的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十四卦的第一卦，是乾卦；第二卦，是坤卦。「乾」表示天，「坤」表示地。「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天地爲創造萬物的根元；所以，列爲六十四卦的第一、二卦。「乾」是日出的光氣舒展的形態；也有發音近似的「健」的意思。在構成宇宙的陽陰二元中，陽具備創造的，活動的「健」的本質，純粹由陽氣構成的，最大的就是天；所以，用陽的符號☰重疊成䷀，命名爲「乾」，相當於天。然後，再用兩個☰上下重疊，以表示複雜的天道變

化。上下卦都用☰，又象徵最純粹的陽，最高的健，以強調天的表象不變。

然而，這一卦爲什麼命名爲「乾」，而不直接命名爲天？因爲天是可見的形象，而「乾」則是以天的功能命名。

「乾：元，亨，利，貞。」是乾卦的「卦辭」，這一卦判斷吉凶的斷語。「乾」是卦名，亦即天的功能，天的法則。「元」有大與始的含意。「亨」是通，「利」是祥和，「貞」是正與固的意思。文王作「卦辭」，原意是說：「天的功能，是萬物創始的偉大根元，通行無阻，祥和有益，無所不正，而且執着。」執着最重要；動機必須純正，而且必須持續；如果不能持續，最後結果，仍然不會圓滿。

初九：潛龍，勿用。

「初」是由最下方開始，乾卦的第一爻；「九」是陽爻。這是占筮時，得到乾卦，而且第一爻出現老陽；亦即，雖然是陽爻，但也有變爲陰爻的可能時，周公所下的斷語。

「龍」是我國古代最受崇敬的神秘動物，能夠三棲，潛在深淵，行走陸上，也能在天空飛騰，具有變化莫測，隱現無常的性格。所以，用來象徵天道變化，陰陽消長，以及人事進退的變化無常；同時，也用以象徵天的無窮潛能，與賢能有作爲的偉大人物。

「潛」是潛藏。龍的活動，屬於陽性，這一爻，雖然是陽爻，但位置在最下方，亦即陽氣剛在地下發生，還不能對外活動的時刻；所以，用「潛龍」象徵。占斷爲「勿用」，「用」是功

用、行動；「勿用」是指還不能發生功用或採取行動，有不可用，不能用，不必用的含意；但也有潛在的力量，不可預測，難以限量的意思。

當處於這種狀態時，就應當像潛藏的龍，隱忍不可行動，以等待時機。一說，這是象徵文王被囚在羑里時。

這一爻，說明在潛伏時期，應當隱忍待機，不可妄動。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乾卦的第二爻，在下卦的中央位置，因而「得中」，是有利的地位。

「二」是偶數，屬於陰，在陰的位置出現陽爻，通常認爲「不正」；但在乾、坤二卦，並不發生正與不正的問題。另外，與「五」位的陽爻相對的，「二」位應當是陰爻，才能「相應」；但在乾卦，雖然是陽爻，仍然可以與「五」位「相應」。

「見」即現。「初九」潛藏的龍，已經上昇，出現在田野。由於陽爻剛健，又在「二」得中的位置，具備中庸的德行。「大人」是指聖明，位與德兼備的人物，像這種剛健又具備中庸德行的偉大人物，已由隱忍中出現，必有所爲，他的德行，必將惠及天下，給人們帶來無比的生機與希望。能見到這樣偉大的人物，當然有利；所以，這一爻以「見龍在田」象徵；以「利見大人」比擬人事。

不過，「二」與「五」的地位不同，在「二」的位置，還沒有得到機勢，祇不過偉大聖明的

德行，已經顯現而已。「利見大人」也不一定本身就是大人，也可能是見到這樣有地位或沒有地位的偉大人物的含意。一說，這是象徵文王由羑里被釋放時。

這一爻，說明當偉大人物顯現時，給天下帶來生機與希望，有作爲的人，應當擁護與支持；同時本身也應當接近羣衆，結合有作爲的同志。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乾」即健健，努力不懈的意思。「惕」是警惕，「若」與然同。「厲」是嚴謹。「咎」是與羣背離，必然造成過錯，發生災難的意思。「九」是陽爻，「三」是奇數的陽位，陽爻陽位，因而陽剛得正。但已離開「二」的中位，上昇到下卦最高位置的「三」，過分剛正，反而有危險。有德行的君子，本性剛健正直，如果終日奮發努力不懈，夜晚仍然戒慎恐懼，嚴謹惕勵，雖然處於危險的地位，也不會發生過失與災難。

這一「爻辭」，完全是以人事說明卦象。當具備智慧與德行的君子，已經顯現，受到注目，就處於危險的地位。這時，就必須時刻奮發，努力不懈，日夜警惕，不休不止的致力於德業的完成，謹慎小心，才能避免過失與災難，如果驕傲自大，就會招致危險。一說，這是象徵文王返國後惕勵奮發的時期。

這一爻，說明在成長時期，羽毛未豐，應當奮發努力，但必須戒慎恐懼，以防災禍。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是不定詞，有惑與似的含意。「躍」雖然還沒有飛騰，但已經在活動。「淵」是上面空，下面無底的深水洞穴。當這一時刻，龍是否要飛騰，還沒有下定決心；但已經在深淵中，或躍動，或潛伏，進退有據，躍躍欲試，具有不可限量的潛在力量。

「淵」比「九二」的「田」，位置低，但卻是一躍而出，飛騰昇空的起點；因而，地位在田以上。這一爻是陽爻，卻在偶數「四」的陰位，剛剛離開下卦，昇到上卦的最下方，仍然缺乏安定感。亦即正在準備中，進退行動的意向，還沒有決定的時期。因而，以「或躍在淵」的龍，象徵正在待機而動，進退祇要把握最有利的時機，就不會發生過失與災難。一說，這是象徵武王出兵武津又撤退的試探階段。

這一爻，說明已經到了躍躍欲試的試鍊階段，決定進退應當謹慎把握最有利的時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在上卦居中，又是陽爻在奇數的陽位得正；所以，是最理想的地位，「爻辭」也最吉祥。

龍得到天時地利，飛騰在天，據有無限的活動空間，又如日正當中，居高臨下，普照天地，潛力無窮。以人事比擬，則是剛健中正的偉大人物，已據有統治者的地位。古時皇帝被稱作「九

五至尊」，雖然不是源自這一「爻辭」，但卻是依據易理。「九」是陽數的最高位，「五」是陽數的最中位，含有「至尊中正」的意思。因而，這一爻，以飛龍在天，普降甘雨，象徵偉大人物的恩澤，普及萬民。

「利見大人」的占斷，與「九二」相同，但由於「二」與「五」的地位不同，其作用也已經由內發展到外了。不過，仍然不是僅指占筮的人，本身相當於「大人」，也有偉大的人物應當選賢與能，造福萬民；與有作爲的人，應當輔佐偉大人物，以展抱負的含意。宋太祖曾經問王昭素：「一般人怎麼會占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卦？」王昭素回答：「沒有妨礙。當我們占到這一卦時，是指陛下『飛龍在天』，我們『利見大人』。」這一回答的機智，使朱熹大爲讚揚。一說，這是象徵武王伐紂，得天下。

這一爻，說明已經到了大展鴻圖的極盛時期，應當選賢與能，賢能也應當支持擁護。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是乾卦最高、最後、最末的一爻。已經達到極點。沒有再高的位置，因而物極必反，位置雖高，反而不如「五」位。

「亢」是極與高又乾燥的意思。龍飛得過高，到達既高又乾燥的極點，既不能上昇，又不能下降，進退兩難，以致後悔。乾卦全部是陽爻，在「五」的位置，陽剛恰好平衡；但再上一層，達到陽剛的極限，就會由於能量過大，形成不勝負荷的狀態；這時，如果再有行動，反而事態嚴

重，以致後悔。所以，用飛騰到極限的龍，昇降兩難的現象來象徵。

處在這種狀態，就必須居高思危，自我警惕，不可再過分追求滿足。『易經』中常常是以「滿招損」來戒惕教誨，樂極生悲，這是代表性的一例。

這一爻，說明盛極而衰，是大自然的常則，應當警惕與節制。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在六十四卦中，祇有乾卦與坤卦，附有額外的「用九」「用六」的斷語。「用九」，是占筮出現乾卦，而且全爻都是「老陽」，亦即全爻都有變成陰爻的可能時，所用的斷語。在『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的記事中，有「乾䷀之坤䷁」的記載，這時就引用「用九」的斷語。當然，其他各卦，也會出現全爻變化的情形，但都沒有附有「用九」「用六」的斷語，就得看本卦的「卦辭」來占斷。

如前所述，剛陽盈滿，就會產生「亢龍有悔」。以乾卦來說，陽極陰生，全卦與各爻，勢在必變，沒有不變的可能性；反而陽剛勢極，必然變爲陰柔，才會安定。因而，乾卦要由「初九」開始，徹底了解各爻的變化，善加運用，不要被變化拘束，才能「用九」而不被「九」所用。也就是必須超然於事物之外，客觀的觀察分析，掌握變化的法則，適切因應，才會無往不利。

一羣龍，仔細觀察，不論多麼剛健勇猛，卻沒有爭強好勝，領先變化的現象。用人事比擬，剛強有力，但不逞強爭先，居於領導的首位，才能平等共存，和衷共濟。以這種處世態度，必然

不會招來凶險，當然就是大吉大利了。

這一爻，說明運用法則而不可被法則拘束，惟有冷靜、客觀，不衝動，不逞強，不妄動，通權達變，才能掌握變化，善用法則。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孔子著「彖傳」，解釋乾卦的「卦辭」，是以天的法則，說明「乾」的含義，並將「元亨利貞」分成四種德行解釋。

由「大哉乾元」到「乃統天」，解釋「元」。首先，以偉大呀！讚歎乾元。「元」是大與始的意思，所以說「大哉」「資始」。「乾」指天的功能，「繫辭傳」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的功能，是生成萬物而不自覺的衝動，生生不息的意念，當天的這一偉大功能開始時，就同時產生了一切。「資」是取的意思，萬物皆取用於天的功能，始得以發生；所以說：「偉大呀！天的功能開始，成爲創造萬物的根元，統帥以天爲形象的宇宙。」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說明「亨」，古人認爲，生命的泉源是氣，亦即氣息、呼吸。天的氣息，是構成萬物的要素，賦予生命的流動泉源。由虛空中湧起的氣，最明顯的是雲的飄動，進而降落充沛的雨，使天的生氣，普遍流布到現象界的每一角落，賦予萬物各式各類的形體。這

就是天的生生不息的功能，亨通無礙，流布與擴散的階段。

天的生生不息的功能，是偉大光明的宇宙，由開始到終了的原動力。隨着時間，由潛伏、顯現、成長、躍動、飛騰、到滿盈，完成六個階段的變化，時間的作用，就像乘着六條龍，駕御着天，在軌道上自由奔馳。

「乾道變化」以下，解釋「利」與「貞」。『中庸』中說：「天命之謂性。」性是受之於天，命是天所授；祇是立場上的差異，實質相同。「乾」亦即天的法則，時刻都在變化，在此變化中，生育萬物，各依其本質，賦予生命，有整然的法則性存在。保持這一自然的大和諧，才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眞正的祥和有益，持續純正。所以，「元」「亨」是天的生生不息偉大功能的發生與擴展，相對的，「利」「貞」是這一功能的完成。天爲生成萬物的根元；同時，也保證宇宙的大和諧，超然於萬物之上，使天下萬國都得到安寧。

以上的闡釋，整體來說，「元」相當於種子萌芽，「亨」是生長，「利」是開花，「貞」是結果。結果後，種子又落到地上，重新萌芽；亦即，元、亨、利、貞四德，依時序循環不已，無始無終。在此四德之間，天的生氣，不斷擴散流布；因而，「元」是四德之一，卻也涵蓋四德。以人事比擬，是指有才德的君子，成爲國家的領袖，在政治上實踐天的法則，即可使世界和平。「彖傳」的闡釋，與樸實的「卦辭」比較，已具備高度的理論性；但在整體的主旨上，仍然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象傳」由說明上下卦的象徵，與說明「爻辭」的二部分構成，作進一步的闡釋，仍然相當樸實，與原義相距不遠。由八卦演進到六十四卦，應用的是抽象的象徵性的符號，爲了容易了解，再以現象界能夠觀察、感覺、體會得到的事物，來解釋卦的象徵；所以稱作「象傳」或「象辭」。

這二句，在說明「卦辭」，稱作「大象」，亦即大現象的意思。通常「大象」是以上三畫是什麼，下三畫是什麼，合起來是什麼卦的方式來解釋；但對乾卦則不，因爲天祇有一個。不過，以☰與☰重疊成天，則是有意義的。因爲天體運行，日復一日，從不休止，所以用兩個☰重疊，以顯示天體運行的反復性。「彊」與強同，「自強」是強制自己，克制私欲，努力不懈的意思。天體運行，周而復始，剛健有力；君子就應當效法天，不休止的強制自己，努力不懈，力求進步，造福天下。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這是「象傳」中說明「爻辭」的部分，稱作「小象」，亦即小現象的意思。

潛伏的龍，發生不了作用；因爲陽剛的力量，還潛伏在地下。龍出現在田野，是正在以德行

感化，普施於萬物，以結合同志。終日自強不息；是正在反復實踐天的法則，以鍛鍊自己。或許由深淵中躍出；是說已經完成準備，進退有據，即或前進，也不會有過失與災難。龍飛騰昇天，是指唯有具備才德的偉大人物，才能到達這一地位。飛騰到極限的龍，會後悔，因爲盈難以持久，滿則招損。「用九」亦即陽剛的運用，應當遵循實踐天的德性，順其自然而變通，不可爭強好勝，剛柔兼備，才能安全吉祥。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傳」是將乾、坤二卦的「彖傳」與「象傳」的說明，更進一步的推衍解說，已與「卦辭」「爻辭」的原義，多少有出入。明顯的，這是專以人事的德行修養來闡揚，用儒家的理論解釋「易」。

首先分析四德，亦即天的特性。「元」是生成萬物的根元，一切善行的首要條件。「亨」是天生成萬物的意圖的流布與擴散，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集合。「利」是天生成萬物的意圖的完成，使一切的物，各得其宜，彼此和諧。「貞」是天生成萬物的意圖，純正而且執着，爲一切事物的骨幹。君子應體認實踐至善的仁，才足以領導他人；能夠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集合於一堂，才能

夠合乎禮儀，亦即道理；能夠使萬物得到利益，始足以使道義達到和諧的狀態；能夠執着的固守純正，才足以使一切事物具有骨幹，立於不敗之地。惟有君子才能夠實踐這四項德行，這就是「乾：元亨利貞」的道理。

以上是第一節。在「左傳」襄公九年的記事中，魯國婦人穆姜，敍述䷐隨卦的四德，幾乎與這一段完全相同。朱熹認爲這是古語，被穆姜引用，孔子也根據這一古語，闡釋乾卦。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

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以下詳細說明各「爻辭」的意義。孔子解釋「潛龍勿用」說：「這是龍，亦即有作爲的人，隱藏着不到的德行。意志不因世俗改變，也不爭取虛名；隱退而不悶悶不樂，主張不被接納，也不忿慨不平；主張能夠愉快的實現，則實行；就憂難以實現，則擺脫；堅定信念，而不動搖，這就是潛龍的德行。」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同用，日用、日常的意思。「閑」是門中有木，原意是防止家畜逃出。孔子解釋「九二」的「爻辭」說：「這是龍純正而且中庸的德行。日常說話應守信，日常行爲要嚴謹，防止邪念，心存誠實。對世人有貢獻，而不誇耀，以博大的德行感化。『易』所說的『龍出現在田野，有利於見到偉大的人物。』指的是領導人物的德行。」關於「誠」，在孔子的孫子，子思著的『中庸』中，有詳細的解說，與這一「文言傳」的思想，脈絡一貫。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

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孔子解釋「九三」的「爻辭」說：「君子進德修業，講求忠信，是爲了增進品德。修飾言辭，應以誠信爲本，是爲了立業。知道時機到來，全力以赴，才能夠掌握機先。知道何時應當終止，斷然終止，才能夠保持道義上的分寸。所以，居於領導地位時，才不會驕傲；爲人部屬時，也不會憂忿。因而，能夠自強不息，因應時機，知道警惕，雖然在危險的狀態中，也不會有過失

與災難了。」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孔子解釋「九四」爻辭說：「或在上位，或居下位，並非經常不變，但卻不是爲了邪惡。或者前進，或者後退，沒有一定的規律，但不能脫離羣衆。君子進德修業，是爲了把握時機，所以不會有過失與災難。」

孔子的解釋，「下卦」是以品德、學業爲主題，「上卦」則以時間、地位爲主題。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孔子解釋「九五」的「爻辭」說：「聲調相同，產生共鳴；氣息相同，相互吸引；水往低濕處流，火往乾燥處燒；雲跟隨龍，風跟隨虎。聖人的作爲，使萬物自然而然的感應，眞情得以顯露；因而，以天爲本，向上發展，以地爲本，向下扎根，這就是萬物各依其類別，相互聚合的自

然法則。」

這一節，是非常有名的文章。以物與物相互感應，引伸到「聖人作，而萬物覩」。得到「各從其類」的結論，以解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古代帝王，被稱作「九五至尊」，以龍象徵，比擬成聖人，就是源自「聖人作，而萬物覩」。這一解釋。司馬遷在『史記』的「伯夷列傳」中，借用「聖人作，而萬物覩」這句話，引伸發揮，解釋成人生禍福，全憑機遇，伯夷因孔子的讚美，顏淵因追隨孔子，得以名聲顯揚。這雖然是司馬遷因自己的遭遇，有感而發，但也可以說是「各從其類」的另一種解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孔子解釋「上九」的「爻辭」說：「高高在上，雖然高貴，但實質上已經失去地位；由於過於高貴，已經脫離了民衆；雖然有賢明的屬下，卻得不到他們的輔佐；所以，在這種狀態下，有所行動，必然會招來懊悔的結果。」

以上，爲「文言傳」的第二節，完全是以人事的進德修業，立身處世的道理，推衍闡釋「象傳」的含意。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

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第三節，再反復以時與位爲重點，解說「爻辭」，是以道理說明現象。「潛龍勿用」是說地位低，還不能發生作用。「見龍在田」是說時機還沒有成熟，仍須等待。「終日乾乾」，是說自強不息，仍在奮發努力，做應做的事。「或躍在淵」是說正在自我試鍊的時期。「飛龍在天」是說已經獲得地位，正在施展抱負。「亢龍有悔」是說功業已經達到極點，因滿而招損。「乾元用九」是說應當客觀的運用陽剛的變化原則，剛兼及柔，則天下始能太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第四節對「爻辭」的解釋，角度又稍爲改變，以天道爲重點，以現象說明道理。「潛龍勿用」，陽剛之氣仍在潛藏。「見龍在田」天下已見到欣欣向榮的文明氣象。「終日乾乾」，隨着時間自強不息。「或躍在淵」，天的法則在此時已開始革新。「飛龍在天」，這時已在具備天的德行的位置。「亢龍有悔」，隨着時間到達了極限。「乾元用九」，客觀的把握陽剛的變化原則，善加運用，就可以實現天的法則了。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第五節，再以「彖傳」推衍，以歌頌天道的偉大，由本質的性與情，亦即體與用，來闡釋。「乾元」是天創始萬物，無往不利。「利貞」是天內在的本性，與發之於外的感情。天創始萬物，能夠以最美滿的利益，普遍施予天下，卻不說所施予的利益。太偉大了！天的功能不是太偉大了嗎？剛強、健壯、適中、正當，純粹，無不達到極點。六爻的變化無窮，但發揮的作用，卻無不與天的本性眞情，相互溝通。隨着時間，就像騎着六條矯健的龍，駕御着天的法則，有規律的運行，使雲流動，普降雨水，使天下萬物，和諧均衡的生長。

這一節中，「六爻發揮，旁通於情。」這一句話非常重要，是研究易學的關鍵所在。亦即，由六爻構成的卦，推演下去，變化無窮，但發揮的作用，則無不本之於天道的純粹已極，創始萬物的眞情。這一眞情，可以說是易學的眞髓。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以下爲「文言傳」的第六節，再由倫理的角度，闡釋六爻，這是「初九」的解說。君子的行爲，是以完成品德修養爲目的；而且，必須表現於日常可以看到的行爲中。潛的意義，是隱藏還看不到，行動的時機，還不成熟；所以，君子還不能發生作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這是解說「九二」中的「大人」。

君子追求學問，以累積智識；抱着懷疑的態度，以明辨是非；以寬厚的態度，待人接物；以仁愛的態度，爲行爲的準則。「易」中說：「龍出現在田野，有利於見到偉大的人物。」這是指領導人物應有的德行。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陽爻在陽位，過於剛強，又不在下卦「二」的中位；所以，上不着天，下不落地正處於危險的地位。因而，必須自強不息，因應時機，多加警惕，雖然危險，也就不會發生過失與災難了。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剛離開全部都是剛爻的下卦，又以剛爻重疊，進入上卦最下方的位置，而且不在上卦「五」的中位，仍然過於剛強。六爻的位置，象徵天地人，「初」與「二」是地位，「三」與「四」是人位，「五」與「上」是天位。但「四」已遠離「二」的地，未到達「五」的天，又在「四」的人的最高位；所以說，上不着天，下不落地，中又即將不屬於人，處在不安定的地位；因而說「或之」。「或」是疑惑的意思，仍在遲疑不決，尚未採取行動，所以不會有過失與災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這是解釋「九五」中的「大人」。

所謂「大人」，他的德行，要與天地相合；他的光明，要與日月相等；他的進退，要與四季般整然有序；他獎善罰惡，要與鬼神所降的吉凶相當。他的作爲，先於天時，但符合天的法則，天不會背棄他；後於天時，則遵循天的時機。因而，天尚且不背棄他，更何況是人？何況是鬼神呢？

曾子『大學』中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思想，就是源自這一「大人」的解釋。另外，『莊子』在「逍遙遊」篇中，描述藐姑射山的仙人，乘雲駕馭飛龍，遨遊在四海以外，就能使天下萬物和諧，五穀豐收；這一仙人的形象，也與「大人」相似。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這是解釋「上九」中的「亢龍」。

亢這個字，是指僅知道前進，卻不知道退守；祇知道生存，卻不知道死亡；祇知道取得，卻不知道喪失。難道祇有聖人才能夠做到嗎？知道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當；難道祇有聖人才能夠如此嗎？

在這一段中「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正是「用九」的最好的解釋。

乾卦，闡釋宇宙創始萬物，大自然的法則，至大、至剛、至中、至正，具備創始、亨通、祥和、堅貞的偉大功能，周而復始，無窮無盡，是人類至高無上的行爲典範。因而，孔子不厭其詳，由各種角度，反復加以闡揚。

大自然的運行過程，由潛藏醞釀生機，萌芽生長，奮發茁壯，欣欣向榮，經過不斷的考驗，

到達開花結果的極盛時期，然後又由盈而虧，返回原始，重新開始，循環不已，以至於無窮。然而，大自然這一生生不息偉大的功能，則完全出乎自然，祥和而且執着於純正。人類行爲，應當效法大自然的運行規律，領悟由無而有，由盈而虧的法則性，始能把握時機，知道進退。當潛伏時期，應當覺悟，無以發生力量，必須堅定信念，隱忍待機，不可妄動。當顯現時期，羽毛未豐，應當以誠信，接近羣衆，結合力量，始能獲得立足之地。當成長時期，應當奮發，自強不息，充實力量；同時，更必須戒愼恐懼，以避免危險，遭致毀損。當茁壯時期，應鞏固羣衆基礎，審愼把握最有利的時機，一舉而獲得成功。當抱負得以施展的極盛時期，應當一本初衷，選賢與能，造福羣衆，使其各安於位，各得其宜，始能安和樂利。盛極而衰，爲大自然的常則，居安必須思危；物極必反，極端陽剛，必然產生反作用；唯有時刻警惕，冷靜，客觀，不逞強，不衝動，不妄動，順其自然，謹愼因應變化，善用剛與柔的法則，掌握進退存亡的關鍵，堅守純正，始能確保祥和與安全，並特別強調，執着於純正的重要性。

坤

地的包容
爲臣的道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是伸的意思，也有順的含意。「乾」是朝日光氣的舒展形象；相對的，「坤」是地氣舒展的形象。「乾」是創始萬物的天的功能，「坤」則是順從天，形成萬物的天的工具。坤☷全爻都是陰爻，陰的形象，最大的是地，所以命名「坤」，象徵地。將兩個☷重疊，仍然稱作「坤」，是因爲純粹的陰，最柔順。

「坤」也具備「元亨利貞」四德。但與「乾」不同，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對萬物有利，祇在像柔順、健行的母馬般，執着於正道時；亦即，大地依順着天，資生萬物，向前奔騰不息的情況下，才會有利。又，天體向右轉，地球向左轉，大地雖然反天體運行的方向逆轉，但仍然依順天的法則變化，正如同母馬，喜歡逆風奔馳，卻又性情柔順；所以，「坤卦」以母馬爲象徵。

君子前進，必有所爲，但領先則迷失，隨後才能有所得，有主宰，因而有利。因爲「乾」是主導，「坤」順從，唯有追隨「乾」，才不會迷失。就像思想領導行動，才能把握正確方向。

依八卦的方位，西方是「坤」「兌」的卦位，南方是「巽」「離」的卦位，都屬於陰，所以，往西南方，可以得到同屬於陰的朋友。東方是「艮」「震」的卦位，北方是「乾」「坎」的卦位，都屬於陽；因而，往東北方，就會失去同屬於陰的朋友。一說，月初的夜晚，月亮由西南方升起，由虧而盈，得到光明；然後，由盈而虧，在月尾的早晨，月亮於東北方消失，失去光明；是以月亮盈虧的方位來解釋。總之，行動必須正大光明，才能獲得正義力量的支持。

最後的結論：祇要安詳的執着於正道，就會吉祥。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彖傳」是就「卦辭」原有的含意，加以闡揚。首先以「至哉」讚美「坤元」。「至」是至高、至大的意思，在語氣上，比讚美「乾元」的「大哉」，層面稍低。「坤元」是大地功能的開始，生成萬物的根元。乾卦用「萬物資始」，坤卦用「萬物資生」，「始」指生命的開始，「生」指生命的完成，層面也有差異。大地的功能開始，所以形成萬物的生命，是由於順從承受天的法則。以上解釋「坤元」。

大地深厚，負載萬物，具備無窮的德行。包容、廣濶、光明、遠大，使各種類的物，都能順利的生長。以上解釋「亨」。

雌性屬於陰；因而，母馬與大地同類，具有在地上奔馳的無限能力，而且性情柔順、祥和、純正，並且執着。君子應當效法，這種以母馬爲象徵的大地的德行。以上解釋「利貞」。

領先會迷失路途，隨後才能順利的找到常規。西南方向，可以得到朋友的協助，因爲是與同類同行；東北方向，將失去朋友；所以，必須與同類同行，最後才會吉慶。安祥並且堅持純正，所以吉祥，因爲符合大地無窮的德行。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這是「象傳」解說「卦辭」的「大象」部分。因爲地也祇有一個，所以將上下卦一併解釋。「坤」象徵大地的形勢；君子應當效法大地，以寬厚的德行，負載萬物。

初六：履霜，堅氷至。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初六」在坤卦最下方，開始的第一爻，是老陰，亦即有變化成陽爻的可能性。「象曰」是「象傳」解釋「爻辭」的「小象」部分。自坤卦開始，將「小象」分割，附在各「爻辭」之後，以便於閱讀。原則上，並與「爻辭」一併解釋。

「初六」是坤爻最下方的陰爻，以「履霜，堅氷」象徵。在這一最低的位置，陰氣凝結成霜，但到了降霜的季節，不久寒多即將來臨，結成堅氷。所以，當踏到薄霜時，就應當想到，結氷的季節就要來了。這是以大地的現象，說明陰陽的消長，在這一地位，陰氣開始伸長，陽氣逐漸消失。

「馴」是順從；「致」是盡的意思。陰氣開始凝結成霜，依大地的法則，順序下來，就到達結氷的季節了。

這一爻，說明見微知著的道理。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是陰爻，「二」已升到偶數的陰位。陰爻陰位得正，又在下卦的中位，所以中正，最

純粹。

這一爻，以大地的形勢說理。大地一直向前延伸，古代說天圓地方，又極爲廣大；所以用「直」「方」「大」形容。以大地的德行來說，固執純正是「直」；有整然的法則性是「方」；順從天的德行是「大」。祇要具備「直」「方」「大」的德行，不需要學習，也不會不利。

「象傳」說：「六二」這一爻的行動，順從大地的法則，一直向前，不需要學習，也不會不利；這正是大地法則的光明偉大。

這一爻，說明直率、方正、寬大，爲做人的基本態度。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是陰爻，在奇數的陽位，是從屬的地位，但仍然保有積極的能力。不過，「三」在下卦的最高位，已不能永遠不變。

「章」是美麗的文采，必須含蓄，才能繼續保持純正。不過，美麗的文采，難以長久隱藏，隨着時間，會被發現，或許不得不跟隨君王，從事政務。但不可重視個人的成就，最後才能有結果，這正是智慧的光明遠大。

這一爻，說明含蓄。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四」是陰爻，在偶數的陰位，卻是上卦的最下位，雖然得正，但不得中，過於陰柔，仍然是危險的位置。

「括囊」，是將口袋收緊。象徵處於危險的地位，應當收斂，謹言愼行，才不會發生過錯。雖然得不到讚譽，卻可避免災禍。

在『荀子』「非相篇」中，將「括囊无咎，无譽」。指爲「腐儒」，解釋成鄉愿。不說話，雖然不會犯錯，但也不值得稱讚。

這一爻，說明收斂。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左傳』昭公十二年的記事中，有以下的一段話：南蒯謀反，占筮出現這一坤卦「六五」，非常高興。但子服惠伯卻規勸他說：「如果是忠信的事，則可；不然必敗。」接着解釋這一爻辭說：「黃是中色，裳是下飾……」這是最古老的解釋。

我國古代自然哲學的五行說，認爲構成物質的元素，爲木、火、土、金、水；以顏色來說，

各相當於青、赤、黃、白、黑；以方位來說，各相當於東、南、中、西、北。因而，黃是土，亦即大地的顏色；也是中央的顏色。五行的說法，雖然盛行在春秋戰國以後，但淵源很早，難以完全否定。

「六五」在上卦的中位；因而以黃色象徵。但在奇數的陽位，並不正，所以用「裳」比擬。「裳」是裝飾性的下衣，比擬謙遜的態度。「黃裳」象徵中庸謙遜的態度；所以說最吉祥。「文」是美麗的文采；具備像黃色下衣般的中庸謙遜的美德，最吉祥，因爲內在的文采，自然會流露於外。

黃色的下衣，是命士以上的身份的人，穿黑色禮服時，穿在下面的衣服，下士穿雜色的下衣。上衣長，罩在下衣的外面，再束帶。「文在中也」是說美麗的下衣，隱藏在上衣的下面，用來比擬內在的美德。

這一爻，說明謙遜。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上六」已到達六爻的最高位，又是偶數的陰位，而坤卦又全部是陰爻；因而，陰已旺盛到極點，是在陰極反陽的地位，不能不與陽爭。陰陽相爭，亦即小人與君子，邪惡與正義相爭，結果兩敗俱傷。所以，用兩條龍在野外戰鬥，流着黑黃色的血來象徵。天玄地黃，天地相爭，所以

流的血是黑黃色。

龍所以在野外戰鬥，是因爲窮途末路，迫不得已，當然凶險。一說，這是象徵暴君紂王的滅亡。

這一爻，說明極端陰柔，必然凶險。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是指占到坤卦，六爻都是變爻，有可能全部變爲陽爻時的斷語。「用六」與乾卦「用九」的用意相同，即善於運用坤卦六爻的變化法則，不要被變化拘束。但不同的，乾卦「用九」，是指善用陽剛，如天的法則，創始養育萬物，而不求報償，具有主體性。而坤卦「用六」，則是運用陰柔，如順從承受天的法則，生成負載萬物，是屬於從屬的地位。因而，坤卦「用六」，就必須堅定的永遠堅持純正，目光遠大，才能獲得有利的結果。

這一爻，說明用柔的法則，以執着純正爲先決條件。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以下，是「文言傳」將「彖傳」的解釋，進一步延伸，以儒家的倫理來闡揚。

「坤」亦即大地的法則，極柔，但行動時則剛強；極靜，但德行方正；隨後而有所得，在於遵守主從關係的常規；能包容萬物，而且使其生長光大。「坤」的法則，豈不非常柔順嗎？承受天的意志，而依時序運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這一節，解釋「初六」的「履霜堅氷」。

積善的人家，必然有多餘的吉慶，遺留給子孫；積惡的人家，必然有多餘的災殃，遺留給後代。臣下殺死君王，兒子殺死父親，並非出自一朝一夕的偶然，而是逐漸累積的必然，由於能辨別是非，而不及早辨明處理的緣故。所以，『易經』說：「踏到霜時，堅氷就要來了。」這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這一節，解釋「六二」的「直、方、大」。

「直」即正，「方」指義。君子以敬慎的態度，使內心正直；以正義的準則，爲外在行爲的規範；祇要確立敬慎與正義的精神，他的德行，就不會孤立。所以說：祇要正直，有原則、寬大，用不着學習，也不會有不利；自然對自己的行爲，就不有疑惑了。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這一節解釋「六三」的「含章」。

陰柔雖然是美德，但要含蓄隱藏；用來從事君王的政務時，不可以居功。這是大地的原則，爲妻子的原則，爲臣下的原則，亦即在從屬地位時必須遵守的原則。大地的原則，生育萬物，而歸功於天；所以，在時序的交替中，能夠有始有終。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這一節，解釋「六四」的「括囊」。

在天地的自然變化中，草木茂盛；如果天地閉塞，則賢能的人，就隱避了。所以，『易經』

中的：「收緊袋口，不會有過失，但也不會有榮譽。」是說言行應當謹慎。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這是解釋「六五」的「黃裳」。

君子應當像黃色，位居中央，通情達理，則通達四方，條理分明。應當使自己保持在正當的地位，則美德就具備於身體內部，自然暢達於四肢，而能行動自如。應當使美德向外表現在事業上，這才是美的極致。

子思著『中庸』，其概念顯然得自這一「黃中」的觀點。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陰已經到達極盛的地位，因而一反順從陽的原則，反而猜疑陽，必然發生戰鬥。這是由於陰已經勢極，誤以爲陽已經消失，自己就是陽，君子、忠臣；其實陽依然存在，仍然像潛伏的龍，正在待機而動。雖然陰已經盛極一時，但依然未脫離陰的本質，仍然是有血緣的同類的陰，是假的陽，僞君子奸雄。黑黃色，本來就是天地混雜的顏色，天是黑色，而地是黃色。龍流着黑黃色的血，是說陰與陽，亦即君子與小人、正義與邪惡，兩敗俱傷。

坤卦，闡釋地的法則。在宇宙創始萬物的過程中，天創生萬物，地負載完成生命。地的法則，是安詳與純正，柔順的遵循天的法則，而剛毅行動；安靜的謹言慎行，所以，但行動方正；追隨而不超越；包容而不排斥；具備至柔的性格，這正是爲人的基本態度，應當見微知著，了解一切結果，都有累積而成的必然性，必須防患於未然。應當直率、方正、寬大，含蓄而不眩耀，收斂而言行謹慎，謙遜堅持中庸的原則。應當外方而內剛，外圓而內方。然而，用柔的原則，也不可以極端，極端必然凶險。必須深切體認主從關係，堅持純正，冷靜客觀，通權達變，掌握變化，柔而能剛，善用柔的法則，才能夠逢凶化吉。

屯 萌芽，充滿生的艱難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原義是草木萌芽於地，有生的開始的含義。草木萌芽，充滿生機，又有充滿、充實的意思。另外，草木萌芽的過程，相當艱難，也有艱難、停止的意義。

「乾」是天，「坤」是地，天地交會，萬物開始生成，充滿於天地之間。因而，在乾、坤二

卦之後，接着是這一卦，命名爲「屯」，象徵生的開始、充滿與艱難。

天地的生機，醞釀於多季，草木萌芽，開始於寒多，但卻生氣蓬勃，不畏艱難，意志堅定，祥和的，純正的，創始了生命。所以說，屯卦也具備創始、亨通、祥和、堅貞，亦即「元、亨、利、貞」四種德行。然而，草木剛剛萌芽，非常脆弱，仍然不能利用，也沒有用處；因而「勿用」，不可輕舉妄動。

不過，當草木萌芽之後，就堅定的成長，冬去春來，從此茁壯，欣欣向榮，前途不可限量。以人事比擬，只要鍥而不捨的繼續奮發進取，就有奠定公侯基礎的有利條件，所以說「有攸往，利建侯」。

以卦形來說，屯卦的下卦「震」，象徵雷，作用是動；上卦「坎」，象徵水、雨、雲，作用是陷、險；所以，全卦象徵天地相交創始萬物時，必然艱難而且危險。但由於果敢毅然行動，也有平安度過的可能。不過，前途仍然艱險，必須堅持純正的初衷，不可輕率冒進。

又，屯卦最下方開始的「初九」，是在一羣陰爻的下方，爲這一卦的主爻，祇要毅然前進，就希望無窮。何況屯卦與乾卦、坤卦同樣的，四德具備，這是其他各卦少有的情形，所以占斷仍然是「吉」。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全部陽爻，是純陽的卦；「坤」全部陰爻，是純陰的卦；而屯卦，下卦的震☳，是☳坤最下方的陰爻，變成陽爻，爲陰陽剛開始相交的形象；上卦☵坎，是險難的形象。因而，全卦象徵剛與柔開始相交，發生創始時期的艱難現象。

「震」的作用是動，「坎」的象徵是險。所以說，是在危險中行動，想要「大亨」，暢行無阻，就必須「貞」，堅定純正的初衷。

「震」又象徵雷，「坎」又象徵雨，雷雨一旦行動，遍地大水滿盈，象徵這是天地初創，尚且雜亂無章的苦難時期。以人事比擬，這雖然是適宜創建公侯基業的有利時期，但也不安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綸」是織布時理順紗線的意思，用以比喻策畫經營。雲是雨的前兆，所以說上卦「坎」是「雲」，下卦「震」是「雷」，雲與雷合成屯卦，以象徵天地初創的苦難時期，君子應當以天下爲己任，負起策畫經營建立秩序的責任。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是大石，「桓」是樹名，大石壓住草木，阻礙生長，「磐桓」比喻前進不得，躊躇的意思。

「初九」陽爻，但在最下方開始的位置；因而，雖然剛健，卻處於困頓的苦難狀態。不過，下卦「震」，有動的作用；「初九」又與上卦的「六四」，陰陽相應，當然會奮發前進。然而，「六四」在上卦「坎」亦即陷、險的最下方，是危險的陷穽，以致「磐桓」，不得不躊躇。雖然如此，但「初九」陽爻陽位得正，態度堅貞，仍然有利。

「初九」是屯卦的開始，意義重大。陽爻位於陰爻的下方，以人事比擬，正是有才能，又正當有利於建立公侯基業的草創時期。前途大有可爲。

所以「象傳」說：雖然躊躇，但志向、行爲純正，只要不高高在上，能夠與基層羣衆親近，就可以大得民心，獲得擁戴。

這一爻，說明草創苦難的初期，雖然使人躊躇，但也正是建功立業大有爲的時期；正當即有利。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如」與若、然相同。「屯」是困頓、困難。「邅」是進進退退。「乘馬」是四匹並列的馬；「班」是行動不一致。在『左傳』中，有將脫離行列的馬，稱作「班馬」的用法。「字」依據『禮記』「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亦即，古時男子成年戴冠，女子出嫁用簪將髮束起，這時，於本名以外，再起一字（號），以便於別人稱呼，不必直呼姓名；

因而，女子出嫁說是「字」。不過，另有一說，古代沒有將出嫁說成字的用法，應當作懷孕解。

「六二」陰爻陰位，而且在下卦的中位，所以中正；又與上卦的「九五」，陰陽「相應」，應當結爲夫妻。不料「六二」又恰好在陽剛的「初九」上方，非常接近，以致「屯如」「邅如」，進退兩難了。就像並列的四匹乘馬，脚步不一致，難以順利前進。

又象徵「初九」強橫，脅迫「六二」下嫁，但「六二」貞烈，等待十年之久。才擺脫「初九」的糾纏，終於與相應的「九五」結合。

「象傳」說：「六二」的困難，是位於陽剛的「初九」的近上方。十年才嫁，這是反常的現象。

這一爻的含義，說明在艱難的困境中，必須意志堅定，不爲威武所屈，不被反常的現象動搖。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即」是就、近。「虞」是古代管理山林的官名。「舍」同捨。「禽」同擒，當獵物解。「吝」有惜、恨、恥的含義，比「悔」的程度高，接近「凶」。

「六三」陰爻陽位，因而不滿，想要妄動。但「六三」既不正，也不中，又與「上六」同是陰爻，也不相應，輕率冒進，必然陷入困境。

以打獵追逐「鹿」來比擬。如果沒有管理山林的人嚮導，就不免會迷失在林中了。因而，君子應當機警，不如捨棄，如果冒然前往，就會有迷失被困在林中的恥辱了！

「象傳」說：追鹿沒有嚮導，是盲目的追逐獵物。君子應當捨棄，前往會恥辱，因爲將無路可走。

這一爻，說明應當知機，明辨取捨，不可盲目行動。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陰爻，本來與下卦的「初九」陰陽相應；但卻與上卦的「九五」過於接近，由於「初九」「九五」的相互牽制，使「六四」意志動搖，猶如腳步不一致的四匹乘馬，進退兩難。然而，「六四」畢竟與「九五」接近，只要向前去「求」，就能夠結合，所以說吉祥，沒有不利。

「象傳」說：向前追求，狀況才能夠明朗。或者，向前追求，才是賢明的態度

這一爻，說明當進退兩難，抉擇時困難，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惟有結合同志，向前追求，才能使狀況明朗化。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是將難的意思當作動詞用。「膏」是油脂，轉爲恩澤的意思。「九五」中正，又在最尊貴的「五」位；然而，卻陷在上卦「坎」的險陷的正中央，以致行動困難。

「九五」本來與「六二」陰陽相應；可是「六二」陰柔，沒有力量給以應援，不足以解困。何況陽剛的「初九」，又在最基層受到擁護。以致「九五」被困重陰中，孤立無援。所以「屯其膏」，縱然有能力，也難以施展。在這種狀況下，如果是小事，保持純正，還會吉祥；如果是大事，即或保持純正，也難免凶險。

「象傳」說：在這種狀況下，縱然要施展抱負，前途也未必光明。這一爻，說明在孤立無援時，應當退守自保，不可逞強冒進。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漣」是落淚。「上六」陰柔，卻上昇到極點，已經是日暮途窮的時刻。與下卦的「六三」，同屬陰爻，不能獲得應援，以致陷於進無可取，退無可守的絕境；因而憂懼，血淚漣漣。「象傳」說：在這種狀況下，又怎麼能長久呢。

這一爻，以物極必反告誡。在『易經』中，反復不斷的以「滿盈」提出警告。

屯卦，闡釋天地草創，接着來的，是秩序尚未建立，混亂不安的苦難時期，但也是英雄豪傑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當此草創時刻，充滿危機，必然躊躇，難以把握方向；必須堅定純正的信念，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因而，必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不可因一時反常現象而動搖；應當明辨果斷，知道取捨，不可輕舉妄動。當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時，應當積極進取，才能使狀況明朗，找到出路。當孤立無援時，應當退守自保，先求安全，再求發展。最後再以滿盈告誡，物極必反，應知適可而止。

蒙 蒙昧 啓蒙、教育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序卦傳」說：「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蒙」是蒙昧、幼稚的意思；也有啓蒙、教育的含義。當萬物生成以後，接着來的是幼稚蒙昧的時期，教育就成爲當務之急。

屯卦的卦形，倒轉過來就成爲蒙卦。這種相互對稱的卦形，稱作「相綜」「綜卦」「覆象」或「反卦」，有彼此相反相成的性質，須相互參照。

這一卦，下卦「坎」，象徵水、險；上卦「艮」，是山的形象，有止的作用。所以，蒙卦的卦形，是山下有險，昏蒙的場所。又，下卦是險，上卦是止，意味着內心恐懼，對外抗拒，象徵幼稚愚昧，所以命名爲「蒙」。

這一卦，以下卦的「九二」爲主體。這一爻，剛爻得中，又與「六五」陰陽相應，具備啓蒙的力量；因而「亨」，可以暢行無阻。

「匪」同非，「我」指「九二」，「童蒙」爲幼稚蒙昧的人，指「六五」。以下說的是占筮，但也可以看作教育的原則。

並非我去求蒙昧的幼童，而是蒙昧的幼童來求我教導。『禮記』「曲禮」中也說：「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就像問卜一般，應當誠心誠意去求教。第一次告訴他，如果二次、三次來瀆煩，就成爲「瀆」，亦即冒犯；冒犯，就不再告訴他。

啓蒙的工作，原則上必須動機純正，堅持到底；所以「貞」才有利。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傳」說：蒙卦的形象，是山下有險，因爲危險，停止不前，所以蒙昧不明。

蒙卦所以說的亨通，是由於行動切合時機，而且把握不偏激的中庸原則；所以能夠暢行無阻。

不是我去求蒙昧的幼童，而是蒙昧的幼童前來求教於我；是由於志同道合，被此感應。初次來求教，告訴他；是由於他心存剛毅，符合中庸的道理。再三前來，就成爲冒犯，冒犯，就不再告訴他；是因爲他蒙昧，而且也冒犯了他自己當初求教的初衷。

啓蒙是爲了培養正道，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事業。

另外，在『禮記』『中庸』中，也有「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的說法。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卦的上卦「艮」，象徵山；下卦「坎」，象徵水。所以，「象傳」以山下流出泉水，說明蒙卦的形象。

山下流出泉水，猶如啓蒙幼童，開始是潺潺細流，最後成爲滔滔江河，滋生萬物。因而，君子應當效法這一卦的精神，以果敢的行動，培育品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是懲罰，有糾正的含義。「桎梏」即刑具，又作拘束解。「說」與脫同。「初六」是陰爻，又在開始最下方的位置，是最幼稚蒙昧的時期。所以，必須「發蒙」，啓發蒙昧。

啓蒙，開始要像使用刑罰糾正罪惡，這是有利的。然而，刑罰的作用，只在利用刑具告誡，期望刑期無刑，脫去刑具。如果一味嚴刑重罰，超出限度，反而引起反抗，招來羞辱。「象傳」說：利用刑罰以糾正過失，是有利的；但這是指啓蒙的最初階段，首先要端正法則，法比罰重要。

這一爻，說明教育開始應當嚴厲，但不可過當，並應當先訂立規範。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包」是包容的意思。「九二」是下卦惟一的陽爻，亦即惟一剛健的力量，是下卦的主體，負有統率其他各陰爻的使命，與啓蒙的責任。但由於教導的對象衆多，資質不同，不能強求一致，應當包容。「九二」雖然剛健，但在下卦的「中」位，性格中庸，能夠包容，所以吉祥。

由另外的角度看，「九二」與「六五」陰陽相應。「二」是陽，相當於丈夫；「五」是陰，相當於妻子；丈夫能夠包容，所以娶妻吉祥。

以家庭來說，「六五」相當於父，「九二」相當於子。但「六五」柔弱，不能負起一家的責任，而「九二」剛健，又能包容，使可以家庭興旺。

「象傳」說：兒子所以能夠負起家庭的責任，是由於「九二」能夠與「三」「四」「五」的陰爻接近，並且包容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教育應當包容，有教無類。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陰爻陽位不正，離開「二」也不中，雖然與「上九」的陽爻相應，但卻緊接在「九二」之上。既嚮往「上九」，又捨不得「九二」，因而失去主張。

以女人比擬，見到剛健有財勢的「金夫」，就忘了自己，失去主張，娶這樣的妻子，當然不會有好結果。

「象傳」說：不可以娶這樣的妻子，因爲以後不會順利。

「順」也解作慎。古代順與慎通用，例如『荀子』「修身篇」中，就將「慎墨」寫作「順墨」。因而「行不順也」，也解釋成行爲不會檢點。

這一爻，強調教育應堅定信念，不可見異思遷。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是陰爻，可以相應的「初六」，也是陰爻，距離陽爻「九二」又遠，得不到援助；因而，蒙昧困頓，十分懊惱。

「象傳」中的「實」，指「九二」。陽爻的性質，積極、充實；陰爻的性質，消極、容忍；因而陽實陰虛。「六四」所以會蒙昧困頓，是由於脫離現實，以致孤立無援。

這一爻強調教育不可脫離現實，好高騖遠。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雖然也是陰爻，但得中，高居「五」的尊位，上方有陽剛的「上九」相比，下方又與陽剛的「九二」相應，是上下都有應援的形象。所以，是在待變、將變、適變的階段，一旦變成陽爻，上卦就成爲☴巽，象徵風，全卦成爲☵風☵水，風調雨順，必然大吉大利。

所以說：「六五」雖然幼稚蒙昧，但虛心，能夠接受教導，因而吉祥。

「象傳」說：童蒙所以吉祥，是由於順應「巽」。「巽」是謙虛的意思，兼指上卦可能變成

巽卦。

這一爻，調強教學都應當謙虛。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陽剛，又在最高的位置，以啓蒙的態度來說，過於剛強；所以說「擊蒙」，攻擊蒙昧的意思。然而，攻擊對啓蒙雖然嫌過度，但對防止外來邪惡的誘惑，卻有利。

「象傳」說：以剛強的態度，防止外來的邪惡，對教導與被教導的人都有利。又以卦象來說，最上層有剛強的「上九」對外，內部又有剛強的「九二」鞏固，上下相互應援，所以說「順」。

這一爻，說明陽剛的效用，只宜對外，不宜對內。

蒙卦，闡釋當草創時期，秩序尚未建立，處於混亂蒙昧的狀況，危機四伏，使人內心恐懼，產生抗拒心理，以致重私利，輕公益，趨向保守，缺乏進取心。因而，啓發民智，爲治國平天下的首要工作。而教育的原則，首重自然感應，潛移默化，循序漸進，不可強求。教育爲百年大計，應把握不偏不激的中庸原則。教育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工作，動機必須純正，而且堅持到底。

教育應當嚴厲，但也應適度，過嚴反而抗拒。應當包容，有教無類。應當堅定信念，貫徹始終，不可見異思遷。必須切合實際，不可好高騖遠。不論教與學，均應謙虛，相互切磋，教學相長，彼此受益。而且應當內柔外剛，對內應當兼容並蓄，對外來的邪惡，則應斷然排斥。

需 躊躇 期待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序卦傳」說：「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蒙」是年幼者，不可以不養育。「序卦傳」將「需」解釋成飲食的道理；「需」亦即需要，生物爲維持生命，飲食是必需品。

這一卦，下卦「乾」剛健；上卦「坎」是險、陷，雖然剛健，但前面有險阻，不可冒然前進，應當等待；所以，命名爲「需」，是等待、躊躇的意思。

「孚」是信用。這一卦的主體「九五」，位於「坎」的中央得中；陽爻陽位得正；又在「五」的尊位；在形象上，中心充實，象徵信實。

這一卦的卦形，在「乾」的前方有「坎」。「坎」象徵水，不容易步行涉過。然而，由於「乾」是純剛，堅強有力，只要等待，有信心，最後前途仍然光明，可以亨通；只要堅守純正，就會吉祥，能夠涉水渡過大川。「貞」是「吉」的先決條件，必須先等待；由於必須等待，因而等待；所以占斷是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彖傳」說：需是須，「須」有等待與需要的含義。前方有「坎」的險阻，所以必須等待。下卦「乾」剛健，本來不應當停止前進，但爲了等待有利的時機，以免陷入危險，採取等待的正當方式，就不會遭遇窮困了。等待必須信心堅定，最後才會光明亨通；更必須堅持純正，才會吉祥。這一卦由於主爻「九五」剛健，又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且「九五」「九二」都中正。所以涉大川有利；是說前進會成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說：上卦「坎」是雲，下卦「乾」是天。雲上昇到天，只要等待陰陽調和，自然就成爲雨。象徵君子在應當等待的時刻，就應當等待，儘情享受飲食宴會的樂趣，以等待有利時機的來臨，不必有所做爲。「宴」有安與宴會的含意。

以上「屯」「蒙」「需」三卦，都是由「坎」卦演變而來，以水與險爲基本概念。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是等待，因爲前面有「坎」的險。「初九」在開始的最下方，離上卦的險最遠；所以是在「郊外」等待。

又，「初九」是陽爻，剛毅有恒，能夠堅持常軌；所以，不會有過失災難。

這一爻，說明在必須等待時，應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而且要有恒心，意志不可動搖。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九二」比「初九」接近上卦「坎」的水；所以，用「沙」象徵。「言」是責難的意思。「九二」比「初九」，稍爲接近險阻，雖然不會有大的災害，但已經比較困難，會稍爲聽到一些

責難的話。但「九二」陽爻得中；因而仍然可以安閒的等待，最後還是吉祥。

「衍」是水向四處漫延，引申爲延長、推演的意思。象辭說：水流在沙中漫延，不可急進，雖然會被責難，但忍耐最後還是會吉祥。

這一爻，強調等待必須忍耐，不可急進，不可被閒言閒語動搖。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九三」更接近上卦「坎」的水，以「泥」象徵，隨時有陷入的危險。下卦接連三個陽爻，剛強過度，又離開中位。以災害的程度來說，已相當於隨時會有外敵來襲的狀態了。

「象傳」說：上卦「坎」的危險，雖然還沒有到來，但妄進就會自己招來災難；所以，必須謹慎，才不會失敗。

這一爻，強調愈接近危險，愈應當謹慎，不可妄進，以免自己招禍。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已經進入上卦「坎」的險，可能造成傷亡；所以，用等待在「血」中象徵。不過，

「六四」陰爻陰位，雖然柔弱但得正；因而，不會輕舉妄動，不久就會由陷入的「穴」中走出。

「象傳」說：陷入穴中時，應當用柔，順應變化，最後才會脫險。

這一爻，強調陷入危險，不可逞強，應順應變化，才能化險爲夷。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陽爻陽位得正，在上卦得中，又是至尊的地位；所以最安全。因而，用可以安閒的飲食等待，作爲象徵。然而，仍然以堅持純正爲先決條件，才會吉祥。

「象傳」說：雖在安全中，仍然應當執着於中正的原則。

這一爻，強調在可以安全等待的狀況時，仍然不可違背中正的原則。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陰爻柔弱；位於上卦險的極點，已無法再等待，終於墜入穴中。「上六」與下卦的「九三」相應，「九三」連同下面的二個陽爻，本來就有勇往直前的剛強性格，因爲前面有險，所以等待已久，現在已經到了等待的終極時刻，因而一擁而來，以「不速之客三人」來象徵。

「上六」柔弱，對三位剛強的不速之客，既無力量趕走，祇有以誠意恭敬相待，才能化暴戾爲祥和。

「象傳」說：「不當位」，是指「上六」陰爻陰位，應該當位，但因到達「上」的極點，已進退無路，雖然在最高位，卻等於沒有地位。而且，陰爻在陽爻的上方，也反常。不過，因爲能以誠意對待，不會有大損失。

這一爻，強調以柔制剛的道理。

需卦，闡釋當草創時期，仍動盪不安，危機四伏，往往狀況不明，或面臨危險，必須等待時機的原則。等待需要恒心與耐心，而恒心與耐心來自信心，信心源自純正的信念。因而，在不得不等待，必須等待的時刻，更應當堅定信心，以恒心與耐心等待有利時機的來臨。這時，應當儘可能遠離危險，以策安全，而且保持距離，才能夠了解狀況。應當忍耐，不可被閒言動搖，不可急躁冒進。盲目妄進，將自己招禍。愈接近危險，愈應當謹慎。當陷入危險時，不可逞強，應當冷靜，運用柔的法則，因應變化，方可化險爲夷。即或在安全中，也應居安思危，把握中正的原則，謹慎戒備。總之，因應危險的最高法則，是要以柔制剛，有目的等待，正是應用柔的法則。

訟

爭論
訴訟

䷅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這一卦的形象，與需卦正相反，相互是「綜卦」，一方是等，一方是爭，交互爲用。「訟」是爭論，當然也包含訴訟在內。「序卦傳」說：「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飲食難免發生爭執；所以，將訟卦放在需卦之後。

訟卦的上卦「乾」，剛健；下卦「坎」，險陷。一方剛強，一方陰險，必然爭訟。以個人比擬，內卦即內心陰險，外卦即外表有才幹，也容易與人爭訟。因而，以「訟」爲卦名。

「九二」陽爻，在中位，象徵信實；但與上卦的「九五」，同爲陽爻，不能相應；以致，孚信受到窒礙。

依據「說卦傳」，「坎」有憂慮加多的含意；所以，須加警惕。又，訟卦是由䷅遯卦變化而來；亦即遯卦的「九三」，等到「二」佔據中位，成爲䷅訟卦；所以，要中庸，在心中警惕，才會吉祥。

另外，「上九」是在重疊三個陽爻的最上層，過於剛強，逞強爭訟，以求達到目的；所以，最後是凶。

「大人」指「九五」，陽爻在上卦中央，又是尊位；因而剛健中正，居於領導地位。以卦的整體來看，剛強的上卦「乾」，在險陷的下卦「坎」之上，亦即充實卻踏在陷穽上；因而，自以爲信實而逞強，則行不通，惟有反省，戒慎恐懼，把握中庸的原則行動，才會吉祥。如果逞強，最後則是凶。遇到公正的「大人」裁判，會有利；但要像「涉大川」一般逞強冒險，則不利。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象傳」說：訟卦的上卦「乾」是剛，下卦「坎」是險；亦即內心的「坎」是險，外表的「乾」是健，因而成爲爭訟的卦象。

訟卦䷅來自遯卦䷠，稱作「變卦」。上面的爻下降，稱作「來」；下面的爻上昇，稱作「往」。䷠遯卦「三」位的剛爻，「來」到中位的「二」，成爲訟卦；所以，心中的孚信，會有變化，必須警惕才會吉祥。

『論語』「顏淵篇」中，孔子說：「對裁判，我也和他人一樣；但最好還是不要發生訴訟吧！」爭訟，本來就不是上策，難以達到目的；所以，最後的結果凶險。

「利見大人」，是要崇尚中正。「不利涉大川」，因爲會墜入深淵。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象傳」說：訟卦的上卦「乾」是天，下卦「坎」是水，天在上，水在下，行動的方向不同，所以造成爭訟。因而，君子處理事物，在開始就應當慎重思考籌謀，以防止爭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有小言，其辯明也。

「初六」陰爻陽位不正，又在最下方，因而柔弱。雖然與上卦的「九四」，陰陽相應，但中間有「九二」阻礙，力量薄弱；所以，無力排解爭訟。但「九四」陽剛，始終有呼應的傾向，因而，訴要不將爭訟拖得太久，雖然會小有責難，最後還會吉祥。

「象傳」說：爭訟本來就不可以拖延。雖然稍爲有不滿的責難，一經說明，就可以了解。這一爻，告誡爭訟不可拖延過久，應當以解釋求得化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逋」是逃亡。「眚」是眼睛生翳，散光，看物產生虛幻的光暈；太陽的光暈，稱作日眚，也有災禍的意思。

「九二」陽剛，在下卦險的中央，本來就喜歡爭訟。又與「九五」同是陽爻，不能相應，當然發生爭訟。但「九五」陽爻陽位，又在上卦中央的尊位，至剛、至中、至正；而「九二」雖然陽剛，卻在陰位，不正位置又低，爭訟必然失敗，祇好逃亡隱藏。逃亡到村民祇有三百戶不顯眼的小村中，謹守本分，就不會有災禍；否則，逃亡到顯著的大城鎮，必定會被敵人追討，難以逃脫。

「竄」是匿藏，「掇」是自取的意思。「象傳」說：爭訟無法獲勝，逃亡是爲了躲藏。但下卦坎是穴，「九二」躲藏在中央的穴中，自我約束，就可以避免災害。地位在下的「九二」，要與高高在上的「九五」爭訟，這是自己惹的禍。

這一爻，強調不可逞強爭訟，應當退讓深自反省。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相當於食邑的食。古代做官的人，以分封采邑的稅收生活，而且世襲。「舊德」指先祖的遺德。「食舊德」是說前往因先祖遺德所得到的領地去就食。

「六三」陰柔，無力與人爭訟；因而，隱忍前往先祖遺留的領地，堅守純正，自勵自勉，才能度過艱難，最後得到吉祥。或者也有從政的可能，但不會有成就。

「象傳」說：處逆境時，追隨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有利，自己行動不會成功。這一爻，解說應當知足，不可逞強爭勝，隱忍自勵，才是上策。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卽」是就的意思。「命」是天命，亦即正理。「渝」是改變。

「九四」雖然陽剛，但在上卦的最下位，不得中；陽爻陰位，又不正，地位弱，爭訟不會得勝。不過，正因爲柔，能夠回頭去就正道，改變初衷，順其自然，安於正理，就不會有過失，終於吉祥。

這一爻，強調順其自然，安於正理，則心安理得。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在至尊的位置，陽剛又至中至正，象徵公平、公正、合理的裁判訴訟，因而吉祥。這一爻，說明裁判訴訟，應以至中至正爲根本。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錫」與賜同。「鞶帶」是古時依身分頒賜的腰帶。「褫」是剝奪的意思。這一爻辭，由「六三」的「或從王事」延伸而來。「上九」陽剛已達極點，可以逞強贏得訴訟；但也不會持久。或者會賞賜「鞶帶」，但在一天之間，就被剝奪了三次。「象傳」說：以爭訟得到賞賜的服飾，也不足以使人尊敬。

這一爻，告誡以爭訟達到目的，也不足以持久，而且不會受人尊敬，雖勝亦可恥。

訟卦，闡釋在事業的進行中，難免發生爭執，引起爭訟，但告誡不可爭訟。爭訟多半因爲內心險惡，行動過於剛強，會使信實蒙羞，招來憂傷，必須警惕。不可自以爲得理而逞強，難以達

到目的，反而使自己陷入泥淖。應當深自反省，戒慎恐懼，把握中庸的原則，避免爭訟。

爭訟不會有結果，宜於化解，不可拖延過久，以致不可收拾。應當退讓，自我反省，於爭訟之前就應當謹慎，不可輕啓爭端，惹禍上身。知足常樂，應當隱忍自勵，韜光養晦，不可逞強爭勝。隱忍順其自然，安於正理，必然心安理得。裁判爭訟，以至中至正爲根本。總之，即或以爭訟獲勝，也不能持久，而且不會受人尊敬，徒然使信實蒙羞。

師 軍隊 戰爭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序卦傳」說：「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宇宙萬物的演進，由爭訟終於發生戰爭；所以，在訟卦之後是師卦。

「師」指軍隊。下卦「坎」，是險與水；上卦「坤」，是順與地。古代兵農合一，平時耕田，農閒訓練，戰時就應召參戰。兵的性質凶險，像水一般不安定；農民的性格柔順，像地一般不動。這一卦的形象，是在順與地的下面，有險與水；意味着在農民中間，隱藏着兵。

這一卦，祇有「九二」是陽爻，在下卦的中央，被上下五個陰爻圍護；所以，「九二」是統帥，五個陰爻是士兵。「九二」剛強，在下層，握有實權；「六五」柔和，高高在上；象徵君王任命統帥，以擴張軍勢。所以，這一卦命名爲「師」。

「丈人」指老成持重的人物。軍隊的運用原則，必須「貞」，以堅持正義爲條件。亦即，必須聽從天命，符合衆望，討伐邪惡，伸張正義。所以，必須以正義、中庸、老成持重的人物爲統帥，才會吉祥，沒有過失與災禍。「孫子兵法」說：「武力是凶惡的工具，戰爭爲不得已的手段，關係着人民的生命，國家的存亡；」如果以小人爲統帥，一味貪功好戰，縱然戰勝，也將帶來災禍。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以」與用同，運用隨心的意思。「師」原義是在山丘上聚集得都是人，成爲羣衆、軍隊的意思。「貞」即「正」。這一卦，有一個陽爻「九二」，在下卦的中央，五個陰爻，都聽命於他，能夠隨心所欲，運用羣衆，以伸張正義，這種人物，就可以成爲君王了！

「九二」是剛爻，在下卦得中，又與上卦的「六五」陰陽相應，象徵君王將統帥權完全委託給統帥。武力，本來是非常危險的手段，但冒險而能沒有阻礙；戰爭，不可避免的將造成災害，

但人民卻願意追隨；能夠這樣，當然吉祥，那裏會有災禍呢？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卦的形象，是在地下有水，水不流出地外。同樣的，士兵也在農民中間，不可分離；因而，這一卦象徵「師」，亦即軍隊。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包容人民，在人民當中蓄積羣衆的力量。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指軍律。「否」是惡，「臧」是善，「否臧」即善惡得失。

「初六」是師卦的第一爻，象徵軍隊出發作戰的階段。戰爭以開始的階段最重要，必須以嚴格的軍律統制；否則，不論勝敗都是凶，告誡開始應特別慎重。

這一爻，強調嚴格軍律的重要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是這一卦中唯一的陽爻，位於下方，得到許多陰爻的信賴。又在下卦的中位，象徵剛毅、中庸，軍隊有鞏固的領導中心，這樣當然吉祥，不會有過失災禍。

「九二」又與至尊的「六五」，陰陽相應，得到君王的寵信，三度賜給褒揚的榮譽。

「象傳」說：這是依賴統帥的力量，以安撫使萬國信服。「三命」，依『周禮』是指「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這一爻，強調統帥剛毅中庸的重要性。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陰爻陽位不正，象徵缺乏統御才能，卻又剛愎自用。位置不中，象徵統帥行動乖張，輕舉妄動，必然失敗。這樣，也許將軍的屍體，要用車載回來了，當然凶。

「象傳」說：這是由於好大喜功，結果適得其反。

這一爻，說明統帥不中不正的嚴重後果。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是到左方的意思。兵法的原則，布陣要使低地在左前方，才能攻擊便利，而且有速度；高地要在右後方，可以當作防禦的據點。「左次」就是到達高地的左方，使高地在右後方布陣。

「六四」陰柔，又不在中位，本來無戰勝的可能。可是，陰爻陰位得正，又在下卦「坎」的險阻的前方，象徵知道量力，於安全地帶布陣，據守高地，而不輕舉妄動；所以說无咎。

「象傳」說：這是由於不違背常規。

這一爻，強調統軍應以安全爲首要，不可違背常規。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師，使不當也。

「田」是狩獵，「禽」是獵獲物。「執言」是發表意見，責難對方的過錯，加以聲討的意思。

「六五」是這一卦的主體，陰爻，在上卦中央至尊的位置，柔順、中庸，不會主動發動戰爭，祇有在不得已時應戰；因而必勝，所以，用打獵獵獲的野獸，象徵勝利所獲的戰利品。這種軍隊，有利於仗義執言，不會有災禍。「長子」比擬大人物，指「九二」。「弟子」是次子以下，比擬小人物，指「六三」「六四」。戰爭，祇可交由一位統帥，全權指揮作戰，既然任命有才能的統帥，卻又讓一些小人參與，必然失敗。因而，用長子統帥軍隊，弟子們的屍體，卻用車裝載

回來了，當作比喻。在這種指揮不能統一的狀況下，即或動機純正，結果也是凶。

「象傳」說：以長子統帥軍隊，可以戰勝，因爲行動能夠把握中庸的原則。但如果再讓弟子們參與，就成爲任用不當，必然失敗，要裝載屍體回來了。

這一爻，調強統帥權統一的重要性。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是「師」亦即軍隊的終極點。戰爭結束，君王論功行賞，頒布命令，有人封爲侯，賜以土地，開創戰時出千輛戰車的「千乘」大國；有人被任命爲卿、士、大夫，賜以土地，世襲戰時出百輛戰車的「百乘」的家。但小人則不可以使其成爲擁有國家或獲得政治權力。土卦「坤」是土，所以象徵分封土地「開國承家」。

「象傳」說：君王頒布命令，是爲了公正的論功行賞。小人不可以重用，是因爲必定會使國家陷於混亂。

這一爻，強調小人不可使其形成政治勢力。

師卦，闡釋由爭訟終於演變成戰爭的用兵原則。戰爭是凶惡的工具，關係着人民的生命，國

家的存亡，所以用兵必須慎重。軍隊必須是正義之師，統帥必須中庸、公正，老成持重，不可好戰喜功。戰爭必須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戰無不勝。

用兵的原則，首重紀律嚴明，統帥必須剛健中正思威並重，不可剛愎自用。作戰應以安全爲首要，指揮權必須統一。小人不能重用，即或有戰功，也不可使其擁有政治權力。

遭一卦的占斷，凶多吉少。強調兵者凶器，告誡用兵必須慎重。

比 相親依附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這一卦，與師卦上下完全相反，彼此是「綜卦」，戰與和，相互爲用。「序卦傳」說：「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是相親相輔，擇善依附的意思。「師」是羣衆。羣衆在一起共同生活，必須相親相愛，互助合作，服從領袖，才能和諧圓滿；所以，在師卦之後，接着是比卦。

以卦形來說，這一卦的主體是「九五」。「九五」陽剛，在上卦至尊的中位，陽爻陽位，至

中至正，上下又有五個陰爻追隨，象徵在一個團體中，羣衆依附領袖的形象。任何團體，人人相親相愛，互助合作，追隨領袖，和平共處，當然吉祥。

「原筮」是古代的占卜方法，有初筮或再筮等不同的解釋，「元」是始與善的意思。相親相輔的原則，就是用卜筮來驗證，也是具備元始，永遠堅貞的德行，不會有災難。看到其他的人都前去依附，心裏不安寧，這才前去，像這些遲來的人，就會有凶險。所以，擇善依附，不可遲疑。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彖傳」說：相親相愛，是吉祥的；相親相愛，是相互輔助，是屬下服從領袖。相親相愛，是吉祥的；用卜筮驗證，也是元始，永遠堅貞的德行。不會有災難，因爲「九五」陽爻陽位，又在上卦至尊的中位，剛毅中正，具備領袖的條件。心中不安寧才來，是由於上下五個陰爻，都與唯一的陽爻「九五」呼應。後來的人凶險；是因爲已經走投無路。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這一卦，下卦「坤」是地，上卦「坎」是水，所以說地上有水。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這是相親相輔的象徵。古代的聖王，就是以這一卦的精神，建立了萬國，與諸侯相親相輔。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孚」是信實，「缶」是盛酒的瓦器。「初六」是比卦開始的第一爻，說明人人相親相輔，應由誠信開始，才不會有過失。如果誠信像裝滿甕中的酒，必然就會有人前來依附，得到意外的吉祥。

這一爻，說明相親相輔，應由誠信開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陰爻陰位，在下卦中位，又與上卦的「九五」陰陽相應；因而，柔順、中正、上下呼應。「內」指在下卦內；是說相親相輔，應發自內心，不可失去主動性，堅持純正的動機，必然吉祥。

這一爻，說明相親相輔，動機應當純正。應發自內心，要求主動。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下爻以及應當相應的「上六」，又都是陰爻，以致陰陰相斥，所要親近的人，都不是應當親近的人，怎能不令人傷心！

這一爻，說明相親相輔的對象，應當有選擇。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應當與下卦的「初六」相應；但同性相斥，以致不能呼應；於是，轉向外面尋求，與「九五」相親。「之」指「九五」。

何況「六四」陰爻陰位「得正」，與陽剛、中正、又在尊位的「九五」相親，是執着於正道。所以，動機純正堅定，當然吉祥。

「象傳」說：向外與賢明的人親近，是要追隨比自己高尚的人。

這一爻，強調應依附賢明高尚的人。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史記』「殷本紀」中記敍：殷湯王在田野中，聽到四面張網的人在禱告：「天下四方，都進入我的網吧！」湯王認爲，這將使天下的禽獸，被趕盡殺絕，就撤去三面網，只留下一面，並且禱告說：「要往左的就往左，要往右的就往右，命中註定屬於我的，就進入我的網吧！」『禮記』「王制」中，也有「天子不合圍」的說法；亦即，天子狩獵，只由三面趕禽獸，稱作「三驅」，捨棄往前方逃的，只捕殺迎面來的，所以說「失前禽」。「象傳」用「捨逆取順」解釋。

「邑」是市鎭。「九五」是這一卦的主體，唯一的陽爻，剛健中正，又在尊位；因而，其他的陰爻，都來親近依附，這是最顯著的相親相輔。所以，用王者狩獵來象徵，祇由三面包圍，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態度寬宏無私。本著這種合乎中庸的原則，仁至義盡的態度，地方上的人們，就不會恐懼戒愼，當然吉祥。

這一爻，說明親比不可強求，應感化使其自動自發。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陰柔，已達到這一卦的極點「上位無位」的位置，又缺乏剛毅，不具備成爲領袖的條件，無法得到屬下的擁戴與親近，所以結果凶險。

「象傳」另以時間因素來解釋。『詩經』「大雅・蕩」中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尚且難以有終，何況無始那裏會有終；相親相輔，必須一本初衷，貫徹始終。

這一爻，說明相親相輔，應貫徹始終。

比卦，闡釋親愛精誠的道理。物以類聚，形成羣體，必須相親相輔，在剛毅中正的領袖領導下，和平相處，才能精誠團結。這是創造共同幸福的根本，永遠正當的眞理，不可以遲疑。

相親相輔的原則，應以誠信爲本，發自內心，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但動機必須純正，親近的對象，必須擇善固執，遠惡親賢。而且應當寬宏無私，包容而不可強求。更應當一本初衷，貫徹始終，才能夠精誠團結，一片祥和。

小畜

小的蓄積
小的阻礙

䷈ 巽上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序卦傳」說：「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

「畜」是由田與玆的簡體組成，將農作物蓄積的意思。人人相比相親，結果就有了蓄積。「畜」引伸又有養與止的含意；「小」也有少、稍、不足的意思。這一卦，下卦乾，上卦巽，都陽多陰少，是「陰卦」；祇有「六四」是陰爻，其他五爻都是陽爻，象徵陽大陰小，陽過盛，陰不足，亦即企圖旺盛，但力量不足。由另一角度看，以一陰蓄養五陽，力量有限，有不得不稍爲

停頓的現象，所以稱作「小畜」。亦即，正直有時也會因蓄積力量不足，不得不暫時停頓，不能有大的作爲；不過，這祇是小的停頓，不足以阻止行動，不久就可以亨通，原有的理想，終久會實現，是這一卦的含意。

「小畜」與「大畜」相對，卦形也相似。「小畜」下卦乾是健，上卦巽是入，健而且入，意志可以亨通，又「九二」與「九五」，都是陽爻在中位，剛健中庸，有實力，也是意志可以通行無阻的形象。

不過，蓄積不足，力量有限，即或有外來的因素冲激，也力不從心，還不能隨心所欲的積極有所作爲；所以，用來自西郊的烏雲密布，有暴風雨即將來臨的跡象，但蓄積沒有達到飽和狀態，還沒有降雨來比擬。密雲是陰，西是陰的方位，都象徵蓄積力量不足。當周文王被囚羑里，撰述卦辭的時期，正相當於「小畜」時刻，由羑里看，周在西方，所以說「我」。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這一卦的主爻是「六四」，陰爻陰位得正，上下五個陽爻，與其呼應，但力量還不充分，有一時停頓的現象，這是小的阻礙，所以稱作「小畜」。下卦乾是健，上卦巽是入；「九二」與「九五」，都剛健中庸；所以意志雖然暫時被遲滯，但最後仍然可以實現。「密雲不雨」，是說還在進行中；「自我西郊」，是指抱負還沒有施展。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這一卦，上卦「巽」是風，下卦「乾」是天；因而，是風行天上的形象。風行天上，還沒有普降甘霖，是在醞釀暫時停頓的時刻，所以稱作「小畜」。「懿」是美，「文德」指文章才藝與道德。君子應當效法這一卦的精神，美化文章才藝與道德；因爲還不到大有作爲的時刻。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這一卦，下卦是「乾」，亦即天，應當在上，因而昇進，要返回自己原來的地位，然而，相應的「六四」是陰爻，卻力量不足，成爲障礙。不過，「初九」陽爻陽位得正；又與「六四」陰陽相應，在昇進中，「六四」不足以成爲障礙，仍然能夠循正確的途徑回去。這是返回自己原來應走的道路，那裏會是過失，所以吉祥。

「象傳」說：返回自己原來的道路，在意義上就是吉祥的。

這一爻，說明在困頓中應當堅持當初純正的動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是携手的意思。下卦的三個陽爻，志同道合，都要前進，「九二」已愈來愈接近「六四」，不能不牴心被阻礙。不過，「九二」剛健，又在下卦的中位，與「初九」携手並進，當可突破阻礙，回到原來的位置，所以吉祥。

「象傳」說：與正當的同志，携手並進，而且不偏離中庸的原則，自己就不會迷失。

這一爻，說明在突破阻礙時，應與同志携手並進，並把握中庸的原則。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說」與悅通用；一說，與脫相同。「輻」是固定車輪於輪軸上的掣栓。「九三」也是陽爻，剛健想要進昇。但不在中位，與「上九」同是陽，又不能相應，而且與「六四」接近，有時會陰陽相吸，和睦共處，就像車輪與車軸，被「輻」結合在一起，不能擺脫。可是「九三」畢竟剛毅，並不能安於被留住的現狀；於是，與「六四」爭，以「夫妻反目」象徵。

「象傳」說：夫妻所以反目，是自己的婚姻不正當，是「九三」自尋煩惱。亦即，在前進的途中，與志不同道不合的人走在一起，所以才會受到阻礙，發生爭執。

這一爻，說明在突破阻礙時，應斷然的擺脫羈絆。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以唯一的陰爻，成爲五個陽爻前進的阻力，當然就心會受到傷害。可是，陰爻柔順，又陰位得正，是上卦「巽」象徵入的陰爻，謙虛能夠容人。加以上方有二個陽爻援助；因而能夠避免傷害與憂懼。所以要「有孚」，心地誠信，就可以遠離「血」「惕」，不會有災禍。

「象傳」所說的「合志也」，是指「六四」與上方的二個陽爻。

這一爻，說明在突破阻礙時，應一本誠信，就可得到應援。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攣」是手指彎曲握緊，如痙攣等；「攣如」手握拳的意思。上卦的三爻，合力突破阻礙昇進，所以說「隣」。而且，「九五」至尊中正，具有實力，可以協助相隣的兩爻。因而，祇要排除私欲，有携手共進的誠信，不但自己富有，也要使隣居富有，就能得到隣居的協助。

這一爻，說明自助助人的道理。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載」是滿。『詩經』「大雅・生民」中有「厥聲載路」。「望」是滿月。「征」與行同。「雨」是陰陽和諧的現象。「處」是安居，停止不前的現象。「婦」「月」都屬於陰。

到達「上九」已是蓄積的極點，「六四」的陰，以誠信與五陽精誠團結，共同蓄積力量，已經到達飽和狀態，既經降雨，就應當安於現狀，不可再貪多無厭。陰已經功德圓滿，受到五陽的尊敬；但陰本來應當服從陽，陰極盛，已凌駕陽之上，處於蓄養五陽的地位，則是反常現象。以人事比擬，就像妻壓制夫，雖然和諧，用心正當，結果也危險。

當接近滿月時，月亮匹敵太陽；陰盛極時，就與陽抗衡；君子就不得不出走，所以凶。小人是陰，君子是陽，小人得勢，君子就會躭心被傷害。所以「象傳」說：即或是君子，也不能不躭憂。亦即蓄積已經達到極限，蓄積過度豐盛，因將招損。

這一爻，再以盈滿告誡，蓄積應當適可而止。

小畜卦，闡釋因應一時困頓的原則，在成長的過程中，往往因力量不足，發生不得不停滯不前的現象。但並不足以阻止行動，而是在蓄積整備，爲下一步行動做準備。因而，應堅定信念，一本初衷，爲實現自己的理想，全力以赴；應當本中庸原則，剛柔並濟，精誠團結，共同奮鬥，應當斷然排除一切羈絆，應當以誠信感召，自助助人，才能結合所有力量，獲得一切應援，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最後再以盈滿告誡，不可貪多無厭，必須適可而止，蓄積過度豐盛，因滿招損，反而凶險。

履

踐履
履行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這一卦的卦形，恰好與「小畜」上下相反，彼此是「綜卦」，一停一進交互爲用。

「序卦傳」說：「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這是說，物資蓄積後，就要制定禮節，將「履」解釋爲「禮」。禮與履同音，禮必須人來履行，所以這樣解釋。但在『易經』的「卦辭」「爻辭」中，則祇說「履」，是踐履、履行的意思。

這一卦，下卦是「兌」，上卦爲「乾」。「兌」象徵澤、悅、和；「乾」全部是陽爻，象徵

最剛強。「兌」跟在「乾」後面，所以用踩到老虎尾巴來比擬。不過，「兌」具備和悅的德行，老虎並沒有咬他，占斷意志可以通達。

依據「繫辭傳」的解釋，周文王推演八卦，是在暴君紂王的屬下，受苦的期間；所以，卦辭中充滿了危機感。這一卦，就有這種感覺。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下卦兌，陽爻多，陰爻少，是「陰卦」，所以柔順；上卦「乾」是純陽的卦，因而剛強；所以履卦是柔順踏到剛強的形象。「說」同悅，由於柔順，與剛強者和悅應對，雖然踏到虎尾，卻沒有被咬傷，意志仍然可以通達。這一卦的「九五」，陽爻陽位得正，位居上卦中央，在至尊的位置；所以，走上帝位，內心也不會愧疚；因爲具備光明的德行。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

這一卦的上卦「乾」是天，下卦「兌」是澤；因而，天在上，澤在下，是宇宙的正理，人也必須這樣履行責任；所以，這一卦命名爲「履」。君子應當明辨這一上下的分際，以使民心安定。

古代階級分明，公、卿、大夫、士，依功績才能，賜給爵位；農、工、商，依身份限制財富；這樣，才能使人民的志向安定，天下太平。可是，後世的公、卿、大夫、士，無功無憲，卻想得到爵位；農、工、商，企圖獲得與身分不相稱的財富；當然使天下大亂。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是陽爻，在最下位，象徵有才能，卻甘心情願安於低的地位。這是踏步前行的第一步，還不曾被富貴誘惑，仍然本着自己平素的志向前進，所以不會有過失。「象傳」的「獨」，是指特立獨行，不隨世俗的意思。

這一爻，說明實踐理想，履行責任，應當一本初衷，特立獨行，不同流合污。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坦坦」是平坦，「幽人」指隱士。「九二」陽爻，在下卦中位，性格剛健、中庸；但與「上九」同性相斥，不能相應。因而，以心胸坦蕩的隱士比擬，執着純正，不求聞達，意志不被世俗擾亂，當然吉祥。

這一爻，說明道不合，不相謀，心胸坦蕩，擇善固執的態度。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陰爻陽位不正，離開下卦的「中」位；所以，「象傳」說位不當。陰爻本性柔弱，陽位性情剛暴；以這種性格，竟然尾隨在剛強的「乾」的後面，必然非常危險。就像祇有一隻眼，能看但看不清楚；跛了一隻腳，能走卻走不安穩；終於踩到老虎尾巴，以致被咬傷。又像「武人爲于大君」，剛愎自用，擁兵自重，心懷不軌，企圖叛亂，終於失敗，當然凶險。由此可見，我國傳統重文輕武的觀念。

這一爻，說明踐履應當量力守分，不可逞強，以致適得其反。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是恐懼的意思。「九四」也不在中位，陽爻陰位不正，尾隨在老虎「九五」的後

面，當然危險。不過，前一爻的「六三」，是柔弱卻要逞強；相對的，「九四」卻是剛強而在柔位，亦即，強而有力，但態度柔順，戒慎恐懼，因而能夠避免傷害，施展抱負，當然吉祥。

這一爻，強調戒慎恐懼，以柔制剛的法則。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同決，果決，用強的意思。「九五」陽爻陽位，又在至尊的地位，以致剛強果決；下卦「兌」是和，象徵「九五」的部下，又和悅服從，唯命是聽；造成「九五」的獨斷獨行，肆無忌憚。這種作風，即或動機純正，仍然危險。這一告誡，意義極爲深遠。

「象傳」中的「位正當也」，是指「夬履」的危險，正在於有才能，又有地位，以致恃才傲物，過於自負。

這一爻，告誡剛愎一意孤行的危險性。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祥」包含禍福兩面，「考」是成的意思。「旋」是周旋，在此當圓滿沒有瑕疵解。「上九」

已是履卦的最後階段，是禍是福，要看實踐的結果而定。如果踐履圓滿，沒有瑕疵，當然大吉大利。

「象傳」中的「上」與終同。「慶」指禍福中的福。是說大吉大利要看結果如何？如果圓滿，則是大有福慶。

這一爻，告誡成敗的評價在結果。

履卦，闡釋實踐理想，履行責任的原則，以「履虎尾」象徵，充滿危機感，不可不戒懼。應以柔順和悅中庸的態度，小心翼翼去踐履。應當堅定平素的志向，不被世俗誘惑，獨立特行；又要能心胸坦蕩，擇善固執，甘於寂寞。應知量力守分，不可逞強冒進。應戒慎恐懼，要能把握以柔制剛的法則，不可一意孤行，剛愎自用。並應一本初衷，貫徹到底，不可妥協，結果要求盡善盡美，稍有瑕疵，前功盡棄。

泰

亨通
泰平

䷊ 坤上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序卦傳」說：「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在理想實踐之後，接着來的是安泰的局面。

這一卦，「乾」亦即天，下降到下卦；「坤」亦即地，上昇到上卦，好像不適當；但實際上，這是天地相交，地重由上下降，天輕由下上昇，才不會背離，而能密切交合，成爲陰陽溝通的安泰現象；所以，命名爲「泰」。

「小往大來」，「小」指陰，「大」指陽；上卦「坤」是純陰的小，下卦「乾」爲純陽的大。「往」是往外，「來」是入內。亦即「坤」到了外卦，爲「小往」；「乾」來到內卦，是「大來」。

又，這一卦是由䷵歸妹卦變化而來。「歸妹」的「六三」前往「九四」，「九四」來到「六三」，就成䷊「泰」。「歸妹」的「六三」，是陰爻的小，「九四」的陽爻是大，所以說「小往大來」。

「泰卦」又稱作「消息卦」，是一年陰陽消長的消息。在卦的形象中，以☰乾卦是陽氣最盛的時期，相當於四月。接着由最下方產生陰氣，成爲䷫姤卦，是五月。然後，隨着陰長陽消經過，䷠遯卦是六月；䷋否卦是七月；䷓觀卦是八月；䷖剝卦是九月；到達陰氣最盛的☷坤卦，是十月。到十一月，陽又再生，成爲䷗復卦；十二月是䷒臨卦；正月是䷊泰卦；二月是䷡大壯卦；三月䷪夬卦；又循環到四月，重新開始。這十二卦，稱作「十二消息卦」或「十二月卦」。「泰」是正月，相當於天地相交，萬物亨通的安泰時期；所以，占斷是吉祥，亨通。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卦，是陰去陽來，天地相交，萬物生長，吉祥、亨通的安泰時期。以人事比擬，即上下意

見溝通，而能志同道合的形象。又，內卦的乾卦是陽，外卦的坤卦是陰，以人比擬，是內剛外柔的君子性格。由純陰的䷁坤卦，變化到䷊泰卦，陽在內卦成長，將陰排斥到外卦，也象徵君子的聲勢伸張，小人的聲勢消退，必然天下泰平。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后」是天后，即君王。「裁成」原意裁布製成衣服。「宜」即義，正當的意思。這一卦，天地相交，因而安泰；君王應當效法這一自然法則，適當剪裁運用，以輔助天地，達成作育萬物的正當目標，調整人民的生活，使其和諧安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泰卦」的爻辭，不含卦名的「泰」字，大體上都理解困難。「茹」是根相連，相互牽連的意思。「彙」是類，「以」即與。「初九」陽爻，在最下位，已是陽剛開始昇進的形象。但昇進必須結合同志，共同努力，而下卦的三個陽爻，就象徵志同道合，相互結合的同志。要拔除茅草，不能只拔除一根，必須將根部牽連在一起的同類，全部拔起。以此象徵同志間的團結，向外求發展，才能無往不利。

這一爻，告誡不可耽於安樂，仍應團結，繼續求發展。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荒」是污穢。「包」是包容。「包荒」與『左傳』宣公十五年的「國君含垢」，『老子』中的「受國之垢」的意思相近。「馮河」即「暴虎馮河」，遇到虎，徒手搏擊，遇到河，泅水渡河的果敢作風。「遐」是遠。「中行」即中庸之道。

「九二」剛爻在柔位，是內心剛毅果斷，外表柔和寬大的性格。因而，對外能夠包容污穢，但有時也用泅水渡過大河的果敢手段。不遺忘疏遠的人；必要的時候，也不惜斷絕親近的人。這種寬容、果斷、不忘遠、不溺於私情，光明磊落的態度，符合中庸的原則，占斷必然是吉。

這一爻，說明保持安泰應當包容，果斷，光明磊落，剛柔並濟，把握中庸原則。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已經離開「中位」，到達三個陽爻的最上方，是陽剛的極盛時期。大自然的規律，盛極必衰，否極泰來，週而復始的循環不已。所以告誡，安泰到達極盛，必然遭遇阻塞，現在正

是臨界點。因而，以沒有平坦的，無不是起伏的，沒有只往不返的情形來比擬。所以，必須覺悟，這是大自然法則的常理，應當體認，在艱難困苦中，安泰得來不易，仍然要堅守純正，一本初衷，才不會有災禍。這樣，應當得到的當會得到，自然在生活上就會幸福。

「象傳」說：沒有只往不返的，這是天地間的自然法則。

這一爻，告誡物極必反，仍應一本初衷，堅守正道。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是鳥輕盈飛翔的形態。「六四」已經超過「泰卦」的一半，由上昇到極限，開始回落。所以用鳥輕盈飛翔，來比擬輕率冒進，不可能保有財富。「不富」在『易經』中是專指陰爻的用語，因爲陰爻的中間斷開空虛。「象傳」解釋「不富」，是說由應當在下方的陰，上昇到上方，因而喪失了實力。

不過，「六四」陰爻陰位得正，又與「九二」陰陽相應，所以能夠得到近隣「六五」「上六」的信任，不必提出警告，就能跟隨一起行動。「象傳」解釋，這是志向相同，衷心樂意的緣故。

這一爻，告誡居安思危，仍應團結，不可掉以輕心。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帝乙歸妹」在歸妹卦「六五」的爻辭中也出現。殷代天子，以「乙」爲名號的很多，這是以誕生日的干支命名。「歸」是嫁。「六五」在尊位，是泰卦的主體，陰爻得中，柔順中庸，陰爻的中心空虛，又象徵謙虛。這位天子，自己謙虛，又與下方剛健的「九二」相應，是天子將妹妹下嫁給屬下有力量的人物的形象，當然吉慶。「祉」是福的意思。

「象傳」解釋，這是由於「六五」得中，能夠把握中庸的原則，信任剛中有才能的「九二」，將自己的理想，交由他去實現。

這一爻，說明在安泰時期，更應當選賢與能。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隍」是城下的溝。「上六」已是泰卦的極點，盛極而衰的時刻。平坦有了起伏，往必然有返，用溝中的土堆積而成的城堡，也終於崩塌，又使溝恢復到原來的平地。在這種情況下，不可以動用武力，如果企圖一舉挽回頹勢，祇有加速滅亡。

「邑」指地方的封建國家。君主不能下達命令，相反的，地方的要求，卻紛紛到來。在這種

狀況下，只有採取消極的正當態度應對；但對君主來說，難免是羞辱。這是說，不可以人力勉強與命運抗爭，祇有全力防衞；然而，縱然堅守正道，仍不免蒙羞。

「象傳」解釋，這是國家的政令，已經陷於混亂，所以城堡會崩塌成溝土，亦即物極必反，由「泰」而「否」。

這一爻，告誡泰極而否，頹勢已經顯現，只可消極的使損害減少到最低限度，不可逞強力圖挽救。

泰卦，闡釋持盈保泰的原則。創業固然艱難，守成更加不易，不可以既有成就爲滿足，唯有精誠團結，力求發展，始可不斷開創新局面。應知物極必反，唯有堅持理想，才能突破。居安應當思危，不可輕舉妄動，應以促進團結爲根本，態度光明磊落，把握中庸原則，兼容並蓄，剛柔相濟，選賢與能，修明政治，於安定中要求進步。當盛極而衰，頹勢已經顯現時，應知不可抗拒，唯有消極的因勢利導，使損傷減少到最低限度；如果逞強，反而加速滅亡。

否

閉塞
黑暗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卦」倒轉，成爲「否卦」，彼此是「綜卦」，泰極而否，否極泰來，互爲因果。「序卦傳」說：「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極必反，通暢以後，接着就是閉塞了。

「否」有否定與閉塞兩種含義。以「消息」來說，這一卦是七月，亦即陰陽不相交，萬物不生長；以人道來說，是反常的時期，占斷對君子的正直不利，即或堅守正道，也得不到任何利

益。

「大往小來」是以象說理。「乾」到了上卦，是「大往」；「坤」來到下卦，是「小來」。又，否卦䷋是由漸卦䷴變化而來。「漸」的「九三」陽爻，昇到上卦「四」；「六四」陰爻，降到下卦「三」，就成爲否卦；所以說「大往小來」。總之，陰在內卦成長，將陽驅逐到外卦；以人事比擬，是小人得勢，君子被排斥的形象。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這一卦，「乾」的天在上，「坤」的地在下，應當吉祥；但實際上，這是天地背離，不能相交，陰陽閉塞，萬物不能生長的形象。以人事比擬，是君臣上下意見隔閡，政治混亂，國家有等於無的現象。這一卦，內卦全部是陰爻，外卦全部是陽爻，象徵外表剛強，內心卻柔弱，性格相當於小人。陰是小人，陽是君子，小人盤據在朝廷內，君子就被驅逐於外了。這一卦，是消息卦之一，代表陰長陽消的過程，是七月，有小人日漸得勢，君子日益引退的傾向。成語「否極泰來」就是出自「泰」與「否」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是約束，壓抑在心中不顯露的意思。「辟」與「避」同。這一卦的形象，是天與地不相交，所以說「否」，閉塞的意思。君子在閉塞的狀況下，應當收斂自己的才華，不可炫耀，以避免小人陷害的災難。不可追求榮譽富貴，以避免遭小人妬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否卦的「爻辭」，也不容易理解。這一卦，下卦的三個陰爻，就像茅草的根，相互牽連，是上下閉塞的形象。以人事比擬，就是小人跋扈，營私結黨的時期。不過，這是初爻，小人醜惡的眞面目，還沒有顯露。因而告誡，君子應當團結，堅守純正，就可以吉祥亨通。「象傳」解釋，這是因爲有心要保存君上。

這一爻，說明在閉塞時期，小人將得勢，應精誠團結，防患於未然。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包承」是包容、承受的意思。「六二」陰柔，但在「中」位，陰爻陰位得正，雖然是小人，但還能明辨是非，知道包容、承受君子。不過，畢竟小人得勢的閉塞時期，已經到來，所以占斷對小人有利。對「大人」亦即君子來說，世道已經閉塞，當然難以出頭，應當坦然的承受閉塞的命運，才能亨通。「象傳」解釋，大人不要被小人的聲勢，擾亂了意志，才能坦然，亨通。

這一爻，說明在閉塞時期，君子應當覺悟，了解適者生存的道理，自保以等待機會。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羞」是包容羞辱，亦即行爲惡劣，心中卻不知道羞恥。「六三」陰爻陽位不正，又離開了中位，與「六二」還能包容順承君子比較，已經完全是小人了。而且已與上卦的陽爻接近，陰謀傷害君子，絲毫不知道羞愧。

這一爻，說明小人已經顯露了陰險的眞面目。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命」指天命。「疇」同類。「離」與「離騷」的離同，罹、附的意思。「九四」在六爻中

已經過了一半，閉塞時期也過了一半，開始露出曙光。「九四」陽剛，具備排除阻力的才能；但在陰位，缺乏剛毅敢做敢爲的精神，因而，想要救世，需要天命；也就是要看命運與際遇，才能決定禍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九四」「九五」「上九」志同道合，齊心協力，才會是福。

這一爻，說明君子要排除小人的勢力，必須因應時機，精誠團結。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是休息、休止。「苞」是叢木。與「六二」「六三」的「包」，在感覺上相關連，「苞桑」是說桑木的根，糾結牽纏在一起。「九五」陽剛、中正、又在中位，可打消閉塞的氣運，重新恢復泰平，這是大人物才能做到的事業；所以，占斷「大人吉」。然而，排除閉塞，恢復泰平，畢竟潛伏着危險；因而，必須時刻警惕到滅亡，這樣才能像叢生桑木糾結在一起的根，確保安全。孔子在「繫辭傳」中，引用這一爻辭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易經』說：『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這一爻，說明排除小人勢力的時機已經到來，但仍應謹慎從事，警惕反擊。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已經是「否」的終了，物極必反，這是自然法則的必然趨勢。「象傳」也說：「否」終於到了終極，必然傾覆，又怎麼能長久。何況「上九」陽爻剛毅，也足以使閉塞的氣運傾覆；所以占斷，先閉塞而後喜悅。

這一爻，說明否極必然泰來。

否卦，闡釋由安泰到混亂，由通暢到閉塞，小人勢長，君子勢消的黑暗時期，終於到來的應對原則。當此反常時期，君子應當提高警覺，鞏固團結，堅定立場，伸張正義，以防患於未然；但也應當覺悟，泰極而否，爲必然現象，人力難以挽回，坦然承受，先求自保。小人腆不知恥，一旦得勢，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應當時刻警惕，避免遭受傷害，無謂犧牲。當小人勢力顯露衰敗跡象時，也不可輕舉妄動，必須謹慎，集中力量，把握時機，給以致命的一擊。更應當特別防範，小人窮凶惡極的反擊。否極必然泰來，黑暗不會長久，應當堅定信心，不可動搖。

同人

集結和同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同」是會同、和同；突破閉塞的世界，需要人和人之間的和諧。

「同人」的下卦「離」，象徵火；上卦「乾」代表天。火光明，向上昇，與天相同；所以是「同人」的形象。又「六二」中正，與「九五」相應，也是「同人」的形象。由另一角度看，這一卦祇有一個陰爻，其餘五個陽爻與他結合；也有「同人」的含義。『禮記』「禮運篇」中所說

的，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正是這一卦的理想境界。

在曠野中集合羣衆，象徵在廣濶的範圍，公平無私的與人和同，這是聖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上所有的人和同，當然一切亨通。又，外卦「乾」剛健，不懈的前進，所以用有利於涉大川比擬；內卦「離」是明；意味着內心光明，外向剛健的性格。加以「六二」中正，與「九五」的適應性，這些都是純潔正直的德行。所以，占斷是人人調和，意志溝通，能夠冒險犯難，符合君子的原則，無往不利。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這一卦，「六二」柔順中正，與上卦剛毅中正的「九五」相應；所以稱作「同人」。衆人在曠野中，和諧的聚集；所以亨通。可以涉越大川；是由於上卦「乾」的剛健前進，能夠超越險阻。促成大同，下卦「離」是火，象徵光明，上卦「乾」剛健，「六二」與「九五」中正，相互呼應，這正是君子的正道。唯有君子的作爲，才能溝通天下的意志，促成世界大同。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上卦「乾」是天，下卦「離」是火。火向上燃燒，光明，與天的性質相同，形成「同人」的

形象。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以同類聚集成族的大同精神，去辨別萬物的差異；亦即在事物的處理上，重視大同，不可計較小異。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是「同人」開始的一爻，剛毅，在下方的位置，與「九四」同性相斥，不相應；但也象徵中間沒有私情存在，與人交往的公正與廣濶；所以說，是在門外與人交往。雖然沒有到達「卦辭」中的「野」那樣的大同程度，但已超越在一門之內的狹隘的近親關係。像這樣交往廣濶，當然不會有過失。

這一爻，說明和同首先應打破門戶的成見。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是宗族。「六二」中正，與「九五」陰陽相應，通常是吉的象徵；但這一卦，是在闡揚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相應反而成爲不利的關係。因而不相宜；用祇在宗族中交往的現象來比擬。這種宗族和同的態度，雖然不能說錯，但也不值得讚揚。

這一爻，說明應進一步打破宗族觀念。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戎」是軍隊。「莽」是草叢。這一卦，祇有一個陰爻，其他的陽爻，都要與他和同；因而，「九三」也不例外。但「九三」陽爻陽位，不在中位，性情暴躁，過於剛強，與「上九」又同性相斥，就想與下方接近的「六二」交往。可是，「六二」與「九五」，關係密切，奪走「六二」，「九五」必定加以攻擊，何況「九五」強大，正面作戰，難有勝算。於是，在草叢中設置伏兵，並登高觀察形勢。但這樣長首長尾，恐怕三年也不能出兵，最後祇有不了了之。

這一爻，說明和同；是道義的結合，足以使不義畏懼。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墉」是高墻，隔離家與家。「九四」也剛強，不中不正，與「九三」同樣的暴躁，又與初九」不相應，也想與「六二」的陰爻親近，卻被「九三」像墻一般隔開；於是，「九四」就登墻攻擊。不過，「九四」陽爻陰位，雖然暴躁，還有自知之明，省悟自己的行爲不正當，沒有必勝

的把握，終止放棄攻擊。所以，占斷仍然吉祥。

「象傳」解釋：「九四」所以沒有進攻，並非力量不及，而是與道義不合，經過內心的掙扎，終於又回到正道，所以吉祥。

這一爻，說明和同代表正義，必然可使邪惡屈服。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號咷」是哭叫。「大師」是大軍。「九五」剛健中正，在尊位，又與柔和中正的陰爻「六二」相應，當然「九五」與「六二」和同。但「九三」與「九四」，或者埋伏，或者越墻，在中間阻擾，因而無法結合。然而，和同是以道義爲基礎，不容易破壞，最後仍然和同。所以用開始哭泣，最後歡笑來比擬。

不過，「六二」柔弱，「九三」「九四」剛強，「九五」必須用大軍擊敗強敵，才能夠與「六二」相遇。孔子在「繫辭傳」中解釋說：「君子立身處世的原則，或者從政，或者隱居，或者緘默，或者議論，二人一條心，就有斷鐵的銳利；志同道合的言論，就像蘭花一般芬芳。」

「象傳」解釋：先哭泣，由於本身中正，悲憤正義不能伸張。大軍相遇，是說正義必須克服邪惡。

這一爻，說明和同仍須排除障礙，必要時不惜用強，先苦而後能甘。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這一卦的最外面，裏面沒有呼應，無人與他和同，所以說在郊外。「郊」雖然比「卦辭」的「野」，接近城市，但仍然偏僻，想與人和同，也缺乏對象。不過，「卦辭」的「野」，是指廣大公平無私，但這裏的「郊」，則是沒有和同的人的意思。像這樣孤獨，應當不吉祥；然而，「上九」遠離人羣，是因爲不願同流合污，早已覺悟，所以不會懊悔。

「象傳」說：這是不得志。像這種孤獨清高的人物，自己也許不懊悔，但在別人看來，並不能說是眞正得志。

『論語』「微子」中，記述孔子爲尋求實現抱負的場所，流浪天下，途中被正在耕田的隱士嘲笑；這時孔子說：「人不可以與禽獸住在一起，採取逃避現實的態度，我不與人在一起，又能跟誰在一起呢？」正與象傳的解釋相同。

這一爻，說明和同應本積極的態度，但也並非同流合污。

同人卦，闡釋和同的原則。否極終於泰來；然而，安和樂利的大同世界，並不會憑空到來，

仍然需要積極追求。首先應當破除一家、一族的私見，重視大同，不計較小異，本着大公無私的精神，以道義爲基礎，於異中求同，積極的廣泛與人和同，才能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正義必然使邪惡屈服，但障礙必須果敢的排除。犧牲小我，然後才能完成大我，先苦而後始能甘。不過，與人和同，應當積極，不可逃避，固然不能同流合污，但自鳴清高，脫離羣衆的孤僻態度，也不值得讚揚。

大有

大有收穫
偉大的事業

䷍ 離上 乾下

大有，元亨。

這一卦，與同人卦上下相反，是「綜卦」，和同即能大有，大有促進和同，交互爲用。「序卦傳」說：「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虛心與人和同，萬民必然歸順，而後就大有收穫。「大有」是大的所有，亦即偉大事業的意思。

這一卦，離卦的日，上昇到乾卦的天上，就像太陽普照萬物；而且，唯一的「六五」陰爻，在尊位得中，其他五個陽爻，都屬於他，也像君王高高在上，擁有天下，具有王者的風範，心懷

萬民。又，下卦「乾」剛健，上卦「離」光明，兼備剛健與光明的德性。一個陰爻在尊位，與下卦「乾」的天相應，象徵應天命，得人心，足以領導人民，完成偉大的事業。所以，占斷是「元」大善，「亨」無往不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卦，以「六五」柔爻，得到「五」的尊位，博大中庸；上下又有五個陽爻，與他呼應；所以說大有收穫。他的德行，兼有下卦「乾」的剛健，與上卦「離」的光明，順應天的法則，依循四季的時序而行動，所以大善，而且亨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休」是美好。這一卦，上卦「離」的日，在下卦「乾」的天上，象徵太陽普照萬物，大有收穫。王者以廣大的天下爲所有，必須講求統治的方法，否則邪惡將乘隙而生；因而，君子必須遏止邪惡，顯揚善行，以順應至善至美的天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交」即驕。過多的所有，容易使人驕傲，發生滿招損的弊害。不過，「初九」雖然是陽爻，但在最下位，又與「九四」同是陽爻不相應；象徵有才華，還不能出人頭地，又缺少有力的援引，尚在起步階段，不會大有所穫，不致於產生因驕傲造成的過失。然而，得意就會忘形，在艱難中才會戒懼，不發生過失。

這一爻，告誡得意容易忘形，不可驕傲，在艱難中才會戒懼。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陽剛，有才能；在下卦得中，不會過分；又與上卦「六五」相應。象徵得到信任，委以大任，就像裝載在大車中，不論前往何處，也不會敗壞，沒有災禍。

這一爻，強調中庸的重要性。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亨」與享、烹通用。「九三」陽剛，陽爻陽位得正，在下卦的最上位，相當於公侯。上卦的「六五」，相當於君王，柔和謙虛，禮賢下士；「九三」，也竭盡所能，報效知遇，就像公侯朝見君王，賜給飲食，得到禮遇，對小人來說，這是無法得到的恩寵。如果小人得到這種恩寵，上柔下剛，將造成禍害了。

這一爻，說明應禮賢下士，不可寵信小人。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彭」是盛大的意思。如『詩經』「齊風・載驅」的「行人彭彭」，「大雅・大明」中的「駟騵彭彭」。「晰」是聰明。

「九四」陽剛，接近在君位柔和的「六五」，就不免自恃剛強，而有僭上的現象。不過，「九四」陽爻陰位，象徵謙遜，還不致於盛氣凌人，所以不會發生災禍。任何事物，盛極必然醞釀危機，必須自我抑制，才能避免災禍，應當有明辨這一道理的聰明。

這一爻，說明自我抑制的重要性。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厥」是其，「孚」是信，「交如」是相交，「威如」是威嚴。

「六五」陰爻，柔順謙虛；在中位，中庸而不偏激；又在至尊的君位，與「九二」剛柔相應。以人事比擬，這是上以誠信待下，下必然也以誠信回報的形象。所以「象傳」說：上下以誠信相交，互相信任，足以激發士氣。

然而，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也不能缺少剛毅的一面，過於柔順，就難免紀律敗壞。因而，又必須以威嚴維持秩序，恩威並濟，才會吉祥。「象傳」解釋：所謂威嚴，並非以冷酷的態度，使部屬經常提心吊膽；而是以平易的態度，在不必使人戒懼中，自然而然的產生威嚴，才會吉祥。

這一爻，說明應以誠信爲本，恩威並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剛健，在最上位，通常物極必反，是有危懼感的形象；然而，滿而不溢，這才是君子應有的修養，符合天的道理，必然獲得天的保祐，就會吉祥無往而不利了。因而，「上九」在最高位，就應當謙虛，自己知道抑制，才能得到天祐。「繫辭傳」解釋說：「履行誠信，謙遜的

順應自然，又能崇尚賢能；所以，天才會保祐，吉祥而不會不利。」

這一爻，說明應有滿而不溢的修養。

大有卦，闡釋成功後的因應原則。當天下和諧共處之後，就足以領導萬民，完成偉大事業。但這一卦，卦名雖然是大有收穫，卻以滿而不可以溢的道理，諄諄告誡。當擁有權勢與地位，又具備領導才能，卻不可驕傲，躊躇志滿，得意忘形。應知戒慎恐懼，光明磊落，剛健而不失中正。應當禮賢下士，謙虛自我克制。以誠信溝通上下，以威信確保秩序，順應自然，以善意與人和同，滿而不溢，才能使人心悅誠服，獲得成功。

謙

謙遜的美德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序卦傳」說：「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亦即，有偉大成就的人，不可以自滿，必須謙虛。

「謙」是對自己的才能、成就，不自負的謙虛態度。這一卦，內卦「艮」象徵山、止；外卦「坤」，象徵順、地；內心知道抑止，外表柔順，這就是謙虛的態度。這一卦，又是「艮」的山在「坤」的地下；本來山高地低，但高山將自己貶低到地的下面，也是謙虛的形象。所以說：謙

虛可以亨通，開始或許不順利，但由於謙遜，必然得到支援，最後能夠成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遜，通行無阻。因爲天的法則，是陽氣下降，救濟萬物，而且光明，普照天下；地的法則，是陰氣上昇，使陰陽溝通；所以亨通。天的法則，使滿盈虧損，使謙虛增益；地的法則，改變滿盈，使其流入謙卑；鬼神的法則，加害滿盈，降福謙虛；人的法則，厭惡滿盈，喜好謙虛。謙虛受到尊敬，發出光輝，在卑賤時也不違背原則；所以，君子能夠有始有終。

「彖傳」對謙卦的闡釋，格調特別高，可見儒家如何尊重謙虛。而老子的道德，也可以說是專門用來解說謙虛的。墨家的兼愛，也源自這一謙虛的精神。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同捊，是減的意思。這一卦的卦象，是在上卦「坤」的地中，有下卦「艮」的山；在卑下中含有高貴，象徵謙虛。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使多餘減少，缺少增多，衡量事物的多

寡，使其平均。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是謙虛更加謙虛的意思。「初六」陰爻，柔順，甘心在最下位，這才是君子應有的態度。用這種態度，就是徒步涉過大河那樣冒險犯難，也會吉祥。「象傳」說：謙虛再謙虛，是君子以謙卑的態度，陶冶自己的修養。

這一爻辭的重心，在一個「用」字，強調謙虛並非消極的退讓，而是積極有所作爲。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陰爻陰位，在下卦中位，因而柔順中正；象徵謙虛的美德，隱藏在心中，沒有形諸於外。「鳴謙」是謙虛得到共鳴，所以純正吉祥。「象傳」說：這是由於心中對謙虛的美德，有所領悟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必須動機純正，引起共鳴，才是謙虛。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是這一卦唯一的陽爻，處於下卦的最上位，相當於負有重大責任的人物。「九三」陽爻剛毅，陽爻陽位得正；因而，上下五個陰爻，都信賴以他爲重心。「勞謙」是說辛勞而且謙遜；這樣的君子，最後必然吉祥，可使萬民歸心。「繫辭傳」解釋這一爻辭：「辛勞而不誇耀，有功而不自滿，敦厚達到極致。這是指有功勞還能對人謙卑的人物。」確實難得。

這一爻，說明謙虛必須有實質，可驕傲而不驕傲，才是眞正的謙虛。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是揮，發揮的意思。「六四」陰爻柔順，陰爻陰位得正，又在上卦的最下位，象徵謙卑；所以，占斷不會不利。然而，「六四」的地位比「九三」高，剛健正直則不及；但由於發揮謙讓的美德，所以不會有不利。「象傳」說：這是不違背原則。

這一爻，說明謙虛的效用，無往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以」是與的意思。「六五」陰爻，柔順、謙虛，在「五」的至尊的地位，象徵以德服人。就如同本身並不富有，卻因爲謙虛，得到鄰居們的愛戴。象這種謙虛的統治者，用兵征伐，必然是不得已；所以，不會不利。「象傳」說：用兵是爲了征伐不服的人，不能以德使其服從，不得已祇有使用武力。

這一爻，說明謙虛的本質，是以德服人，但也有剛毅的一面。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邑國」是私有的領地。「上六」是謙卦的極點，謙虛的名聲已經遠播，贏得四方的共鳴與愛戴，在這種情勢下，當然有利於用兵征戰。不過，「上六」陰爻柔弱，又因上位無位，地位不明確，並沒有力量征伐他國，祇能在自己的領土內，討伐叛亂。

「象傳」解釋，既沒力量，也沒有地位，儘管有謙虛的名望，仍然不能得志，所以，用兵征戰，也祇能局限在自己的領土內。

朱子的弟子，懷疑謙卦的「六五」「上六」爲什麼會有肯定戰爭的說法？朱子回答：謙讓，

也是兵法的極致，這是以退爲進，導致勝利。『老子』中「大國對小國謙卑，就能取得小國的服從；小國對大國謙卑，就能取得大國的包容。」『孫子』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都是說明謙讓在政略、戰略上的運用。

這一爻，將謙虛的功效，發揮到政略、戰略的運用上。然而，也強調謙虛必須以力量爲後盾，才能有積極的作爲。

在『易經』的六十四卦中，沒有全部是吉或是凶的卦，惟有謙卦，六爻都吉利；可見自古以來，對謙虛這一美德的重視。謙虛，並非消極的退讓，而是積極的有所作爲，重心在「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惟有平等，才有眞正的和平。謙虛的動機，必須純正，才能贏得共鳴與愛戴。祇求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居上位而能發揮謙虛的精神，足以驕傲而不驕傲，能夠以德服人，才稱得上謙虛。而且，謙虛必須有實質，否則就成爲虛僞。謙虛也必須與實力相結合，才能有作爲。

豫

喜悅
安樂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這一卦，與謙卦的形象相反，彼此是「綜卦」，謙使他人也使自己喜悅，有交互作用。「序卦傳」說：「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富有而且謙虛，當然愉快。「豫」是和樂的意思，在這一卦，惟有「九四」是陽爻，其他的陰爻都服從他，因而得志，心中喜悅。又，下卦「坤」是順，上卦「震」是動，是愉快的追隨行動的形象；所以，命名爲「豫」。以人事比擬，人人都樂於追隨行動，必然可以建立公侯的基業，有利於用兵。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卦惟一的「九四」剛爻，有五個陰爻響應；因而得以遂行志向；上卦「震」是動，下卦「坤」是順，能夠順應時機而行動；所以愉快，命名爲「豫」。豫卦順應時機行動，正如同天地，天地尚且如此，更何況建立公侯基業，或動用武力呢？天地順應時機行動，所以日月運行，不會有錯誤，四季循環，不會有偏差；聖人順應時機行動，所以賞罰公正，人民悅服。豫卦所顯示的時間意義，太偉大了！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殷」是盛大，「上帝」是天帝，「考」是亡父，「配」是配祀。

這一卦，上卦「震」是雷，下卦「坤」是地，雷在地上爆發，產生雷鳴，使大地振奮，這是陰陽最和樂的現象；所以稱作「豫」。古代聖明的君王，效法這一精神，創造音樂，就是仿效雷的聲音，與和樂的意義，用來崇敬盛德，並盛大的獻給天帝，一併祭祀祖先的亡魂。

『孝經』中說：「周公在冬至這一天，到郊外祭祀始祖后稷；九月在明堂，一併祭祀亡父文

王與天帝。」祭祀中使用音樂，是爲了使人、神喜悅，有將他們召喚到地上的效用。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陰爻陽位不正，是小人。但「初六」與「九四」陰陽相應，在上層有強大的援助，能夠隨心所欲，得意洋洋，不知不覺的高聲唱了起來，這種自鳴得意的態度，當然結果凶惡。「象傳」說：這是得意忘形，所以凶惡。

「豫」是和樂的意思，應當吉祥，但這一「爻辭」所以說凶，是指自己一個人快樂，而不是大家和樂。因而，愉快也是有條件的，並不一定完全吉祥。

這一爻，強調不可獨樂樂，應當衆樂樂。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介」是狷介，孤高的意思，「于」當作如解釋，「豫」是歡樂，但歡樂卻容易使人沈溺，反而陷於憂患。在豫卦中，祇有「六二」居中位，陰爻陰位得正，象徵上下各爻都沈溺於歡樂

中，唯獨他保持清醒，堅守中正，像石頭般堅定不移，在一天中，隨時都慎思明辨，看破吉凶由於純正，因而吉祥。『大學』中說：「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就是這個意思。

這一爻，強調在安樂中不可沈溺，應保持警覺。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是仰視的意思。「六三」陰爻陽位不正，又不在中位，象徵不中不正的小人；又接近這一卦的主體，最強的「九四」；因而，仰視「九四」的臉色，迎合其心意，自己得到安樂。然而，這種態度，不久就會後悔。所以，必須立即悔改，遲疑就眞的要後悔了。

這一爻，說明安樂應得自正當。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是由來。「盍」與合同。「簪」是搢的假借，急速的意思。又，「簪」用來束髮，也解釋成聚，朋友聚會，稱作「盍簪」，就是來自這一「爻辭」。

「九四」是這一卦惟一的陽爻，「四」又是大臣的地位，與上下各陰爻呼應，成爲朋友、同志；更得到「六五」君王的信任，成爲安和樂利的中心人物，所以大有所得。然而，「六五」柔弱，重責的大任寄託在他一人身上，必須誠信，不可猜疑，同志才會前來聚合，得到協助。

這一爻，說明必須誠信，精誠團結，才有安樂。

六五：貞，疾，恆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陰爻柔弱，雖然在至尊的地位，但下方有剛強的「九四」，所以情勢危險，像是重病的人。不過，「六五」在上卦的中位，還沒有喪失權威，不致於滅亡。處在這種奄奄一息不死不活的狀態下，就必須謹慎，堅守中庸的原則，保持純正，才能避免滅亡。

這一爻，強調樂而不可忘憂，中庸、堅守純正，可避免滅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是黑暗、愚昧。「渝」是變。「上六」陰柔，已達到安樂的極點，樂極生悲，離災禍

已經不遠。不過，上卦「震」象徵動，動就有變的可能。雖然沈溺於安樂，已經到達極點，但祇要改變心意，能夠悔改，仍然不會有災禍。

「象傳」說：高高在上，沈溺在昏天黑地的安樂中，又怎麼能夠長久。這一爻，強調極樂生悲，應有行動，時時求變，才可以保持長久。

豫卦，闡釋和樂的原則。大有成就，而且謙遜，當然出現和樂的現象。然而，這一卦的每一爻辭，除了「六三」以外，幾乎都不吉祥，雖然卦名是「豫」，但卻並非描述喜悅和樂的景象，而是諄諄告誡，和樂容易沈溺，必屬高瞻遠矚，居安思危。和樂是衆樂，而非獨樂。不可自鳴得意，不可遲疑不決，不可在安樂中迷失，必須如頑石般堅貞，堅持中正誠信的原則，精誠團結，因應時機，適時轉變。否則，樂極生悲，必然陷於危機，即或不滅亡，也將奄奄一息，難以長久。

隨

隨從
隨和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序卦傳」說：「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安和樂利的社會，必定人人都來追隨。「隨」是隨從、隨和。這一卦，主要在闡釋怎樣使人追隨的原則；同時，也是捨棄己見，隨和衆人。隨卦 是困卦的「九二」，降到「初位」；也是噬嗑卦的「上九」，降到「五」位的變卦；又是未濟卦的「九二」與「初六」，「上九」與「六五」交換而來。以上都是兩爻下降，在柔爻之下的隨從形象；所以，命名爲「隨」。再將上下卦分開來看，下卦「震」

是動；上卦「兌」是悅；此動而彼悅，就成爲「隨」的意思。總之，自己虛心隨和他人，他人也會來隨和自己，能夠相互隨和，當然任何事都可以成功；所以，占斷說元始，亨通、有利、堅貞，沒有災禍。不過，元始、亨通、有利，是以堅貞爲條件；否則，就不能避免災禍了。『左傳』襄公九年的記載中，有一貴婦人穆姜，想要嫁人，前去問卜，就得到這「卦。卜者說：「隨卦有出的含意，元、亨、利、貞，四德齊備，吉祥；可以出嫁。」但穆姜說：「這四德我一項也沒有，與隨卦的條件不相當。」她的這一見地，可以說道出了卜筮的眞髓。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之時義大矣哉！

「下」是謙卑，「說」即悅，這一「彖傳」的解釋，已沒有多加解說的必要。『易經』六十四卦所要表示的，就是在宇宙不間斷的轉變中，某一時間的某種現象的橫斷面；因而，各卦都各有不同的時間與意義，所以常用「時義」這兩個字。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嚮」即向，「晦」是日暮，「宴」與安相同。

下卦「震」是雷，上卦兌是澤；所以說「澤中有雷」。雷潛伏在澤的深處，是安息不動的形

象。另外，「震」的方位在東方，象徵日出；「兌」的方位在西方，象徵日落；又象徵春天與秋天；也都有隨着時序轉換，進入安息時期的含意。生是息的開始，息是生的轉機，宇宙萬物，在時間的消長中生生不息，所以說：君子應當效法這一大自然的法則，白天勤奮工作，夜晚就要回到家中安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卦的「卦辭」，主要在說明使他人追隨的原則；但「爻辭」，則解說如何追隨他人。「初九」是下卦的主體，凡是一陽二陰的卦，以陽爲主體；二陽一陰的卦，則以陰爲主體。下卦「震」，是動，有動才會隨。「初九」追隨他人，有時自己的主張就不得不變通，但也不能違背原則，以人事比擬，當出任的官位有變動時，不可憤慨，仍然要堅守正道，才會吉祥。又說，應當走出門外，與他人交往，擴大接觸面，才會有利。也就是說，破除私見，以羣衆爲依歸，隨從大衆的利益，才會有功效。

這一爻，說明追隨應以羣衆的利益爲依歸，變通而不違背原則。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指年青人，如『論語』中孔子稱弟子們叫小子。「丈夫」，「穀梁傳」文公十二年記事中有：「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說文』中解釋：「身高一丈的男人，稱丈夫。」是與兒童相對的成年人的意思。

「六二」與「九五」陰陽相應，但距離過遠；而且「初九」就在下方；因而，「六二」的陰，有與「初九」的陽，親近的可能。大凡在追隨時，多半會追隨靠近的人，「六二」陰爻柔弱，不能堅守貞節，等待正當的配偶「九五」，卻因追隨身旁的「初九」，以致失去了丈夫。雖然不能說是凶險，但明顯的，這是惡事，與「小子」發生關係，必然失去「丈夫」，難以左右逢源。

這一爻，強調不可貪圖近利，喪失了本分。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初九」，在上方的陽爻是丈夫，在下方的陽爻是小子。大體上，陰不能單獨存在，「六三」在上方沒有相應，就會依附靠近的陽爻「九四」。下方雖然

有陽爻「初九」，由於親近「九四」的緣故，就捨棄了。就像沒有丈夫的婦人，心中喜愛壯年人，因而失去了年青的男友。「九四」陽剛，在握有實權的大臣位置，所以，「六三」追隨這一可靠的成年人，與「六二」不同，是在追隨比自己優秀的人，因而有利。但與「六三」相應的對象，應當在「上」位，與「九四」親近，難免就有意圖不良的嫌疑。所以，追隨剛強有力的人，雖然有利，但動機必須純正。

這一爻，強調追隨的動機應純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陽爻剛毅，接近尊位的「九五」，實力與君位相當，有能力，又在君王近側，當然可以達到願望。然而，「九四」的聲勢，如果凌駕君王，就難免被猜疑，即或忠貞，也有危險。不過，心存誠信，不背離正道，了解明哲保身的道理，能夠使在上者放心，在下者心服，就不會有任何災禍了。

這一爻，說明追隨者應當誠信、守分，而且明辨進退的道理。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是善。「九五」陽爻，象徵善，陽爻陽位得正，在上卦的中位，又與下卦的「六二」陰陽相應，而且「六二」也是陰爻陰位得正，在下卦的「中」位；亦即，中正與中正相應，善與善隨和，當然可以信賴，非常吉祥了。

這一爻，強調應當擇善追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拘」是拘束，「從」是重疊，「維」是束縛。「西山」指岐山，在周都西方。「亨」與享相同，祭祀的意思。

「上六」陰柔，已經到達追隨的極限，向上再也找不到出路，就被「九五」「九四」重重束縛，難以擺脫。關係所以這樣鞏固，必然是自出誠信；所以，用周王祭祀西山的至誠來象徵。誠可以通神，更何況是人。「象傳」說：這是因爲到達隨和的極致，所以關係才會如此鞏固。

這一爻，強調至誠爲團結的根本。

隨卦，闡釋追隨、隨和的原則。人與人之間，個人利益往往會有衝突，有時必須捨棄個人的私見、私利，隨和衆意、衆利，才能維繫安和樂利的社會。因而，不可固執己見，應當以羣衆的利益爲依歸，不可貪圖近利，有失本分，動機必須純正，應當以誠信爲基礎，明辨進退取捨，擇善固執。惟有至誠，才能精誠團結，達到安和樂利的目標，這也正是今天的民主精神。

蠱 腐敗革新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隨卦倒轉，成爲蠱卦，彼此是「綜卦」隨和容易同流合汚，以致腐敗；腐敗就需要革新，革新需要隨和衆利；兩者交互爲用。

「序卦傳」說：「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蠱」是皿中的食物，腐敗生蟲，象徵由太平盛世，秩序崩潰，陷入混亂，發生事端。快樂的與人隨和，終於沈溺於安樂，以致腐敗，發生事端，就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將腐敗切除，才能治癒，而且必須冒險；

所以，占斷原則上亨通，有利像涉過大河般冒險。「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不容易了解。一說，是適合於祭祀的日期。『禮記』「曲禮」中說，「宗廟內的祭祀，在柔日。」柔日，是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中的偶數的日子，甲的前三日與後三日，都是偶數的柔日。『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的詔書中，引用這一句，即指祭祀的日期。一說，甲是十干的開始，引伸爲事件的發端，甲的前三日是辛，同新，是自新的意思，甲的後三日爲丁，是丁寧的意思。甲的前三日，是說事物盛極而衰，將要崩潰，事前就應當有自新的精神，想到即將發生事端，盡力防範於未然；甲的後三日，是說事端在剛發生時，還不嚴重，應當反復丁寧觀察，留意不可重蹈覆轍，及時加以挽救。總之，樂極生悲，盛極必衰，這正是有志氣的人，施展抱負，值得冒險的大好時機，應當以自新的精神，反復思考，丁寧從事。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卦的上卦是「艮」，下卦是「巽」，「艮」是陽卦剛健，「巽」是陰卦柔順，所以說上剛下柔，是上下不能溝通，不久將發生混亂的形象。以變卦來解釋，蠱卦䷑是賁卦䷕的「初九」剛爻，上昇到「二」，「六二」的柔爻，下降到「初」；又是井卦䷯的「九五」剛爻，上昇到「上」，「上六」的陰爻　下降到「五」；也是既濟卦䷾的「初九」與「六二」，「九五」與

「上六」，相互掉換；都是剛上昇柔下降，成爲蠱卦，剛昇柔降，以致疏遠隔閡。再以上下卦來看，下卦「巽」是從，上卦「艮」是止，在下者屈卑順從，在上者停止不前，必然就會腐敗，因而，命名爲「蠱」。

然而，腐敗的本身，則包藏有元始與亨通，演變的結果，天下又會重建秩序。「有利涉大川」，是說天下混亂，正是向前邁進有所作爲的時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是說混亂終了，即爲太平開始的時刻，這是天體運行的法則。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上卦「艮」是山，下卦「巽」是風，風向山吹，草木果實散亂，是開始敗壞的形象。『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伐晉時，卜徒父占筮，就得到「蠱」卦，他解說：「蠱的內卦是風，外卦是山，一年到此，成爲秋天，我們可以拾取落下的果實了。」

當事物敗壞時，不能坐着等待，必須有所作爲；所以，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振奮人民，培育道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是前人敗壞的事業，所以各爻都說到父母。「幹」是樹幹，轉爲中堅的意思。「考」原意是老，指亡父，也指活着的父親。如『書經』「康誥」中有「大傷考心」。「有子」是說有才幹的兒子。

「初六」是「蠱卦」的開始，敗壞還不嚴重，容易挽救，因而「初六」已兢兢業業，開始挽救前人敗壞的事業。這是兒子挽救父親的事業的現象，有這樣能幹的兒子，就可以重振家業，使父親沒有災禍。然而，挽救敗壞的事業，必然困難重重，所以必須奮發勤勉，最後才能吉祥。「象傳」說：這是兒子能夠繼承父親的意志。

這一爻，說明挽救敗壞的事業，必然是在艱苦中奮鬥。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陽剛，在下卦的中位，象徵有才幹的兒子。「九二」與「六五」相應，「六五」是陰，以母親比擬，這是兒子爲母親善後的形象。然而，剛強的兒子，爲柔弱母親的失敗善後，如果過分認眞譴責，就會傷害親情。下卦「巽」是順、入；因而，應當緩和的勸告，使母親採納自己的意見，不可以堅持正義，而嚴辭譴責。所以，「象傳」說：要以中庸的原則來應變。

這一爻，說明挽救敗壞的事業，譴責過去無益，應以中庸原則，致力於將來。

九三：幹父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陽爻陽位，過於剛強，又離開了中位。以這種性格剛強的兒子，爲父親的失敗善後，難免會有急躁過分的情形，因而多少會懊悔。不過，「九三」在下卦「巽」中，有順從的美德，而且陽爻陽位得正。所以，對父親柔順，動機純正，結果就不會發生大的過失。

這一爻，說明挽救敗壞的事業，不可剛強過度。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裕」，是寬容的意思，「六四」柔爻柔位，過於柔弱，不足以擔當大事。以這種性格，爲父親的失敗善後，就會過於寬大，不能追根究底，徹底整頓，以致愈陷愈深，自取羞辱。所以「象傳」說：過於寬容，雖有心向前，卻一無所獲。

這一爻，說明挽救敗壞的事業，必須徹底，不可過於寬容。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陰爻柔順，在上卦至尊的中位，下方又有相應的陽爻「九二」，象徵後面有剛毅的兒子爲後盾，可繼承父親的事業，當會使聲譽日隆。例如：殷代的太甲，周代的成王，都是柔弱的天子，但有伊尹、周公輔佐，都得到治國聲譽。

這一爻，說明挽救敗壞的事業，必須用賢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前面的「爻辭」，都用「蠱」這個字，祇有這一「爻辭」，沒有「蠱」，以「事」字替代；因爲「蠱」就是「事」。

「上九」陽爻剛毅，但在「上位無位」的位置，又在這一卦的最外面，象徵淡泊，置身於事外。亦即「上九」是剛毅的隱士，將浮世看成過眼雲煙，孤高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不爲王侯做事。「象傳」說：這是有他自己的志向，自己的原則。「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在『後漢書』「逸民傳」的序中，加以引用，成爲後世讚美隱士的話。

這一爻，說明應有隱士般高尙的氣節，堅持自己的原則。

蠱卦，闡釋振疲起衰的原則。盛極而衰，樂極生悲，由於耽於安樂，終於由太平盛世，演變成亂世。然而，面對亂世，有志之士，不可坐以待斃，而應該有所作爲，何況也正是英雄豪傑，施展抱負，值得冒險的大好時機。挽救已經敗壞的事業，必須在艱苦中奮鬥。譴責過去無益，應着眼於將來。應把握中庸的原則，不可採取過於剛強的手段，以致引起反抗；但也不可寬容妥協，必須徹底革新。振疲起衰，必須有得力的助手，應當任用賢能；而且不是短時期的工作，應當培育人才，使後繼有人。並且應有隱士般高尚的氣節，堅持自己的原則，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才能挽狂瀾於既倒，重開太平盛世。

臨

迫臨
臨下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序卦傳」說：「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因爲發生事端，然後才可以大有發展，所以不能等待，應積極參與。

「臨」本意是由上往下看；但不僅是由上而下，而且應當一切都要由自己向對方前進，以威勢逼迫，有監督、領導、統治的意思。這一卦，也是消息卦，代表十二月，陽漸漸成長，由下向上逼迫陰，以進逼的意思，命名爲「臨」。臨字本身，並沒有大的含意，但卦形是陽成長變大，

所以說是「大」。

將上下卦分開來看，下卦「兌」是悅，上卦「坤」是順，愉悅而且順從，就保證願望可以亨通。又，「九二」陽剛，在下卦居中，與上卦的「六五」陰陽相應，有前進的可能。因而，這一卦「元亨利貞」四德具備，祇要堅守正道，就有利。不過，陰陽相互消長，到了八月，又陰盛陽衰，就可能有凶險，時機稍縱即逝，必須把握。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陽漸漸成長，逼迫陰，所以稱作「臨」。下卦「兌」是悅，上卦「坤」是順，「九二」陽爻剛毅，在中位，又與「六五」陰陽相應，所以強大，亨通，而且正當，與天的法則一致。以上是指陽的成長期，但陰陽相互消長，陽不會永遠強大，不久，陽消退的時期就會到來。所以說，到八月就會有凶險。

關於「八月」的解釋，一說：陽氣開始於十一月的復卦䷗，經十二月的臨卦䷒，正月的泰卦䷊，二月大壯卦䷡，三月的夬卦䷪，四月的乾卦䷀，到達極盛時期。然後，由五月的姤卦䷫，陰又開始生成，陽逐漸消退，到六月遯卦䷠，已明顯的陰長陽消。遯卦䷠與臨卦䷒，陰陽爻恰好相反，稱作「旁通」「錯卦」象徵性格相反。由十一到六月，恰好是八個

月，所以說「八月」。一說：由十二月臨卦的陽氣明顯成長，到四月乾卦䷀的陽極盛，然後，五月的姤卦䷫，陰氣又開始發生，經六月的遯卦䷠，七月的否卦䷋，到八月的觀卦䷓，與臨卦䷒的上下卦恰好完全相反，成「綜卦」，已經陰盛於陽。陰象徵小人，小人道時得勢，所以說「八月」有凶險。另外當然還有不同解釋，在此省略。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上卦「坤」是地，下卦「兌」是澤，地在澤的上面，居高臨下。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接近監督人民，教導啓發其思考於無窮，容納保護人民於無限。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是感，「咸臨」是以感召來領導的意思。這一卦，是陽盛遍陰的時期，「初九」與「六四」陰陽相應，有相互感召的關係；所以，「初九」不是以威勢，而是以人格，使「六四」感動服從。「初九」陽爻剛毅，陽爻陽位得正，具備這種德行，因而純正吉祥。「象傳」說：這是由於意志行爲純正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領導應以人格感召。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也與「六五」陰陽相應，所以，也能夠以人格使「六五」感動。「六五」陰爻柔順，「九二」陽爻剛毅，在下卦中位，昇進不會有障礙；所以，占斷吉祥，沒有不利。「象傳」說：「九二」陽爻陰位不正，爲什麼說吉祥沒有不利呢？因爲「九二」逼近上方集結的四個陰爻，不會心甘情願的服從；所以，「九二」要以剛毅中庸的德行來感召，才能使其聽命；因而，剛毅是必要的。

這一爻，說明領導應德威並濟，剛毅是必要的。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在下卦的最上方，是在居高臨下的地位。然而，「六三」陰爻柔弱，不中不正；又是下卦「兌」的主體，「兌」有悅的含意；因而，「六三」是以甜言蜜語的和悅態度爲餌，領導衆人，當然不利。不過，如果「六三」覺悟到自己這種態度的危險性，因而戒慎，就可避免災禍發生。「象傳」說：這是由於「六三」不中不正，地位不當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領導不可以用誘騙爲手段。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是最高、最優的意思。「六四」陰爻陰位，地位正當，而且與下方的「初九」，陰陽相應。本身正當，又能任用賢能的「初九」，這是監臨最高最優的態度，所以沒有災禍。

這一爻，說明領導應能用賢。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即智。「六五」在至尊的君位，陰爻柔順，又在中位，與下方的「九二」剛爻，陰陽相應，象徵本身不必行動，完全委任下方的賢能，是以智慧監臨。對偉大的君王來說，這是最適宜的統治態度，因而吉祥。「象傳」說：「六五」與「九二」都在中位，實行中庸的德行，情投意合，所以適宜。

這一爻，說明領導要以智慧運用組織。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即厚，「上六」在這一卦的最上位，居高臨下，但已經是終點，到達領導的極致。通常物極必反，並不吉祥；但在這一卦，「上六」陰爻柔順，對下方昇進而來的二個剛爻，能夠以柔順的態度，敦厚相待，對在上位的領導者來說，吉祥沒有災禍。「象傳」說：「上六」與「初九」「九二」兩個陽爻，本來不相應，但在這一卦中，祇有兩個陽爻；因而，不得不運用「內卦」的這兩個陽爻。

這一爻，強調領導應當敦厚，不可刻薄。

臨卦，闡釋領導的原則。天下有事，有志之士不能坐待，應當積極參與，有所作爲。但挽救危亡，必須結合羣衆，運用組織的力量，統御領導的才能就非常重要。而且時機稍縱即逝，監臨必須及時。領導應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以威信維持紀律，恩威並濟，不可以誘騙爲手段。應當運用智慧，運用組織，有知人之明，選拔賢能，嚴於律己，寬於待人，敦厚而不苛刻，始能人人心悅誠服，上下融洽，發揮組織力量，有所做爲。

觀 觀看 展示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這一卦，形象與臨卦完全相反，彼此是「綜卦」。臨是由上往下看，觀是由下往上看，彼此都在監視，所以臨與觀交互作用。

「序卦傳」說：「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是展示與仰觀的意思。這一卦所闡釋的，是說要將道義，展示於衆人之前，衆人必然也對自己瞻仰的道理。「九五」在尊位，被四個陰爻瞻仰；「九五」也以中正的德性，展示於天下。所以命名爲「觀」。

「盥」是在祭祀前洗手。「薦」是將祭品奉獻。「不」是還沒有，「顒」是嚴正、溫恭，「若」與然同，「顒若」是尊敬仰慕的意思。「卦辭」以祭祀爲比擬，說在祭祀之前洗手的時候，就要像尚未舉行的奉獻祭品同樣的，虔誠嚴正，才能在人的心目中，才能建立信仰，被恭敬仰慕。亦即要像祭祀般虔誠，不可輕率行動，才能使人信仰尊敬的意思。

這一卦，也是消息卦之一，代表八月，是陰長陽消的時期，但並不由這一點發揮，另外由其他的角度闡釋，因爲『易經』的一貫立場，是抑陰助陽。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九五」在尊位，以偉大的德行，在上位被萬民瞻仰。內卦「坤」是順，外卦「巽」是從，四個陰爻，柔順的服從。「九五」在外卦的中位，陽爻陽位得正；所以，是以「中正」的德行，展示於天下。盥洗還沒有奉獻祭品，就被尊敬仰慕；是說在下者看到盛德，就被感化的緣故。仰觀天的神秘法則，四時循環，不會有偏差；因而，聖人效法天的神秘法則，設立教化，順應自然，則天下就在不知不覺中信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卦的上卦「巽」是風，下卦「坤」是地，風在地面上吹，遍及萬物。古時聖明的君王，效法這一精神，巡視各方，觀察民情風俗，分別設立適當的教化。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觀」在此應當作看解。卦辭是以「九五」爲重心，所以是展示；各爻所說的，則是觀看「九五」。「初六」陰爻柔弱，在最下位，仰觀「九五」，距離遙遠；因而，象徵沒有才識，不能高瞻遠矚，是兒童的觀點，當然幼稚。「小人」指庶民，庶民無知，這是必然的情形，所以說沒有過失。但對身負教化的人來說，則是恥辱。

這一爻，說明觀察不可幼稚，應高瞻遠矚。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同窺，窺視的意思，窺是由洞中偷看，闚則是由門縫中偷看。「六二」陰爻，在內卦，柔弱黑暗，觀看光輝的「九五」，眼花繚亂，看不清楚，好像是由門縫中偷看。以古代來說，婦女足不出門，這是當然的道理。「象傳」說，對堂堂的男子漢來說，這種由門縫中偷看，

不光明磊落的態度，就太醜陋了。

這一爻，說明觀察不可偏狹。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這一「爻辭」，可以解釋成觀察我自己的生存途徑，以決定進退；也可以解釋成觀察自己的生存進退途徑；總之，是生存在於進退的意思。「六三」在下卦的最上方，處於可進可退的位置，不必觀察高高在上的「九五」，應當觀察自己的主張，來決定進退。應當擇善固執，不可趨炎附勢，失去了自己的原則。

這一爻，說明觀察應有主見，不可盲從。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賓」即仕，古代有德行的人，前往朝廷，天子以賓客的禮儀招待，所以說賓。

「六四」最接近「九五」。「九五」象徵陽剛、中正、德高望重的君王，所以「六四」可觀看到君王德行的光輝。但爲什麼說「觀國之光」？因爲由一國的風俗民情，就足以觀察到君王的

德行如何。今天所說的「觀光」，語源就出自此處。

「六四」陰爻，又在上卦「巽」的最下方，性格柔順，適合於輔佐君王；因而，出仕朝廷吉祥。春秋時，陳國的敬仲，生下來的時候，占卜得到這一爻。『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載：「敬仲自己雖然逃亡他國，但三百年後，他的子孫田氏，終掌握了齊國的政權。」

「象傳」說：知識分子，看到一個國家的風俗民情，就知道是否尊重賢士，決定是否去輔佐該國的君王。

這一爻，說明應觀察民情，了解民間疾苦。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陽爻，在至尊的中位，下面有四個陰爻仰觀，象徵是一位有德行的君王，成爲這一卦的主體。以君子來說，應當經常反省觀察自己的日常作爲，堅守中正，當然就不會有災禍。

「象傳」說：統治者祇要觀察民情風俗，就知道自己的作爲是否正當。

這一爻，說明應當觀察自己的作爲，檢討反省。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陽爻，在尊位「五」的上方，象徵高尚的隱士，雖然超然於世俗以外，但卻仍然被天下人觀察；如果剛毅無欲，符合君子應有的德行，才沒有災禍。

「象傳」說：在上者時刻被觀察，政治理想永遠不能滿足，不可自滿，掉以輕心。

這一爻，說明在上者時刻都被注目，不可掉以輕心。

觀卦，闡釋觀與瞻的道理。在上者的一舉一動，都成爲注意的焦點，無時無刻不在被注視中；因而，不可掉以輕心，不能輕率行動，必須誠信嚴正，以道義展示於天下，才能得人民的信仰與尊敬，服從領導，產生力量。相對的，在上者對外要觀察民情對民間疾苦，有所作爲。同時對內要觀察自己的言行作爲，不斷反省檢討。至於至善。政治理想，永遠不會滿足，不可無知，不可偏狹，不可自滿，應有主見，堅持原則，不斷追求更高的目標。對一般人來說，同樣的也要遵循這一觀察的法則。

噬嗑

咬合
刑罰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序卦傳」說：「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能夠使人人仰慕，才能鞏固領導中心，產生向心力，促成團結。

「噬」是咬，「嗑」是上顎與下顎合攏，「噬嗑」是上下顎咬合，將吃的東西咬碎的意思。這一卦的卦象 ，與頤卦 相似，是張大口，上下顎相對，中間是空的形象；噬嗑卦，則在上下顎中間，加了一個陽爻，成爲咬合咀嚼的形象，所以才這樣命名。

這一卦的占斷，是亨通。凡事不能亨通，必然中間有障礙；這一卦，將中間的障礙咬碎，當然就亨通了。這一含意，象徵刑罰；刑罰，就是要剷除構成障礙的不良份子。

這一卦，下卦「震」是雷，上卦「離」是明，以雷霆萬鈞的威勢，足以明察秋毫的光明，象徵刑罰必須具備的條件。『論語』「子路」中說：「刑罰不能中肯，人民將手足不知所措。」因而，刑罰必須公正。這一卦的主體「六五」，柔爻剛位，在外卦的中位，象徵剛柔兼備，具備威嚇、明察、適中的條件；所以，有利於執行刑罰。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這一卦的形象，是口中咬着物；所以稱作「噬嗑」。由於咬合嚼碎，所以亨通。這一卦，陰陽各有三爻，各占一半，象徵剛柔相濟。下卦「震」是動，上卦「離」是明，象徵有行動力，而且能明察是非。加以下卦「震」是雷，上卦「離」是火，雷電交鳴，產生震撼力與光明，象徵刑罰的威嚇與明察。

由卦變來看，噬嗑卦䷔是由益卦䷩變化而來。益卦的「六四」柔爻上昇，到達「五」的中央位置；同時，原來在「五」位的剛爻，下降到「四」的位置，就成爲噬嗑卦。雖然「噬嗑」的「六五」，陰爻陽位不正，位置不當；然而，在上卦得中，對執行刑罰來說，仍然適當，所以

有利。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上卦「震」是雷，下卦「離」是電，雷電交合，所以稱作「噬嗑」。雷具備威嚇力，電發生光明；古代的帝王，效法這一精神，使刑罰明顯，法律端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即履，「校」是枷。「屨校」是穿在腳上的刑具，「滅」是傷害的意思。「初」與「上」，多指沒有地位的人。在這一卦，「初」與「上」是指受刑的人；「二」到「五」指有爵位的人，亦即施刑的人。『禮記』「曲禮」中說：「刑不上大夫。」古代的刑罰，是祇以庶民爲對象。

「初九」相當於刑罰的開始，罪行不嚴重，刑罰也輕，所以祇罰帶腳鐐，傷到腳趾。受刑罰爲什麼說「无咎」？「繫辭傳」解釋說：「小的懲罰，使人戒懼，不敢犯大惡，對小人物來說，這就是福。」亦即，惡行應及早制止，以免擴大，就可以避免災禍。「象傳」說「不行也」，是指不再犯法的意思。

這一爻，說明對小罪要加以懲罰，以免釀成大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膚」是柔軟的肉，例如：將柔軟的肉盛在鼎中的祭品，稱「膚鼎」。「滅」是浸沒的意思。「六二」陰爻陰位得正，在下卦中位，因而裁判公正，刑罰適切，處置罪犯，就像咬柔軟的肉那樣容易。在「六二」的下方，是剛強的「初九」，犯錯如果不給以相當重的懲罰，將收不到懲誡的效果。所以，刑罰像咬到自己的鼻子，沒入肉中那樣深，也不會有錯。

這一爻，說明重罰主義。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是將小動物連骨頭風乾，堅硬的肉乾，相當於今天的臘肉。「毒」是味濃的意思。「六三」陰爻柔弱，不在中位，又陰爻陽位不正，所以「象傳」說「位不當」。象徵優柔寡斷，裁判不能公正適切的順利進行，就像咬堅硬又味道濃烈的乾肉，困難不易下嚥，會有小的挫

折。但經過咬碎以後，就能排除障礙；最後還是不會有過失。

這一爻，說明刑罰須排除挫折。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胏」是有骨頭的肉，「乾胏」比「腊肉」還要堅硬。「九四」接近君位，相當於斷獄的大臣；而且卦已經過了一半，罪惡擴大，必須施以嚴刑，當然反抗也加強；所以，用咬「乾胏」來比擬。在這種困難的狀況下，必須像金屬一般剛強，像箭一般正直，堅守正道，最後才會吉祥。「九四」陽爻剛毅，又在象徵明的離卦中，剛而且明，就難免過分果斷；因而，必須警惕，不可輕率。「九四」又剛爻在陰位，容易動感情；因而，以固守正道告誡。

在這一卦中，這是最好的一爻；但卻以「艱貞」爲條件，並不完全順利。所以「象傳」說：「未光也。」

這一爻，強調刑罰的困難，必須冷靜果斷，堅守正道，不可輕率。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乾肉」又比較柔軟，容易咬。「六五」陰爻柔順，位於外卦至尊的中位，是以君權刑罰，又能適中，自然容易使人信服，所以用「噬乾肉」比擬。又，「黃」是土的顏色，土在五行的中央，黃色代表中央，以象徵中庸。「金」象徵剛強，指「九四」；亦即裁決能夠適中，又有剛毅的「九四」輔佐。不過，刑罰畢竟是不得已的手段；所以，必須堅守正道，而且謹慎用刑，才不會發生過錯。「象傳」說：這是由於運用得當，所以才會「无咎」。

這一爻，說明刑罰爲不得已的手段，必須剛柔並濟，中而且正。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何」同荷，負荷的意思。「滅」是傷亡。「聰」是聽覺敏銳。「上九」已達到刑罰的極限，罪大惡極，正如「繫辭傳」所說：「累積的惡行，已經不可掩飾；罪狀的重大，已經不可能消解。」所以說，頸上帶枷鎖，磨傷了耳朵，占斷凶險。「象傳」說：這是由於平時不聽忠告，終於犯了大錯。

這一爻，告誡犯罪到了氾濫的程度，必然凶險。

噬嗑卦，闡釋刑罰的原則。法治是政治的根本，爲排除障礙，保障善良，建立及保持秩序，

往往不得不採取不得已的刑罰手段。罪惡必須及早加以阻止，以防止蔓延。應當採重罰主義，以「小懲大戒」。刑罰爲不得已的手段，難免使人猶豫，遭遇挫折；然而，卻又不能不刑罰，所以必須中庸、正直、明察、果斷，剛柔並濟，堅持原則，公正執行。否則，一旦氾濫，就不可收拾了！

賁

裝飾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是貝殼的光澤，飾的意思。這一卦，與噬嗑卦是「綜卦」，形象上下相反，惡要罰，善要飾，揚善罰惡，交互爲用。「序卦傳」說：「物不可以苟且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的聚合，必然有秩序與模式；人的集團，也需要有禮儀裝飾。這一卦，內卦「離」是明，外卦「艮」是止，以文明的制度，使每個人止於一定的分際，這就是人類集體生活必須的裝飾；所以，稱作賁卦。

由卦變來看，這一卦是損卦䷨的「六三」與「九二」交換，或是既濟卦䷾的「上六」與「九五」交換，都是柔爻下降，裝飾原來的剛爻；剛爻上昇，裝飾原來的柔爻；因而，命名爲賁卦。

另外，損卦的「六三」與「九二」交換後，使內卦變成「離」，亦即光明，因而亨通。又，既濟卦的「九五」與「上六」交換，使外卦變成「艮」，亦即止；外面有阻止，所以不可「大往」，祇能「小往」才有利。本來「賁」不過是裝飾，雖然美化，畢竟不過附屬於實質而已；所以，不能擔當大任，不可過分重視。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卦所以亨通，是由卦變而來，損卦的「六三」柔爻下降，文飾原來的剛爻，所以亨通。又既濟卦將「九五」剛爻割愛，上昇文飾原來的柔爻；所以，小利時可以前往。這樣將剛與柔交互文飾，猶如日月星辰的交互運行，成爲天的文飾。這一卦，內卦「離」是明，外卦「艮」是止，以文明使人人止於應有的分際，這是人的文飾。觀察天的文飾，以明察四季時序的變化；同樣的，觀察人的倫常秩序，以教化天下，達成轉風移俗的目的。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這一卦，上卦「艮」是山，下卦「離」是火，山下有火，火勢被山阻擋，不能蔓延。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雖然能夠明察政務中許多瑣碎的小事，卻也不敢輕率的去裁決訴訟。內卦「離」是明，所以說明察庶政。外卦「艮」是止，所以說不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趾是腳趾，人體的最低部分。「初九」陽剛，下卦「離」是明；所以，剛毅賢明，甘心在最下位，一心美化自己的行爲，擇善固執。這是裝飾腳趾的形象，腳趾用來行走，行走與行爲相通。像這樣貧賤不移，潔身自愛的人，就是送給他不應當有的華麗的車，也不會坐，寧願捨棄車，徒步行走。

這一爻，說明文飾應恰當。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是鬚的本字，鬍鬚在口邊的稱髭，在兩頰的稱髯，在頤亦即下顎的稱鬚。賁卦「三」以上的部分，成☶的形狀，與頤卦☶的口相似，六二緊接在下面，所以相當於下顎的鬚。

「象傳」說：「六二」陰柔中正，與上方陽剛得正的「九三」接近，雙方在上卦又都無應，因而異性相吸，關係密切，一起行動，得以興盛，就像賁裝飾下顎，與下顎一起行動。亦即，在沒有應援時，應當追隨接近的有實力的人物。

這一爻，說明文飾應取法乎上。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濡如」，是像打濕般的光澤。「陵」與凌同。「九三」陽剛，在兩個陰爻中間，被裝飾得光澤柔潤。然而，「六二」、「六四」都不是與「九三」相應的正當匹配，雖然令人陶醉，卻不能被誘惑，以致沈溺不能自拔。所以，永遠堅守正道，才能吉祥。「象傳」說：這樣才始終不會被人凌辱。

這一爻，說明不可被文飾迷失。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如」，本來是指老人的白髮，在此當作不加修飾的白色。「翰如」是像鳥一般飛的快速

的意思。「六四」本來與「初九」是正當的相應，相互裝飾；可是，「九三」隔在中間，形成障礙，以致應當得到的裝飾，卻落了空。因而，「六四」爲了要與正當的配偶相聚，騎馬像飛一般的奔馳前往，由於自己是未加裝飾的白色，馬也看著是白色。但「九三」陽剛得正，所以阻擋，並非是要強暴，不過是想求婚而已。「象傳」說：「六四」因爲「九三」的位置接近，因而被懷疑。可是「九三」並非逞強，祇是求婚，「六四」陰爻陰位得正，因而拒絕，最後不會怨尤。亦即在達不到願望，一時遭遇挫折時，祇要堅持初衷，最後仍然不會有怨尤。

這一爻，說明文飾重實效，不在一時的得失。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束帛」是五匹一束的絹。「戔戔」是輕少的意思，如水少是淺，貝少是賤，金少是錢。「六五」柔順，在外卦得中，是這一卦的主爻。大凡裝飾，內在的實質，重於外表的形式，「六五」在中央，象徵重視內在實質，就像不去裝飾人人注目的都市，而去裝飾內在樸實的山丘林園。然而，「六五」陰爻，代表女性，本性吝嗇，以「六五」君王的地位，贈送的禮物，不過是微薄的一束絹，當然寒酸；但實質重於裝飾，雖然被譏笑爲吝嗇，最後仍然會吉祥喜悅。

這一爻，強調文飾重實質。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已是賁卦的極點，一切的裝飾，都由極端又返回一片空白的本來面目。人類的裝飾是禮法，當禮法達到極致時，又恢復到樸素，所以說「白賁」。「上九」如果領悟到裝飾的空虛，而恢復本來面目時，就會無咎。

上位無位，已是局外人的立場，「上九」到達這一位置，領悟一切，放棄虛飾，悠然自得。所以「象傳」說得志。

這一爻，再強調一切文飾，都是空虛，應當反璞歸眞。

賁卦，闡釋禮儀的原則。爲建立與維持秩序，刑罰是不得已的手段；因而，制訂文明的禮儀，規範個人的分際，成爲不可少的文飾。然而，一切人爲的文飾，應當恰如其分，重內涵的實質，實際的效用不在外表的形式。應當高尚而不流於粗俗。不可被外表的形式迷惑；不可因一時得失動搖，不可因虛榮而舖張，陷入繁瑣，失去意義。應當領悟，一切文飾都是空虛的道理，惟有重實質，有內涵的樸實面目，才是文飾的極致。

剝

剝落
浸蝕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序卦傳」說：「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剝」是剝落、浸蝕。一味注重文飾，到達極點，就完全形式化，成爲虛飾，實質一無所存，不免就要產生剝落的現象。這一卦，陰由下面成長，一連五個，殘餘的一個陽，也到了盡頭，保不住了。剝卦也是消息卦之一，代表九月。

這一卦，陰盛陽衰；亦即，小人得勢，君子困頓的時刻。內卦「坤」是順，外卦「艮」是止，

順從而不行動，是剝落的現象；但大勢所趨，祇有順從，謹慎隱忍；所以，採取積極行動不利。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是剝落，是柔爻前進，要使剛爻變成陰爻的形象。不利於前往，因爲小人的陰爻仲長，君子不宜行動，應當順應時勢，停止行動，這由內外卦的形象，就可以了解。君子應當領悟，一切事物，必然有消長盈虛的現象，這是宇宙運行的自然法則。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這一卦，上卦「艮」是山，下卦「坤」是地，山附着於地。山本來高聳在地上，因爲土剝落，才附着於地；所以象徵剝落。在上者，應當領悟這一道理，以敦厚對待在下者，本身的地位才能安泰。因爲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下層基礎深厚，上層必然安泰，不會剝落。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陰剝落陽，是由下方起，「初六」正當剝落的開始時刻，床已經剝落到腳，邪惡蔑視正直，所以凶險。「象傳」說：這是因爲床下的土，已經被浸蝕減損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剝落是漸進的。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是牀板的下方，床腳的上方部位。剝落由下而上，已到牀身的下方，邪惡更進一步的浸蝕正直，愈加凶險。「象傳」說：由於陰的黨徒還不多，所以還不太強。

這一爻，說明小人的勢力，愈來愈凶。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在這一卦中，唯一相應的是「六三」與「上九」。剝卦由「初」到「五」，都是陰爻，狼狽爲奸，要剝落陽；然而，祇有「六三」，不同流合污，要由狐羣狗黨中，將自己剝落，與「上九」的陽爻呼應，支持君子的行動，所以無咎。

「失」是斷絕的意思。所以「象傳」說：「六三」與上下的陰爻斷絕關係，結交「上九」的

君子，因而無咎。

這一爻，說明在剝落的時刻，不可與小人同流合污。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象傳」說：到了「六四」，災禍已經切近「上九」本身了。牀腳、牀身都已經剝落，現在到達了牀的表面，已經與人的皮膚連接，必然凶險。

這一爻，說明小人的凶險已經臨身，沒有閒暇討論是邪是正，所以直接說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貫魚」，是貫穿在一起的魚，「宮人」指後宮的嬪妃。「以」與率相同。「六五」在五個陰爻的最上方，又在尊位，所以是皇后，其他的陰爻是嬪妃。「六五」的皇后率領後宮的嬪妃，像一串魚似的，依名分次序，承受君王「上九」的寵愛，不會發生爭風吃醋的不利現象。依照古時的禮法，滿月夜由皇后侍寢，滿月前，由御妻、世婦、嬪、夫人，依身分由低的開始，滿月

後，由身分高的開始，依順序每夜進御。亦即，小人的頭目，如果能夠率領同夥從善，才會無咎。

這一爻，說明剝落的時刻，無可救藥，惟有期待小人改過從善。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碩」是大，「廬」是房屋，這一卦的卦形像是房屋，一陽爻在上，是屋頂，其他的各爻是牆。到了「上九」，陽已經被剝落殆盡，祇剩下了一個，碩果僅存，沒有被吃掉。不過，「上九」變成陰，並非所有的陽就完全消失了，立即會由最下方的初爻，又產生一陽，成爲復卦䷗。即或純陰的坤卦，陽也沒有完全消失，祇不過還沒有顯露而已。總之，「上九」已是剝落的極點，混亂已極的時刻，人民又渴望恢復太平，正期待有德有能的領袖出現。因而，當有德有能的君子，出現在「上」的位置時，另外五個陰爻的小民，就會興奮，迫不及待的擁戴追隨，就像得到可以乘坐的車。如果是陰險的小人出現在上位，就成爲極端的剝落，就像家的屋頂，也被剝落，僅存的碩果也保不住了。所以「象傳」說：如果是君子，就受到人民的擁戴，在政治發揮作用；如果是小人，連安身的場所，也會失去，就沒有指望了。

這一爻，說明在剝落的時刻，惟有支持君子，才能得救。

剝卦，闡釋應對腐敗時期的原則。物極必反，當一味注重形式，虛僞到達極點時，就面臨不可救藥的黑暗時期。這一消長盈虧的必然變演過程，人力無法挽救，歷史上許多赫赫一時的大帝國，莫不因此而淪亡。這時，小人勢力，不斷擴張，君子日益被迫害，達到凶險的程度，雖然也有人不同流合污，但也難期發生作用，惟有期待小人反省，或出現有德有能的領袖人物，實際上也極爲渺茫。但君子祇有順應時勢，謹慎隱忍，以求自保了。

復

復歸
復來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震下坤上的復卦，與剝卦是「綜卦」，一剝一復，相互作用。卦形則上下相反，「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由卦形來看，就可以了解，剝卦的「上九」剝落，成爲純陰代表十月的坤卦；這時，陽又在下方醞釀，到了十一月的冬至，一個陽爻又在「初」位出現，成爲復卦。這樣陰陽去而復返，使萬物生生不息，所以亨通。由上下卦分開來看，內卦「震」是動，外卦「坤」是順，陽在下方活

動，就自然而然的上昇；所以說，出入沒有妨礙，志同道合的朋友來，也沒有災難。

再由消息卦來看，一陰開始發生在五月的姤卦䷫，逐步上昇，經過全部變成陰的十月的坤卦，到一陽復來的十一月的復卦，前後經過七個爻，將一爻看作一日，所以說，一陰發生到一陽復來，歷經「七日」。亦即，凶必定返回吉，危必定轉爲安，這是自然的法則，由這一卦開始，陽剛又開始伸長，所以有利於積極行動。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卦所以亨通，是由於陽剛再返回，再度生氣蓬勃。又，內卦「震」是動，外卦「坤」是順，陽發動，順從自然的道理往上行；所以，出入沒有妨礙，朋友來也無咎。陰陽反復，是宇宙的自然法則，經過七個階段，陽又會返來，這是陰陽消長的循環。有利於前往；因爲陽剛在伸長。由這一復卦，就可以看出天地生生不息的意志了。

以上，儒家將「天地之心」，解釋爲天地有生生不息之心。但道家，則以『老子』中「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復觀。」的哲理，來解釋天地之心，認爲「有」的根本是「虛」，「動」的根本是「靜」。但虛與有，靜與動，並非是相對的，而是超越虛與有、靜與動之上，絕對的虛與靜。宇宙萬象，變化萬千，這一切的有，必定由虛開始；一切的動，必定由靜發生；然

後，又必定歸還於虛與靜，這是宇宙的自然法則。惟有返回虛與靜，才能看到天地的心；因而，天地的心，是虛無、寧靜，一無所有。老子的哲學思想，主張自然，人性的本來面目，就是最完美的。因而，在修養方面，也主張消除心知作用，使心空虛無知；摒除欲念，寧靜沉默；返回到原來虛無、寧靜、一無所有的自然狀態，就能看清一切。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這一卦，上卦「坤」是地，下卦「震」是雷，是雷在地下的形象。當陰陽相互激發時，才能產生雷，這時陽剛初起，力量不足以激發雷，還在培養時期，雷在地下，所以安靜不動。因而，古代的君王，在陽開始再生的冬至這一天，將邊界的關口關閉，不使行商通行；君王也不巡視四方。因爲宇宙運行，在這時安靜；人的行動，也要保持安靜。

古代國家大事，甚至君王的起居，都要因應季節決定；否則，人與天的行動，不相配合，就會引起天災。『禮記』「月令」，對配合每月天象的行事，一一詳細規定，在十一月，君主就要齋戒，隱蔽不出，以等待陰陽穩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祇」與適相同，往、至的意思。「初九」是一陽復來這一卦的主爻，在卦的開始，象徵事物在剛開始時，就是有過失，也不會嚴重，能夠改善；所以說：不要走遠就返回。「繫辭傳」引用這一「爻辭」說：「顏回幾乎沒有過失；有不善，從來不會不知道；知道，從來不曾再重犯。」這樣當然不會後悔，大吉大利。

「象傳說」：不要走遠就返回，是說及早改過，以修身的意思。

這一爻，說明恢復必須及時。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是美、善、喜、慶的意思，如休咎、休戚等。「六二」柔順中正，在「初九」的近鄰，正如「象傳」所說：向下附合仁德的「初九」具備返回善的美德，所以吉祥。

這一爻，說明在恢復時期，應當崇尚完美。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又在內卦「震」亦即動的極點；所以，把持不定，頻頻犯錯，又

頻頻改過。屢屢失敗，當然危險，但每次又知道改過；所以「象傳」說：應當無咎。

這一爻，說明恢復應當愼重，不可一錯再錯。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行」的本義是道路，「中行」與中途相同。「六四」被包圍在羣陰中，但得正，又祇有他單獨與「初九」相應，象徵與一羣爲非作歹的夥伴，在前進的中途，獨自返回。「象傳」說：這是爲了順從正道。

這一「爻辭」沒有吉或凶的斷語。因爲在復卦，陽剛還非常微弱，還不是能夠有所作爲的時機，吉凶還難以判斷。然而，當在道義上不得不有所爲時，吉凶就應當置之度外了。漢代的董仲舒說：「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剝卦「六三」與復卦「六四」的爻辭，寓意就在於此。

這一爻，說明在恢復時期，吉凶未定，必須堅持原則，爲所當爲。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即厚。「六五」在外卦「坤」的順中得中，因而，中庸柔順；又在尊位，當此返復的時刻，象徵是篤守原則，返回正道的人，當然不會有後悔。

「象傳」說：這是「六五」能以中庸的原則，考察自己，使自己完備。「考」有成與校的含義。

這一爻，說明恢復必須擇善固執。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陰柔不正，在復卦的極點，象徵到最後還不能迷途知返，必然凶險，天災人禍相繼而來。這時如果有軍事行動，會大敗，累及國君，一直到十年之久，還不能討伐敵人。

「象傳」說：這是違反了身爲國君的道理，國君指諸侯。

這一爻，說明大勢已經到恢復時期，依然執迷不悟，必然凶險。

復卦，闡釋恢復的原則。物極必反，當剝落已極時，必然又否極泰來，轉危爲安，恢復到能夠有所作爲的時期。恢復的原則，必須根絕過去的錯誤，重新回復到善道。恢復的法則，應當在

腐敗開始，過失尚未嚴重之前，及時反省改善，否則積重難返。而且，必須徹底檢討，周詳策畫，謹慎行動，不可重蹈覆轍，一錯再錯，以致事倍功半，甚至前功盡棄，從善如流是美德；但當恢復時期，正義尚未形成力量，成敗未定，吉凶難以逆料，仁人志士，就應當特立獨行，擇善固執，不同流合汚，堅持原則，不計個人利害，爲所當爲，盡其在我，以促使恢復時期早日到來。天道循環，大勢所趨，如果執迷不悟，必然凶險。

无妄 不虛僞 望外

䷘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序卦傳」說：「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妄與誠相反，虛僞的意思；无妄，即不虛僞，亦即依照道理，自然應當如此。『史記』「春申君列傳」中，將无妄寫作无望，是不希望如此但卻如此，成爲意外的意思。這一卦，是望外的福；也有依道理必然如此的意思。

由卦變來看，訟卦䷅的「九二」與「初六」交換，成爲无妄卦，訟卦的「九二」，本來不正，降到初位得正，因爲這一變動，由虛變實，自然而且合理；所以，稱作无妄卦。

又，內卦「震」是動，外卦「乾」是健。這一卦的「九五」，剛健中正，又與內卦中正的「六二」相應。這樣動而健的形象，非常吉祥，所以偉大、亨通、祥和、堅貞，四德具備，當有望外的福。然而，如果動機不純正，將有弊害，前進不利。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卦，是訟卦䷅的「九二」，由外方來到初位，成爲无妄卦內卦的主爻。下卦「震」是動，上卦「乾」是健，象徵行動剛健；「九五」剛爻得中，又與「六二」「相應」，所以大爲亨通，有利於正當。天的使命正是如此。稍有不正，即有弊害，就不能稱作无妄，不利於前進。違背无妄的原則，要往何處去，那麼就去吧，這是違背天的使命，將得不到天的保祐，還能夠行動嗎？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這一卦，上卦「乾」是天，下卦「震」是雷，在天的下面有雷在動，是陰陽相合，創生萬物，並賦與合乎自然各不相同的本性，毫無虛妄。因而，古代帝王，效法這一精神，配合季節時序，順應萬物的各別性質，自然而然的養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陽剛，是內卦的主爻。原來訟卦不正的「九二」，降到初位得正，成爲无妄卦的主體；因而，剛毅、无妄，當然前進吉祥。所以，「象傳」說：可以得志。

這一爻，說明不虛僞的行動，必然有利。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菑」是開墾後一年的田，已經不生草；「畬」是開墾後二年的田，地質已漸柔和；開墾後三年的田，稱作新田，已經是能夠收穫的熟田了。

「六二」柔順中正，因應天時，順應天理，個人沒有分外的欲望；所以，悠然自得，一切聽其自然，而不強求。望與妄通用，這種沒有過分欲望的態度，就是无妄；所以，不期望不耕耘就有收穫，不期望剛開墾的田地就能豐收。人的作爲，如果期望過分的收穫，就是妄；聽其自然，但求耕耘，不問收穫，才能稱得上无妄。所以，「象傳」說：耕耘並非期望富有。

這一爻，說明无妄就是不存非分的奢望。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這一卦的六爻，都是无妄，但无妄並不一定就有好結果。「六三」陰爻陽位不正；因而，會有完全沒有理由，完全難以想像的无妄的災害。就像拴在村中的牛，被走路的人順手牽走，住在附近村裏的人，被懷疑是偷牛的賊，蒙受不白的冤枉。

這一爻，說明不虛僞並不一定就能得到善報。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陽剛，是上卦「乾」亦即健的一部分，所以剛健。「九四」在下卦沒有相應，表示沒有私的交往。這樣剛健無私，就是无妄；固守无妄的正道，所以無咎。象傳說：這種固守正道的德性，是「九四」原來就有的。

這一爻，說明剛健無私就是不虛僞。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在上卦「乾」的中央，剛健中正，在尊位，又與下卦中正的「六二」相應，在无妄卦中，是最好的一爻。具備這樣的德性，不會虛僞，正像健康的身體，不會生病，不必服藥，而且喜慶。否則，沒有病服藥，就成爲虛僞，成爲妄。所以「象傳」說：无妄不需要造作，正如無病不可以服藥。

這一爻，說明不造作就是不虛僞。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決不是虛僞的妄；然而，位於无妄卦的極點，卻遭遇窮困，不可向前。如果逞強，就成爲妄，有害無利。「象傳」所說的窮，是窮途末路的意思。

這一爻，說明不逞強就是不虛僞。

无妄卦，闡釋不虛僞的道理。當一切恢復正常，又回到眞實、不虛僞的无妄時期。不虛僞，當然有利；但也不能保證，一定就有善報，甚至反而會有災害。然而，不虛僞，是天理、人道必

然應當如此的道理；因而，立身處世，必須剛正無私，不造作，不逞強，不存非分的奢望，不計較得失，當爲則爲，盡其在我，才能夠心安理得。

大畜

大蓄積
大阻止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卦，與無妄卦是「綜卦」，卦形上下相反，不虛僞必然積蓄，積蓄必然不虛僞，相互爲用。「序卦傳」說：「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畜」有蓄積與停止兩種意義。內卦「乾」是純陽的卦；外卦「艮」，陰多陽少，也是陽卦。陽是大，所以說「大畜」。而且，「乾」是健，「艮」是止，剛健前進的乾卦，被艮卦阻止，阻止的對象大，阻止的力量也大，因爲成爲大的阻止；所以，稱作大畜卦。另外，內外卦都

具備陽剛的德性，道德蓄積得也大，也是「大畜」的意思。

由卦變來看，大畜卦是由需卦䷄的「上六」與「九五」交換而成。亦即，大畜卦的「六五」，本來在「上」位，但禮賢下士，將賢者抬舉到自己的上方，不是堅守正道，就難以做到；所以說「利貞」。「不家食」，是說不在家裏吃自己耕種糧食，去做官吏接受俸祿。「六五」是招賢納士的明君；所以，到政府中去任官吉祥；亦即，這正是大有爲的時期。

「六五」又與內卦的「九二」相應，內卦「乾」是天；因而，「六五」應天行道，沒有任何艱險不能克服；所以，用有利於冒險涉過大河來比喻。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這一卦，下卦「乾」剛健，上卦「艮」停止，在應當停止的時刻停止，所以篤實。由於具備剛健篤實的美德；所以光輝，而且日新又新，稱作「大畜」。原來需卦陽剛的「九五」，上昇到「上」位，成爲大畜卦，象徵大畜卦的「六五」尊重賢者。又外卦「艮」是止，內卦「乾」是健，能夠使剛健停止，就需要有堅持至大的正理的定力，所以說「利貞」。不坐食在家中，吉祥；因爲「六五」的君王，崇尚賢能。有利於冒險涉過大河；因爲「六五」與下卦的「九二」相應，下卦「乾」是天，順應天理，當然可以克服艱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下卦「乾」是天，包藏在上卦「艮」的山中；所以，是大有蓄積的象徵。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多體認前賢的言論與以往的行爲，使自己的道德學問，大有蓄積。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已」是止的意思。內卦「乾」是健，三個陽爻，都勇往直前，但被外卦「艮」阻止。相對的，內卦的三個陽爻，是被阻止者，外卦的三個爻，是阻止者。又，「初九」與「六四」相應；亦即，「初九」被「六四」阻止，以致前進有危險，停止才會有利。「象傳」說：這是不要去冒險。

這一爻，說明大有蓄積，應當適可而止的道理，得意不可再往。

九二：輿說輻。

象曰：輿說輻，中无尤

「輻」是捆縛車身與車軸的革繩。「說」與脫音義相同。「九二」被相應的「六五」阻止，但「九二」在內卦得中，不偏激，能見機行事，自動停止不前；就像脫去革繩，軸與車分離，不能前進。這好像並不吉祥，但「象傳」說：因爲「九二」得中，能夠及時停止，所以不會有怨尤。

這一爻，說明大有蓄積，更應當機警，當應當停止時，即斷然停止。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曰」是爰，乃、於的意思。「閑」是學習、訓練。「輿」與「衛」，依『左傳』「昭公七年」所說，是區分爲十級的身分中，最低的一級，「輿」是車伕，「衛」是衛士。

「九三」陽剛，在下卦「乾」，亦即健的極點；在上卦應當相應的「上九」，也是陽剛，而且在艮卦，又是止的極點；象徵是極端阻塞，難以通行的時刻。然而，「九三」與「上九」，都是陽爻，都不會停止，向前急進，就像「九三」騎着良馬，在追逐「上九」。可是，「九三」過於剛健，過分冒進，就有陷入危險的可能；所以，必須自己能夠警覺艱險，堅守正道，才會有利。就像在追逐敵人之前，要先訓練駕車的車伕，護衛的戰士，並且使自己的車確實堅固耐用，再前往追逐，才會有利。

「象傳」說：「九三」與「上九」都陽剛積極，不停的前進，意志相同；所以，「上九」沒

有全力阻止「九三」。

這一爻，說明大有蓄積，再前進必須謹慎，應有及時可以停止的萬全準備。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是還沒有長角的小牛，「牿」是裝在牛角上的橫木，以防觸傷人。「六四」阻止「初九」，但「初九」在最下位，力量弱，正像沒有角的小牛，又裝有防止觸人的橫木；所以「六四」毫不費力，就將「初九」阻止。亦即，當惡行還沒有形成氣勢之前，就能很容易的將其阻止。「禮記」「學記」中說：「還沒有發生，就要預先禁止。」能防惡於未然，所以大吉。

這一爻，說明最有效的阻止，是止於未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豶豕」是去勢的猪。「六五」要阻止的「九二」，但「九二」比「初九」的力量強，所以用猪的牙比喻，已經不容易阻止。然而，「六五」柔順中庸，在尊位，對面前有利牙的猪，並不正面阻止，而是找機會將猪去勢，使其性情變成溫柔，就是有牙也不可怕了。亦即，凡事要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才能根本解決，在政治運用上，也是如此。不過，這一爻祇說吉，而不說大吉；

因爲等惡行已經形成，再去正本清源，畢竟不及防患未然。

這一爻，說明有效的阻止，應當正本清源。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同荷。「衢」是通往四方的路，即十字路。「上九」已經到了阻止的極點，不能再阻止剛健的下卦，莫如讓其自由通過，就像浮在空中，負荷着蒼天，使其暢通無阻。「象傳」說：能像在天空一般暢通，使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種方法，必然就可以大行於天下了。

這一爻，說明最有效的阻止方法，是不阻止，而且疏通。

大畜卦，闡釋大的蓄積也必須有大的阻止的原則，當進入眞實无妄的境界，必然蓄積龐大的力量，蓬勃發展，形成大好的形勢，可以大有所爲。但物極必反，爲必然的法則，既富且強，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容易過度自信輕舉妄動，造成不可收拾的嚴重損害。因而，必須冷靜警覺，適可而止，及時而止在應當停止時，斷然停止，必要時並應加以阻止。然而，當突飛猛進中，要加以阻止，必然有相當危險；因而，必須堅持正當，週詳策畫，要有萬全的準備，使其能進也能止。有效的阻止方法，是防止於未然，正本清源，釜底抽薪；而最有效的方法，則是止而不止，疏導使其暢通，而不必阻止。

頤 口養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序卦傳」說：「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頤卦的形狀，像是張開的口，上下牙齒相對，食物由口進入體內，供給營養；所以，有養的含意。將這一卦上下分開來看，上卦「艮」是止，下卦「震」是動，吃東西時，大半上顎不動，下顎在動；所以，也有口，亦即頤的意義。

這一「卦辭」，是倒裝句，觀察一個人平生養育的是什麼？以及他自己填滿口腹，養活自己

的作爲如何？就可以了解，必須正當，才能吉祥。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卦，正當才會吉祥；是說養人養己必須正當，才能吉祥。「觀頤」，是指觀察他養育的是些什麼人物？「自求口實」，是說觀察他自己如何養活自己？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育賢能，並擴大普及到萬民；可見，養育因時制宜的道理，太偉大了！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這一卦，上卦「艮」是山，下卦「震」是雷，春雷在山下震動時，山上的草木，萌芽生長；所以，象徵養育。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言語謹愼，以修養德性；節制飲食，以營養身體。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龜」在古代用來占卜，又能多日不吃不喝；所以稱「靈龜」。「朶」原義是樹枝下垂，

「朶頤」是下顎下垂，張口想吃東西的形象。「爾」指「初九」，「我」指「六四」。

「初九」陽剛，在最下位，是社會下階層剛毅的人。但因與「六四」的小人相應，以致產生貪欲，蠢蠢欲動，將自己如同靈龜般的智慧捨棄，呆呆的張着口，觀望他人手中的食物。「象傳」說：祇羨慕他人的富貴，不知道運用自己的智慧，並不足以富貴，所以凶險。

這一爻，說明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道理。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拂」是違，「經」是常，「拂經」是違反常理的意思。「丘」是高地，指「上」位。「六二」陰柔，象徵女人不能單獨生活，必須依附陽性的男人。於是，「六二」求養於「初九」。然而，尋求在下方的「初九」供養，就顚倒違背常理，因而，又想尋求「上九」供養。但「上九」的地位太高，而且與「六二」不相應，沒有供養的義務，以致前往凶險。「象傳」說：「初九」「上九」都不與「六二」相應，並非同類；所以，前往也不會有結果。

這一爻，說明求養必須依循常理，不可違背原則。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且在下卦「震」亦即動的最高位置，象徵不正當的行動，已經到達極點，爲達到目的，不惜採用任何手段，違反了養的道理。由於養的手段不正當，養的目的即或正當，也會凶險，以致在十年的漫長期間裏，得不到供養，沒有任何利益。「象傳」說：因爲完全違背了道理。

這一爻，說明求養必須採取正當的手段。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眈眈」是虎往下注視。「逐逐」是貪得無厭。「六四」陰柔，雖然在上卦處於養人的地位，卻連自己也不能養，祇好顚倒向下求養於「初九」。不過，「六四」與「六二」不同，「六四」與「初九」都得正，而且相應，以柔順正當的「六四」，就養於剛正的「初九」，反而是理所當然，所以說吉祥。

然而，柔弱的在上者，求養於剛強的在下者，就會有被在下者輕視要脅的可能。因而，必須像虎視眈眈，威而不猛；而且，要求必須愈來愈嚴格，才能確保無咎。「象傳」說：「六四」反

過來向「初九」求養，是爲了施予廣大的人民，爲養天下而委屈，當然無咎。

這一爻，說明求養祇要光明正大，不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陰柔不正，雖然在君位，卻不能養天下，祇好求助於陽剛的「上九」；這樣做，違反常理。不過，這是爲了要養天下，不得已的措施，動機純正，祇要堅持正道，就會如「象傳」所說：柔順的依從「上九」，信任對方，坐待成功，就會吉祥；由於自己沒有力量，不可以冒險行動。

這一爻，說明求養祇要動機純正，甚至可以權宜行事。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在君位的「六四」，依賴「上九」，以養萬民；所以說，萬民是由「上九」所養。不過，「上九」是沒有地位的位置，由於君主的信任，地位竟然凌駕君主，就不能不戒慎恐懼，才會吉祥。然而，「上九」剛毅，又在最上位，能夠排除一切困難，毫無忌憚的救濟萬民；所以，「象

傳」說：大有吉慶。

這一爻，說明供養是善行，值得冒險。

頤卦，闡釋養的原則。當物資蓄積富足之後，就可以養育天下了。養育應靠自己，不可依賴，不可羨慕，應當運用智慧，使天下得到供養。養育必須依循常理，採取正當的手段，不可違背原則。然而，當不得已時，祇要光明正大，不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應威而不猛，公正嚴格。祇要動機純正，甚至可以權宜行事，也不妨違背原則。總之，供養是正當的作爲，在任何艱險的狀況下，也值得全力以赴。

大過

大的過度
非常行動

䷛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卦，與頤卦是「錯卦」，陰陽爻完全相反，非常行動，需要非常給養，所以，養與過交互爲用。

「序卦傳」說：「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亦即，供養過度，也不會有妨害。

陽大陰小，由卦形來看，這一卦有四個陽爻，陽過度旺盛，是大的過度的形象；所以，稱作大過卦。

「棟」是屋樑上的脊木，「橈」是彎曲。將這一卦形當作一根木材來看，中間堅實，兩端軟弱，用這種木材當作棟樑，不能承受屋頂的重壓，以致中央向下彎曲；用來象徵人的地位高，卻不勝重任；也有內剛外柔的形象。

這一卦，陽爻過度，但其中的「九二」「九五」，在內外卦得中；內卦「巽」是順，外卦「兌」是悅；因而，中庸、順從、使人喜悅，能夠得到協助，所以前進有利，而且亨通。不過，必須具備以上所說的德行；否則，屋房就倒塌了。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是說陽是大，大有過度的意思。棟樑彎曲，是因爲木材的根本與末端軟弱，不勝負荷。這一卦，陽剛過度，但其中「九二」「九五」得中，上卦是順，下卦是悅，順從而且和悅，所以前往有利，得以亨通。

棟樑彎曲所象徵的現象，並不一定惡劣，凡事在不得不過度時，必然是處於非常狀況；例如：古代的堯帝，將帝位讓給平民舜；殷湯王、周武王的革命，都是極其過度的行爲；但，卻也都是不得不如此的非常手段。然而，置身於非常過度的時刻，就必須有非常過度的才能，才能擔當非常過度重任。所以說，大過卦所象徵的因時利宜的意義，太偉大了！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滅」是沒的意思。這一卦，上卦「兌」是澤，下卦「巽」是木，水應當浮木，卻將木淹沒，所以是「大過」不尋常的象徵。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行一般人所不能行的，非常過度的行爲，不顧世人的非難，特立獨行，而無所畏懼；即或不得已而埋名遁世時，也不會煩惱。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古時席地而坐，不用桌子等，祭祀時，將供品的容器，直接放在地下，鋪上清潔的白色茅草，表示恭敬。

「初六」如「象傳」所說，陰柔，又在下卦「巽」亦即順的最下方；所以，極端柔順。雖然在盛大過度的時刻，仍然戒慎恐懼，就像在祭祀時，於祭器下再鋪上白茅般的鄭重，所以無咎。這一爻，說明在非常時期行動應當非常慎重。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稊」是老根長出新芽。「女妻」是少女的妻子。「九二」爻這一卦四個陽爻中最下方的一個，正當陽剛盛大過度的開始。「九二」在上卦無應，與下面的「初六」接近，陰陽相吸，有親近的可能。但「九二」是盛大過度的陽，與「初六」結合，就像已經枯了的楊柳，由下方的陰性，得到生氣，重新長出新芽；老人討得年輕的妻子，可以生子；所以，沒有不利。

「象傳」說：這是過度的「相與」，亦即過度有緣分的結合。意思是說，不可過度剛強，應當剛柔相濟；也有不可單獨行動，應當尋求適當的夥伴，才會有利的含意。

這一爻，說明非常時期，不能拘泥常規，應當集結力量，採取非常手段。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是房頂中央的棟樑，「三」、「四」爻在卦的中央，所以用棟比喻。「九三」剛爻剛位，過度剛強，就像棟樑下彎，不久就有倒塌的危險。「九三」雖然與「上六」相應，但由於「九三」剛強，過度自信，所以「象傳」說：「上六」雖然有心輔助，卻也幫不上忙，因而凶險。

這一爻，說明非常行動，必然危機四伏，不可過度自信，失去一切助力。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它」與他相同。「九四」陽剛，但在陰位，雖然大過卦陽剛盛大過度，而「九四」卻剛柔兼備，就像棟樑高高隆起，能負擔重荷，所以吉祥。不過，「九四」與「初六」相應，陰柔的「初六」前來輔助時，就會使本來剛柔均衡的「九四」，變成過於柔和，以致因他人的牽連，遭受羞辱。

「象傳」說：不向下彎曲，所以吉祥；是指不要被下卦的「初六」牽連的意思。這一爻，說明在非常行動，固然需要一切的助力，但也不可被邪惡牽累。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士」與「九二」的「老」相對，指年輕的丈夫。「醜」與愧的意思相同。「九五」在一連四個陽爻的最上方，位於陽剛盛大過度的極點；在下卦又無應，以致與上方的陰爻親近。但「上六」是這一卦終極，已經衰老，過度陽剛的「九五」，與已經衰老的「上六」結合，就像枯萎的楊樹開花，老婦嫁給壯男，即或無咎，也不會光榮。

「象傳」說：枯萎的楊樹開花，那裏能夠長久。老妻少夫，也沒有什麼光榮。

這一爻，說明非常行動，手段仍應當正當。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已經是這一卦的終極，又是陰爻，軟弱無力，卻又極度過分的要積極有所作爲，由於缺少自知之明，當然凶險，就像渡河不知深淺，盲目涉過，以致滅頂。不過，結果雖然凶險，但殺身成仁，依然是壯舉，就難以責怪了。所以「象傳」說：不可咎。

這一爻，說明當非常行動，往往明知不可爲，而不得不有所爲，以致覆滅，這也是無奈的。

大過卦，闡釋非常行動的原則。當大有蓄積，能夠培養實力，到達壯大的時刻，就可以採取非常行動，以實現理想了。但非常行動，必然危險；因而，也應當非常慎重，必須剛柔相濟，使人樂於順從才能得一切的助力。不可拘泥於常理，應當採取非常手段；但也不可過度自信。應結合一切的力量；但也不可包容邪惡，被其牽累。雖然是非常行動，手段仍應當正當，才能贏得榮譽。不過，非常行動，往往是明知不可爲，而不得不爲，因而失敗，也無可奈何。

坎

陷穽
重重險難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坎」是陷穽。「習」是鳥重複的學習飛行，有重的含意。這一卦，上下卦都是坎卦，一陽陷在二陰中，而且兩個重疊，象徵重重的險難。「卦辭」通常都直接說出卦名，但這一卦加了一個習字；因爲除了「乾」「坤」兩卦之外，在上下卦相同的「純卦」中，這是最先出現的一卦。所以特別寫明，是上下重複的卦，以促使注意。

「坎」上下是陰爻，中間是陽爻，陰虛陽實，象徵心中實在，所以說誠信；亦即，因誠信而能豁然貫通。這一卦，雖然是重重險難的形象；然而，也惟有在重重險難中，方能顯示出人性的光輝，這種超越重重險難，意志堅定而不退縮的剛毅行爲，是崇高的。『孟子』「盡心上」中說：「人的德行、智慧、學術、知識，經常是存在於患難中。」正是這種意思。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是重重險難的意思。坎卦的形象，與古字的水相似，所以說，當水流時，前面有凹陷，必定先流滿，然後才溢出。正如『孟子』「盡心上」所說：「流水的性質，不流滿坑穴，不會再往前流。」水就像這樣，不論前方有多少障阻，決不違背這一本性，堅定的信守。所以，「卦辭」說「有孚」，以啓示無論經過多少險難，也不可以喪失了誠信。「維心亨」，是說「九二」「九五」都陽剛得中，具備剛毅中庸的德性，不論前面有任何險難，心中也能夠豁然貫通。「行有尙」，是說「九二」與「九五」，以剛中的德性，前進必然會成功。天高得不能升上去；地是以山河丘陵爲險阻；王公效法天地，設置人爲的險阻，以鞏固國防；可見險難因時制宜的效用，太偉大了！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至」是一再的來到。坎卦是水，這一卦由兩個水重疊；所以說水一再到來，不分晝夜，滾滾而流。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片刻不可停頓，不斷進修自己的德性學業，熟習教化他人的方法，以做到『孟子』「盡心上」中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窞」是陷中的陷。「六」柔弱，在坎卦重重險難的最下方，是陷入陷中的陷，亦即陷的最底層，無法脫身，所以凶險。「象傳」說：到這種地步，已經失去脫險的方法，凶險到了極點。這一爻，告誡不可深陷於險中，以致不能自拔。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也在艱難中前方又有險阻，不過，「九二」陽剛得中，雖然不能完全克服險難，但

所求不大時，仍然可以達到目的。「象傳」說：這是由於還在危險中，沒有脫離的緣故。

這一爻，告誡在險難中，不可操之過急，應逐步設法脫險。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坎坎」是前臨是險，後倚有險。「六三」陰柔，不正不中，而且夾上下兩個坎卦的中間，進退皆險，處境既險，且倚賴奸險之人，是入於險地，已經陷入危險的深處，任何行動，都不會有用。所以「象傳」說：終久都不會成功。

這一爻，告誡在重重險難中，不可妄動，應先求自保以待變。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這一爻辭最難解，甚至句讀都困難，「樽」是酒器，「簋」是裝穀物的竹盤。「缶」是沒有文飾樸素的瓦器。「貳」即二。「約」是儉約。

「六四」接近尊位的「九五」，本來君臣之間的分際，非常嚴格，但在險難的時刻，剛強的

君與柔順的臣，就不能不省去一切繁文縟節，而以誠意代替了。就像一樽酒、一盤飯，再用樸素的瓦器陪襯，不經由正門，由窓戶將簡單的食物送給君王。正門是正當出入的場所，窓戶使光明進入；亦即，不經由正規的程序，以見微知著的方法，啓發君王的明智；這樣，才能渡過險難，終於沒有災禍。

「象傳」說：這是剛與柔能夠坦誠的來往，合作無間的緣故，「際」是兩墻相合的界線，有相合相親的含意。

這一爻，說明險難中，應不拘泥於常規。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這一「爻辭」也不易解，「祇」是敬慎意。「九五」在上卦「坎」的中央，水還在流入，沒有滿出，還不能脫險。但「九五」陽剛中正，而且在尊位，無論德性與地位，都是以拯救天下的艱難爲己任；而且，「九五」已在接近坎卦結束的位置，相當流入坎中的水，已到達平面，不久即可溢出，亦即脫險，所以無咎。

「象傳」說：「九五」雖然得中，但還不夠大。

這一爻，說明雖然有希望脫險，也應把握最有利的時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係」是縛，「徽」是三股的繩。「纆」是兩股的繩，「寘」與置相同。「上六」陰柔，在坎卦的終極，就像用繩索重重束縛，放置在荊棘叢中，三年都不能走出，所以凶險。「象傳」說：這是「上六」違背了道理。

這一爻告誡，在險難輕舉妄動，愈陷愈深，就無以自拔了。

坎卦，闡釋突破艱險的原則。物極必反，當盛大過度，又面臨險難，但在險難中，也足以發揚人性的光輝，堅定剛毅的突破重重險難，正是誠信的最高表現，最崇高的行爲。首先應當明察，不可陷入險難，至少也不可深陷。既經陷入，不可操之過急，期望過高，應步步爲營，逐漸脫險。陷入已深，更不可輕舉妄動，應先求自保以待變。在險難中，不可拘泥常理，應當運用智慧，以求突破。即或已有希望脫險，也應當謹慎，要把握最有利的時機。如果輕舉妄動，就會愈陷愈深，終於無法自拔了。

離 附着 上昇的太陽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下離上，離卦也是「純卦」，同時，與坎卦是陰陽爻完全相反的「錯卦」，遇險必須攀附，攀附才能脫險，交互爲用。

「序卦傳」說：「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離」是「麗」，附着的意思，這與離字通常的意義，似乎相反；但附着的兩物，必然是分離的，所以也有附、偶、合的含意。離卦，是中間的一個陰爻，附着於兩個陽爻的形象；因而命

名爲離卦。離卦又象徵火；火的內部空虛，外表光明，正相當於中間陰虛，外方陽實的卦形；而且，火又必定附着在燃燒的物體上。離卦又代表太陽，有明的意思，都是由火引伸而來。天地間的物體，必定附着在某種物體上，始得以存在；但附着的對象，必須正當。人依附的對象，如夫妻、朋友、工作、理想等，也無不如此；所以說，堅守正當才有利，才能亨通。母牛是非常溫順的動物，比喻柔順的德性。亦即，附着必須堅守正道，才能有利，亨通；但必須具備柔順的德性，才能吉祥。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是並排的兩頭鹿，有相互依附的含意；麗又與離同音，所以離與麗，是附着的意思。日月附着在天上，各種穀物草木，附着於土，萬物都有附着的對象；但必須正當。這一卦，是兩個離卦重疊，離卦代表光明；所以，是雙重的光明。「六二」得正，又上下光明，是光明又附着於正當的形象，所以，能夠教化天下，達成轉風移俗的目的。「六二」與「六五」，又都以柔爻附着在中位，「六二」又在正位，柔順中正，因而亨通，就像畜養柔順的牝牛一般吉祥。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這一卦，是由兩個代表光明的離卦組成，象徵無限光明。偉大的人物，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以繼續不斷光明磊落的態度，照耀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是足跡錯雜狀，「辟」與避同。「初九」陽剛積極，在離卦的開始，象徵聰明，又急於上進。然而，在開始的時刻，方向未定，橫衝直撞，腳步錯亂，就有陷入危險的可能。因而警告，必須謹慎，不可妄動，才能如「象傳」所說，避免災難。

這一爻，說明依附應先認清對象。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是土色，土在五行的中央，所以是中色。「六二」在內卦的中位，因而附着於中色；「六二」又陰爻陰位得正，具備中正的德性，當然大吉，這與坤卦「六五」的「黃裳元吉」的意思相似。

這一爻，說明依附應本中正的原則。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昃」是日西傾，「離」是明，「耋」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九三」陽爻陽位正當，在上下兩個明的中間，前一個太陽，已夕陽西垂，後一個太陽，正旭日東昇，昇沈生死，本是自然的常理。所以，人當風燭殘年，就應當敲着酒罈高歌，歡度餘年，知天樂命；否則，就難免自怨自艾，徒然悲傷了。這樣當然凶險。

這一爻，說明生死是自然的常理，應當知天樂命的道理。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如」與然相同。「九四」正在上下兩個「離」亦即太陽的連接處，前面的太陽，已經西沈，後面的太陽，正在昇起的微妙時刻。然而，「九四」陽剛，可以說是後一個太陽的主體；因而，激烈的壓迫陰柔的「六五」，有突如其來的感受，象徵前一位明君崩逝，由後一位明君繼

承，正是有權勢的奸臣，威脅君位的時刻。像這樣的奸雄，必然被焚，被殺，被唾棄，死無容身之地。

這一爻，說明依附不可乘人之危，採取脅迫的手段。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沱若」即滂沱，流淚。「六五」柔弱不正，在君位，被上下的陽剛逼迫，以致流淚悲傷嘆息。幸而「六五」在外卦得中，以柔而中的性格，雖然處境危險，日夜憂懼，但也正因爲如此，時刻警覺，反而能化險爲夷，所以吉祥。「象傳」說：「六五」的吉祥，是因爲附着在王公的地位，由於地位尊貴，奸險的小人難免有所顧忌。

這一爻，說明依附應當警惕運用柔而中的原則。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醜」是類的意思。「上九」已是這一卦光明的極點，位置高，能夠明察到全國的每一角落，

而且陽剛果斷；因而，可以用兵，誅殺惡人。不過，也不是濫殺無辜，殺的是首腦，捕捉的同黨附從，則不必深究，所以無咎。「象傳」說：這是整飭國家的必要手段，所以不會受到責備。

這一爻，說明邪惡應當斷然的排除，但祇殺首惡，不究附從。

離卦，闡釋依附的原則。當在險難中，必然就要攀附，找到依託才能安全。但尋求依附，首先應認清目標，必須謹慎選擇。應把握中正的原則，不可偷機取巧。應覺悟昇沈生死是自然常理，知天樂命，才不會因得不到依附而自尋苦惱。依附不可乘人之危，採取脅迫的手段，以免招禍。依附強者，應柔順中庸，時刻警覺，才能化險爲夷。附着的目的在團結；因而，破壞分子，應當斷然掃除，但也要寬大，祇剷除首惡，附從則不予深究。

周易下經

咸

感應夫婦之道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易經』上經，以創始宇宙萬物的天地開始；下經，則以人倫發端的男女關係說起。

「咸」是感的意思，爲什麼不直接說感？因爲感字去掉心，成爲咸；以象徵無心的感應，這是異性間自然、必然的現象。「咸」又有皆的意思，因爲萬物皆有感應，因而以皆與感的含義，

命名爲「咸」。

這一卦，下卦「艮」是少男，上卦「兌」是少女；象徵少男謙虛追求少女。又，「艮」是止，「兌」是悅，表示愛情不能三心二意，應當堅定不移的追求，以誠意使對方喜悅感動。男女相互感應，進而愛慕，是必然的自然現象；因而亨通。但動機必須純正，婚姻才會吉祥。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是感的意思。上卦「兌」，陽多陰少，是「陰卦」；下卦「艮」，陽少陰多，是「陽卦」；所以說，上柔而下剛。又，以卦的性格說，下卦「艮」是止，上卦「兌」是悅；以卦的象徵說，下卦是少男，上卦是少女；不論這一卦的性格與象徵，都有陰陽相互感應而相愛的含意。所以亨通，堅貞有利，娶婦吉祥。

素不相識的少年男女，能夠相互感應，一見鍾情，結爲終身夫婦，這完全是自然的，必然的現象。同樣的，天與地相互感應，因而變化生成萬物；聖人以至誠感應萬民，因而使天下和平；觀察這一感應的法則，就可以發現天地萬物的眞情了！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卦的形象，下卦「艮」是山，上卦「兌」是澤。上方澤中的水，向下滲透，下方山上的土，吸收水分而滋潤；因而，相互感應而溝通。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像山一般，虛心接納他人；惟有虛心，絲毫不存成見，才能廣泛的與他人感應溝通。

老子的哲學，最重視一個「虛」字，認爲在能夠看到的「有」的世界的深處，還有一層次更高的「無」的境界；「無」比「有」更重要。所以，應當虛心，不可囂張。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這一卦的「爻辭」與「小象」，都難以理解。以下各爻，都是以人體感應的部位來比喻。

「拇」是大脚趾。最初的感應，來自大脚趾。

「初六」在咸卦的最下方，象徵人體最下方的大脚趾。「初六」與外卦的「九四」相應，想去追求。雖然大脚趾已有感應，但仍然微弱，不足以使全身移動，想前進還不能前進，因而吉凶未定。不過，這一卦所說的感應，大體上，是指無心的、自然的感應；應當靜待發展，不可採取主動。

這一爻，說明感應已經開始，但還不到積極行動的程度。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是腿肚。當人走動時，腿肚先動，腳才跟着動。「初六」是大腳趾，在上方的「六二」，就相當於腿肚。當感應在腿肚時，如果腿肚要動，腳就跟着動，這樣就會妄動，妄動就有危險。幸而「六二」陰柔得正，又在下卦的中位，由於中正，又缺乏主動能力，不會妄動，才得以安全。

「象傳」說：順從柔順的本性，就不會有害。「六二」雖然與「九五」相應，卻不可強求，應等待「九五」來求。

這一爻，說明雖然發生感應，但不可妄動，不可強求。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在相當於腿肚的「六二」的上方，相當於大腿。大腿隨着腳行動，也沒有主動能力，當下方的腳趾與腿肚要行動時，大腿也不能不動。不過，「九三」陽剛，有主見，又在內卦「艮」的頂點，性格是止；因而，能夠靜候發展，而不妄動。如果跟隨「初六」「六二」陰柔的

小人妄動，就會被羞辱。亦即，不可盲目的跟隨別人，應當有自己的主見，才不會蒙羞。

「象傳」說：感應在大腿，也不可妄動，應當靜候；如果一心跟隨別人，所執着的就未免過於低劣了。

這一爻，說明應有主見，不可盲從。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九三」的大腿上方，「九五」的背肉下方，一連三個陽爻的正中間，相當於心臟。心臟是人最敏感的部位；這一爻，也是咸卦的主體。但「爻辭」中爲什麼沒有說明心臟？因爲人心本來就不可捉摸。

「九四」陽爻陰位不正；因而，當心感應而有反應時，就必須堅持純正，才會吉祥；並且可將本來容易後悔的本性消除。如果心神不定，走來走去，猶豫不決，就不能得到多數人的贊成，只有少數的幾個朋友，才會符合你的想法了。

「象傳」說：堅持純正吉祥，可使後悔消除；是因爲這樣感應到的，不會是私欲。走來走去，心神不定；是因爲心地不夠光明正大。孔子在「繫辭傳」中，又得這句話引伸說：「天下在想什麼？慮什麼？天下都回到向一地方，而走不同的路；目的一致，而思慮卻有百

種。天下在想什麼？慮什麼？太陽去了月亮來，月亮去了太陽來，日月相互推移，就產生光明。多天去了夏天來，夏天去了多天來，寒暑相互推移，就成爲一年。過去的事情已經退縮，未來的事情正在伸長，縮與伸相互感應，就產生利益。」

也就是說，不可以存私心，只要除去私心，就可以與萬物感應溝通，天地間無窮的往來，完全出自無心的感應。

這一爻，說明消除私心，心地正大光明，就不會有任何猶豫。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是背肉。「九五」在「九四」的心臟上方，「上九」的頸、頰、口的下方，相當於背肉。背肉又在心臟的後方，當手、脚、口等，都遵照心的命令行動時，惟獨背肉，不加理會；而且又在背後，看不到外物，不會被引誘。所以，當感應在背肉時，反應最遲鈍，甚至沒有反應。像這種孤僻不被外物所動的態度，當然就不能與外在廣大的世界感應溝通，但相反的，也不會與外界發生糾葛，所以說不會後悔。

「象傳」說：以這種對外物完全無動於衷的態度處世，雖然安全；但相對的，也不能感動他人，志向就太小了。

這一爻，說明孤僻就無法與外物感應溝通。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輔」是唇齒相輔的輔，亦即顎。「滕」與騰的意思近似；騰是馬奔騰，滕是水沸騰。顎、頰、舌，在人體的最上部，又在上卦「兌」中，依「說卦傳」的解釋，「兌」有悅言、口舌的象徵；而顎、頰、舌，都是用來說話的。

「上六」已經是咸卦的終極，又是上卦「兌」的終了，以動人的言語，取悅於人，使其感動，根本缺乏誠意，這是小人的行爲。「上六」是陰爻，代表小人，頻頻用口舌去誘騙他人，不是君子應有的態度；所以「象傳」說：這是在玩弄口舌。

這一爻，說明應當以至誠感應，不可玩弄口舌。

東晉的高僧慧遠說：「『易』是以感應爲主體。」（『世說新語』），意思是說，『易經』中含有佛教的深意，就是指這一卦。

『易經』「下經」，以人倫發端的夫婦開始。藉男女關係，闡釋感應法則。男女自然無心的相互感應，彼此愛慕，以謙虛的態度追求，以堅定的誠意感動，使對方喜悅接納，相互溝通，建

立感情，結爲夫婦，完全是自然的必然結果。這一過程，適用於一切人際關係，而且天地間的一切交往，莫不是由這一無心的感應發端。感應自然而然的發生，但不可魯莽；不可妄動，不可強求，應聽其自然，靜待發展。應有主見，堅持原則，不可盲從。動機必須純正，應當排除私心，不可心胸狹窄，懷有成見，心地光明正大，就能冷靜判斷，不會猶豫不決，否則把持不定，無以感動他人，也不能虛懷若谷，接納他人。孤僻冷漠，封閉自己，無法與廣大外界溝通，不能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也就不能有所作爲。至於花言巧語，取悅誘騙，更是小人的作爲，不是君子應有的態度。

恆

恆久
恆常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將咸卦倒過來，成爲恆卦。彼此是「綜卦」，感應短暫，恒久長遠，暫與久相互爲用。

序卦傳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恆」是恆常，永久的意思。下卦「巽」，象徵長女；上卦「震」，象徵長男。咸卦是男在女的下方，女尊男卑，象徵男女、陰陽相互感應的道理；這一卦，女在男的下方，男尊女卑，象徵夫婦的常理；所以，命名爲「恆」。占得這一卦，祇要有恆，堅持自己的意志，就能夠亨通。

但動機必須純正，而且持續，才能無往不利。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是久的意思。上卦「震」是「陽卦」，下卦「巽」是「陰卦」，所以說，剛上而柔下；亦即，男尊女卑，是夫婦的常理。又，上卦「震」是雷，下卦「巽」是風，雷與風相互助長，雷乘風而行，風因雷增強；另外，下卦「巽」是順，上卦「震」是動，順從自然法則而行動；以上都是天地的常理。這一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都剛柔相應，這也是常理；都象徵恆久。

有恆必然有成；所以，亨通，不會有災難。但必須以堅持純貞爲前提，才會有利；這是說，堅持的必須是正道，就像天地的道理，由於純正，因而恆久，持續不已。所以說無往不利，就像日月，依循自然法則，而能長久普照萬物；四季依循自然法則，而能變化永久，生成萬物；聖人永久堅持正道，而能教化天下，建立秩序。祇要觀察這一恆久的道理，就可以發現天地萬物的眞情了！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上卦「震」是雷，下卦「巽」是風，雷與風，經常不停活動，相互助長，象徵恆久。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日常行動，雖然可以臨機應變，但自立立人的大原則，必須堅持，不能改變方正的準則。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浚」是深的意思。「初六」與「九四」相應。陰陽相應是常理。下卦「巽」是入；所以，「初六」必定會深入追求。但「九四」是上卦中惟一的陽爻，亦即上卦的主體；而且上卦「震」是動；所以，剛強的「九四」，一心力爭上游，不會理會「初六」。何況「初六」在最下方，中間又有「九二」「九三」兩個陽爻阻擋。在這種情勢下，雖然與「九四」相應，但如果不顧一切，強求深入，即或動機純正，也有凶險，前進不會有利。也就是說，正義也不能強迫使他人接受，過度要求，就會凶險。

「象傳」說：這是「初六」在開始的位置。開始就要深求，所以凶險。

這一爻，說明正義也不可強迫他人接受的道理。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陽爻陰位不正，本來會後悔。但「九二」在下卦的中位，態度中庸；所以，會使後悔消除。

「象傳」說：這是能夠堅持中庸的緣故。

這一爻，強調中庸原則的重要。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陽爻陽位得正，但過於剛強，而且離開中位，又與「上六」相應，以致不滿現狀，一心上進，不安於位，不能堅守固有的德性，也許會蒙羞；即或動機純正，也難免恥辱。

「象傳」說：這是沒有恆心，以致不被人容納的緣故。

『論語』「子路篇」中，孔子也說：「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當是由此處引用。

這一爻，說明自立立人的大原則，不可違背。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陽爻陰位不正；所以，狩獵不會有任何擒獲。

「象傳」說：不論怎樣有恆心，由於長久地位不正，又怎麼會有擒獲呢？這一爻，強調正義的重要。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陰爻柔順，在中位，又與下卦居中的「九二」陽爻相應，象徵堅守柔順服從的德性，永久不變。不過，柔順服從是妻子的正道，堅持這一純正的德性，會吉祥；但對丈夫來說，卻不是應有的德性，因而凶險。

「象傳」說：妻子永久堅守順從的德性吉祥；因爲妻子一生應當順從一個丈夫。但身爲丈夫的人，衡量事理，應當以正當與否爲依據，長久聽從妻子的話，就會有凶險。這一爻，說明立場不同，所應堅持的德行也不同。

上六：振恆，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已經到達這一卦的極點，又是上卦最上方的一爻，象徵極端恆久，也違背常理。上卦「震」是動，因而經常動盪不安；這一爻又陰柔，難以堅持；所以凶險。

「象傳」說：在上位，就應當具備恆久的德行，經常動盪不安，缺乏恆心，就不能成就大事。

這一爻，說明極端恆久，違背常理，以致不安定的道理。

恆卦，闡釋恆久的道理。有恆爲成功之本，恆久亦即堅持，但堅持也有一定的分際，必須堅持的，是自立立人正當的大原則，在運用上，依然須把握中庸原則，通權達變。正義也不可強迫他人接受；相反的，應當相互感應溝通。當柔則柔，應剛則剛，不同的立場與本分，所應堅持的也不同。極端堅持，反而違背常理，動盪不安。以上不但是夫婦之道，也是爲人處世的大道理。

遯 退避 隱遁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遯」是逃亡、退避的意思，與遁通用。這一卦的形象，是陰由下方成長，陽退避；所以命名爲「遯」。這也是「消息卦」之一，代表六月。

這一卦，陽剛在「九五」的君位，與下方的「六二」陰陽相應，象徵雖然有救世之心；卻正當下方有二個小人的陰爻在伸長，君子不得不退避的時刻。不過，以「九五」高潔的操守，仍然

有影響力，可以亨通。對小人來說，雖然勢力伸張，如果堅守純正，不逼害孤高的君子，也會有利。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退避而能亨通，是說應當退避的時刻，就應當退避；所以亨通。「九五」陽爻陽位，又在上卦的中位，中正，地位適當，又與下卦中正的「六二」相應；這時「九五」的態度，不祇是退避，而且有把握時機，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小即陰，小人有逐漸浸透成長的趨勢，但必須堅守純正才有利。小人漸進，是君子決定進退最困難的時刻；因而，遯卦所啓示的時間意義，就太偉大了！

在我國，自古以來就對隱士給以最高的崇敬，尤其是老莊的哲學思想，更是如此。儒家主張經世濟民，熱心政治；但在亂世，也斷然主張採取逃避的態度，都對政治存有污穢的觀念。這由正史中都載有隱士的列傳，就可以想見。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這一卦，上卦「乾」是天，下卦「艮」是山。山不論多高。也不能接近天，山高而天退；所

以，這一卦命名爲「遯」。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遠離小人；但也不是憎惡小人，而是嚴於律己，以使小人不能接近。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是遯卦的末尾，先逃的已逃往上方，遲疑的落在最後。在小人得勢的時刻，逃避落後，當然危險；但不可因此採取積極的行動。

「象傳」說：逃避落後有危險，但不可採取積極向前的行動，忍隱以待時機來臨，那裏會有災害呢？

這一爻，說明小人得勢，，應退則退，君子應待機，不可妄動。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說」在此當脫解釋。「六二」陰爻陰位得正，在下卦中位，又與「九五」陰陽相應，象徵中正，潔身自愛，柔順的追隨「九五」。意志堅定，就像用黃牛的皮革捆縛，不會解脫。黃是中色，牛性情柔順，也象徵「六二」的中正及對「九五」的柔順。

「象傳」說：用黃牛的皮革捆縛，是象徵意志堅固。這一爻，說明應堅定中正的意志。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是係累、牽制的意思。「九三」陽爻陽位，剛強得正，但被下方的兩個陰爻拖累，在應當隱遁時卻遲疑不決，就像得了厲害的疾病。在這種情況下，蓄養奴婢吉利，因爲奴婢祇做身邊雜事，隨時可以遣走，沒有權勢，不會成爲累贅。

「象傳」說：應當隱遯，被拖累以致遲疑不決的危險，就像生病已經疲憊不堪。蓄養奴婢吉利，是說不可以做大事。

這一爻，說明不可被拖累，應斷然退避。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陽爻，又是上卦「乾」的一部分，性格剛健，雖然與「初六」的小人相應，但在應當隱遁時，卻能擺脫所好，斷然隱去，所以稱作「好遯」。君子能夠做到這一地步，當然吉祥；

然而，小人就不做不到了。

這一爻，說明不可眷戀，應當斷然退避。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是美的意思。「九五」陽剛中正，雖然與下卦的「六二」相應，但「六二」也柔順中正，不會成爲累贅。所以能夠隨時無牽掛的隱遁，稱作「嘉遯」。但以「五」的位置與「上」位比較，仍然不能完全擺脫世俗；因而，必須堅持純正，才會吉祥。「象傳」說：所以吉祥，是由於端正志向。

這一爻，說明不能擺脫世俗，就應剛毅，中正，隱遁於世俗中。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肥」是餘裕的意思。「上」位通常有達到極點、過度、窮途末路的含意。但以等級來說，已經超出「五」的君位之上，象徵是擺脫世俗，無位卻崇高的隱士地位；所以稱作「肥遯」。「上九」達到這一超越世俗，置身世外的地位，又剛健，下面沒有相應拖累，進退沒有牽掛；所

以，能夠悠然自得，安度隱遁的生活，沒有任何的不利與疑慮。

在六朝讚美隱士的詩文中，常常引用「嘉遯」「肥遯」這兩個名詞。據『南史』「阮孝緒傳」記載，有名的占卜家張有道，爲隱士阮孝緒占卜，就得到這一遯卦的「上九」。

遯卦，闡釋退避的道理。極端恒久，必然又動盪，再演變成小人勢長，君子退縮的局面。退避也是正當的手段，並非消極的逃避，而是隱忍，等待積極行動最有利的時機。當這一最難抉擇的時刻來臨，應當覺悟，滿招損的必然法則性，積極對抗，徒然造成傷害，已經毫無意義。因而，除了堅定信念，堅持剛毅中正的態度，不可同流合污之外，應退則退，必須隱忍，不可妄動；斷然拋棄一切，急流勇退，不可遲疑，不可眷戀，或隱沒於世俗之中，或超脫於世俗之外；以等待時機。

大壯

壯大
隆盛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遯卦倒過來，成爲大壯卦，相互是「綜卦」，逃避是消極手段，壯大則積極有所作爲，兩者相互爲用。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這一卦，也是「消息卦」，代表三月。連續四個陽爻，成長壯大；「大」代表陽，「壯」表示盛，陽隆盛；所以命名爲「大壯」。陽象徵君子，君子壯大，當然亨通，無往不利。然而，聲

勢隆盛壯大，就必須嚴守純正；否則，就有陷於橫暴的可能。所以說，必須堅守純正，才會有利。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說陽壯盛。由上下卦來看，下卦「乾」，純陽最剛健；上卦「震」，性格動；剛健又有行動，所以壯盛。壯盛須堅貞才有利，是說不但要大，而且必須正。惟有以正大的態度，才能發現天地間的眞情；因爲天地的法則，就是正大。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這一卦，上卦「震」是雷，下卦「乾」是天。雷在天上轟轟的響，聲勢壯大；因而，命名爲「大壯」。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從事轟轟烈烈的壯大事業。但君子的強大，不在於勝過他人，而在於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就必須實踐禮儀。所以，不合乎禮儀的事，就不可以做。

『老子』說：「自勝者強」；『論語』「顏淵篇」中，孔子也說：「克己復禮爲仁，」又進一步闡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以說是這一卦的註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趾」是人體最下方的腳趾，用來走動向前；所以，腳趾強壯，象徵旺盛的前進意圖。「征」是往，「孚」是信、必的意思。腳趾雖然有前進的旺盛企圖，但還不足以帶動全身；因而，前進凶險，而且必然如此。又，「初九」雖然陽爻陽位得正，但與「九四」陽陽不能相應，上方沒有援引，所以，前進凶險。

「象傳」說：腳趾強壯，必然窮困。

這一爻，說明壯大也應當量力，不可妄動。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陽爻陰位不正，但在下卦的中位，雖然位置不當，卻有中庸的德性。當壯大時，往往容易過分，必須具備中庸的德性，堅持純正，能夠克制，才會吉祥。

這一爻，說明壯大，應當中庸，有節制。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罔」這個字，不容易了解，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一說，罔是亡，假借爲無的意思。在『詩經』『書經』中，常將罔當作無用。「羝羊」即公羊。「藩」是籬。「羸」與纍、累同義，掛住無法擺脫的意思。

「九三」陽爻陽位得正，但已經一連三個陽爻，又離開中位，剛強過度。小人會利用這種過度剛強的氣勢，欺凌他人；但君子就不會這樣做。因爲這種做風，就是純正，也有危險。就像公羊去抵觸藩籬，角被掛住，無法擺脫。

象傳說：小人利用壯大，君子不會。

這一爻，說明不可利用壯大，逞強任性。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輹」是將車軸綁在車身上的皮革。「九四」已經超過這一卦的一半，連繼四個陽爻重疊，象徵非常壯大。但「九四」陽爻陰位不正，繼續下去，就會後悔。不過，正因爲陽爻陰位，並非極端剛強，祇要堅持純正，仍然吉祥，可使後悔消除。又因爲前方都是柔爻，所以，會像公羊將藩籬決潰，角不被掛住；又像堅牢的綁住重車車軸的皮革，不會斷落。象傳說：在這種情形下，可以繼續向前進。

這一爻，說明壯大，更要堅持純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這一卦所以用羊來象徵，是因爲將大壯卦䷡每兩爻合併成一爻，就成爲兌卦☱，外柔內剛，是羊的象徵。「易」是場，即田畔。「六五」陰爻在中位，柔弱中庸，已喪失了壯大性格；所以，用象徵大壯卦的羊，在田畔失落來比喻。這時，已經不再強大的前進；但也不會發生後悔的結果。

象傳說：羊所以在田畔失落，是因爲「六五」陰爻陽位，位置不當。

這一爻，又進入物極必反，壯大開始衰退，不可能再積極向前。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詳」即祥。上位已是大壯卦的終極，有公羊抵觸藩籬，角被掛住，不能後退；而「上六」陰爻，力氣不足，又不能穿破藩籬，達到目的；而且像這樣逞強冒進也不會有任何利益。所幸

「上六」是柔爻，能夠以柔弱與命運對抗；祇要及時覺悟立場的艱難，能夠忍耐以等待時機，結果還是會吉祥。

「象傳」說：不能後退，又不能前進達到目的，這是不祥的徵兆。及時覺悟立場的艱難，忍耐等待時機，會吉祥；是說這樣災難就不會長久。

這一爻，說明既不能進，又不能退，就應當及時覺悟，艱難已經到來，力求自保以待機。

大壯卦，闡釋壯大的運用原則。有衰退，必然有壯大，又轉變成陰退陽盛的壯大時期。壯大容易自負，容易流於橫暴。所以，大必須正，應當堅守正道；大必須中，應當把持中庸原則，外柔內剛，能夠節制，不使其過當。壯大也應當量力，不可以妄動。壯大，不可以恃強任性，更應當堅持正義。壯大，同樣的不可能恆久持續，當顯露衰退的跡象時，就不可再有積極的行動。當已經步入衰退時，更應當及時覺悟，艱艱的時刻，已經到來，力求自保，以等待時機。

晉

晉前進
晉升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晉」是前進，是諸侯前進到天子面前，接受褒獎的形象。「康侯」使人想到周武王的弟弟衞康叔，在周建國後，被封在衞，『書經』中的「康誥」，就是當時周公寫給康叔的訓誡。不過，「卦辭」是周文王寫的，在周建國以前，文王已經逝世，不可能是指康叔。因而，歷代的註釋，都將康侯當作普通名詞，解釋成使國家安康的侯爵。「錫」是賜。「蕃庶」是繁多，「接」是應接。

這一卦，上卦「離」象徵太陽，性格是依附；下卦「坤」象徵地，性格柔順；是太陽普照大地，萬物柔順依附的形象。以人事來說，象徵諸侯恭順的依附天子。所以說：將自己國家治理得安康的諸侯，晉見天子，報告地方的政情，得到褒獎，賞賜許多馬，在一天中，天子就接見三次，給以極大的禮遇。意思是說，忠於職守的人，就能被賞識，使其晉升，飛黃騰達。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名「晉」，是進的意思。以卦象來說，上卦「離」是太陽、光明，下卦「坤」是大地；象徵光明的太陽，升到地面以上。以卦的性格說，上卦「離」是依附，下卦「坤」是柔順，象徵萬物柔順的依附偉大的太陽。以卦變來說，觀卦 ䷓ 的「六四」柔爻晉昇，與「九五」的剛爻交換位置，成爲晉卦 ䷢；也有「晉」的含意。用人事比喻，就有治理國家安康的侯爵，晉見天子，得到許多馬的賞賜，受到一天中接見三次的榮寵，也是「晉」的象徵。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上卦「離」是太陽，下卦「坤」是大地，太陽出現在大地上，普照萬物；所以稱作晉卦。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使自己本來具有的光明德性，愈加顯明。

「昭」是顯明的意思。『大學』中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左傳』桓公二年中也有：「人君者，將昭德塞遠，以臨昭百官。」含意都相同。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摧」是摧毀、挫敗，「如」是助詞，與然相同。「罔」是無，「孚」是信。這一卦的卦名「晉」，當然各爻都要前進。但「初六」是陰爻，在最下位，力量弱，雖然與「九四」相應，可是，「九四」陽爻陰位不正，並不能給以援手，如果前進，就會挫敗。不過，祇要堅守純正，仍然吉祥；即或不能取信於人，祇要心裏坦然，面對現實，就不會有災難。

「象傳」說：前進會挫敗；但自己走的是正道。心地坦然，不會有災難；是說還沒得到任用，沒有責任，所以能夠無憂無慮，悠然自得。

這一爻，說明前進時，必須動機順正，即或失敗，也能坦然。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介」是大。「王母」是祖母。最古老的字書『爾雅』「釋親」中說：「父親的母親爲王母。」

「六二」陰爻陰位，在下卦中位，中而且正，當然會昇進。但與「六五」陰陰不能相應，上方缺乏援引；因而，前途困難，不能不憂愁。不過，開始孤立無援，祇要堅守純正，仍然吉祥；就像由祖母那裏，得到很大的福氣。

祖母指「六五」，古時有祭祀先妣，亦即祭祀先祖的母親的祈福禮儀。「六五」陰爻在尊位，相當於祖母。

「象辭」說：這是因爲「六二」在中位，又陰爻得正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不得前進，不必憂慮，中正必然有成功之日。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允」是信的意思。「六三」陰爻陽位不正，又不在中位，當然會後悔。可是，下方的兩個陰爻，志同道合，也要前進，得到衆人的信賴與支持，本來應該後悔的因素，就消失了。

「象傳」說：衆人信賴，是由於志向都在向上昇進。

這一爻，說明前進須以獲得羣衆的信賴爲前提。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詩經』「魏風・碩鼠」中說：「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鼫鼠」即碩鼠，偷吃損害作物的野鼠。

「九四」陽爻陰位，離開中位，不中不正，卻晉升到高位；由於缺乏道德，地位高反而更加貪婪，就像田間的野鼠。所以說，像野鼠般貪婪的人，晉升到高位，即或行爲正當，前途也有危險。「象傳」說：這是由於「九四」不中不正，地位不當。

這一爻，說明不可倖進，不可貪得無厭。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恤」是憂的意思。「六五」陰爻陽位不正，結果應當後悔；但「六五」是上卦「離」象徵光明的主爻，下卦「坤」是順；因而，是以光明磊落的態度，高居君位，下面又服從的形象，想像中的後悔，就消失了。所以，不必爲得失躭憂，前進吉祥，沒有不利。「象傳」說：這是說前往會有吉慶。

這一爻，說明光明磊落，不計較得失，前進必然有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邑」是自己封地上的村鎮。「上九」已經晉升到極點，又是剛強的陽爻；所以，用動物的角象徵。鑽進角尖中，本來已經沒有廻旋的餘地，但由於本身剛強，還有力量討伐叛亂的村鎮，雖然危險，但結果吉祥。不過，自己領地上的村鎮，應當平時善加治理，不使其發生叛亂，竟然發生叛亂，不得不加討伐，雖然是正當的處置，仍不免羞辱。「象傳」解說：這是採取的措施，不夠光明正大。

這一爻，說明前進必須有妥善的策畫，謹慎的實施，等到發生偏差，再來改正，即或不失敗，也是恥辱。

晉卦，闡釋進取的原則。壯大，當然就可以前進求發展，就像太陽上昇，普照大地，爲萬民謀幸福。但在前進求發展時，必須動機純正，即或失敗，也能於心無愧。而且不可憂慮一時的得失，只要把握中正的原則，必然成功。求前進，必須以得到羣衆的信賴與支持爲前提。不可存徼倖的心理，貪得無厭。必須妥善策畫，謹慎實行。如果發生偏差，再去改正，即或不失敗，也是恥辱。

明夷

光明負傷
韜晦時期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夷卦，與晉卦相互是「綜卦」，前進須冒險，難免負傷，負傷則促使反省，有利於前進。相互爲用。「序卦傳」說：「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夷」與痍相同，傷痍、創傷的意思。這一卦，上卦「坤」是地，下卦「離」是太陽。太陽沈沒地下，象徵光明受到傷害；所以，命名爲「明夷」。

這一卦的主爻「六五」，雖然在上卦的中位，但陰爻柔弱，又包圍在上下的陰爻中，象徵

賢者以明德被創傷，立場非常艱難；惟有覺悟立場的艱難，刻苦忍耐，堅守正道，韜光養晦以自保，才會有利。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這一卦，上卦「坤」是地，下卦「離」是太陽，太陽進入地中，是光明被創傷的形象。以卦的性格來說，內卦「離」是文明，外卦「坤」是柔順，以這種內心明智，外貌柔順的性格，就可以承受大難。周文王就是如此，當蒙受被暴君紂囚禁在羑里的大難時，就是隱藏內在的明智，外表柔順，最後得以安全脫險。在艱難中堅守正道有利；是說應當收斂光芒，在國家蒙受大難時，能夠堅持光明正大的意志。箕子就是如此，當侄兒紂王，暴虐無道，明知無可救藥時，就裝瘋避禍。文王、箕子指「六五」，紂王指「上六」。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這一卦，上卦「坤」是地，下卦「離」是明，光明進入地中，因而光明受到創傷。太陽普照萬物；但光芒過度強烈，則萬物逃避，當巨細得不到遮蔽時，反而受到傷害，就與寬容的德性違背。君子應當領悟這一意義，當面臨羣衆時，就要隱藏智慧，以平易的態度接近，才會被接納，

眞正了解羣衆的需要。這就是利用昏暗，反而看得明顯的道理。

『老子』中說：「其政察之，其民缺缺。」政治上的措施，也是如此，如果明察秋毫，鉅細無遺，表面上好像嚴密；實際上，卻因法令過度繁瑣苛細，反而使民性變成磽薄。古代帝王戴的冠，前面有珠簾，遮住視線，兩邊有棉球，塞住耳朵，就是警惕帝王，不可過於耳聰目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這一卦，是明德被創傷，邪惡殘害正義，「初九」就像鳥於飛行中負傷，翼下垂。但「初九」在這一卦的開始，飛得高，距離遠，負傷不重，還能飛離險境；於是君子捨棄一切逃亡，難免窮困，會三天沒有吃的；就是有投奔的地方，也會被譏笑爲不識時務，聽到閒言閒語。

「象傳」說：君子外出，由於對方不正當，所以不接受他的食物。

一說：這是指伯夷不吃周朝的穀糧。君子堅持自己的理想，不能被社會接納，彷徨沒有歸宿，即或出任官吏，君主也會說：你的理想與現實不合，遭到非難，爲了堅持正義，惟有不接受君主的俸祿。

又『左傳』昭公五年的記事中，魯國的叔孫豹出生時，卜楚丘替他占筮，得到這一卦，最後叔孫豹病倒時，果然惡人三天不給他食物，餓死了。

這一爻，說明在正義被殘害的苦難時期，唯有退避韜光養晦以自保。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負傷在左大腿，幸好右腿還可以行動，如果得到強壯的馬，仍然可以得救，迅速逃離險地，結果吉祥。

「六二」比「初九」更進一步，負傷也較重，「初九」還可以飛，「六二」已經行動困難了。不過，迅速挽救，仍然會吉祥。

象傳說：「六二」所以吉祥，是因爲陰爻陰位，又在中位，柔順中正，能夠遵循法則的緣故。

一說：這是指周文王拯救殷紂王的遺民。

這一爻，說明邪惡的殘害已經遍身，應當迅速逃離避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剛爻剛位，至剛；又是下卦「明」的最上爻，最明智。但籠罩在完全陰暗的上卦下面，相應的「上六」又昏暗，開始不得不將明智隱藏，百般忍耐。可是不能長久如此，可以往南

方征討。古代認爲南上北下，南方是光明的方位。亦即，向上攻擊，開創光明，就能俘虜罪魁惡首，指的是「上六」。然而，這是革命的非常行動，必須愼重，不能操之過急。這是指周文王被暴君紂王囚禁在羑里，隱忍得以脫險，終於發動革命。

象傳說：往南方狩獵，才能夠大展抱負。

這一爻，說明在遭受嚴重的創傷時，應當採取非常行動，才能夠挽救，但應愼重。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這一爻的含義，不容易了解。右尊左卑，這是說，要進入卑鄙的心腹之中，才能獲知傷害光明的暴徒的心意。這樣接近暴君，不會有危險，留在家中，反而招禍；所以，要入虎穴，到朝廷中去避禍，亦即大隱於市的意思。

一說，這是指殷紂王的兄長微子，他看到紂王殘暴傷明，屢諫不聽，知道紂王的心意，已經不可挽回，就離開宮廷，逃往周國避難，得以延續殷代的後裔。

這一爻，說明最危險的場所也最安全的道理。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史記』「宋世家」中記載，紂王暴虐，箕子勸諫不聽，有人勸告他逃亡；箕子說：「爲人臣下，勸諫不聽就離去，豈不是暴露君王的罪行，自己討好於人民，我不忍這樣做。」於是，就披頭散髮，假裝瘋狂，淪爲奴隸，故意傷害自己以避禍，所以說「箕子之明夷」，自己將自己的明德傷害以守正的意思。

這一卦，上卦「坤」全部是陰爻，「六五」又在最中央，是最黑暗的時刻；而且，又最接近昏暗的「上六」。但「六五」卻能夠不失其堅貞，就像箕子，在最暴虐黑暗的時刻，依然能夠明辨是非，堅持正義。

「象傳」說：箕子的固守正義，是說明光明不可熄滅。

這一爻，說明愈在黑暗的時刻，愈應當堅持正義，明辨是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是純陰的上卦的最後一爻；亦即，昏暗已經達到極點。在這一位置，開始像登上天堂，最後卻墮入地獄，這是由於不光明必然黑暗的結果。

「象傳」說：開始登上像天一般高的地位，光芒四射，照耀各國；最後墜落到地中，是因爲違背了正義的原則，終於滅亡。

這一爻，指紂王暴虐，開始威震四方，最後滅亡，以強調違背正義的原則，必然失敗。

前進必然有危險，危險必然有傷亡；這一卦，闡釋在苦難時有「用晦而明」的法則。當邪惡猖狂，殘害正義，光明被創傷的時刻，正義的力量，難以抗拒，抗拒祇加重傷亡，甚至覆滅；惟有內明外柔，韜光養晦，才能承受大難。當此苦難時期，君子應當覺悟立場的艱難，收斂光芒，艱苦隱忍，逃離險地，先求自保。隱忍逃避，是爲了避免傷害，以爭取時間，結合力量，迅速謀求挽救，待機而動，甚至不惜採取非常手段；但不可操之過急，必須謹慎。往往最危險的場所，也是最安全的所在；最艱難的時刻，也是奮發有爲的大好契機應當明辨是非，堅持純正。邪惡不會長久，正義必然伸張，違背正義的原則，最後必然滅亡。我國五千年歷經艱險，屹立不搖，可以說就是把握了這一「用晦而明」的法則。

家人 家庭倫理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序卦傳」說：「傷於外者，必返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是一家人，說明家庭中的倫理道德。

這一卦，外卦的「九五」，與內卦的「六二」都得正。象徵男人主外，女人主內，各守正道；所以，命名爲「家人」。並且特別強調，主婦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主婦正，則一家正；家庭正，延伸到家庭以外，必然也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一家人，女在內，地位正，男在外，地位也正，男女在家庭內外，各有正當的地位，這是天地間的大道理。家庭中有嚴厲的君主，就是父母。一家人，父母、子女、兄弟、夫妻各盡各人應盡的本分，則家庭的倫理道德，就納入正規；所有的家庭，都走入正規，則天下就安定了。

儒家，以孝悌爲一切道德的根本，而骨肉親情，也確實是人類所共有，最親切最實在的情感。所以，如果能以孝悌的道德，端正每一家庭，則延伸到國家、天下，必然也端正了。因而，家庭規範的延伸，即可成爲政治規範。『論語』「爲政篇」中，有人問孔子：「先生爲什麼不從政呢？」他回答說：「『書』中不是說孝順嗎？惟有孝順父母的人，必然能友愛兄弟。使這一道理，實行於每一家庭中，使其端正，就是從政，又何必一定要做官，才說是從政呢？」不過，孝悌出自骨肉親情，要使其成爲規範，必然就得相當嚴格；所以說：「家庭中有嚴厲的君主，那就是父母。」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這一卦，內卦「離」是火，外卦「巽」是風，火使熱氣上昇，成爲風；一切事物，必須以內在爲本，然得延伸到外，這是家人卦的象徵。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了解一切事物，都發生於內，形成於外的道理，言語應有具體的內容，行爲應貫徹一定的原則。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是防範的意思。「初九」爲這一卦的開始，陽爻陽位，剛毅得正。象徵在家庭中能夠防患於未然，就不會有後悔的後果發生。

「象傳」說：在家庭中防患於未然，是指當家人還沒有改變初衷之前，就要預先防範。『顏氏家訓』「教子篇」中說：「教導媳婦，應當在剛來的時候；教導兒女，應當由嬰孩開始。」在大家庭中，容易發生摩擦，造成後悔；所以，在開始的時候，就要防範於未然。這一爻，說明在家庭中應防患於未然，才能保持和諧。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饋」是供應食物，「中饋」是在家中負責烹飪供應食物的人，指妻子。「六二」陰爻陰

位，過於柔順，本來並不能主動遂行任何事物；但得正，又在內卦的中位，柔順中正，是主婦應有的德性。因而，對家庭中，主持烹飪供應食物的主婦來說，則是正當而且吉利的。「象傳」說：這是由於具備柔順又謙遜的德性。

這一爻，說明主婦應具備柔順謙遜的中正德性。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是冷酷的意思。「九三」在內卦的最上位，是一家之主的形象。但剛爻剛位，過於嚴厲，以致一家人都冷冰冰的。治家過於嚴厲，難免會有後悔的情形，但結果還是吉祥。相反的，如果治家不嚴厲，妻子兒女整天嘻嘻哈哈，最後就會帶來羞辱。所以，治家寧可過於嚴厲，不可過於鬆懈。

「象傳」說：一家人冷冰冰的，雖然過於嚴厲，但並未違失正道。妻子兒女笑嘻嘻的，家中就失去節制了。

這一爻，說明治家寧可嚴，不可寬。

六四：富家，大吉。

象：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陰爻陰位得正，又是外卦「巽」謙遜順從的開始；守正道，又能謙遜，順從本分理家，當然會使家庭富足，所以大吉。「象傳」說：這是因爲巽卦是順，又陰爻陰位在正位的緣故。這一爻，說明理家應順從本分。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與格的音義相同，至的意思，『禮記』「祭統」中有「王假有廟」，就是當到達解釋。「恤」是憂。

「九五」剛健、中正、在君位，又與內卦柔順中正的「六二」相應。象徵「九五」的王者，來到「六二」的女家，相親相愛，無憂無慮，結果吉祥。

一說，假與嘏通用，大的意思。君王擁有天下的大家庭，使天下人相親相愛。

這一爻，說明一家人應當相親相愛，和睦共處。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剛爻，在這一卦的最上位，象徵一家之主的家長。「上九」又是這一卦的終了，所啓示的，是治家的久遠法則。治家不可缺少誠信，家長以誠信治家，必然就能感化家人，一心向善。何況，治家的對象，是自己的親人，往往溺於親情，過度慈愛，以致缺乏威嚴，禮儀不足，變成散漫。所以，家長必須誠信，而且威嚴，這樣治家，才會吉祥。「象傳」說：威嚴所以吉祥，是說自己應當反省，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就能使家人尊敬，自然產生威嚴，而能服從。『孟子』「盡心下篇」中說：「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能要求妻子。」「離婁上篇」中說：「不能誠實的反省，就不能得到父母的歡心。」「盡心上篇」中又說：「誠實的反省，是最大的快樂。」可以作爲這一爻的注腳。

這一爻，說明治家的基本原則，在誠信與威嚴。

家人卦，闡釋治家的原則。孝悌爲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家庭是社會結構的基礎，延伸來說，攘外必先安內，『大學』中所說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可以說就是來自這一卦。治家，首先應防患於未然。家庭以主婦爲主體，應當具備柔順、謙遜、中正的德性。治家要求寧可過嚴，不可溺於親情，失之於過分寬大。在家庭中，每一分子都能各盡本分，相親相愛，必然和諧，欣欣向榮。而治家最基本的原則，在於誠信，與以身作則基於誠信的威嚴。

睽

乖離
乖異

☲ 兌下
☲ 離上

睽，小事吉。

睽卦與家人卦的形象，上下相反，相互是「綜卦」，家和萬事興，不和則一切乖離，連接得非常巧妙。

「序卦傳」說：「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睽」是目不相視，違背、乖異、背離的意思。合必有離，離必有合；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有效運用離合異同的必然法則，才能因應變化，有所作爲，解說詳「彖傳」。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卦，以卦形來說，上卦「離」是火，下卦「兌」是澤，是火炎向上燒，澤水向下浸的形象；以象徵來說，上卦是中女，下卦是少女，是二女同住在一起，行動意志不能協調的含義；都有違背的傾向。但以卦的性格說，下卦「兌」是悅，上卦「離」是附、明；是屬於愉快的依附明智的性質。再以卦變來說，離卦☲的「二」與「三」爻交換，中孚卦䷼的「四」與「五」爻交換，或家人卦䷤的「二」與「三」及「四」與「五」爻交換，都是柔爻前進上昇，成爲睽卦☲☱，使「六五」在中位，與「九二」的剛爻相應，得以稍爲補救；因而大事不可，小事吉祥。

總之，以萬物的事理來說，形態雖然違背，但卻有看不到的同一性存在。如天高地卑，形象不同，但作育萬物的功能相同；如男女的體質不同，但彼此的意志，可以溝通；如萬物的形態，各不相同，但成長的過程，都相互類似。所以，背離是在異中有同，因時間演變而背離，背離的時間功效，可就太大了！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而異」的闡釋，與明夷卦「大象傳」的「用晦而明」的含意相似。這種相反相成的法則，在『老子』中常常看到。睽卦的上卦「離」是火，下卦「兌」是澤，火向上燒，水往下流，性質背離。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合而不同；亦即，順應大勢所趨，但堅持自己的原則與獨立人格。「彖傳」中指出，應於異中求同；在此則作相反的說明，應於同中求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以辟咎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辟」即避。「初」與「四」應當相應，但「初九」「九四」都是陽爻，卻不能相互應援，應當會發生後悔的結果。不過，在背離的情狀下，應當相合的卻背離，應當背離的反而相合。所以，應當相互排斥的「初九」與「九四」，反而相互應援，使想像中的後悔，消除於無形；就像喪失的馬，不必去追逐，自己就會回來。「初九」認爲沒有應援，不可能上昇，但意外的得到「九四」的應援，不必焦急，有了上昇的機會。所以，人情反復無常，爲了避免災禍，有時不屑理會的惡人，也不得不交往。亦即，人事難以意料，寬大包容，在危難中，才會有意外的應援到來，即或是惡人，也不可以完全排斥，適度的交往，反而可以避禍。如『論語』「陽貨篇」中，孔子去回拜魯國的佞臣陽貨，就是這個道理。

這一爻，說明異中有同，就是正邪之間，也不例外。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爲主人，指「六五」。「九二」與「六五」陰陽相應，本來應當會合，但在背離的狀況下，卻不能見到。於是，到處尋求，不是在大道，終於在小巷中遇到；這樣做，不會有災禍。「象傳」說：這樣追求，好像卑鄙；但「九二」與「六五」本來應當相應，刻意去尋求能夠應援的人，是一時權變；並不違背原則。

這一爻，說明應爲權變主動積極去異中求同。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天」本來指頭頂，亦即顚的意思，轉爲在額上刺字的刑罰。「劓」是削去鼻子的刑罰。「六三」與「上九」相應，應當前往到「上九」處，但本身陰柔，前後受到剛爻的牽制，就像自己的車，後方被「九二」拖住，車前拉車的牛，又被「九四」阻止，因而使「六三」與「上九」背離。於是，「六三」本人就像遭受刺額、削鼻的刑罰般憤怒。不過，艱難終於會消除，開始雖然不利，最後仍然有結果，終於見到了「上九」。

「象傳」說：車被牽制，是因爲「六三」陰爻陽位，位置不當。開始不利，最後有結果，是說終於遇見了「上九」的剛爻。

睽卦的「爻辭」，都是解說開始乖離，最後仍然合同。亦即離而合，合又離，是必然的法則；因爲求同，同必然能合；所以，當背離的時刻，不可懊惱，應當於異中求同，必然合同。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無咎，志行也。

「元」是大，「元夫」是大丈夫的意思。「四」應當與「初」相應，但都是陽爻，不能應援；「九四」前後又被陰爻包圍，以致孤立。不過，「九四」與「初九」雖然同是剛爻，應當相應而不相應，但「初九」剛毅，是大丈夫，祇要相互信任，就能夠彼此幫助，即或有危險，最後仍然平安，不會有災禍。

「象傳」說：相互信任，不會有災難；是說自己原有的意志，能夠實現。這一爻，說明互信是異中求同的根本。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是其，「宗」是宗族，「膚」是柔軟容易咬食的肉。

「六五」陰爻陽位，不正柔弱，卻身在尊貴的君位，當然會後悔。不過，「六五」在上卦的中位，與下卦的「九二」陰陽相應，可以得到應援，使後悔消除。其宗族，指應援的「九二」。在「九二」前面形成阻礙的「六三」，陰柔不正；因而「九二」就像咬柔軟的肉一般，很容易的就將其排除，與「六五」會合，有了強力的支援，當然前進就不會有災難。所以「象傳」說，前往會有吉慶。

這一爻，說明合同就能產生力量。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負」是背，「塗」是泥。「弧」是弓，「說」是脫。這一「爻辭」，在『易經』所有「爻辭」中最富於幻想力。「上九」與下卦的「六三」相應，但「六三」前後都有剛爻牽制，不能前往，與「上九」會和；而「上九」又到達睽卦的極點，也是上卦明的極點；因而，剛愎不明，滿腹猜疑，以致孤立。「六三」被剛爻包圍，就像陷在泥淖中的猪；背上塗滿了污泥。「六三」雖然沒有背叛，但「上九」卻猜疑已極，就像看到一車可怕的鬼。起先張弓要射，後來又遲疑，將

弓弦放鬆。不過，「六三」本來與「上九」相應，不是仇敵，是同志，猜疑在最後澄清，終於結合，就像遇到雨，洗去了泥污，才看清眞象，變爲吉祥。所以「象傳」說：這是消除了許多猜疑。

這一爻，說明猜疑的可怕。

睽卦，闡釋離與合，異與同的運用法則，有離必有合，有異必有同，這是必然的自然法則。君子消極的固然應同中有異，合而不同，順應大勢，堅持原則；但也應積極以異中求同，才能結合力量，有所作爲。異中有同，正邪之間也不例外，惟有寬大包容，才能異中求同，異中求同，是爲了結合力量，不得已而權變，積極主動去尋求，並不違背原則。異中有同，同必然能合，即或障礙重重，最後也能合，不必憂慮。同中有異，因而必須互信，才能於異中求得同。而且必須去求，才能於異中結合同志；所以，異中求同，爲必須而且正當的手段。然而，猜疑是合同的大敵，足以使同也變成異，合也變成離，不能不警惕。

蹇 跛腳 困難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序卦傳」說：「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蹇」原義是跛，引伸爲前進不便、困難的意思。這一卦，下卦「艮」是山、止，上卦「坎」是水、是險，山高水深，又前面有險，遭遇困難，停止不前；所以，命名爲「蹇」。屯卦因動而生難，蹇卦因止而發現難，兩者含意不同。

依「說卦傳」解釋，坤卦在西南，艮卦在東北。但這一卦中，沒有坤卦，以卦形來說，不含

西南。因而，漢代的易學家，就將卦形做各種變換，以解說西南。實際上，『易經』中的象徵，並不固定，凡是一陽二陰的卦形，如☳、☵、☶，都是由坤卦☷演變而來。所以，上卦「坎」，也可以看作「坤」，指西南；「坤」又是地，容易行走，所以說「利西南」。下卦「艮」，指東北；「艮」是山，行走困難，所以說「不利東北」。亦即，在困難時，應當用柔，不宜用剛。

又，「蹇」是困難，克服困難，需要偉大人物的協助，而且必須堅持正道，才能得救。幸而「九五」剛健中正，象徵偉大人物，「六二」以上的五爻，又都得正，所以吉祥。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是困難的意思。上卦「坎」是險，所以前面有險；下卦「艮」是止，見到危險，立即停止，豈不是智慧！以卦變來說，小過卦䷽的「九四」與「六五」交換，就成爲蹇卦䷦，象徵「九四」向前，就到達上卦中位的中正位置；如果後退，就進入下卦「艮」，停止就無路可走了。又，上卦「坎」，是由「坤」演變而來，「坤」的方向在西南，所以說往西南；亦即向前有利。下卦「艮」的方位，在東北，所以說往東北；亦即後退不利。當置身於困境時，必須遇到偉大人物，給以協助，才能繼續前進，獲得成功。這一卦，「六二」以上的五個爻，又都得正；所

以說，位置正當，堅守正道吉祥，可以整飭家邦。「蹇」即困難，雖然並不期望發生，但依時間變化，有時困難的功效，可就太大了。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下卦「艮」是山，上卦「坎」是水，山上有水。山是險阻，水不易涉過，都是困難。君子應當效法這一卦的精神，當遭遇困難時，必須反過來追問自己，發生困難的原因何在？並且由修養品德着手，去克服困難。

『孟子』「離婁上篇」中也說：「當實行得不到效果時，一切都要反省自己。」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是前進上昇，「來」與往相反，是回來停留在原處。「初六」陰爻陽位，柔弱不正，又與上卦的「六四」，陰陰不能相應，勉強前進，必將陷入上卦「坎」的危險中。因而，前往是自尋煩惱，惟有了解當前的形勢，知道量力，返回來停留原處，以等待時機，才會得到美譽。

這一爻，說明不可輕率冒險。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匪躬」是奮不顧身，努力向前的意思。「六二」陰爻陰位得正，在下卦中央，又與上卦同樣中正，在尊位剛健的「九五」相應，應當可以順利向前。然而，上卦「艮」是險，「九五」又正陷在險的中央；站在臣的地位的「六二」，只有冒險，不問成敗，奮不顧身，前往營救。

「象傳」再引伸說明。這樣不論結局如何，最後都不會有怨尤。後世，將「匪躬」當作忠臣報國的形容詞，就是出這一爻。

這一爻，說明當陷入危險時，惟有奮不顧身，彼此相救，才不會遺憾終身。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在內卦的最上位，也是內卦惟一的陽爻，成爲其他兩個陰爻的依靠。然而，「九三」與外卦的「上六」相應，一心想要昇進。可是，上位無位，「上六」柔弱無力，並不能給以援引；因而，「九三」要昇進，就艱苦了。但如果認清形勢，返回內卦，不但使內卦的兩個陰爻喜悅，而且本身也安泰。

這一爻，說明與其冒險，以求倖進，莫如退守，以求安全。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已經踏入上卦「坎」的險地，進退兩難。但「六四」陰爻陰位得正，懷有救世救人的正義，下面的近鄰「九三」，也陽爻陽位得正，志同道合，這時就應當反過來與「九三」連合，才能冒險犯難，拯救世人。「象傳」說：「當位實也。」兼有「六四」得正與誠實的含義。這一爻，說明冒險犯難，應當結合同志，充實力量。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大蹇」是非常艱難。「九五」在君位，但陷入上卦險的正中央，形勢非常艱難。不過，「九五」剛健中正，在非常艱難中，必定會有中正的同志，前來營救，那就是「六二」。在這一卦中，形勢良好時，也從不說吉，因爲還沒有脫離險境，不能斷言是吉是凶。

「象傳」說：由於堅守中正的節操，所以會有同志，前來救援。

這一爻，說明德不孤，必有隣，得道多助的道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是這一卦的終極，要前進也沒有地方可去，徒然自尋煩惱，所以艱難。但回頭還就「九五」，共挽時艱，就會有豐碩的成就。到此處艱難已經過去了，所以才說吉祥。偉大的人物，指「九五」；要遇到這樣剛健中正的人物，才有利。

「象傳」說：這是「上九」的意向，傾向下方的「九五」，追隨在君位高貴的「九五」，才會吉祥有利。

這一爻，說明克服困難，應當與賢能結合。

蹇卦，闡釋處困境的原則。乖離，必然遭遇困難，面對危險，應當用柔，不宜用剛；應當積極謀求對策，不可退縮；應當反省，堅持正義；應當充分了解狀況，而且量力，當然不能輕率冒險。一旦陷入危險，就惟有奮不顧身的彼此相救才能脫險。明知有困難，冒險僥倖，莫如退守自保，先求安全，再尋出路。必須冒險犯難時，也應當結合同志，增強力量。尤其堅持正義，得道多助，才能感召同志，應當結合賢能，追隨賢能，才能轉危爲安。

解

解除困難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卦，是與蹇卦形象上下相反的綜卦，困難必須解除，但解除後又容易耽於安樂，產生困難，難與解相反相成。「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這一卦，內卦「坎」是險，外卦「震」是動，行動走出困難之外，使困難解除；所以，命名爲「解」。

解卦來自升卦䷭，升卦的「三」與「四」交換，就成爲解卦䷧。升卦的上卦「坤」，方

位在西南，九三昇入西南的「坤」，成爲困難解除的解卦；所以說西南有利。亦即，解除困難，應當用柔。又，西南的「坤」是地，大地平坦寧靜；當艱難解除之後，就應當一切簡易寧靜，與民休息，不可再繁瑣擾民，才有利。當困難解除之後，不宜再有任何行動，應當回到原來的地方休息，才會吉祥。解除困難，應當立即迅速解決，不可使紛擾延續過久，才會吉祥。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甲坼」是果實裂開。解卦由下卦「坎」的險，與上卦「震」的動構成，是行動而能脫離危險的形象，所以稱作解卦。西南是坤卦，性格平易，以平易的方法，解除困難，可以得到大衆的擁護。又，升卦䷭的「九三」與「六四」交換，上昇進入西南的坤卦，成爲解卦䷧；坤卦象徵衆，所以說得衆。如果沒有前往的去處，回來吉祥；由於「九二」在內卦得中，以中庸之道，才能夠解除困難。有前往的去處，則愈快愈好，因爲前往可以成功；也是指「九二」。這一卦下卦「坎」是水，上卦「震」是雷，象徵雷雨。依大自然的法則，由秋至冬，凍結閉塞，當閉塞到極點，春天到來，一切解除，發生雷雨；各種植物的種子，堅硬的殼破裂，再度萌芽。所以，解除困難的時間因素，太偉大了！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過」是沒有犯意的過失，「宥」是寬恕、減輕的意思。雷雨發生，大自然的閉塞現象解除。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赦免不是故意犯過的人，寬恕減輕故意犯罪的人。『後漢書』「陳寵傳」中說：「到除夕，如果死刑還沒有執行完畢，春天已經到來，就要延遲到第二年的冬天才執行。」亦即人的行爲，必須與大自然因應。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義」在此當宜解。這一卦，是解除困難的時刻，「初六」柔爻，在最下方，柔順，位置不顯著，所以安全。而且，「初六」與上卦的「九四」，陰陽相應，雖然不會大吉，也沒有災難。「象傳」說：在「初六」與「九四」剛柔相應的狀況下，應當不會有災難。這一爻，說明當困難開始之初，就應當迅速解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黃矢」是裝有黃金箭頭的箭。這一爻的象徵意義，不容易了解。一說，狐是迷惑使人中邪的動物，象徵小人。這一卦有四個陰爻，除了在君位的「六五」之外，還有三個陰爻，所以說三狐。「九二」陽爻剛毅，在內卦的中位，因而中庸，又與君位的「六五」相應，得到信任，能夠驅逐迷惑君主的小人；所以說獵獲三隻狐。射狐如果被逃走，就會損失黃金的箭；但射中獵獲，就會得回箭。「黃」是地的顏色，在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中，是中央顏色；箭是直的；象徵在驅逐小人時，須用中庸、正直的方法。驅逐小人，是爲了使正義伸張，須堅守正道，才會吉祥。

這一爻，說明解除困難，須把握中庸、正直的原則。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繫辭傳」對這一爻的說明：「背負物件，是卑賤小人的工作，車是貴人乘坐的器物。卑賤的小人，乘坐貴人用的車輛，強盜就想奪取了。」

「六三」是陰爻，象徵小人卻位於下卦的最高位，而且陰爻陽位不正，品德與地位不相稱。必然會招致想盜取這一地位的人出現。就是堅守正道，也難以免羞。

「象傳」說：乘坐超越自己身分的車輛，不也慚愧。自己招來強盜，又會是誰的過失呢？後世用「負乘」形容地位與身份不相稱的人，就是出自這一爻辭。

這一爻，說明解除困難，名實必須相符。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的原義，是用刀將牛角切離。「而」與爾通用，是你的意思，指「九四」。「拇」是大腳趾，指在最下方的「初六」，「初六」與「九四」相應，又在最下方，所以說你的大腳趾。「九四」與「初六」，位都不正；亦即，以不正相應。不過，「九四」是陽爻，象徵君子；「初六」是陰爻，象徵小人；雖然相應，卻不能成爲同志。「九四」斷然將「初六」切除，朋友才會到來，對自己產生信心。亦即，切斷與小人的關係，才會得到君子的信任。

「象傳」說：這是由於位置不正的緣故。因爲「九四」應當得正卻不正，含有惋惜的意思。

這一爻，說明除惡務盡，才能得到君子的信任與支持。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維」是惟，思的意思。「孚」是信，有驗證的含義。這一卦，有四個陰爻，陰爻代表小

人，其中祇有「六五」在君位，是君子；但容易與其他三個陰爻的小人混淆。君子應當祇與君子交往，必須遠離小人，結果才會吉祥；所以，君子在思考是否已經切斷不良的交往時，應當以小人是否已經退去來驗證。

這一爻，說明君子勢長，小人必然勢消。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繫辭傳」對這一爻說：「隼是獵物，弓箭是打獵的工具，是人在射。君子將獵具，藏在身上，等待時機行動，怎麼會不利呢？」

「上六」是這一卦的最高位，但不如「五」的君位，所以稱公，公爵的意思。「隼」是惡鳥，象徵小人，指「六三」。「高墉」是高的土牆，指「上六」在最高位。這一爻，是解卦的終結的一爻，必然一切困難都已經解除。「上六」對貪想高位，不相應的小人「六三」，在他飛上來的時候，就像站在高墻上射隼般，將其射落，不會有不利。

「悖」是叛亂。「象傳」說：公爵將隼射落，以解決叛亂。

這一爻，說明對邪惡應採取斷然手段。

解卦，闡釋解除困難的法則。發生困難，就應當設法解除。原則上，應當採用柔和平易的方法，才能得到羣衆的支持；而且應當快速，立即恢復平靜，以免擾民。當困難開始之初，就應當剛柔相濟，順應情勢，立即解除。應當堅持中庸正直的原則；任用得當，名實相符，不可敷衍了事，徒然增加困難。而且除惡務盡，不惜斷然採取嚴厲的手段。小人勢消，然君子勢長，才能得到正義力量的信任與支持，使困難消除於無形。

損

減少
損失

䷨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序卦傳」說：「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是減。這一卦，來自泰卦䷊，下卦減少，上卦增加一個陽爻，就成爲損卦䷨。亦即下損上益，人民的財富減損，君主的財富增益，但重點在於減損；所以稱作損卦。與這一卦相對的，是上損下益，仍然是以下爲準，稱作益卦。減損不能完全視作惡，爲治理國家，有時必須使人民所得，受到某種程度的減損，但必須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被人

民接受。使人民減損，應當是不吉利、過失、不能長久持續，進行不會有利；然而，祇要誠信，就會有利，吉祥。

「曷」是何以的意思；「簋」是方形的竹盤。減損應當怎麼運用？以祭祀爲例，祇要有誠意，兩竹盤的祭品，就足以用來祭祀，形式上雖然減損，但虔誠的心意，仍然會被神接受。亦即，當有所減損時，應有誠信，最後會大吉，甚至吝嗇，也不會有妨礙。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減損，是減損下方，增益上方，方向是由下往上進行。減損祇要誠信，就會大吉，沒有過失，可以長久持續，進行有利。減損的運用，雖然說，兩個竹盤，就可以用來祭祀，但並非說，一切文飾、形式，都可以廢除。禮儀應當以虔誠爲本質；但虔誠必須藉形式才能表達。因而，以兩個竹盤祭祀，應當依時機決定，須重視實質與形式，惟有爲形式而形式的虛飾，才使其減損。同樣的，過剛就應當減損，過柔就應當增益，也受時間因素的限制。減損、增益、盈餘、虧虛，隨着時間演變；因而，也應當隨着時間的演變結果，適當處置，不可以違反。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卦的上卦「艮」是山，下卦「兌」是澤，減損澤中的土，以增益山，所以山高澤低。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對自己的忿怒，應當自我懲戒，對自己的貪欲，必須自行扼殺，以減損人欲，增益天理。

『老子』中說：「損之又損，一直到無所作爲。」亦即，應當將有爲、聰明、欲望減損，恢復到無爲無欲的自然狀態，這是老子的哲學思想。但在處世哲學方面，由『易經』的「謙」「損」「艮」「節」各卦中，就可以發現，老子與孔子的思想，是一致。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已」是竟、止，「遄」是速的意思，「尙」與上同。

「初九」已當損下益上的時刻，與上卦的「六四」相應。「初九」本身，剛建有餘，「六四」則陰柔不足；於是，「初九」停止自己的工作，急速去協助「六四」。這是捨己爲人的善行，不會有災難。不過，在損益之間，應當斟酌量力，使其適度。

「象傳」說。這是由於上方的「六四」與「初九」相應，志同道合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應損則損，但必須量力、適度。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陽爻剛毅，在下卦中央，中庸不妄進，因而堅持正道有利；如果積極向外發展，就會發生凶險。雖然捨己助人是應當的，但有時不減損自己而能助益對方，反而使對方更加有益。世上有許多愚忠、愚義的人，卻往往不了解這一道理。「象傳」說：這是以中庸爲志向的緣故。

這一爻，強調不損而益的道理，原則應當靈活運用，不可拘泥。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卦䷨是由泰卦䷊轉變而來，泰卦的下卦，減少一個陽爻，上卦增加一個陽爻，就成爲損卦。亦即，泰卦下卦的三個陽爻，損失了一個；所以說，三人行，減損了一人。同時，泰卦的上卦，有一個陰爻下降，陰陽相遇；所以說，一人行得到朋友。天下萬物，都是由一陰一陽結合而成立；因而，一人單獨前往，必定會遇到情投意合的朋友；三人一起前往，就會猜疑，不知道應當與那一人結爲同志；其中的一人，就會因另外找到同伴而離去。亦即，平均的原則，是要損有餘，益不足，三人就要減損一人，一人就得增益一人。

這一爻，說明損有餘益不足的原則。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即病，引伸爲缺點。「使」是假定的意思。

「六四」的立場，要由相應的「初九」處，得到助益。「初九」是剛毅的君子，「六四」是陰柔的小人，在品格上有缺點。所以，可以「初九」的優點，減損「六四」的缺點。不過，就像治病，愈快治療，治癒的機會愈大，應當急速，在積惡不深時，就加以糾正，才會有可喜的結果，不會有災難發生。

這一爻，說明以損增益，行動必須迅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漢書』「食貨志」中說：「元龜，是長一尺二寸的大龜，價值十朋。」「朋」是貝幣兩枚；亦即，用來占卜，價值達十朋的大龜。「上」指天。

「六五」陰爻中虛，柔順虛心，而且位於這一卦的君位，正當損下益上的時刻。天下對這樣的君主，大多數的人，會減損自己，使君主增益。在此處，「或」是指不特定的多數人。這是理

所當然的事，就是用價值十朋的大龜占卜，結果也會如此。亦即，柔順中正又謙虛的人，當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所以說大吉。

象傳說：所以如此，是上蒼保祐這樣的人。

這一爻，說明以損增益，必須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弗損益之」，與「九二」「爻辭」的句字相同；但由於地位不同，含意也不同，「上九」是損卦的結束，損極而益的時刻。「上九」剛爻在最上位，如果使用強使下面受損的方法，形同掠奪，就成爲極大的過錯。而且，本身是陽爻，象徵充實，並不需要使下面受損；相反的，應當以自己的多餘，使下面的人受益才正當。這樣堅守正道，才會吉祥，前進也有利，並且可使天下的人臣服，一心爲國，忘了自己的家。

「象傳」說：這樣做，就可以大展抱負了。

這一爻，說明損益完全依狀況而定，應損則損，應益則益，才能使人民心悅誠服。

爲解除困難，必然會有損失，這一卦，闡釋損人益己的原則。損人益己，必須以誠信爲基

礎，以取之於人，用之於人爲目的，才能獲得信任與支持。要求適度，而且量力。首先應當考慮不損而益的手段；把握損有餘益不足的原則。行動應講求效率，迅速行動，以使損失減低至最低限度。使增益得到最大的效果。損與益，應依狀況，適切運用，應當減損時減損，應當增益時增益，而且柔和、謙虛、中正，才能使人民心悅誠服，全力支持，得以施展抱負。

益

增多
受益

䷩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序卦傳」說：「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與「損」，含義相反；所以卦形也相反，彼此是「綜卦」，一損一益，相反相成。

這一卦，是將否卦 ䷋ 的上卦，減少一個陽爻，下卦增多一個陽爻而成，上損下益，象徵統治者減損財富，使人民增益。益卦的「六二」與「九五」，都中正而且相應，加以下卦「震」是動；所以前進有利。又，上卦「巽」是風、木，下卦「震」是動，被風吹動的木，象徵船；因

而，用有利涉過大河來比擬，暗示可以冒險犯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卦是減損上方，增益下方，使人民無窮的快樂；由上而下，使人民受益，使其道義大放光明。前進有利；由於「六二」與「九五」都中正，所以吉慶。有利涉過大河；因爲上卦「巽」是木與風。下卦「震」是動，木在水上漂浮，被風吹動，象徵木製的船，發揮了功用。又，內卦「震」是動，外卦「巽」是順，順從道理而行動，必然每天都有增益，一直到無窮。另外，否卦 ䷋ 的「九四」與「初六」交換，成爲益卦；否卦的上卦「乾」是天，下卦「坤」是地，這是天施予地一個陽，地爲天生一個陰，使萬物無限增益的形象。大凡使他人增益的道理，時間因素非常重要，應當隨時機進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卦的上卦「巽」是風，下卦「震」是雷，風愈強烈，雷也愈響亮；雷愈響亮，風也愈急速；風與雷相互助長，使氣勢增益。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見到他人比自己優秀善良，就應當

毫不遲疑，像風一般立即追隨；自己有過失，就應當毫不忌憚，像雷一般果斷改過；這是使自己獲得的增益的大原則。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大作」是大事。「厚事」也是重大事項的意思。

「初九」在最下位，本來不能有作爲；但現在正當上損下益的時刻，由於在上者的施予，使「初九」增益，就會回報，可以擔當大事。

但如「象傳」所說，在最下位的人民，本來不能勝任大事，所以必須以「元吉」爲先決條件，亦即，大事必須絕對是善事，才不會有過錯。

這一爻，說明施才能得到人民支持，從事偉大的事業。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在損卦「六五」的「爻辭」中，也有同樣的句子。損卦倒過來，成爲益卦；所以，益卦的「六二」相當於損卦的「六五」，但受益的在下位。「六二」柔

順、虛心、中正，與「九五」相應；因而，任何人都會施以助益，就是用價值十朋的大龜占卜，結果也會如此。不過，「六二」柔爻柔位，過於柔弱；又特別強調，必須永遠堅守正道，才會吉祥。古代君王祭祀天帝時，須先行占卜，如果得到這一爻，舉行祭天的大典，會是吉祥的。亦即受益與祭天，所需要的虔誠相同。

象傳說：「六二」的增益，是外來的。亦即，否卦 ䷋ 的外卦，減少一個陽爻，使內卦增多一個陽爻，成爲益卦。

這一爻，說明柔順、謙虛、中正，必然得到助益。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在『周禮』「大宗伯」中，有「以凶禮哀邦國之憂」的記述。周代有這樣的慣例，當諸侯各國，發生君主死亡、飢饉、天災、戰亂等重大事故時，就報告天子，並通知鄰國，請求援助。這一慣例，到春秋時代依然盛行，在『左傳』『國語』中，可以見到很多這樣的事例。這時派往鄰國的使者，通常都帶着禮物；例如『國語』「魯語」中記載：「魯莊公二十七年，魯國發生飢饉時，臧文仲帶着圭與磬的禮物，前往鄰國的齊國，請求援助。」正相當於這一「爻辭」。

「六三」在下卦的最上位，與上卦鄰接；下卦「震」是動，所以「六三」自動前往，向「六

四」請求援助。對君子來說，乞求別人，是可恥的行爲；但當發生凶險事故時，則是例外，不是過失。但不是過失，有兩個條件：第一、行爲必須符合中庸的道理；第二、在向王公報告時，須帶着圭當作禮物；王公指「六四」。『禮記』「郊特牲」中說：「大夫拿在手上的圭，是爲了表示守信。」圭用玉製成，方正有稜角，以象徵誠信。亦即，在發生凶險事故時，可以向他人求援，但不可背中庸的道理，而且要誠實，不可以欺騙。所以「象傳」說：當然這是可以的。

這一爻，說明誠實的求助，並不違背原則。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這一爻辭，與前「六三」的「爻辭」，意義連貫，「公」指「六四」，前來求告的是「六三」。當否卦 ䷋ 變爲益卦 ䷩ 時，自己損失一個陽，增益下卦「初」的，就是「六四」；所以，求告這一損己利人的王公，就會聽從。前一爻，「六三」是將凶事告訴鄰國，實際上並不限於凶事，有吉事時，也會告訴鄰國，相互贈送賀禮，獲得增益。不過，必須以履行中庸的原則爲條件；可惜「六四」不在中位，因而特別強調。能夠這樣，遷移國都，以獲得強大友善的鄰國庇護，當然有利的。例如『左傳』隱公六年的記事中，就有「我周東遷，依靠晉、鄭，」的記載。由卦象來看，「六四」是由否卦 ䷋ 的「初」，遷到「四」，成爲益卦；因而有遷都的象徵。

「象傳」說：這是王公有損己利人的志向。

這一爻，說明中庸是獲得助益的條件。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心」是施予恩惠的心。「德」與得相同。「九五」在中央君位，陽爻陽位，因而剛毅中正；在下卦，又有同樣中正的「六二」相應；所以，有力量，也有誠意，對人民布施恩惠，用不着問卜，就知道這是非常吉祥。這樣，人民必然也誠意回報，使自己也有收穫。

「象傳」說：這樣就可大展抱負了。

這一爻，說明施即受的道理。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陽剛，已經到達益卦的極點，貪得無厭，要求他人奉獻，以致沒有人再理采；甚至引起憤怒，加以攻擊。正如『論語』「里仁篇」中所說的：「行爲只放縱在利益上，就會招致許多怨恨。」何況，只看重利益，意志必然搖擺不定，當然結果凶險。「繫辭傳」說：「在危險時

採取行動，人民不會參與；在疑懼中說的話，人民不會響應；彼此意志不能溝通，而有所要求，人民不會給以支持；不給以支持，傷害就要來臨了！」

象傳說：沒有人給以協助；因爲「上九」所說的，都是自己片面的說辭。甚至有人攻擊；是說攻擊將來自意料不到的場所。

這一爻，告誡不可貪得無厭。

有失必有得，有損必有益；這一卦，闡釋損己益人的原則。損己益人，急公好義，必然使人喜悅，贏得讚美。而且施就是受，誠心誠意助益他人，必然也會得到誠心誠意的回報；獲得信任與支持；就可以團結力量，集中意志，成就大事，甚至冒險犯難。但動機必須純正，目的必須正當，而且把握時機，適切運用。在受益的一方，也必須柔順、謙虛、中正，他人才會樂於助益。急難時向他人求助，並不違背原則，但應以適度、誠信爲條件；而且應向樂於損己益人的人求助，對象要有選擇。不可貪多無厭，不但得不到助益，反而招致攻擊。

夬

切斷
決裂

䷪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序卦傳」說：「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夬」本來是拉弓時戴在大拇指上的護套，弦由護套上彈離，所以有決斷的意思。大凡夬旁的字，如決、快、訣、缺等，都有離的含意。夬卦有五個陽爻，一個陰爻，是強大的陽，將陰切斷的形象；所以稱作夬卦。這一卦，也是「消息卦」，代表三月。

這一卦陽盛，象徵君子勢力強大，僅有少數的小人，有待驅除。但仍應在朝廷上，先宣告他

們的罪狀，然後以誠信號召羣衆，合力將小人排除。不過，小人詭計多端，仍然會有危險，不可掉以輕心。所以，首先應當告知自己領地的人，先獲得支持，不可立即動用武力，這樣進行，才會有利。亦即，本身應先有萬全準備，然後才可以發動攻擊。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即決，以卦形來說，是陽剛將陰柔決斷的形象。以上下卦的性格來說，下卦「乾」是健，上卦「兌」是悅；雖然可以剛健的勇往邁進，但在作法上，仍應當使人心悅誠服。先於朝廷上宣揚；因爲一個陰爻的小人，高坐在許多陽爻的君子頭上，就已經是罪惡。以誠信號召，強調其危險性；這樣才能警惕，使君子的作爲發揚光大。先告知自己的領地，獲得支持，立即以武力攻擊不利；因爲祇崇尙武力，反而會有行不通的情形發生。又，這一卦再上昇一步，最後的陰爻，也變爲陽爻，就成爲純陽最吉利的乾卦 ䷀，陽剛的伸長，到此時才終結；所以說，前進有利。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卦的上卦「兌」是澤，下卦「乾」是天，澤中的水蒸發，昇到天上，當成爲雨時下降。君

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將恩澤施予在下的人民。但不可因此就以爲有了恩德，因爲一切的恩澤，都來自天賜，並非個人力量所能及。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前面的腳趾健壯，與大壯卦「初九」的字句相同；不過，夬卦陽剛的伸長，比大壯卦又進了一步。「初九」是下卦「乾」，亦即剛健的一部分，所以壯大，意氣洋洋，要往前走；然而，卻在最下位，心有餘而力不足，並不能勝任決斷小人的使命。所以，事先必須有萬全的策畫與準備，否則失敗。「象傳」說：不能勝任而勉強前往，必然是災難。

這一爻，說明決斷小人，要先有萬全準備。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無恤，得中道也。

「惕」是憂懼，「莫」是暮的本字，「恤」是憂患。「九二」正當要將小人決斷的時刻，剛爻柔位，正象徵剛柔並濟，不會衝動冒進。「九二」又在內卦的中央，能把握中庸的道理；所以，能夠時刻憂懼警惕，呼叫提醒防範敵人的襲擊，就是夜間遭遇敵人的攻擊，也不必躭心失

敗了。

這一爻，說明決斷小人，應提高警覺，防範反擊。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是顴骨。「九三」是剛爻，而且在一連三個剛爻的上方，超過了中位，剛強過度。因而，決斷的決心，顯現在臉上，以致招致小人的憎恨，給以反擊，結果凶險。而且，「九三」在這一卦中，是唯一與上卦有相應的一爻，而相應的「上六」，卻是陰柔的小人，雖然有決斷小人的決心，卻被其他許多剛毅的君子懷疑，是與小人妥協。但陰陽調和成爲雨；因而，「九三」就像在單獨行動中遇到雨，被淋濕而心中氣忿。不過，「九三」本身是有決心的君子，最後還是將小人決斷，不會被他人責難。

東晉的溫嶠，表面上服從逆臣王敦，卻暗地裏備戰，當時機成熟，一舉將王敦消滅，正與這一卦的寓意相同。總之，在面對惡人時，明顯的顯示出敵意，將會招禍。應當不動聲色，最後將其決斷。雖然暫時也許會被誤解，但總有眞象大白的一天，不必介意。

這一爻，說明決斷小人，應隱忍不動聲色，在暗中進行。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次且」即趑趄，徘徊不能前進的意思。「九四」陽爻陰位，又不在中位，象徵心中遲疑，坐立不安，就像屁股上的皮膚剝落，無法坐穩一般；以致進進退退，遲滯不前。又，上卦「兌」是羊，牽羊的要訣，是跟在後面，讓羊自由自在的走，如果在前面拖拉，羊就不會前進。所以，要像牽羊一般，不可爭先，跟隨其他的陽爻前進，才不會發生後悔的後果。不過，在決心決斷小人的時刻，無論如何容易衝動，雖然聽到這樣的忠告，恐怕也不會相信。

「象傳」說：所以遲滯不前，因爲「九四」的地位不當。所以不聽忠告，因爲愚蠢，將聽到的當作耳邊風。

這一爻，說明決斷小人，既不可遲疑，也不可衝動。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這一「爻辭」不容易了解。「莧陸」是草名，有關陸、莧菜等多種說法；總之，是一種柔脆多汁不容易乾的草。「九五」在這一卦五個陽爻的最上方，是這一卦的主爻，也是決斷小人的主角。然而，與「上六」的小人接近，態度曖昧就像莧陸一般潮濕。但「九五」陽爻陽位，在上卦中央的君位，剛毅中正，有將「上六」決斷的決心；又不失中庸之道，不會衝動偏激，所以不會

有災難。

「象傳」進一步的解釋：「九五」接近「上六」的小人，最理想的手段，是以感化的方式，使其改過遷善。以力量將其決斷，雖然沒有違背中庸的原則，但畢竟沒有將中庸的道理光大。

這一爻，說明決斷小人須把握中庸原則。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陰爻，是要被決斷的小人，在被窮追不捨的情形下，就是大聲呼號，也不會有人理會，最後難逃凶險。「象傳」說：小人就是高踞在君子的頭上，最後也不能長久。

這一爻，說明小人遲早會被決斷。

夬卦，闡釋消除邪惡的原則。過度增益，必然又會盛極而衰，小人勢力再度伸長，又得將其決斷。小人詭計多端，決斷小人不能不戒慎恐懼，首先應有萬全準備，不可妄動。應當剛柔並濟，提高警覺，不可冒進。應當不畏非議，隱忍不動聲色，暗中進行，把握時機，一舉殲滅，以免被反擊。既不可遲疑不決，也不可衝動，應有決心，審慎行動。決斷小人，應把握不偏不激的中庸原則；最理想的方式，是用柔，以感化使其改過遷善。總之，小人勢力，無法長久，雖得意一時，終將毀滅。

姤

邂逅
相遇

䷫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這一卦，與夬卦是形象相反的「綜卦」；夬卦是切離，姤卦是相遇。

「序卦傳」說：「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姤」與逅同音同意，即邂逅，意外相遇的意思。但逅是在道路上相遇，姤則是男女相遇。

這一卦也是「消息卦」，代表五月。

姤卦，一陰與五陽相遇，亦即一個女人，周旋在五個男人中間，必然不守貞節；而且身體健

壯，這種女人，不可以娶來做妻子。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是相遇的意思，一個柔爻遇到五剛爻。不可以娶爲妻子；是說不能長相廝守。而且以卦形來說，也是陰柔侵入陽剛的形象。不過，邂逅也不一定都惡劣，天與地相遇，各種類的物，才明顯的出現；剛遇到中正的柔，剛柔相濟，相輔相成，就能使其抱負大行於天下。所以，邂逅的時間意義，就太偉了！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后」是后王，即繼位的天子。這一卦，上卦「乾」是天，下卦「巽」是風，當天上有風吹起時，遍及一切，與任何的物都相遇。君王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施行命令，告知四方。

姤卦本是不貞的卦，無論「卦辭」「爻辭」都不吉祥。然而，「彖傳」「象傳」卻都往好的方向解釋。這是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惡，依時機與運用，惡行也有善用的一面。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姤卦的「爻辭」，多半不容易了解。「柅」是車輪的剎車。「羸」是瘦。「蹢躅」即躑躅，徘徊不前的意思。

「初六」是在純陽下面開始發生的陰，祇要將這一個阻止，小人的勢力，就無法形成。所以，像用金屬製成堅固的剎車一般，要將小人制止；這樣堅持正道，吉祥。如果姑息，容許小人前進，君子就會受到小人的侵害，發生凶險。然而，小人不會甘於寂寞，雖然祇有一個陰爻，象一隻瘦弱的猪；可是，這隻猪，卻不斷在徘徊，等待機會，乘隙前進，君子不可嚴密戒備。

「象傳」說：所以要用金柅繫絆，是要牽制陰柔。

這一爻，說明對小人應戒備，在其勢力形成之前就要嚴厲制止。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是茅草做的草袋，『詩經』「召南」中有「田野中有死獐，用白茅包起。」的句子。「九二」與「初六」密接，亦即相遇。「初六」雖然與「九四」相應，但在這一卦，相遇比相應更受重視。「九二」是陽，「初六」是陰，想要前進的「初六」，被「九二」包住，不能動

轉，就像用茅將魚包起。魚是水中的生物，屬於陰，「九二」像這樣用包起來的方法，使小人的禍害不會擴散，就是遇到小人，也不會有災難。「賓」指其他的陽爻，如果不制止，使小人與賓客接觸，就難免被勾引，墜入圈套了。

這一爻，說明對小人應防止其影響的擴大，以免其他人被誘惑。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臀沒有皮膚，行動趑趄；在夬卦「九四」的「爻辭」中，也有同樣的句子。夬卦反過來成爲姤卦，夬卦的「九四」，相當於姤卦的「九三」。「九三」剛爻剛位，過於剛強，離開內卦的中位，不能中庸，以致一意追求異性。陽追求陰，這是自然的欲望，但下方的「初六」，已經與「九二」相遇；向上方尋求，「上九」又陽剛，不能相應；所以，使「九三」處在進退兩難的地位，以致坐立不安，趑趄不前。不過，不能與陰柔相遇，也不會受到小人的傷害；所以說，雖然孤立無援，有危險，但不會有大難。

「象傳」說：「九三」雖然趑趄，但仍然在前進，行動沒有受到牽制。

這一爻，說明即或孤立無援，也不可與小人結伴。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本來與「初六」相應，但「初六」遇到「九二」被阻止，不能前來。「初六」是陰，以魚比喻，「九四」的包中沒有魚，是因爲遠離民衆的結果。「初六」是陰柔的小人，在此指小民，遠離小民，雖然不會有災難；但相反的說，也表示自己缺乏肚量，不能包容；所以用包中無魚比喻。在這種民心背離的情況下，要想奮起行動，就會有凶險。

這一爻，說明包容才能得到廣大的支持。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是杞柳，生長在河邊，柔軟可以編製器物。「含章」是將文采隱含於內的意思。「九五」剛健中正，在君位，是這一卦的主體，滿懷正義與力量，下面即或發生少數的小人，也不會躭憂，反而能夠完全將小人包容。瓜匐匍在地上，屬於陰，甜美但容易腐爛，用來比喻機靈、諂媚、容易引起腐敗的小人；以堅牢的柳條筐包起，比喻「九五」的品德與力量，足以防止腐敗於未然。而且，陰與陽，亦即小人與君子的勝敗，也有不可避免的變化常態；因而，「九五」以自己的美德，包容，冷靜的防範小人擴張，當不利於小人的時機到來，小人就會像隕星意外的突然由天空墜落。

「象傳」說：陰的產生，是自然的必然現象，這是天命，難以違反。所以，要堅定根除小人的意志，但不能違背自然法則，應等待時間的演變，就會像隕星墜落，超越自然，自行墜落。

這一爻，說明陰陽消長爲必然的常態，不可違背，應隱忍以掌握最有利的時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是動物最上方的部位，而且剛硬，「上九」就像動物的角，剛強而且在這一卦的最上方。上位無位，所以「上九」孤立，雖然是在相遇的時刻，但與「初六」相距遙遠，本身又剛強不肯屈就，因而難以相遇。但不與小人接觸，雖然有被嘲笑爲偏狹的羞辱，卻沒有被小人感染的顧慮，不會有災難。象傳說：因爲已經到達上方的極點。自視過高，就難免會有偏狹的羞辱。

這一爻，說明嚴厲排斥小人，雖然偏狹，但卻安全。

當決斷時刻，分崩離析，人心渙散，也正是邪惡猖獗的時期；這一卦，闡釋防範邪惡的法則。剛毅應當與中正結合，才能相得益彰，如果與邪惡相遇，就難免中其圈套，被其傷害，因而必須提高警覺，嚴密戒備，於邪惡發生之初，就應當嚴厲將其制止。應當採取圍堵的手段，以防止邪惡的影響擴大。即或在孤立無援的困境中，也不可企圖利用邪惡的力量。這樣剛毅孤高的態

度，雖然偏狹，但卻是不被邪惡感染最安全的措施。

不過，天地間沒有絕對的善惡，依時機與運用，惡行也有善用的一面，端視動機如何。因而，也應當包容，這樣才能接近羣衆，獲得廣大支持，鞏固基礎。何況，陰陽消長，爲大自然常則，難以違背，祇要剛毅中正，堅定信念，伸張正義，以包容邪惡，即可防範邪惡的擴散，在時間的演變中，就可使邪惡自然而然的消匿於無形。

萃 聚集

䷬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序卦傳說：「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前一卦是相遇；所以，這一卦是聚集。

「萃」原義是叢生的草，有聚集的含義。這一卦，下卦「坤」是順，上卦「兌」是悅，愉悅而且順從，象徵安居樂業，於是聚集。又上卦「兌」是澤，下卦「坤」是地，水在地上聚集成澤，滋潤萬物，爲民造福，用來比喻聚集。另外，這一卦的「九五」，剛毅中正，相應的「六

二」，柔順中正，以中正聚集，相得益彰；所以，命名爲「萃」，以象徵萬物匯萃聚集。

「假」是格、至的意思。占得這一卦，王可以進入宗廟祭祀；宗廟是祖先靈魂聚集的場所，也是子孫精神集中的所在，象徵一心一德。聚集成爲羣衆，就需要治理，否則陷入混亂；所以，出現品德高尚的偉大人物，領導羣衆，當然有利，才能亨通。不過，聚集應以動機純正爲條件，動機不純正的聚集，祇有造成禍亂，有害無益。聚集就能日益豐富，在祭祀祖先時，奉獻大的犧牲，雖然浪費，也會吉祥。下卦「坤」是牛，象徵大的犧牲。聚集使物資豐富，民心一致，就可以積極前進，從事偉大的事業了。

這一卦，可以說無往不利，但不可忘記，純正爲有利的先決條件。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是聚的意思。由上下卦來看，下卦「坤」是順，上卦「兌」是悅，象徵愉悅的服從；而且「九五」剛毅中正，又與中正的「六二」相應，都有聚的含義。王可以到宗廟祭祀；是王將表達孝心的祭品，奉獻祖先享受。有利於見到偉大的物，能夠亨通；是說應以正當聚集。用大的犧牲，前往有利；是說當聚集豐富之後，就有力量使禮儀隆重，可以積極的從事建設，這是順從天

意的當然道理。觀察天地間萬物聚集的狀況，就可以了解其中的眞情了。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這一卦，上卦「兌」是澤，下卦「坤」是地，水聚集地上，成爲澤，因而稱作「萃」。但聚集愈多，愈容易發生意外的災禍；所以，君子應當效法這一卦的精神，經常清理整備武器，以戒備不虞事件的發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與「九四」陰陽相應，所以「初六」要前進，與「九四」會聚。但中間有兩個陰爻阻擋，形成障礙；因而，「初六」縱然有誠意，也難有結果。然而，如果「初九」呼號求援，不被二陰誘惑，「九四」聽到，就會伸出援手，兩人就可以握手言歡，破涕爲笑；所以，不必躭憂，果敢的前進，不會有災禍。

這一爻，說明正當的會聚，不可意志動搖，應當堅定的向前。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殷代的春祭，周代的夏祭，都稱作「禴」，是簡單的祭祀。「六二」與「九五」陰陽相應，當然要相聚，但距離遠，自己又陷在二個陰爻的包圍中，必須有「九五」的援引，才能相聚，吉祥沒有災禍。而且，「六二」陰爻陰位，在下卦中位，柔順、虛心、中正；相應的「九五」，又是陽爻陽位，在上卦中間的君位，剛健、中正、誠實；猶如春夏的祭祀，祇要誠心誠意，祭祀雖然簡單，神靈也會降福，「九五」必然會援引「六二」。

「象傳」說：「六二」雖然在下卦的中位，但卻包圍在二個陰爻中間，可能受其影響，使中庸的德性發生變化。所以警告說，趁中庸的德性，還沒有改變之前，立即給以援引才會吉祥，沒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誠信，必然可以聚集。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如」，是要相聚的狀態，「嗟如」，是嘆息的樣子。「巽」在此不是卦名，是順的意思。

「六三」是陰柔的小人，不中不正，在上方也沒有應援，不得已，想與鄰近會聚；可是，下面的「六二」與「九五」相應，上方的「九四」，也與「初六」相應，以致沒有人與他會聚，祇有嘆息，得不到任何利益。惟一的出路，是與「上六」相聚；「上六」是上卦「兌」，亦即悅的最上方的陰爻，性情柔順，當會接受容納；所以，前往不會有災咎。不過，「上六」與「六三」都屬於陰，同性相斥，到底不是圓滿的結合，出於無奈，不得不與已在極端而且無位的陰爻，結成伴侶，多少會有羞辱的感覺。

這一爻的含義，是說身邊即或有堅強有力的援助者，但如果行爲不正，寧可捨棄，而與遠方志同道合不得勢的朋友結交，才會有利。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陽爻陰位不正，但與君位的「九五」接近，上可與剛健中正強而有力的「九五」相聚；下可與一羣陰爻相親；亦即，手中握有一羣柔順的羣衆。由於這些條件的凑合，反而使地位不正的「九四」，無往不利。不過，這祇限於在結果大吉的情況下，才會沒有災難；因爲地位不當，動機不正，倘若結果不是大吉，仍然會有災難。亦即，善良的結果，才可以彌補動機的不純正。

這一爻，說明動機不純正時，唯有使結果盡善盡美，才會吉祥。『易經』並不限定爲動機主義，最後的定論，仍然要看結果。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剛毅、中正，在君位，以德使天下聚集在他的統治之下，當然不會有災難。但如果天下仍然不能信任，自己就要以至善的作爲，永久堅貞的德性來感化，必然可使後悔消除於未然。「象傳」說：所以天下仍然不信任，是因爲自己的志向，還不夠光大的緣故。

『論語』「季氏篇」中，孔子說：「遠方的人不服時，就要致力於文教的德政，以使他們前來歸順。」亦即，人望如果不能服衆，必須以德行來號召，才能使萬民歸心。

這一爻，強調以德服衆的重要性。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齎咨」，是悲傷的怨聲；「涕」是流眼淚，「洟」是流鼻涕。「上六」已是萃卦的終結，柔弱又沒有地位，想要使同志聚集，也沒有人追隨，因而悲傷，歎息涕泣。「象傳」說：還是因

爲高高在上，孤立無援，以致不能心安。然而，在悲痛中應當反省，爲什麼會孤立無援，才不會發生災咎；否則，怎麼會不發生災難呢？

這一爻，說明在被羣衆遺棄時，應當反省，不可怨天尤人。

萃卦，闡釋羣體的結合法則。相遇而志同道合，相聚結合成羣體，力量集中，就能爲共同福祉積極作爲，富足強大，安和樂利，開創光明。但動機必須純正，否則成爲暴力。首段必須中庸，柔和適度，才能保持和諧。必須有英明的領袖，才能意志集中，步調一致，有效發揮羣體力量，爲全民造福。正當的結合，不必遲疑，堅定意志，必然排除障礙，達到結合的目的。結合應以誠信爲本，才能互助合作，精誠團結。不正當的結合，必然被唾棄，寧可與不得志的同志結合，前途才有光明。不正當的結合，也惟有一切作爲的最後結果，能夠至善，才不會有凶險，身爲領袖，應當剛毅中正，至善堅貞，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悅誠服，孤高必然失去羣衆，應當警惕與反省。

升 上昇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這一卦，與萃卦是形象相反的「綜卦」，聚集是消極的結合力量，昇進則是積極的有所作爲，兩卦相反相成。

「序卦傳」說：「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即昇，上昇的意思。升卦來自解卦 ，解卦的「六三」上昇，與「九四」交換，就成爲升卦。上昇本身就有通達的含意，加以下卦「巽」與上卦「坤」都是順，因而，在上昇的

過程中順利，不會有任何阻礙。又，「九二」剛爻，在下卦居中，又與「六五」相應，也是非常亨通的形象。以「九二」剛毅，中庸的德性，必然能夠得到偉大的人物的援引，勿須憂。南方是人自然面對的方位，也相當於上方，會見偉大的人物，就要往上方前進，所以說，往南方走吉祥。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這一卦，是解卦的「六三」柔爻，得到機會上昇，成爲升卦，無論由上下卦的性格，以及整體的卦形來說，都是非常亨通的形象。可以會見偉大的人物，勿須擔憂；是說會有吉慶。向南方前進吉祥；是說要將自己的志向，行於天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這一卦，上卦「坤」是地，下卦「巽」是木，地裏生出樹木，不斷的長大昇高。樹木時時刻刻都在生長，如果停止生長，就枯死；君子也應當效法這一精神，謹慎自己的德性，不斷進修，由小處着手，累積成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是信、誠。「初六」陰爻柔順，在最下位，是下卦「巽」的主爻。巽卦是順，在上昇時，柔順的「初六」，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上昇，祇能追隨上面近接的兩個陽爻，就能跟着上昇，非常吉祥。「象傳」所說的「上」，即指上方的這兩個陽爻，與「初六」志同道合，可以追隨上進。

這一爻，說明在昇進中，應追隨志同道合的前輩，才會順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這一「爻辭」，與萃卦的「六二」相同。萃卦的「六二」，柔順中庸，與剛健中庸的「九五」相應；這一卦，剛中的「九二」與柔中的「六五」相應，也同樣的與人神相互感應的情形相似。對神祇要誠心誠意，簡單的祭祀，也能獲得保佑，不會有災難。所以「象傳」說：由於「九二」的誠意，會有喜慶。

這一爻，說明在昇進中，必須有誠信，不必拘泥於形式。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虛邑」，是無人的村落。陽爻的中央充實，陰爻的中央空虛，上卦「坤」全部是陰爻，所以空虛；坤卦又是地，因而用空虛無人的村落比擬。「九三」剛毅，一心昇進，前方又是空虛無人的村落，沒有任何疑慮，可以放心大膽的前進。

這一爻，說明是進應當勇往向前。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隨卦「上六」的「爻辭」說：「王用亨于西山。」西山即岐山，位置在周國首都的西方，亨通享，「享」是祭祀。古來的注釋家，許多人都說，隨卦的「上六」與這一爻，是指周文王逃避夷狄侵略，移住到岐山下。

古代的祭祀，依階級劃分，帝王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四」是諸侯的位置，但王這一稱謂，並不限於帝王，諸侯也稱王。「六四」柔順得正，可以順利的昇進，就像君王昇岐山祭祀，吉祥，沒有災難。因爲祭祀必然誠心誠意，祇要誠心誠意，任何事都可以成功；所以，在升卦中

也以祭祀比喻。「象傳」說：祭祀是應當的事，順着應當做的事去做，必然吉祥，沒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應順從正當的途徑昇進。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陰爻陽位，本來並不適當，但與下方的「九二」相應，得到剛毅有力的人輔助，就能登上君位。不過「六五」本身柔弱，必須堅守正道，才能吉祥。階梯便於攀登，所以「六五」能夠順利登上王座。

這一爻，說明用賢，得到有力的輔助，就可以順利昇進。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是昏昧的意思。「上六」陰爻，柔弱無力，又上昇到了極點，已經頭昏目眩，搖搖欲墜。所以，必須不停的堅持正道，才會有利。象傳說：盲目上昇到極點，消耗過度，力量已經不足。

這一爻，告誡昇進必須有節制，否則後力不繼。

升卦，闡釋昇進的原則。建立羣衆基礎，得到人民擁護，就可以施展抱負，向前昇進。昇進應追隨前人的足跡，作爲借鏡，才會順利。而且應有誠意，才能得到支持。昇進爲積極的有所作爲，應當勇往向前，不必疑慮。但方向必須正當，任用賢能，依循衆人所期待的方向前進，必然不會有阻力。更應當有目標，知道節制，盲目冒進，將無以爲繼。

困 窮困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序卦傳」說：「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是窮困，進退不得的時刻。這一卦，下卦「坎」陰多陽少，是「陽卦」；上卦「兌」，陽多陰少，是「陰卦」，象徵陽被陰掩蔽。又，「九二」的陽爻，被「初六」「六三」的陰爻掩蔽；「九三」「九四」的陽爻，也被「上六」的陰爻掩蔽；象徵君子被小人窮困，所以稱作困卦。

再以卦的性格來說，下卦「坎」是險，上卦「兌」是悅，象徵陷身於窮困之中，仍然自得其樂，必然是能堅守自己的原則，貫徹自己的理想，所以通達。像這樣堅守正道，惟有偉大的人物，才能做到；因而吉祥，沒有災難。不過，雖然能夠安於窮困，堅守原則，但被小人掩蔽，所說的話，不會有人相信，應當隱忍，保持沈默。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揜」是掩的意思。窮困，因爲剛健被掩蔽。陷身於危險中，仍然快樂；是在窮困中，仍然不放棄貫徹理想，這不是唯有君子，才能夠做到這一地步嗎？堅守正道，偉大的人物吉祥；因爲「九二」與「九五」都是剛爻，而且在中位，有剛毅中庸的德性。說話不會有人相信；因爲多言巧辯，無補實際，不會有人相信，反而使自己更加窮困，所以，應當隱忍沈默。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這一卦，上卦「坎」是澤，下卦「兌」是水，澤中的水，漏到下面，澤中缺水，因而窮困。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在窮困中，就要不惜犧牲生命，以達成理想。『論語』「子張篇」中說：「士見危致命。」就是這一意義。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卦的「爻辭」，也理解困難，祇能由比擬的具體形象中去把握。「株木」是樹砍掉後留下的樹樁，「覿」是見的意思。「初六」是陰柔的小人，在下卦「坎」，亦即險的最底下，窮困已極。臀部是身體的最下方；所以，用坐在樹樁上，臀部不舒服，難以長久忍受，坐不安穩來比喻。「初六」在險的最底下，黑暗，像是進入了昏暗的深谷中，三年也走不出來，見不到光亮，以象徵窮困到了極點，也兼有智慧不明，本身昏庸的意思。

這一爻，說明在窮困中，必須明智，極端隱忍，不可浮躁。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朱紱」與『詩經』「小雅·斯于」中的「朱芾斯皇」相同，是君王朱色遮蔽膝部的服飾。困卦中，也有好的意味的窮困，就像宴會中，酒菜過於豐盛，也會造成困擾。「九二」剛毅中庸，品德身分都相當高貴，但位不正，難免會有窮困。不過，不是不足，而是被過多困擾。服飾代表階級，朱色的蔽膝，剛剛來到；亦即意外獲得高貴的地位，又錦上添花，就像宴席中酒菜

過於豐盛，以致苦惱。過度豐盛的酒菜，祇適合用於祭祀，平時享用，過於招搖，就會凶險，應當謹守本分，才會沒有災難。

「象傳」說：被酒食困擾，但「九二」剛毅中庸，會意外獲得吉慶。

通常「二」與「五」陰陽相應，才是吉利的象徵；但在小畜卦與困卦，由於陽被陰剋制，同是陽爻時，才能志同道合，表示吉利。

這一爻，說明過度豐富也會造成困擾，也有得意不可忘形的含意。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陰柔，是小人，不中不正，難安於位，想前進但有像巨石般的「九四」阻擋，又無力突破；想後退，也有像多刺蒺藜般的「九二」斷後，難以安穩；不得已，轉回家去，又看不到妻子。「妻」指應當相應的「上六」；但「六三」與「上六」都是陰爻，同性相斥，終於找不到安身的場所，所以凶險。

「繫辭傳」解釋這一「爻辭」說：「不應當窮困而窮困，名聲必然受羞辱；不應當佔據卻佔據，自身必然危險；既羞辱又危險，死期就要到來，又怎麼能見得到妻子呢？」由此可見，不中不正，企圖徼倖妄進的小人，必然會陷入凶險中。

這一爻，說明徵葮妄進，造成窮困。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與「初六」相應，「初六」陷在幽谷中，以「九四」的立場，應當加以援救；可是，「九四」的地位不正，力量不足，中間又有「九二」的鐵車妨礙，以致援救行動遲緩，不得不徐徐進行。

「九二」是剛爻，相當於金屬，下卦「坎」，依「說卦傳」的解釋，象徵輪，所以說「金車」。「九四」援救「初六」，行動遲緩，雖然是羞辱，但邪不勝正，最後仍然能夠排除「九二」的阻礙，達到目的。

「象傳」說：徐徐而來，是說「九四」志在援救下方的「初六」，雖然「九四」的地位不正，但與「初六」有相應的關係，最後能夠達到目的。

這一爻，說明解救窮困，不可操之過急，應當量力，審慎行動。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是削鼻，「刖」是砍腳的刑罰。「赤紱」即朱紱，垂在前面遮膝的服飾，依『說文』，朱是天子的顏色，赤是諸侯的顏色。困卦，正當陽被陰窮困的時刻，「九五」的陽爻，被「上六」與「六三」的陰爻包圍，困在當中，就像被「上六」削去鼻子，又被「六三」砍掉腳。但陽的君子，被陰的小人如此折磨，並非窮困，反而會更加惕勵奮發；倒是被小人懷柔，贈以高的爵位，穿上紅色的遮膝，才是眞正的被窮困。不過，「九五」剛毅中正，又是上卦「兌」，亦即悅的一部分，堅持原則，經過時間的考驗，終有一天，會徐徐得到喜悅的結果。「九二」與「九五」，都用祭祀有利比擬，因爲「九二」與「九五」，雖然同是陽，不能相應，但雙方都有誠意，就能相當於人與神的關係。

「象傳」說：劓鼻砍腳，因爲「九五」還不得志。徐徐喜悅；由於「九五」中正剛直。用於祭祀有利；是說像祭祀般誠心誠意，就可得到神的降福。

這一爻，說明要有經得起考驗的堅定意志。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藟」，是葛與蔓，攀附纏繞的蔓生植物，「臲卼」，是動搖的危險場所。「上六」是陰柔的小人，窮困到極點，就像被葛蔓纏繞，無法掙脫，陷入動搖不安的險地。這時，採取行動，

就會後悔，但如果能夠悔改，前進仍然吉祥。

「象傳」說：困於葛藟；由於行動不正當。行動會後悔，能夠悔改吉祥，因爲已經在困卦的最上位，再向前進，就可以走出困卦了。

這一爻，說明解除窮困，手段不正當，反而愈陷愈深，必須及時反省。

困卦，闡釋應對窮困的原則。昇進到極度，又陷於窮困，『易經』反復不斷在陰陽相互消長中進行。當陷入窮困中，往往難以忍受，必須明智，堅持原則，極端隱忍，不可浮躁。過度衰弱，固然陷入窮困，但過度富強，同樣的也會陷入窮困，必須警惕，不可得意忘形。昇進，應有節制，徼倖妄進，必然陷入窮困。解除窮困，必須審慎，徐圖突破，不可操之過急。窮困反而促使惕勵奮發，被懷柔窮困，容易迷失，最爲可怕，必須堅持剛毅中正的原則，經得起考驗。以不正當的手段解除窮困，反正愈陷愈深，必須及時反省，才能突破。

井

水井
用賢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卦，是與困卦卦形象完全相反的「綜卦」，困與養，一反一正。

「序卦傳」說：「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字的篆書，中間有一點，井是井框，中間的一點是吊桶，井又有圍的意思。『孟子』說到古時的井田法，方一里的田，畫分成井字形的九等分，四周的八分是私田，中間是公地及宅地，並且掘井共用。『司馬法』中說，四處井田合成一邑。全村的人，都到井邊汲水，形成交易場

所，所以說市井。井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井井」，是潔淨不渝，「汔」與幾同，幾乎的意思。「繘」即綆，汲水用的繩。「羸」是累，阻擾及失敗的意思。

這一卦，上卦「坎」是水，下卦「巽」是入，水桶進入於井中汲水，所以象徵井。村落可能有變遷，但井不會變動，人們來來往往汲水，而井水則依然潔淨不變。當汲水的瓦瓶，幾乎到達水面時，因爲吊繩沒有完全伸開，以致阻擾，使瓦瓶翻覆破裂，所以凶險。亦即，用賢的道理永遠不變，用賢無功也不會有過，人事管道，應暢通無阻，造福人民的工具，不可毀棄；引伸爲處理事務，應當遵循過去的成例，不可以任意變更，這樣，就是沒有功，也沒有過，進退就不會有改變。另一方面，也應當謹慎小心，貫徹始終，不可功虧一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上卦「坎」是水，下卦「巽」是入，進入水中，將水汲上，所以說是井；井以水養人，而汲之不盡。村邑改變，而井不改變，因爲「九二」與「九五」都是剛爻，在上下卦的中位，剛毅中庸而不變。幾乎到達水面，吊繩沒有伸開；是說功敗垂成，徒勞無功。水瓶翻覆破裂，所以有凶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下卦「巽」是木，上卦「坎」是水，以木桶汲水，所以是井。一說，樹木由根部汲取水分，到達末稍，與井的作用相似；或者是以木製的水車取水；總之，是辛苦的由井中汲水，以養活人的意思。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鼓勵人民勤勞，並相互勸勉協助，以維持並改善生活。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禽」即擒，是獵獲，有獲得的意思；又解作禽獸，或水棲動物。

在這一卦，剛爻象徵井水湧出，往上昇進，吉祥。「初六」是陰爻，在最下位；所以，相當於井底的泥沙。井中祇有泥沙，沒有水，當然不能供給飲水，像這種舊井，不能獲得水，或是沒有水棲動物，也解作沒有禽獸來飲水。

「象傳」說：井中有泥，不能飲，是指「六」在最下方。舊井不能獲得水，因爲時間的演變，被捨棄了。

這一爻，說明不合時宜的人，將被淘汰。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谷」字是一半水與口字組成，水的出口的意思。「鮒」是鯽魚，也說是蝦蟆。「九二」剛毅中庸，象徵湧出的水，可是，與上卦的「九五」不相應，而與下面的「初六」陰爻鄰接，以致井水漏失，不能上昇，殘留在井底的水，祇能供鯽魚等小魚生存，就像漏水的破瓦甕，失去了效用。

「象傳」說：這是有賢人在野，但上方沒有援引，無法昇進，「與」是應援的意思。這一爻，說明野有遺賢。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是將井中的泥沙挖出，使井水清潔。「九三」陽爻陽位得正，在下卦的最上位，不是井底的泥沙，已是清澈的水，但不能飲用，未免可惜。這是可以汲取飲用的水，猶如有賢士在野，卻沒人能用他，明智的君王，就應當將這些賢士，提拔任用，無論對君王，對賢士，都是幸福。「象傳」中的行惻，是說行人都覺得惋惜的意思。

這一爻，說明應當求賢，發掘人才。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甃」是修理井的內壁。「脩」即修。「六四」陰爻陰位得正，但柔弱無力，不能大量供水，這是因爲正在修理井壁，不久就可以修好，不會有災難。亦即自己應當進修，充實自己，不會沒有出頭之日。

這一爻，說明賢者應進修充實，以等待時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冽」是潔。「九五」剛毅，表示水大量湧出；而且中正，象徵井圍滿的供應飲水的功能，使人人都有清潔冰冷的泉水可飲。亦即，具備剛毅中正的德性，能普遍施惠給衆人。

這一爻，說明應當使賢人爲全民造福。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是汲取，「幕」是蓋子。「上六」是井卦的最上位，象徵由井中將水取上來，到達最

上位，使井的功能，完全發揮。井水既然汲取不盡，就勿須加蓋，以開放給衆人使用。然而，必須可靠，確實能夠源源不絕的供水，給人以最大的便利；亦即，當人在最高位時，就應當始終誠心誠意的爲民服務，才是最大的善行，也是最大的吉祥。

通常上位無位，「五」才是尊位；但井的性質不同，以上位爲尊位，可見『易經』的原則並非固定不變。

這一爻，說明當賢者在位時，應當爲民服務。

井卦，闡釋用賢的道理。當在窮困中，就必須起用賢能，方足以振弊起衰。賢能被遺棄在民間，是莫大的人才浪費，但卻往往人事管道阻塞，以致不能任用；因而，當政者必須時刻留意發掘人才，薦爲國用，以造福全民。而賢能的人，也應當誠心誠意，不斷進修，充實力量，以服務人民爲己志；否則，也會因不合時宜而被淘汰。

革 變革 改革

䷰ 離下 兌上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序卦傳」說：「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原義是皮革，獸皮經過加工，製造成柔軟的皮革，含有改革，變革的意思。這一卦，上卦「兌」是澤，下卦「離」是火，獸皮在水中浸，在火上烤，製成皮革。又下卦的形狀像是灶；上卦的形狀像是被烘烤的的皮，兩個陽爻是皮的堅實部分，上面的一個陰爻，像是要除去的毛及鬆軟的部分。製成的革，使原來的獸皮面目一新，而內在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亦即，王朝

可以變換，風俗習慣、文物制度，可以改革，但治國的根本原則，不會改變。

「己日」的解釋，衆說紛紜，但由蠱卦的「先甲三日」，巽卦的「後庚三日」等例子推斷，當是指十干的己。在十干中，己日已經越過中央，是盛極而衰必須變革的時刻；所以，己日有變革之日的含義。

變革，要在必須變革的時刻，採取行動，才能得到羣衆的信賴與支持。這一卦，內卦「離」是明，外卦「兌」是悅，象徵明智使人悅服，所以具備元始、亨通、祥和、堅貞的德性。但變革是非常行動，當然會隨着發生一些後悔事件；可是，具備以上四項德性，就可以使後悔消除於未然。亦即，在實施變革時，動機必須純正，行動必須正當，必會得到羣衆的信賴與悅服，變革的意圖，才能圓滿實現；一些難以避免的後悔，也可以消除；否則一切落空，祇有後悔。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卦，由卦形來說，上卦「兌」是澤，有水；下卦「離」是火，水澆到火上，一旦熄滅，又會重新燃起，是變革的形象。又，上卦「兌」是少女，下卦「離」是中女，兩個女人同住在一起，意見彼此衝突。這一點，與睽卦相似；不過，睽卦是兩人分離，這一卦則彼此不能相讓，終

於發生家庭革命。當變革的時機成熟，才能得到羣衆的信賴。改革者，應以下卦「離」的文明德性，使羣衆悅服，改革的意圖，才能夠大有亨通，使一切步入正道。改革的方式，必須正當，才能將後悔消除。一切的改革，應當依循大自然的法則進行，天地由變革形成四季變化，作育萬物；殷湯王、周武王革命，依順天時，因應民心，是勢所必然的行動；這一卦所顯示的時間因素的重要性，就太大了！

以上「順天應人」這句話，成爲後世革命常用的口號。大體上，儒家對革命，持肯定態度，孔子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明，但孟子則明快的說：「天子受天命而成爲天子，但天命的有無，則顯示在民心的向背，違反民心的天子，就喪失了天命，必然被民心所歸的新受命者打倒。」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歷」與曆同。這一卦，上卦「兌」是澤，下卦「離」是火，澤中有火，水盛大，使火熄滅；火盛大，使水蒸發消失；相剋相生，產生變革的現象。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製定曆法，以明確顯示季節變化，使人民據以耕種作息。

古代，以農業爲立國根本，特別重視曆法，頒布曆法，成爲帝王的重要責任，改朝換代，往往重新頒布曆法；所以，革命也稱作改換正朔。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鞏」是用皮革捆扎，固的意思。「初九」在卦的最下位，與上方的「九四」，又不相應；因而，不能積極有所作爲，但可以鞏固防衛自己；因而，以使用黃牛的革來鞏固，作爲比喻。黃是中色，有中庸的德性，牛有順從的德性；亦即，應以中庸、順從的德性，鞏固自己，不可以冒進，變革必須極端慎重。

這一爻，說明變革必須先鞏固自己。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柔順中正，是下卦的主爻。下卦「離」是明；所以，「六二」具備文明的德性，成爲改革的主體，又有「九五」應援，可以發動改革。但改革必須時機成熟，要等待盛極而衰，腐敗已經顯露的時刻，才能發動改革；這時，前進吉祥，不會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改革必須時機成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三就」，不容易了解。一說，變革必須愼重，須再三經過討論，三次意見一致，認爲可行，才能行動；一說，是指武王革命成功之後，並不立即實施政令，先寬恕箕子等，採取三項安撫措施。在此處，採用前者的說法。

「九三」剛爻剛位，過於剛強，又離開中位，到達下卦的最上位，表示操之過急；這時前進，即或行動正當，也有危險。然而，位置正在上下卦的分離處，以時機來說，又必須採取行動；因而，經過再三詳細審議，意見一致時，再採取行動，這樣才能得到羣衆的信賴，獲得成功。

「象傳」說：因爲已經沒有其他的途徑可走，不得不採取變革行動。這一爻，說明變革即或勢在必行，也應極端謹愼，再三考慮。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陽爻陰位不正，所以有後悔。但在時間上，變革已經超過一半，上卦的「水」與下卦的「火」，由勢均力敵，走向逆轉的邊緣，正當天命轉變的時刻；而且，「九四」陽爻陰位，

象徵剛柔兼備，既不畏怯，亦不妄進，正是改革家的性格；所以，想像中的後悔消失。然而仍然需要得到羣衆的信賴與支持，然後行動，才會吉祥。

這一爻，說明改革者的性格、時間因素，以及首先贏得羣衆信賴的重要性。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變」指野獸夏季脫毛，色彩淺，到冬季，毛變厚，光澤美麗。「文」是斑紋、文采。「炳」是光輝。

「九五」陽剛中正，在君位，是革卦的主體，相當於偉大的人物。當從事應革之前，領導變革的偉大人物，必須自己先行改革，然後改革周圍的人，最後推廣於天下，改革才能成功。而且，改革並非修補裝飾，而是要徹底使其面目一新，就像老虎的斑紋，到了秋天，變得光澤鮮明。老虎在野獸中，最有威嚴，相當於偉大人物，所以用虎比擬。不過，改革雖然可以成功，但先決條件，應當在沒有占卜吉凶之前，先得到羣衆的信賴與支持。

這一爻，說明變革必須徹底，而非修飾，並且再三強調，必須得羣衆的信賴與支持。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比大人低一級，豹也比虎的光采次一等。「蔚」同鬱，繁盛但不顯明，比炳也稍差。「上六」是革卦的極點，表示改革已經完成。在這時候，君子應當隨着時代的演進，繼續革新自己，致力於新的文化建設，就像豹的斑紋，隨着季節，變成鮮艷光彩。庶民也應革除邪惡，善良溫順的追隨領導，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當改革完成之後，不可再採取積極行動，應當使羣衆有喘息休養的期間，以適應新的生活；所以說，前進有凶險，安靜無所作爲，才正當而且吉祥。

另一解釋，說君子受到聖王的感召，由心中改變氣質，像豹的斑紋變化，顯示在外；但一般羣衆，不可能由心中改變，人性本來善良，祇要表面改變，能夠服從，就可以了。如果對羣衆過分要求，反而凶險，祇要固守正道，就會吉祥。

實際上，「君子豹變」這句話，含有以上兩種意義。

這一爻，說明變革成功以後，上下應當洗面革心，並且與民休息，以適應新的生活。

革卦，闡釋變革的原則。盛極而衰，當腐敗跡象已經顯露，就必須採取變革的非常行動，但一切文物制度可以變革，根本原則卻不會改變。變革的原則，首先應鞏固自己，並且等待時機成熟，當勢在必行，然後發動，順天應民，始可得到羣衆的信任與支持。而且，變革爲非常行動，

需要極端慎重，不可急功好利。領導變革，必須誠信，動機純正，手段正當，剛柔並濟，既不畏怯，也不妄進，把握中庸原則。變革並非修飾，而應徹底革新，以身作則，推廣及於大衆。變革成功之後，上下即應革心洗面，而且與民休息，以適應新的生活。

鼎 食器 養賢

䷱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鼎卦的卦形，與革卦完全相反，彼此是「綜卦」，革是去舊，目的是更新，相反相成。

「序卦傳」說：「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是煮食物的器具，一切生硬的物，經過鼎煮熟，都會變軟，有更新的作用。又，鼎卦的卦形，也像鼎，「初爻」像鼎的腳，「五爻」像鼎的耳。另外，下卦「巽」是木，上卦「離」是火，也象徵燃木煮物的鼎。鼎不但是煮食物的器具，古代也將鼎看做代表君王權威的寶物；也

是祭器；與供養賢士的器皿。鼎上的花紋，有鎮邪的作用，有時也將法律條文，刻在鼎上，以顯示法律的莊嚴。改朝換代後，新登位的君王，第一件工作，就是鑄鼎，頒訂法律，以象徵新時代的開始，並表示吉祥；所以，朝代改變，稱作鼎革。這一卦，來自巽卦☴。巽卦的「六四」與「九五」交換，成爲鼎卦，是柔爻上昇到「五」位，與下卦的「九二」相應，成爲良好的卦形，所以大有亨通；象徵賢士會被君王賞識，達到願望。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卦，是卦的形狀像鼎。下卦「巽」是木、入，上卦「離」是火，木放入火內烹飪，所以是鼎。聖王用鼎烹飪，以祭祀天帝；大量烹飪食物，以供養聖人、賢人。又，內卦「巽」是順，外卦「離」是目、明，「六五」相當於鼎的耳目；象徵內心順從，耳目聰明。鼎卦來自巽卦☴，「六四」柔爻昇進到「五」，佔有中位，又與下卦的「九二」相應，成爲良好的卦形，所以大有亨通。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凝」是聚，成的意思。這一卦，上卦是火，下卦是木，木上面有火，是烹飪的形象，稱作

鼎。鼎的形狀，端正穩重，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以端正穩重的態度，凝聚完成天賦予的使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否」是臧否的否，惡、失的意思。「初六」在鼎卦的最下位，相當於鼎的腳，「初六」與上卦的「九四」相應，以致鼎腳向上，因而翻倒。本來不應當是好現象，但「初六」是卦的開始，鼎還沒有開始煮食物，鼎翻倒，先將鼎中殘留的渣滓污物倒出，反而有利。譬如討妾，會引起家庭糾紛，本來不是好事，但如果討妾生了兒子，有了後嗣，又另當別論。所以，不會有災難。「象傳」說：鼎顛倒，反而有利於污物倒出，以去舊布新，追隨上卦「九四」的貴人，並不違背常理。

這一爻，說明養賢是爲了儲備人才，以除舊布新。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陽爻，有充實的含義，又在下卦的中位，是鼎中裝滿食物的象徵。「仇」指「初

六」，陰陽本來應當相互吸引，但「初六」陰爻陽位不正，所以說染有疾病；「九二」懼怕傳染，因而仇視。而且，「九二」剛毅中正，「初六」是小人，也不應接近。

「象傳」說：鼎中充實，是說本身有才能，但對進行的方向，仍然要謹慎。自己的仇人有惡疾，祇要堅守正道，就不會被感染，最後不會有怨尤。

這一爻，說明養賢，應排斥小人。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革」有去的意思，「方」與將同。「九三」相當於鼎的腹部，陽爻充實，如同鼎中裝滿食物，但剛爻剛位，又離開中位，過於剛強，與相當於鼎耳的「六五」，並不相應，就像鼎失去了耳，所以用革字；因爲「九三」在上下卦的交接處，也有正當變革時刻的含意。鼎沒有耳，拿起來不方便，所以行動阻塞，象徵人才沒有出路。「雉」是山鷄，脂肪的味道最美，古時有用臘山鷄作陪鼎，亦即副菜的禮節。上卦「離」是鳥，所以用雉比喻。吃不到用山鷄做的美肴，是說得不到君王「六五」的爵祿。雖然遭遇如此，但「九三」得正，祇要堅守正道，將來會與「六五」的君王，肝膽相照，有發揮抱負的一天。「九三」是陽爻，「六五」是陰爻，陰陽相和成爲雨，可使上卦「離」的火虧損，預料中的後悔，可以消除，最後仍然吉祥。「象傳」說：由於「九

三」與「六五」不相應，以致失去彼此了解的正當途徑。

這一爻，說明賢能不被重用時，應堅守正道，終有出頭的時日。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餗」是用八珍煮成的米糞。「形渥」，一說是刑剭，重刑的意思；但與上兩句的意義，似乎不連貫。一說，是濕淋淋的意思。

「九四」與下卦的「初六」相應，但「初六」是陰柔的小人。「九四」將重要的工作，交給「初六」，必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就像折斷鼎足，打翻了王公的美食，弄成濕淋淋。「繫辭傳」引用這一「爻辭」說：「才能薄弱，而地位尊貴，欠缺智慧，而圖謀大事，能力不足，而職責重大，就很少不會有災禍了。」亦即，當才能不足以擔當大任時，必然凶險。「象傳」說：這不是信任與否，而是才能是否足以勝任的問題。

這一爻，說明應知人善用，小人不可以擔當重任。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鉉」是鼎耳上的吊環。由卦形看，「六五」相當於鼎耳。「黃」是中色，「五」在上卦的中位，所以說黃金的耳。「金鉉」，是堅固的金屬的環，指「九二」。「六五」陰爻，本身中虛，與「九二」剛爻相應，「九二」前來會合，就相當於有了黃金耳，堅固的環的鼎。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祇要堅守正道，當然有利。

「象傳」說：「六五」雖然中虛，但有中庸的德性，使其得以充實。

這一爻，說明剛毅的臣，得到明智的君，才能相得益彰。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在鼎卦的最上方，相當於鼎耳的環。「上九」陽爻陰位，剛柔得到調節，就像堅硬又溫暖的玉，剛毅而又不失溫情，當然大吉，無往不利。

這一爻，說明剛柔兼備，無往不利。

鼎卦，闡釋養賢的道理。變革必須儲備人才，起用賢能，方能除舊布新。拔擢人才，必須知人善用，小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足以擔當重任，必須排除，任用不當，必然招致災禍。賢能沒有被重用，不可心灰意懶，堅守正道，終久必有施展抱負的一天。明智的君王，剛毅的臣下，必然相得益彰，惟有剛柔相濟，才能無往不利。

震 震動 戒懼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序卦傳」說：「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前一卦，「鼎」是祭器；祭祀祖先，應由長子擔任；所以，震卦象徵長子，含義是動。

「虩虩」是壁虎，引伸爲恐懼。「啞啞」是笑聲。「匕」是匙。「鬯」是黍米酒，浸泡鬱金草，酒在地上，以香氣請神降臨。

震卦☳，是象徵大地的坤卦☷，由最下方發生一陽，使大地震動；也有陰陽交合，發生雷

電；又有純陰的母親的坤卦，與純陽的父親的乾卦，首次交媾得子的形象。所以，象徵地震、雷震、震撼、震動、或長子。

震動，本身就能亨通。當地震來時，人人恐懼，惟有記取教訓，知道戒懼，以後才能談笑啽啽；也可以解釋成當災難來臨，恐懼萬分，過後就忘記，談笑自若，不知警惕，將不會得到任何益處。當地震來時，使百里以內震驚，但虔誠祭祀的人，手中的酒匙，卻沒有掉落；以比喻平時戒慎恐懼，當突然遭受震驚時，不會驚慌失措，而能從容鎮定。震卦象徵擔任祭祀的長子，所以用「匕鬯」比喻。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動，就能亨通。震動來臨，戰戰兢兢，因恐懼而知戒備，後來就會幸福。笑談啽啽，因爲能夠記取教訓，以後有了法則可循。震驚百里以內，是說遠方受到震驚，而使近處恐懼，提高警覺。凡事能夠戒懼的人，就可以出頭主持祭祀，擔當保家衞國的重任了。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是再、重的意思。震卦是兩個雷 ☳ 重疊，象徵天怒，雷聲轟轟。君子應當效法這一

精神，以戒慎恐懼的態度，致力於進修德業，自我反省。

『論語』「鄉黨篇」中，孔子說：「迅雷烈風，必然使人變色。」所用的比喻，與這一卦相同。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這一「爻辭」的「象辭」，與「卦辭」的「彖辭」相同。「初九」是下卦的主爻，也是震卦的開始，相當於震驚來臨，記取教訓，能夠戒慎恐懼，使以後得福；所以吉祥。

一說，「震來」是指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笑言」是指以後周代建國。

這一爻，說明記取恐懼的教訓，提高警覺，以後才能平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貝」是古代的貝幣。「九陵」是九重的山陵。「六二」陰柔，在「初九」陽剛的正上方。「初九」是震驚的主體；所以，當震驚來臨時，「六二」首當其衝，最危險，以致喪失億萬家

財，逃往九重的山陵上去避難。不過，「六二」柔爻柔位，又在中位，柔順中正；因而，喪失的財物，不必去追尋，在短短的七天裏，就會失而復得。

這一爻，說明遭受震驚，堅持中正的原則，就能迅速復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是恐懼不安。「眚」是病、過失。「六三」陰爻陽位，離開中位，不中不正，地位不當，而地震是人類的天譴，以致「六三」恐懼不安。但如果因恐懼而能改過遷善，仍然不會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因恐懼而知反省檢討，即可避免災難。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遂」是墜、止的意思。「九四」雖然陽剛，但不中不正，上下又被兩個陰爻挾持；因而力量衰弱，不夠強大，就像被雷震驚墜落在泥淖中，不能動轉。

這一爻，說明必須發揮剛毅的力量，才能經得起震撼。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陰爻陽位不正，當天譴發生地震時，想往上走，卻是震驚極點的「上」位；要往下行，又是震驚主體的剛爻；都有危險。不過，「六五」在上卦得中，雖然遭遇重大事故，但不會有大的損失。「億」在此處當大解釋。

這一爻，說明當震驚發生時，堅持中庸原則，不偏不激，可使損害減少到最低程度。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未得中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是沮喪。「矍矍」是視線不安定。「言」是斥責的話。「上六」陰柔，不中不正，又在震驚的極點，以致在地震中，驚恐沮喪，目光閃爍，心神不定；在這種狀態下，任何行動，必然危險。不過，當地震發生在鄰近，還沒有到達自己身上以前，知道戒慎恐懼，就能夠避免。然而，「上六」在最上位，身爲領袖，鄰居遭受災難，而自己卻得以避禍，難免就要聽到親戚們的怨言了。

這一爻，說明他處遭受震驚，自己知道警覺，就可防患未然。

震卦，闡釋震驚的應對法則。在發展進步的過程中，難免不發生意外的重大事故，以致震驚。惟有記取教訓，凡事戒慎恐懼，才能有法則可循，發揮剛毅的力量，鎮定從容應對，不致驚慌失措；即或遭受災難，也可發生遲滯作用，使損害減少到最低限度，並能迅速復原。平時戒慎恐懼，經常反省檢討，即可防患於未然；經常保持高度警覺，在災難未到來之前，就可使其消滅於無形。

艮 停止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艮卦的卦形，與震卦上下相反，相互是「綜卦」，一動一靜，相互爲用。「艮」是違背，引伸又有停止、怨恨、堅硬的含義，如與心違背的恨，難行的阜的限，苦惱的艱，堅硬的銀等；在此是止的意思。

艮卦 ䷳，是一陽在二陰的上方，陽已上昇到極點，所以停止。又，艮卦是一陽，在象徵地

的坤卦☷的最上方，是山的形象，也有止的意義。

人的身體，最不容易動的靜止部分，是背部。背部靜止，身體就是想動，也不能動；用來比喻內心寧靜，不爲外物所動，就不會妄動，即或在行動中，內心依然保持寧靜，就可到達忘我的境界。當到達這一境界時，對外界的一切刺激，心都不會感動，所以在走過有人的庭院，也不會覺得有人存在。能夠像這樣，不論動靜，內心都保持安寧，必然理智冷靜，能夠適可而止，不會有災難。

上下卦相同的純卦，如其他「震」「坎」「巽」「離」「兌」等卦，都具備元、亨、利、貞，四種德性中的某幾項，唯獨艮卦，完全沒有，祇說无咎；因爲已經到達人我兩忘的境界。這一卦，充滿老莊的逃避思想。不過，宋代的儒家，對這一卦卻倍極推崇，周敦頤說：「法華經全卷，可由這一艮卦代替。」也許這是符合宋代禁欲的倫理思想的緣故。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是止的意思。應當止的時候止，應當行的時候行，動靜不失時機，前途必然光明。艮卦所說的止，是要在應當停止處停止，『大學』中說：「止於至善。」孔子說：「於止知其止所。」

亦即，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人與人之間止於信；可以與這一「彖辭」，相互參證。這一卦，上下卦形相同，陰爻與陰爻，陽爻與陽爻，都相互敵對，不能相應；所以是忘我的境界，當走過庭院時，不會看不到庭院中的人，沒有災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卦是兩個山重疊，穩重靜止不動，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在其應當停止處停止，思考不可超出本分以外。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六」在最下位，相當於腳趾。人在行動的時候，腳趾最先動；所以，使腳趾停止，行動就在沒有發生之前停止，不會失當，沒有災難。但「初六」陰爻柔弱，難免不能長久堅守正道；因而告誡，必須長久堅守正道，才能有利。

這一爻，說明停止應當在行動未開始之前，才不會失當。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是腿肚，「六二」在下卦中位，相當於腿肚。下卦的主爻是「九三」，相當於腰，行動由腰部主動，腿跟隨腰行動；所以「六二」以「腓」比喻。「六二」柔順中正，而「九三」剛爻剛位，過於剛強偏激。「六二」要拯救「九三」，卻陰柔力量不足，祇好勉強追隨；「九三」又不聽他的忠告，剛愎自用，當然「六二」心中不會愉快。亦即，停止在臣的地位，君主不聽他的忠告，又不得不追隨，以致悶悶不樂。象傳說：這是由於「九三」不能退一步聽從。

這一爻，說明應止不止，勉強追隨他人，不會愉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是界限，人體上下的界限，在腰部。「夤」是脊背的肉。「列」是裂的本字。「九三」正當上下卦的界限，相當於腰，剛爻剛位，又不在中位，過分剛強偏激，橫暴的停止在腰部。使腰不能屈伸。在近接腰部的上方，是脊背的肌肉，「九三」橫在四個陰爻的中間，形狀像是將背部的脊肉，由中央被左右分裂，也跟着不能活動。亦即，「九三」與上下、左右的人，都不能和諧相處，以致上下叛離，左右決裂，當然危險，就像心被火燻似的不安。

這一爻，說明停止不當，以致衆叛親離。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九三」相當於腰，「六四」就是腰以上的身體部分。心在體腔內，爲控制一切行動的中心樞紐。「六四」陰爻陰位得正；因而，表示停止在應當停止的場所，能夠自己控制，而不妄動，所以沒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應當知機，自我約束，適可而止。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輔」是頤的關節。「六五」在卦的上方，相當於頤的關節，是說話的器官。「六五」不正，應當有後悔；但得中，所以停止在頤的關節，說話中肯條理分明，使就心的後悔消除。亦即，言語謹慎，即可避免後悔。

這一爻，說明言語，也應當適可而止。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是重疊艮卦的最上方的陽爻，亦即止的終極，一切都到此終止，更加要謹慎較厚。人的操守，到了晚年容易墮落；學業在進修接近終了時，也容易荒廢；所以，最後的堅持，最重要，也最吉祥，這樣才能止於至善。

又，大畜、小畜卦，也有止的含義，但都是強制的停止；而艮卦，則是自發的停止。這一爻，說明應止於至善，最後的堅持最重要。

艮卦，闡釋適可而止的道理。有行動，就有停止，在前進中，如何自我節制，適時、適地、適切的停止，就需要有高深的修養。停止應當停止於行動未開始之前，才不會失當，才不會身不由己。不能適可而止，勉強追隨他人，必然不會愉快。如果剛強過度，不知節制，應止不止，或止而不當，以致衆叛親離，必將憂心如焚。惟有達到不爲外物所動，不爲貪欲所蔽的人我兩忘的境界，言語行動，才能自我節制，動靜得宜適可而止。但止於至善，才是止的最高境界，最後的堅持，更加重要。

漸

漸進

漸，女歸吉，利貞。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漸」是水浸透，有漸漸前進的含義。

這一卦，下卦「艮」是止，上卦「巽」是順，柔順的停停進進，有漸進的意義。當女子出嫁時，必須經過一切婚嫁的禮節，當然也是漸進。這一卦，由「六二」到「九五」，各爻都得正，象徵出嫁的女子品德純正，當然吉祥；但這一純正，必須堅持，才會有利。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漸的，是在前進；但與其他各卦前進的方式不同，是要像女兒出嫁般漸進。由卦變來看，漸卦是由渙卦䷺或旅卦䷷變化而來。亦即，渙卦的「九二」與「六三」交換，或旅卦的「九四」與「六五」交換，都成爲漸卦；而且都是不正的剛爻，昇進一位，成爲得正，以比擬前進就會成功。正因爲前進而得正，象徵這一婚姻，可以正家，進而可以正國。卦中最重要的爻是「五」，漸卦的五位是剛爻，在中位；而且上卦是止，下卦是順，不會妄進；所以，行動自由沒有任何限制。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是奇貨可居的居，蓄積的意思。這一卦，下卦「艮」是山，上卦「巽」是木，山上有木，漸漸成長，山也跟着漸漸增高。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漸漸的蓄積賢德，漸漸的轉風移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是鴻雁、大雁。「干」是水邊。「小子」是年輕人。「言」指怨言。這一卦的「爻辭」中，以鴻比喻，因爲鴻雁的行列，有秩序，而且是寒來暑往的候鳥，行動與季節的漸進相符合。「初六」是漸卦的開始，由最下方剛剛開始漸進，仍然逡巡不前，與鴻雁降落在水邊，要登陸時的躊躇相似；因爲鴻雁是水鳥，在登陸時顯得蹣跚。「初六」陰爻、柔弱，象徵小孩子，體力弱，有落伍離羣的恐懼。「初」應當與「四」相應，但「初六」「六四」都是陰爻，相互排斥；而且「六四」陰柔，既沒有力量應援「初六」，又嫌「初六」落伍，跟隨不上，所以對「初六」叱責。不過，以漸進來說，不能勉強前進；「初六」慢慢的走，照道理說應當不會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不可勉強，應量力漸進。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是大石。「衎衎」是和樂狀。「素飽」與素餐同，不勞而食的意思。

「初六」是在水邊徘徊的鴻雁，「六二」已漸進到磐石，堅固平坦，是落腳最安穩的場所。「六二」柔順中正，與上方的「九五」相應，所以說是磐石，可以在上面和樂的飲食。「二」是臣位，「五」是君位，又有「九五」賜給俸祿，使「六二」和樂飲食。但「六二」並不是尸位素

爻，具備中正的德性，能夠輔佐君王，地位安定，所以吉祥。

這一爻，說明漸進應穩當踏實。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在下卦的最上方，鴻雁已漸漸的走上陸地。「九三」與「上九」，同是陽爻，不相應，祇好與情意不合的「六四」陰爻相親。丈夫指「九三」，因爲情意不合，一去不回；婦指「六四」，也因爲不正常的婚姻，懷孕生下的嬰兒，不能養育；所以凶險。不過，「九三」剛爻剛位，極爲堅強；因而，防禦外敵有利。

「象傳」說：丈夫一去不回；因爲「九三」與「六四」相親，離開下卦「初六」「六二」的同羣夥伴；「醜」是類的意思。妻子懷孕，生子不能養育；是違背了夫婦的正道。有利於防禦外寇，是由於上下團結，可以自保。

這一爻，說明漸進不可剛強過度，以致離羣，剛強只適於防禦外敵。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桷」是角材，房屋的椽木。「六四」更進一步，鴻雁落到樹上。但鴻雁的爪，不適於抓握樹枝，以致不安定，要在平面的角材上，才能站穩。角材指下方的「九三」；通常，柔在剛上，會有不安定的現象，但「九三」與「六四」親近，所以沒有問題。

「象傳」說：「六四」陰爻柔順，又是上卦「巽」的一部分，「巽」是順從；所以，柔順服從，或許能夠得到平面的角材。亦即，雖然處於不安定的狀態，祇要能柔順服從，就會得到強有力的支持，不會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漸進應當因應狀況，才能安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鴻雁漸漸前進到高陵上，「九五」是尊位，相當於高陵。但「九五」雖然與「六二」相應；可是，中間有「九三」與「六四」阻擋，尤其是「九三」，採取防禦外寇的姿態，使「六二」無法與「九五」相聚，以致三年都沒有懷孕。不過，「九五」與「六二」都中正，是正當的配偶，邪終於不能勝正，「九五」與「六二」得以聚首，達成宿願，因而吉利。

這一爻，說明在漸進中，也難免不會有障礙，但邪不能勝正。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逵」，是四通八達的道路，與大畜卦「上九」的「何天之衢」相同，指雲在天上的往來無阻的通路。

「上九」在這一卦的最上位，象徵鴻雁在天空飛向遠方，掉落的羽毛，可以用做典禮中的裝飾。亦即，超脫於世俗之外的隱士，雖然對社會沒有實際的貢獻，但其孤高的德操，卻足以成爲世人的儀表，所以吉祥。

「象傳」說：這是以鴻雁的羽毛，比擬隱士的志節，不可以擾亂。

這一爻，說明超脫於世俗之外，即可進退由心。

漸卦，闡釋由停頓的狀態，邁步向前時，應採取漸進的原則。前進才能建功，前進當然要剛毅，但也要把握中庸原則。不可以勉強，不可以冒進，應當穩當，依據狀況，把握時機，腳踏實地，一步步的循序向前邁進，動靜順乎自然，才能安全，行動不會窮困。如果剛強過度，不停的冒進，就有脫離羣衆的危險。當然，在漸進中，會有阻礙，但邪不勝正，必須以正當的方式突破。超脫於世俗之外，不爲名利所累，則可進退由心，可以說是進的極致。

歸妹 婚嫁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卦與漸卦，是「綜卦」，進與歸，相反相成。「序卦傳」說：「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歸」是婦人停留在夫家，原義是嫁，也有回到應當回去的地方的歸宿的意思。下卦「兌」是少女，相當於妹，上卦「震」是長男，少女與長男結合，所以稱作「歸妹」，亦即嫁妹。

嫁妹爲什麼說凶？因爲少女應當與少男結婚，與長男不相配；而且，下卦「兌」是悅，上卦

「震」是動，女方歡喜的主動向男方行動，也與夫唱婦隨的原則違背；加以由「二」到「五」都不正，所以前進凶險，沒有任何利益。一說，這是指夫入贅到婦家。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

婚嫁，是天地間最正當的事，天地不交合，就不會發生萬物；男女不婚嫁，就不能傳宗接代；所以，婚嫁是人倫的終結，也是人倫的開始。這一卦，下卦「兌」是悅，上卦「震」是動，歡喜而且主動的，是出嫁的少女，違背婦道。前進凶險，因爲「二」至「五」爻都不正，地位不當。沒有利益，是指「三」與「五」的柔爻，騎在剛爻的頭上，婦壓制了夫的緣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這一卦，下卦「兌」是澤，上卦「震」是雷，澤中的水隨着震動，象徵夫唱婦隨。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目光放遠，看破結果，知道弊害，而能事先籌謀。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是姊妹同嫁一夫，其中的妹妹稱作娣，亦即妾。春秋時代，諸侯迎娶時，常有正夫人的妹妹，以介婦的名義，從嫁爲妾的風俗；如衞莊公、晉獻公等，這種例子很多。「初九」在歸妹卦的最下方，地位低，與上卦又沒有正當的相應；所以不是正妻，以跟隨姊姊出嫁爲介婦的妹妹比擬。介婦身份卑賤，就像跛腳的人走路，能夠走動的範圍有限。不過，「初九」是剛爻，象徵女人而有陽剛的德性，表示貞節，雖然以妾的身份出嫁，仍然吉祥。

「象傳」說：雖然以妾的身分出嫁，卻具備恒常貞節的德行。跛腳能夠走路，所以吉祥；因爲能夠秉承丈夫的意旨，協助姊姊整頓家務。

這一爻，說明名位不當，堅守純正，依然吉祥。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陽剛得中，對女人來說，表示有堅定的貞操與中庸的德性，又與上卦的「六五」相應，象徵有正當的配偶。可是，「六五」是陰柔的小人，陰爻陽位不正；因而，雖然娶了這樣的賢妻，也不能發揮內助的作用，就像瞎了一隻眼的人，雖然能夠看，也看不遠。不過，這是潔身自愛的孤高隱士的形象，仍然有利。

象傳說：「九二」雖然遇人不淑，但仍能不改恒常的貞節德性。

這一爻，說明遇人不淑，堅守純正，仍然有利。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是等待。「六三」陰柔，缺乏堅強的貞節，又不中不正，並且是下卦「兌」亦即悅的主爻，象徵女人歡喜的要出嫁，就嫌輕佻淫亂，所以嫁不出去，一直在等待。不過，如果回到家中，以妾的身份出嫁，就能夠嫁出去，

「象傳」說：這是由於「六三」陰爻陽位不正，地位不當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輕佻不足以擔當重任。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是過失。「九四」在下卦沒有相應，以致找不到配偶。但「九四」陽剛，這是因爲節操堅強，不肯輕易許嫁，以致延誤婚期。因而，「九四」賢淑，雖然延遲，還是嫁得出去。

象傳說：「九四」所以延誤出嫁，是因爲等待正當的對象。

這一爻，說明要選擇正當的對象。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在泰卦「六五」的「爻辭」中也見到，「帝乙」是殷代的帝王之一。「君」是女君，指帝乙的妹妹。「月幾望」，在小畜卦「上九」的爻辭中也出現，是接近滿月的時候。「六五」陰爻在「五」的君位，相當於天子的女兒，與下卦的「九二」相應，象徵下嫁給臣子。「六五」陰爻柔順，在中位，具備中庸的德性，又位於「五」的君位，身分高貴；所以，衣著沒有刻意裝飾的必要，反而不如從嫁的妾衣著華麗。然而，在德性上，卻發出像接近滿月般的光輝。月屬於陰，用來比擬婦德。

「象傳」說：「六五」在上卦的中位，具備中庸的德性，又以高貴的身分出嫁，衣著就不重要了。

這一爻，強調高貴的品德，比虛榮重要。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指年青的女子，「士」指年青的男子。「筐」是新娘的提籃，裝有棗、栗、乾肉等吉祥的乾果，當作拜見公婆的禮物。「刲」是割，婚禮的儀式之一，割羊用作合巹時飲交盃酒的菜肴。「上六」陰柔，缺乏堅定的德性，已經到達這一卦的極點，在下卦又沒有相應，表示得不到配偶。雖然訂婚，也不能成婚，即或勉強結婚，也終於分離。在結婚時，已經出現不祥的預兆，新娘的提籃中，竟然空無一物；新郎在婚禮中行割羊的儀式時，羊也沒有流血；一切都不順利。

象傳說，「上六」有名無實，所以用虛筐比擬。

這一爻，說明缺乏品德，結果不會美滿。

歸妹卦，闡釋婚姻的道理。婚姻是人倫的開始，也是人倫的結束，爲人生天經地義的大事，必須慎重，不可違背原則，應當順其自然，不可過度積極強求。家庭以主婦爲主體，柔順、中庸、堅貞的婦德，爲端正家庭的基石，即或以卑賤的妾的身分出嫁，遇人不淑，堅守婦德，仍然有利。輕佻只宜嫁人爲妾。賢淑寧可遲婚，也要選擇正當的對象。高貴的婦德，重於外表的虛榮，缺乏婦德，婚姻不會美滿。這一卦，也可看做爲部屬的道理，進退的原則。

豐 盛大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序卦傳」說：「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這是說，衆望所歸的人，必然盛大。

「豐」是以高杯盛物，盛大的意思。下卦「離」是明，上卦「震」是動，光明而且活躍，是盛大的象徵。盛大，本身就亨通，王者當天下最豐盛的時期，擁有巨大的財富，無數的人民，不必憂慮；應當像日正當中，普照大地，使人民普遍分享豐盛的成果。然而，日正當中，無法持

久，不久就偏斜；因而，這一卦亨通，但也隱伏着危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是大的意思。下卦是「明」，上卦是「動」，光明而且活動，所以豐盛。王者在最豐盛的時期，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憂慮，應當像日正當中，普照天下。可是，日到正中，不久偏斜；月盈滿，不久虧缺；天地的盈虧，隨着時間消長，更何況是人？何況是鬼神呢？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這一卦，上卦「震」是雷，下卦「離」是閃電，雷電同時來臨，氣勢盛大；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像閃電般明察，判決訴訟；像雷一般威嚴，執行刑罰。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配主」不容易了解；一說，是嘉耦、匹敵的意思。「初」與「四」對應，「四」是「初」

的匹配；也有地位低配合地位高的意思。所以，「初」稱「四」爲「配主」；相對的，「四」稱呼「初」爲「夷主」，「夷」是等的意思。「九四」是上卦「震」的陽爻，爲震卦的主體，位置正當下卦「離」完成之後；離卦是日，古時以十干記日，由甲到癸，十日滿一旬，又重新由甲計起；所以用「旬」比喻滿，超過一旬又轉爲虧。豐卦下卦「離」是明，上卦「震」是動，光明的行動；因而，「初九」是主動的尋找配偶，遇到相配的主人。雖然經過十日，有滿而虧的憂慮，但不會有災難；因爲前往會受到「九四」的重視。

「象傳」說：雖然滿十日，不會有災難，但過了十日，由滿轉爲虧，就會有災難。亦即，主動去尋求，會遇到相配的主人，並且受到重視，可以積極前往，不會有災難；但超過必須的程度，就會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盛大應積極去追求，但應適度。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是遮日的簾，「斗」是北斗星。「六二」是下卦「離」的主爻，離卦是明，所以「六二」最光明。但在上卦與「六二」對應的「六五」，陰爻在君位，卻是昏暗的君王，就像太陽被大的簾子掩蔽，正午也可以看到七斗星那樣黑暗；因而，前往追隨這樣的君王，會被猜疑。不

遇，可以誠信啓發對方的意志，結果仍然吉祥。

這一爻，告誡追求盛大，容易迷失，產生猜疑，應以誠信，啓發意志。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與旆通用，是幔幕。「沫」即昧，小星。「九三」是下卦「明」的終了，正午已過，太陽偏斜；而且與昏暗的「上六」相應，比「六五」更加黑暗了，就像用大的幔幕，掩蔽太陽，正午可以看到小星。但「九三」陽剛，又屬於下卦「明」，雖然剛毅明智，但卻像折斷右臂，無能爲力。不過，「九三」陽爻陽位剛正，照道理說，應當不會有災難。

「象傳」說：不可以做大事，「九三」終久不可能被重用。

這一爻，告誡因盛大而迷失，造成無可避免的傷害，應當秉持剛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前兩句與「六二」相同，「夷」是等的意思，在上者，稱呼在下者用「夷」。「夷主」是對

等的主人，指「初九」與「九四」，有相等的陽剛德性，地位也對應。「九四」僅次於「五」的君位，是在大臣的地位；但「六五」陰柔不正，是昏暗的君王，就像太陽被大的簾子掩蔽，正午可看到北斗星那樣黑暗。不過，如果往下方與同樣剛正的「初九」交往，同心協力的行動，就會吉祥。

「象傳」說：這是因爲「九四」剛爻柔位，地位不當，又正當黑暗不明的時期；但採取行動，尋求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就會吉祥。

這一爻，說明因盛大而迷失，應主動結合同志，突破黑暗。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章」是文采，美麗的花紋，在此當美德講。「六五」陰爻在君位，是昏暗的君王，本身並不具備吉祥的條件，但如果能使對應的「九二」，這一有美德的賢士前來輔助，就會得到吉慶與榮譽，因而吉祥。下卦「離」是明，所以用「章」這個字。昏君本來不可能招來賢士，但昏君也喜歡沽名釣譽，所以，也會以招攬賢士爲標榜。

這一爻，說明追求盛大，必須用賢。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闚」是闚視，「闃」是寂靜，「覿」是見。「上六」是陰柔的小人，在豐卦的極點，又是上卦動的終了，因而不安定，下卦的光明，也不能到達，以致黑暗；就像自己閉藏在大房子裏，又用簾子將家完全遮蔽，更加黑暗，由門縫窺視，看不到人影，有三年之久，沒有看到有人出來，像這樣完全孤立，當然凶險。

「象傳」說：屋頂高大，是說小人得志，就像飛翔在天空般得意，以致日盆昏庸，終於沒有人前來，完全陷於孤立。這不是被他人捨棄，而是自己將自己閉塞了。

這一爻，告誡因盛大而迷失，終於完全被閉塞。

豐卦，闡釋盛衰無常的道理，雖然卦名是盛大的「豐」，但全卦卻暗無天日，諄諄告誡盛極必衰，必須警惕。賢明的領袖，應當積極求發展，創造財富，使天下分享豐衣足食的生活；然而也應當了解盛大容易迷失，必須居安思危，以誠信啓發全民意志，堅持剛正的態度，精誠團結，任用賢能，積極作爲，才能夠持盈保泰，享受豐盛的成果，不致因盛大產生流弊，導致毀滅。否則，得意忘形，自我陶醉，必然使自己閉塞，終於孤立，完全陷於黑暗了。

旅

旅行不安定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卦與豐卦是「綜卦」，過度盛大，容易迷失，盛極必衰，又流離顛沛，互爲因果。「序卦傳」說：「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當盛大到極點，必然又失去安定。

「旅」是羈旅，在外旅行。這一卦，下卦「艮」是山，上卦「離」是火，山上燒火，火勢蔓延，不停的往前燃燒，就像旅行的人，急着趕路，所以稱作旅卦。

旅行，是一種經常變換場所不安定的行動，動機多半是在國內失業，犯罪逃亡，或者不得

意；因而，不會大有亨通。由卦形來說，「六五」陰爻，在外卦得中，但與內卦對應的「六二」，同是陰爻，相互排斥；所以，不過是小有亨通而已。

人在外旅行，生活不安定，周圍都是不相識的人，缺少照應，顚沛流離，心理容易不正常，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遵守正道，才會吉祥，旅行當然也不例外。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卦，稍有亨通，因爲「六五」柔爻，在外卦得中；並且追隨上下的剛爻「上九」與「九四」；因而柔順中庸，兼有剛毅的德性。內卦「艮」是止，外卦「離」是明與附，靜止而且附着於光明，所以稍有亨通，祇要在旅行中堅守正道，就會吉祥。旅行的時間意義，可就太大了！

孔夫子曾經週遊列國，他對旅途辛勞的體認，必然極爲深刻。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這一卦，下卦「艮」是山，上卦「離」是火，山上有火，不停的蔓延，象徵旅行。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以下卦的明察，與上卦的愼重，執行刑罰；以山上燒火一刻也不停留的精神，迅速裁判訟訴，而不拖延。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是瑣碎小器。「初六」陰柔，而且在最下位，是猥瑣的小人，在辛勞的旅途中，更加吝嗇小器，所以招來災難。象傳說：這是在失意時，人窮志短，所以會有災難。這一爻，說明在不安定中，不可斤斤計較於小節，應當大處着眼。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是就、住。「次」是停止、旅舍的意思。旅行中最安定的時刻，是投宿在旅舍中；最能心安的，是帶有充足的旅費；最可靠的，是有忠實的僮僕。「六二」柔順中正；因而具備這些最佳的旅行條件；所以「象傳」說：最後不會有怨尤。

這一爻，說明轉危爲安，必須有萬全的準備。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途中，投宿的旅舍失火，隨身的僮僕又逃亡，即或堅守正道，也有危險。因爲「九三」剛爻剛位，過於剛直；不在中位，難以安定；而且又在下卦的最高位，態度高傲，難怪就會遭遇這些不幸。

「象傳」說：投宿的旅舍失火，不也夠悲傷了。在旅途中，以傲慢的態度對待下人，必然就會逃走。

這一爻，說明必須以謙虛的態度，得到一切助力，才能轉危爲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斧」，是旅行時携帶的錢財與斧頭，在露宿時，用斧頭砍除荆棘，以便於紮營。「九四」陽爻陰位，剛柔並濟，又在上卦的最下位，態度謙虛；所以，在旅行時，能夠得到安穩的住處，露宿時，也有利斧可以整理紮營的場地。然而，陽爻陰位，畢竟不是正當的場所；而且，上方「六五」是陰爻，沒有強力的援手，向下雖然與「初六」相應，但也是陰爻，力量弱；因而，雖然在旅行中有足夠的旅費與應用的器具，心中仍然不會愉快。孟子在齊國，給以萬鍾的爵祿，勸他留下，又贈給他黃金百鎰，都不接受，當時的心情，就是如此。

這一爻，強調安定必須正當。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是上卦「離」的主爻，離卦是明；所以，用羽毛光采鮮明的山鷄比擬。「六五」陰爻得中，柔順中庸，就像在射山鷄時，最初雖然不順利，喪失一枝箭，但最後仍然得到榮譽與爵命。古時被任命爲官吏時，有將山鷄當作禮物，獻給君王的習俗，以象徵立身處世光明磊落的態度。

「象傳」說：這是由於他的爲人，可以上達的緣故，「逮」是及的意思。這一爻，說明求安定應有不計一時得失，光明磊落的態度。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易」是場、田畔、國界。鳥飛得高，「上九」在最高位，所以用鳥比喻。「上九」剛爻在最上位，表示個強傲慢。在旅途中，這種態度，就會被厭惡，開始也許洋洋得意，最後必定號啕大哭，就像鳥的巢被燒掉，沒有可以安身的地方。上卦「離」是火，所以說焚。「牛」是柔順的動物，在田畔丟失了牛，象徵喪失了柔順的德性，所以凶險。

「象傳」說：「上九」在旅卦的最上方，當然被焚毀。在田畔喪失了牛，象徵終久會沒沒無聞。

這一爻，說明求安定必須柔順，不可倨傲。

旅卦，闡釋求安定的原則。盛大到極點，必然又陷入不安定的狀態，難有大的作爲了。在不安定的狀態中，一切都容易不正常，必須守正。應當大處着眼，先求安定，不可斤斤計較於細節。必須翔實檢討，審愼策畫，有萬全準備，然後行動。更須以謙虛的態度，結合羣衆，獲得一切的支持與助力，手段更應當正當。這樣不計較一時的得失，態度光明磊落，柔和順其自然，把握中庸原則，才能轉危爲安；如果有恃無恐，倔強倨傲，得意忘形，就難逃失敗的命運了。

巽 進入 謙遜

☴ 巽下
☴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序卦傳」說：「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亦即，要有進入他人心中的謙遜態度，才會被接納，找到安定的場所。

「巽」的原義，是臺上放有物，假借爲同音的遜，成爲順、入的意思。巽卦，是一陰爻伏在二陽爻的下面，象徵伏、順。順從他人，就容易被接納，進入他人的心中；同樣的，順從自然的道理，就容易進入事物之中；所以，有入的含意。「巽」又象徵風，無孔不入。

巽卦是陰卦，以一個陰爻爲主爻，因而陰柔，不會大亨，祇能小有亨通。巽卦，是一陰爻順從二陽爻，陰順從陽，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前進有利。但順從也必須選擇對象，不可以盲從；因而，要順從偉大的人物才有利。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申」是反復叮嚀的意思。這一卦，是以兩個巽卦上下重疊，「巽」是順，順從又順從，就像三令五申，反復叮嚀，使命令貫徹。發布命令的，是「九五」剛爻，在上卦得中，位又正，剛毅而且順從中正的原則；所以志向能行之於天下。這一卦的柔爻「初六」「六四」，都伏在剛爻的下方，是柔順從剛的形象。但也因爲過度柔順，祇能小有亨通；前進雖然有利，卻必須有選擇，遇見偉大的人物才有利。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這一卦的卦形，是風隨着風；風無孔不入，象徵命令貫徹。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以君子的德行，像風一般不斷的吹，像命令一般不斷反復，使其貫徹於人民的行爲中。『論語』「顏淵篇」中也說：「君子的德行像風，人民的德性像草，風吹到草上，草必定伏倒。」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是下卦「巽」的主爻。巽卦的含意是謙遜，「初六」陰柔，又在最下方，有過度謙卑的現象。因而，缺乏信心，進進退退，不能果斷。應當有武人般的堅決果斷，才有利。「象傳」說：進進退退，因爲優柔寡斷，心中有疑惑。要像武人般，堅決果斷才有利；這樣意志才能堅定不移。

這一爻，說明謙遜並非優柔寡斷。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史」是職掌占卜、禱告的官，「巫」是降神祈福除災的巫婆。「九二」陽爻陰位，有自卑的現象，雖然是謙遜的巽卦，但像跪伏在神臺下這樣自卑，仍然過分，會被認作畏懼或阿諛。不過，以謙遜的巽卦來說，「九二」這種態度，還不能說是大錯，如果能像占卜巫祝那樣，以誠意敬神，仍然吉祥，不會有災難。象傳說：這是「九二」在內卦得中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謙遜並非自卑。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剛爻剛位，過於剛強，又在下卦的最上位，並非謙遜；然而，卻頻頻表示謙遜的態度，卻又不能心甘情願，終久會露出馬脚，招來羞辱。象傳說：這是因爲喪失了意志的緣故。這一爻，說明謙遜並非虛僞。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品」是等級的意思。古時天子諸侯打獵，獵獲的野獸，分做三等，射中心臟，是上殺，晒乾後可當作祭品；射中腿的，是中殺，可以宴賓客；射中腸的，是下殺，只能自己食用。「六四」陰柔力弱，在下卦也沒有應援，上下又被剛爻挾持，本來應當後悔；但因爲陰爻陰位得正，在上卦的最下位，態度中正謙卑，所以使後悔消除。就像打獵，會獵得很多野獸。「象傳」說：這是指進取可以建功。

這一爻，說明謙遜應當正當。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剛健，對謙遜的巽卦來說，並不適當，會有後悔。但「九五」在外卦得中得正，由於中正，會吉祥，使後悔消除，沒有不利。開始也許不安定，但最後會有結果。「庚」與更同音，有變更的含意。古時以十干記日，庚日的前三日，是丁日，丁有叮嚀的意思，庚日的後三日是癸，與揆通用，是衡量的意思。亦即，在事物變更之前，必須叮嚀羣衆知道；事物變更之後，應衡量得失；這樣慎重的處置，就會吉祥。

這一爻，說明謙遜是事前周詳叮嚀，事後檢討得失的慎重態度。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貞凶」，通常是正當也凶險的意思；但在此處，「象傳」解釋成正因爲如此，所以凶險。「上九」陽剛，但在這一卦的最上位，御謙遜到極點，就像伏在床下，未免太過分了；又像在旅途中，喪失了旅費與用具，就是地位高貴，也難免會謙卑過度；這樣喪失果斷，確實凶險。

這一爻，說明謙遜應當恰如其分，不可過度。

巽卦，闡釋謙遜的道理。在不安定中，必須謙遜，才能收攬人心，得到助力，始能轉危爲安。何況謙遜也是做人應有的態度，惟有謙遜，才能進入他人心中，進入萬物之中，而被接納。謙遜是順從，但也非盲從，必須擇善而從。謙遜並非優柔寡斷，更非自卑畏懼，當然也不是虛僞。而是應當正當，應當進取，事前叮嚀周詳，事後檢討得失，惟恐有所偏差的愼重態度；又必須恰如其分，不可過當。

兌 喜悅 取悅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兌卦與巽卦，是「綜卦」，謙遜使人喜悅，自己也喜悅，互爲因果。「序卦傳」說：「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兌」是說的本字，是說話，或笑的模樣；因而，這一卦有言語與喜悅的含意。兌卦，是一陰爻前進到二陽爻的上方，有喜悅表露於外的形象。兌卦又是澤，將坎卦☵的水，由下流杜塞，水聚集成爲☱，所以是澤。而且，澤中的水，可以滋潤萬物，使萬物喜悅，也是悅的象徵。

由兌卦的卦形看，內外卦都是剛爻得中，柔爻在外；是中庸，外柔內剛的形象，當然使人喜悅，可以亨通。然而，也並非不分是非，一味的使人喜悅，而是動機純正，固守正道，使人喜悅，才會有利。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就是悅。這一卦，剛爻得中，柔爻在外，是以正當有利，使人喜悅；這是順應天的道理，符合人民的心願，所以使人民眞正的悅服。凡事以使人民喜悅爲先，則人民就會忘記苦勞；能夠使人民喜悅的去冒險犯難，人民就會忘記死亡的危險；發揚使人喜悅的道理，人民就知道勉勵了！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是附着，並連的意思。這一卦，上下都是兌卦，兩個澤並連在一起，是澤水相互流通滋潤的形象。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朋友相互討論學習，以使彼此得到益處。

依「說卦傳」，兌卦有口舌的形象，兩個口舌相對，所以說講習。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陽剛，雖然在這一卦的最下位，卻不事承諂媚，妄求進取。上卦的「九四」，也是剛爻，與「初九」不相應，有不屑利用私人關係，而是以正大光明的態度，使人喜悅的形象。正如同「論語」「子路」中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與人和諧，但不同流合污；因而和悅，吉祥。

「象傳」說：因爲是光明正大的與人和悅，對自己的行動，不會有疑惑。

這一爻，說明與人和悅，應當光明正大，而非奉承諂媚。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剛爻得中，心中誠信，以誠信與人和悅，當然吉祥。不過，「九二」剛爻柔位不正，預料會有後悔；但由於志在誠信，後悔就消失了。

這一爻，說明應以誠信與人和悅。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是內卦的主爻，陰柔，不中不正，在外卦又無相應；因而，祇好向下討好「初九」「九二」，這樣以不正當的手段，使人喜悅，所以凶險。這一爻，說明和悅，不可不正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介疾」，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在『易經』中，當疾與喜對比時，常是疾病與治癒的喜悅的意思。「介」是繼介，「介疾」是小病。

「九四」與下方的陰爻「六三」接近，本來陰陽相悅，但「六三」不中不正，是否應當與「六三」相悅，心中未免嘀咕，不能安寧。然而，「九四」剛毅，終於決然拒絕「六三」的誘惑，不再猶豫，就像治癒小病，心中喜悅。所以「象傳」說：能夠斷然去惡，這是喜慶的現象。這一爻，說明和悅並非鄉愿，應斷然去惡。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指「上六」的陰爻，將「九五」的陽爻剝落。「九五」陽剛中正，在君位，有被取悅他的小人包圍的危險。而且，與「上六」最親近；「上六」又是陰柔的小人，上卦的主爻，兌卦的極點，正以一切邪惡狐媚的手段，取悅君王，想將「九五」的陽剛氣概剝落。如果信任這樣的小人，當然危險。

「象傳」說：這是正當「五」的君位的緣故。在君王的地位，本來就容易被小人包圍，加以「九五」陽剛中正，過分自信，就更加危險了。

這一爻，告誡剛正也難免被小人包圍。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是上卦的主爻，陰柔，在兌卦的極點，正在不擇手段，取悅於人，引誘下方的兩個陽爻。但這種取悅於人的手段，畢竟不是光明正大，對方是否會被引誘，就要看對方的定力，結果如何，難以判斷。所以不能斷定是吉是凶。

這一爻，進一步的告誡，小人不擇手段取悅於人的危險，必須戒懼。

兌卦，闡釋和悅的原則。使人喜悅，自己也喜悅，可促使人際關係和諧，使人民喜悅，就能

誠心誠意服從領導，不辭辛勞，不畏犧牲。這是順天應人的道理，但動機必須純正，應以正當有利，使人喜悅，而非不分是非。與人和悅，首先應當明辨是非，光明正大，而非阿諛諂媚；應當內剛外柔，堅持原則，和而不同。必須以誠信爲本，動機純正，手段正當。而且不可鄉愿，應當斷然排除邪惡。更應當警惕，剛正也會被邪惡包圍，小人不擇手段，取悅於人的可怕，必須意志堅定，不可墜入小人的陷穽。

渙 渙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序卦傳」說：「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渙」是氷融解破裂，離散的意思。「假」是至。這一卦，下卦「坎」是水，上卦「巽」是風，風吹水上，形成水波離散的現象，所以稱作渙卦，象徵喜悅使鬱悶渙散。

「九二」剛爻得中，「六三」與「六四」，兩個陰爻同心同德，所以亨通。當天下離散時，君王應以至誠，到宗廟祈禱，獲得神的保祐，使人民看到君王的誠意，因而感化，再重新聚結，

就能像涉過大河般，有利於冒險犯難，所以也有挽救渙散的含意。又，上卦「巽」是木，下卦「坎」是水，木舟在水上行，也象徵有利於渡河；但必須堅守正道。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卦亨通，因爲這一卦，來自漸卦 ䷴ 漸卦的「九三」剛爻下降，來到「二」得中，成爲渙卦，就不會阻塞。相對的，漸卦的「六二」柔爻，上昇到「三」的剛位，與上方的「六四」柔爻，就能同心同德。『墨子』中有「尙同篇」，尙同即上同。王前往宗廟；是說「九五」在中位，剛毅中正。有利於涉過大河；是指上卦是木，下卦是水，在水上乘坐木船，才能發揮渡河的功效。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這一卦，上卦是風，下卦是水，風吹水上，使水波渙散。古代帝王，看到這種現象，就祭祀天帝，建立宗廟，以使民心聚結。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正當渙散的開始，跡象還不嚴重。用健壯的馬追趕，就可以拯救，轉爲吉祥。而且「初六」柔弱，沒有拯救渙散的力量，必須得到壯馬才行。壯馬指陽剛的「九二」，所以「象傳」說：「初六」所以吉祥，是順從「九二」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拯救渙散，應在開始時就用積極的手段。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即几，矮脚的桌子，古時席地而坐，所以用几。「九二」陽爻陰位不正，應當有後悔；不過，「九二」是漸卦的「九三」由外奔來，到達內卦的中位，就像坐下來依靠在矮桌上，得以安定，使預料中的後悔消除。

「象傳」說：在渙散的時刻，人人都期望得到安全的場所，能夠安定，「九二」達成這一願望。

這一爻，說明挽救渙散，須先求安定。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躬」是自身，在此處是利己心的意思。「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本來有自私自利的性格。可是，因爲在剛位，能夠克制私心，使私欲渙散，積極有所作爲，因而使後悔消失。「象傳」說：因爲「六三」的志向，是在救濟本身以外的人。

由此以下的四爻，都是說要將什麼渙散，以救濟時弊。

這一爻，說明拯救渙散，要先除去私心。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夷」是平，平常人的意思。「六四」陰爻陰位得正，上方與「九五」的君王接近，相當於擔當拯救渙散的重任的人。「六四」在下卦無應，象徵沒有私黨；亦即，解散自私的黨派以奉公，當然大吉大利。自私的黨派解散，促成大團結，羣衆聚結得像山丘，這是平常人難以想像的壯舉。

「象傳」說：這種滅私爲公的行爲，是非常光明正大的，

這一爻，說明挽救渙散，應消除派系，促成大團結。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大號」是君王的命令。汗發出後就不能再收回，君王的命令，也是如此；所以有「綸言如汗」的說法。「居」是囤積居奇的居，蓄積財富的意思。

「九五」陽剛中正，在君位，是聖明的君王，當天下渙散的時刻，明確的命令，像汗一般發出，令出必行；王蓄積的財富，也散發給天下人民，使渙散得以防止，可以无咎。

唐代名臣陸贄說：「散小儲，成大儲，」與前一爻的散小羣促成大團結的意義相同，消散私有的小財富，方能得到共享的大財富。

這一爻，說明拯救渙散，應排除私利，爲公衆造福。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血」是傷害，「逖」是遠的意思。「上九」已是渙散的極點，但距離下卦「坎」的險最遠，不會受到流血的傷害。所以，遠離可能受傷的場所，就不會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拯救渙散，應除害。

渙卦，闡釋挽救渙散的原則。在豐盛安逸的環境，人心容易渙散，以致離心離德，重私利而忘公益，使風氣敗壞，破壞團結，必須及時拯救。因而，當顯露渙散的跡象時，就應當以強有力的對策，及時挽救。首先應順應民情，先求安定；並且消除私心，消滅派系，抑制私利，革除弊端，爲公衆造福。惟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才能促成大團結，重新獲得安定。

節 節制 節約

䷻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卦與渙卦是「綜卦」，渙散與節制，相反相成。「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是竹節，一段段分開，有止的意思，節制、節儉、節操等，都有止的含意。這一卦，下卦「兌」是澤，上卦「坎」是水，水流入澤中，過度就會溢出，應加以節制；所以稱作節卦。節制是美德，因而亨通；但節制如果過度，就會使自己吃苦，不論過度的節約，或過分狹窄的節

操，都是如此。因而，這種過度的苦節，不可以當作常則。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這一卦，剛爻柔爻各有三個，上下卦都是剛爻得中，卦形良好，所以亨通。但不可痛苦的節制，因爲這種方式，本身就阻塞行不通。這一卦，下卦「兌」是悅，上卦「坎」是險，象徵在看到目標時，未免就會見獵心喜，盲目突進；不過，遇到危險，就會停止；因而，悅與險成爲節制的意思。「九五」正當君位，節制天下，具備中正的德性，所以暢通無阻。天地因爲節制，四季才能整然有序，循環不已；因而，聖賢應當效法天地，建立制度，以節制人的無窮欲望；這樣，才能既不浪費，又不傷害人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是多少與長短，指依階級衣食住行有等級差別的禮制。這一卦，上卦是水，下卦是澤，水流入澤中，本身就有節制的作用。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制定禮節制度，以節制人的欲望；評論德行，以節制人的行爲；使其不踰規範。這種制定禮制以節制欲望的主張，以戰國末期的荀子最顯著。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戶庭」是房屋的門外，圍繞房屋的庭院，亦即內院。

「初九」陽剛得正，有出人頭地的能力，但正當節卦的開始，還不是適當的時機。因而，自我節制，不走出內院，能夠如此慎重，就不會有災難。

「象傳」說：這是因爲能夠看破，知道時機還沒有到來，通路被阻塞。「繫辭傳」又引伸說，這是言語謹慎；因爲下卦「兌」有說的象徵。

這一爻，說明首先應當自我節制，言語行動謹慎。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門庭」是大門內的庭院，亦即外院，比戶庭更接近外面。初爻還不是應當外出的時機，但「九二」陽剛，得中，已經可以外出。然而，卻因爲陽爻陰位不正，在上卦沒有應援，不知道融通，仍然節制，不走出外院。所以「象傳」說：這是極端喪失時機，應當外出而不外出，所以凶險。

這一爻，說明過度節制，就會失去時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陰柔，意志薄弱，又不中不正，以致不能節制，造成不得不嘆息的結果。「无咎」在此不當沒有災難解釋，而是如「象傳」所說的，咎由自取，又能責怪誰呢？

這一爻，說明應當節制而不能節制，則自取其咎。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是說並非勉強，而是心安理得的節制。「六四」柔順得正，在上方承接這一卦的主體「九五」，受其感化，體認到順應自然而節制的道理，能夠心安理得的節制，所以亨通。

這一爻，說明節制應順其自然，不可勉強。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節」與「苦節」相對，是甘美愉快的節制。「九五」陽剛中正，在君位，正是「彖傳」中所說的「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以王者的地位，節制天下，以中正的德行，使其暢通無阻，愉快的節制自己的欲望，使他人在被節制時，也能愉快的接受，所以吉祥。這樣就可以進一步採取積極行動，建立受人尊敬的功績。「象傳」說：這是在君位又得中的緣故。

這一爻，說明節制應以中正的德行，以身作則，倡導於先，才能使人人樂於接受，而能有所做爲。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這一爻，是節卦的極點，極端的節制，因而痛苦。「貞凶」與「卦辭」的「不可貞」相同，是說堅持下去，就有凶險。「悔亡」的解釋，也不相同，是說應知悔改，凶險才會消失。「象傳」說：像這種過分使人痛苦的節制，在道理上就行不通。

這一爻，說明過度的節制，造成反效果。

節卦，闡釋節制的原則。節制是美德，盲目突進，就有危險；欲望無窮，難以滿足；必須節制，使其不踰越常規。但節制過與不及，都將造成傷害，必須恰如其分。節制，必須自動自發，

明辨是非，行動謹慎，自我節制，並且使其適當。不應當節制而節制，將喪失活力，失去時機。應當節制而不節制，必然造成傷害。節制應順其自然，不可勉強；應以中正的德行，以身作則，倡導於先，使其蔚爲風氣，必然人人樂於接受。如果矯枉過正，極端節制，不論節約或節操，都將達到令人痛苦的程度，必然阻塞不通、違反常則，難以貫徹，反而造成反效果。

中孚 心中誠信

☱巽下
☴兌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序卦傳」說：「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孚」本義是孵，孵卵不能延誤日期，有信的含義；「中孚」是心中誠信。這一卦，上下各有兩個陽爻，中間兩個陰爻，是中心空虛的形象；亦即虛心，心中誠信，所以稱作中孚卦。又，上下的中爻，亦即「二」與「五」，都是陽爻；陽爻充實，中心充實，也是中孚的象徵。「豚魚」，是指平民用豚及魚作祭品。『禮記』「王制」中說：「平民於春秋兩季，用豚與魚祭祀。」

身分低的平民，雖然簡單的用豚與魚作祭品，但心中誠信，仍然會被神嘉納賜福，所以吉祥。

這一卦的卦形，外實內空，是船的形象；而且上卦「巽」是木，下卦「兌」是澤，木在澤上，也象徵船；所以，用有利於渡過大河，比喻心中誠信，就可以冒險犯難。不過，必須以堅守正道爲先決條件。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卦，以卦形來說，柔爻在中央，上下卦都是剛爻在中位。又，上卦「巽」是謙遜，下卦「兌」是喜悅，在上者謙遜，在下者悅服，所以說誠信，這樣才能教化國家；因爲孚的本義是孵，有化的含義。豚魚吉祥；是說祭祀應誠信，雖然僅能做到以豚魚祭祀的貧乏程度，但仍能被神嘉納。有利於涉過大川；是說上卦「巽」是木，下卦「兌」是澤，有乘木船渡水的形象；以整體的卦形來說，也是中間空虛的船的形象。心中誠信，堅守正道有利；這樣才能符合天的法則，因爲天的德性，就是誠信與堅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這一卦，上卦「巽」是風，下卦「兌」是澤，澤上有風吹起，水虛心承受，任何地方都可到

達，象徵心中誠信，可遍及一切。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以心中誠信，來審判訴訟；判處死刑的人，也應當儘可能給以減刑。因爲下卦「兌」是說，所以說議獄；上卦「巽」是風，風緩和；下卦「兌」是澤，與恩澤相通；所以說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卦的「爻辭」，除了「九五」以外，都不含卦名；因而，與主題缺乏關連。「虞」是度，忖度、推測的意思。「燕」與安相同，如『禮記』篇名中的「仲尼燕居」就是安居的意思。「初九」是這一卦的開始，雖然是誠信的卦，但開始卻不可輕信，必須忖度對方，是否可信，才能相信，這樣才會吉祥。不過，一旦相信，就應當堅信到底，如果再有疑惑，反而使自己不能心安。相信的對象，指「六四」，因爲「初九」與「六四」相應，看起來應當毫不考慮的相信；然而，任何事情，開始都必須慎重，不能說相應就立即相信。

象傳說：「初九」所以吉祥，因爲誠信的初衷，並沒有改變。

這一爻，說明開始應當慎重；一旦相信，就不可再疑慮。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這是衆多「爻辭」中最美的句子。「陰」是日蔭，「靡」是分散的意思。「九二」與「九五」，在內外卦得中，陽剛充實，象徵心中誠信，雖然遠離，但仍能相互呼應。就像鶴在陰暗處鳴叫，看不到遠處，小鶴也會應和。因爲「九二」的位置低，所以說陰。「象傳」說：這是心中的願望，能相互溝通的緣故。「爵」是酒杯，「好爵」指「九二」在下卦得中。自己有好酒，願意與你同杯共享；也比喻彼此的誠意能夠溝通。

「繫辭傳」引用這一「爻辭」說：「君子在家裏說的話，如果是好的，在千里之外，也會響應，更何況在近處呢？君子在家裏說的話，如果不好，在千里之外，也會違背，更何況在近處呢？話由自己的口中說出，被衆人聽到；行爲在近處發生，被遠處看到；言行對君子來說，像門的樞，弩的機，一旦發動，榮譽還是羞辱，就已經決定。言行對君子來說，足以使天地動搖，能夠不慎重嗎？」正因爲言行必須慎重，所以用「鳴鶴」、「好爵」來比擬。

這一爻，說明誠信必須能夠溝通，引起共鳴，始能發揮作用。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陰爻在陽位，有盲目衝進的傾向。可是，前面有「六四」阻擋，同性相斥，「六

三」雖然與「上九」相應，但「六四」也與「初九」相應，勢均力敵，不可能親近；因而敵對。「六三」想要擊鼓進攻，又停止後退；忽然悲泣，又歡喜高歌；完全是不知所措的模樣。

「象傳」說：因爲「六三」陰爻陽位不正，地位不當，而「六四」則陰爻陰位得正。所以，「六三」沒有戰勝的可能，卻又滿懷敵意，以致不知如何是好。

這一爻，說明誠信必須堅定不移，否則不知所措。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望」是滿月，「匹」是兩頭馬。「六四」陰爻陰位得正，最接近「五」的君位，是地位最高的大臣；所以，用幾乎已是滿月來比喻。「六四」與「初九」相應，就像一對馬；然而，「六四」卻與同類的「初九」斷絕，要向上順從「九五」，一對馬，失去了匹配。亦即「象傳」的解釋，應斷絕無能的夥伴，追隨偉大的人物，才會沒有災難。

這一爻，說明誠信應選擇對象。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攣如」是相互携手。「九五」在上卦得中，陽剛充實，具備心中誠信的「中孚」德性，又在尊位，成爲這一卦的主體。在下方，又有同樣具備中孚德性的「九二」，成爲携手並肩的同志。正如「象傳」所說，地位正當，所以無咎。

這一爻，說明彼此誠信，才能相得益彰。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是鷄，『禮記』「曲禮」中說：「祭祀用的鷄，稱作翰音。」「翰」是天鷄，即錦鷄，羽毛長又強的鷄，又有高的意思。鷄的鳴聲，可以高達天上，但鷄卻在地下，聲音高而與實體不在一起，以致名實不符。這一卦是信，鷄每天按時啼晨，不誤時，所以用來比喻信。再由卦形來看，上卦「巽」也是鷄的象徵。

「上九」陽剛，並非心中沒有誠信，但已經到達信卦的極點，未免自信過度，不服從君位的「九五」，孤高自鳴得意。就像鷄不能高飛，卻要登天，不久就墜落到地上。鷄能夠長鳴，聲音響亮，到達天上，但本身卻仍然留在地下；這是說，心術雖然純正，但卻正如孟子所說的，匹夫匹婦將自己推落在水溝中，自做自受，就不可原諒了。當然凶險，難以長久。

這一爻，說明不可因誠信就孤高閉塞了自己。

中孚卦，闡釋誠信的原則。誠信，爲立身處世的基本，一切道德的根源，可以縮短距離，溝通意志，促進和諧與團結，發揮敎化的功能，更可以積極進取，冒險犯難。但也非毫無原則。應以純正爲先決條件，凡事開始謹愼，事前愼重明辨，疑惑就不應信任，信任就不可懷疑，否則必然猶豫不定，不知所措。因而，誠信的對象，並非毫無選擇，必須彼此的意志，能夠溝通，互相能夠引起共鳴，彼此誠信，才能發揮誠信的功用。更應知虛心爲誠信的根本，自以爲誠信，過度自信，反而孤高剛愎，脫離羣衆，造成失敗。

小過

小的過度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這一卦，與中孚卦的陰陽相反，彼此是「錯卦」，過度因爲自信，自信容易過度，相互交錯。「序卦傳」說：「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亦即，行動就難免會過度。

這一卦，有四個陰爻，二個陽爻，是陰過度的形象；陽大陰小，所以是「小過」。一說，小過是陰爻錯過，不能相遇，不是過度的意思；相反的，「爻辭」中有通過的意思，而「大象」則明白的解釋成過度。總之，「過」這個字，兼有經過、過度兩種含義。

這一卦，是陰爻過度，本身有亨通的含意；但必須固守正道，對小事可以，大事則不可以過度。又，這一卦的卦形，中間的二個陽爻，是鳥身，上下的陰爻，是翅膀，與鳥飛的形象相似；而且，前一卦的「中孚」，是孵化的意思，這一卦的鳥，已經孵化。就像鳥飛過，祇留下叫的聲音，不會發生作用；又像鳥不宜往上飛，要往下飛，才能找到棲息的地方。亦即，在小有過度的時刻，不可以好高騖遠，應當務實，才會大吉大利。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是說小事可以亨通。亦即，陰爻通過，可以達到願望，所以亨通。但要想通過，必須堅守正道，行動能夠因應適當的時機，才能有利。這一卦，上下卦都是柔爻在中位，所以小事吉利。又因爲兩個剛爻，「九四」不正，「九三」不中；所以，大事不可以。這一卦，又有飛鳥的形象，飛鳥只留下聲音，不能發生作用。更不宜向上飛，應當往下飛；因爲往上飛，逆行困難，由上而下，則順當，所以大吉。亦即，在行爲小有過度時，朝向積極方向，會有危險，在消極方向，才能順利。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這一卦，下卦「艮」是山，上卦「震」是雷，在山上有雷，雷聲必然過小；所以，是小有過度的形象。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行動應稍過於恭順，服喪應稍過於哀傷，用度應稍過於儉約。亦即，在消極行爲方面，應當克己，但也不可以過分。『論語』「爲政」中說：「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八佾」中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處的「易」，是著重形式的意思；都與這一「象傳」的觀點一致。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卦的卦形像鳥，所以用飛鳥比擬。「初六」陰柔，與上卦的「九四」相應，因而一心想飛；但好高騖遠，不知收斂，當然凶險。所以「象傳」說：無可奈何，不可救藥。這一爻，告誡應知收斂，不可好高騖遠。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是祖父，「妣」是祖母。五位如果是陽爻，就相當於祖父、君；如果是陰爻，就相當

於祖母、臣。「二」與「五」相應，「六二」，因而順利昇進，但應當相應的五位，卻不是陽爻，而是陰爻，所以說，錯過了祖父，遇到祖母；不能到達君王面前，遇到了臣。然而，雖然沒有遇到所期望的應援，但仍然可以得到協助，所以無咎。

「象傳」說：與「二」相應的，本來是「五」，雖然是不相應的陰爻，但也不可以錯過。這一爻，說明在消極方面，稍爲過度，雖然不能發揮積極的功用，但仍然有益。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戕」是殺害，『左傳』宣公十八年的記事中說：「本國的臣殺害君，稱作弒；他國的人殺害君，稱作戕。」

「九三」陽剛得正，是剛直的君子，所以勇往直前。但與「九三」相應的「上六」，卻是陰柔的小人，如果「九三」謹慎不過分，就可以防止；如果屈從，就有被殺害的危險。所以「象傳」說：這是如何的凶險。

這一爻，強調過與欠的分際，應當明辨。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剛爻柔位，剛而兼柔，不會逞強，所以無咎。「九四」與「初六」相應，「初六」是陰柔小人，一心想僥倖高昇；但「九四」剛柔並濟，不會過分，雖然相遇，仍然可以相安無事。如果疾惡如仇，要積極的扼阻，就有危險，不可不警惕；更不可永遠固執自己的正義，應當因應狀況，知道變通。

「象傳」說：「九四」處在與「初六」相應的不當地位，不能不相遇；但「九四」剛爻陰位，不會用強，如果是陰爻陰位，也許就會處置過當。但採取積極的態度，會有危險，必須戒惕；因爲「初六」是小人，最後不可能長久，不必操之過急。

這一爻說明剛與柔、過與歉，必須因應變通，不可固執。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弋」是帶繩的箭，射出後可以拉回。「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在小畜卦中也有同樣的句子。「六五」在君位，但陰爻力弱，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力從事積極的事業；所以說密雲不雨。雲屬於陰，西是陰的方位，「六五」陰爻陰位，因而用「密雲」、「西郊」比喻。於是，這一君

王，拿着繩箭，鑽進穴中，將與其相應的「六二」捉來，輔佐自己。穴屬於陰，「六二」是陰爻，所以說在穴。這一爻，雖然沒有占斷吉凶，但「六五」與「六二」兩個陰爻在一起，明顯的不足以成大事。

「象傳」說：已經過高了。陽下降，陰上昇，陰陽交合，才會落雨；但「六五」陰過高，不能與陽相遇，所以不雨。

這一爻，告誡過度強求不足以成大事。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離」與罹相同。「災」是天災，「眚」是人禍。「亢」是高亢。「上六」是陰柔的小人，也是這一陰過盛的極點，沒有遇到任何阻擋，以致飛昇過度，終於觸及法網；就像鳥飛到天上，沒有安身的地方，遭到被射殺的凶險。「上」與「初」爻相當於鳥的翼，所以是用飛鳥比喻。因而，說是天災，實際上卻是自找的人禍。

「象傳」說：這是小人昇得過高，已經到盡頭的緣故。

這一爻，告誡極端過度，必然招致災禍。

小過卦，闡釋過與斂的道理。信心十足，必然會有行動；行動，就難免過度；但過度與收斂的分際，必須明辨。在消極方面，對自己要求稍爲過度，有益無害；然而，在積極方面，則不可過度，好高騖遠，自不量力，甚至招致殺身之禍。因而，過與斂、剛與柔，應知因應時機，適當節制，變通運用，即或是正義，也不可過度固執，以致處置過當，反而造成傷害。過度不足以成大事，極端過度，將爲自己招致災禍。

既濟 完成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序卦傳」說：「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濟」是渡河，有成的含義；「既濟」即既成，已經成功的意思。能夠超越一切，必然成功。

由卦形來看，這一卦，陽爻都在奇數位置，陰爻都在偶數位置，全部得正，形象最完整，象徵成功，稱作既濟卦。然而，造物的微妙，正在於此，陰陽錯綜複雜，才能產生變化，生生不息；過於完整，反而僵化，以致喪失積極奮發的活力，不能再有大的作爲，祇有小事，勉強還能

亨通。凡事在成功之後，跟着來的，必然是頹廢懈怠，趨向沒落；因而，必須堅守正道，繼續奮發努力，才能有利。當成功來臨，在極端興奮中一切顯得吉祥；然而，物極必反，終久又將陷入混亂，以告誡守成的艱難。

這一卦的「卦辭」，並不吉祥，以下六爻的占斷，也都有警惕的語氣。宇宙間一切最美滿的事物，也愈隱藏着危機；由這一卦，就可以看出『易經』含義的深長。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經成功，亨通；是說小事可以亨通，不可能再有大的作爲。堅守正道有利；因爲這一卦的剛柔各爻，都得正；但位置正當，反而僵化，缺乏變通，必須一本初衷，堅守正道，繼續奮發努力，才會有利。開始吉祥；由於「六二」柔爻，在下卦得中，能夠安分，成功而不自滿的緣故。終止又會陷入混亂，是說剛爻柔爻始終停止在正位，使變化法則，失去彈性，達到極限，由於保守，趨向衰敗。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這一卦，下卦「離」是火，上卦「坎」是水，有火有水，象徵烹飪已經完成。然而，水在火

的上方，也有使火熄滅的弊害。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凡事在完成當初，就應當考慮到接踵而來的弊端，事前加以預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濟」是渡河的意思；這一卦，也就以這一含義發揮。『孟子』「離婁下」中也曾提到，鄭國的子產，用他的車使人渡河。在後面拖住車輪，車就不能任意前進，可以控制；狐狸渡河，翹起尾巴，也會打濕，必須當心；因而，在渡河當初，就應當慎重思考，適當的節制，才能無咎。「初九」在這一卦的最下方；所以，相當於車輪、狐尾。

這一爻，說明當成功之後，更應當慎重，想到一切可能的後果，預先適當的防止。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也寫作髴，婦女的首飾。「六二」中正，是下卦「離」光明的主爻；又與上卦一九五」陽剛中正的君位相應；應當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九五」的君王，正當功成名就，躊

踏滿志的時刻，並不急欲尋求在野的遺賢，以致「六二」懷才不遇，就像婦女遺失了首飾，不能打扮，顯露才華。不過，也不必積極去尋找，過了七日，遺失的首飾就會出現；時機就會到來。爲什麼說七日？因爲一卦由六爻構成，一爻代表一日，「六二」在經過一巡之後的第七日的位置。「象傳」說：「六二」在下卦中位，能夠實踐中庸之道，雖然失去重要的機會，仍然可以得到。

這一爻，說明成功之後，適當節制，也許會有一時的損失，但結果將更圓滿。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是殷代中興的英明帝王，名武丁。「鬼方」是殷代邊疆的異民族。根據在河南殷都廢墟出土的卜辭，高宗時代，曾經與苦方、土方等國，發生戰爭；也說鬼方就是苦方；一說是後來的匈奴。

從前殷高宗討伐鬼方，經過三年的苦戰，才得以戰勝，但對有戰功的小人，祇給以重賞，不予重用。「九三」剛爻剛位，非常剛強，所以用高宗比喻。「象傳」說：三年才戰勝，當然疲憊不堪，以警惕不可輕率用兵。

這一爻，再強調有功的小人絕對不可以使其在政治上形成勢力。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一說「繻」是棉衣，「袽」是破衣，經過前一爻的長期戰爭，衣服已經破爛。一說，在應當穿棉衣的季節，沒有棉衣，祇好穿破衣。不過，這一卦是「濟」，是以渡河發揮；一說，「繻」是濡的錯字，船漏要用破布堵塞，「六四」正在渡河，爲防止漏水，事先準備破布，並且整天嚴密戒備，前後才能連貫。

「六四」柔爻柔位，具備凡事細心，設想周到的性格，正如「大象」說的，思患能夠預防。這樣雖然不一定吉祥，但事先預防，可使之使災禍發生的可能性減低。在這一卦中，醞釀着危機，能夠做到這一地步，已經不容易。

「象傳」說：在既濟的時刻，應當經常疑懼災禍的來臨，必須終日戒備，以策安全。這一爻，告誡成功不可自滿，更應當戒慎恐懼，時刻戒備。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禴祭」是夏祭，五穀還沒有豐收，祭祀簡單。東是陽的方位，「九五」在東方；西是陰的

方位，「六二」在西方。「九五」在這一卦的君位，事業既成，天下太平，已經看不出進步，甚至越過巔峯狀態，正趨向沒落，當然不如剛出頭的「六二」，奮發有爲。所以，用東鄰殺牛，舉行盛大的祭祀，反而不如西鄰虔誠的簡單祭祀，得到神的降福。

一說，這一爻是指東方的殷紂王，殘暴無道，不如西方小國的西伯，深得民心。「繫辭傳」中也說：「『易』的興起，不是正當殷代末世，周國的德政隆盛的時期嗎？不是正當文王與紂王之間，發生事端的時期嗎？」

「象傳」則作吉凶兩面的解釋；當功成名就的時刻，仍應一本創業時的初衷，繼續奮發努力，吉祥才能大來，否則就要沒落了。

這一爻，說明成功不可自滿，應當一本初衷，繼續奮發努力，才能保全既有的成就。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在最上位，相當狐狸的頭。這一卦「坎」是水，「上六」在水的最上方，是頭浸到水的形象。「上六」陰弱，冒險渡河，就像狐狸渡河，頭浸到水，當然凶多吉少。所以「象傳」說，這樣怎麼能長久呢？

這一爻，說明不可被成功冲昏了頭，盲目衝進，招致危險。

這一卦，名稱是「既濟」，已經功成名就，但占斷卻不吉祥；『易經』的含意，極爲深長。

成功，確實是令人興奮的時刻；然而，物極必反的法則性，卻難以違背；創業固然艱難，守成更加不易。當創業時期，朝氣蓬勃，人人奮發有爲，可是，一旦成功，就會驕縱得意忘形，滿足現狀，以致暮氣沈沈，不可能再有大的作爲；終於，內憂外患，接踵而來，導致混亂，土崩瓦解。大自然的奧秘，就在於錯綜複雜，推演變化於無窮，始能生生不息。極度完成，變化法則就失去彈性，反而僵化，喪失積極奮發向前的活力，趨向沒落。所以，一切最美滿的事物，愈潛伏着極大的危機。

盛極必衰，爲必然現象，無可避免，唯有堅守正直，繼續不斷向前，始能減緩減少由盈而虧所造成的損害，應當思患而防止於未然，高瞻遠矚，不可計較一時得失，適度節制，而不妄動。不可被表面的盛大迷失，必須重視實質的健全，時刻提高警覺，戒慎恐懼，防微杜漸。小人爲一切禍害的根源，必須嚴厲排斥，不可使其形成勢力，尾大不掉。更不可驕縱，過度自信，盲目突進，造成不可挽救的嚴重後果，加速崩潰。然而，盛極必衰，這一切的努力，必然非常艱難。

未濟 未完成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卦，與既濟卦是形爻上下相反的「綜卦」，也是陰陽完全相反的「錯卦」，虧而盈，滿而損，完成爲未完成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次未完成的開始；既與未，相互交錯作用。「序卦傳」說：「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是極度的完成；但一切事物，不可能就此終止，永遠美滿，必然繼續變化發展。所以，完成是另一未完成的開始，『易經』雖然到此終止，但宇宙森羅萬象，則永遠變化演進，無盡無窮。

這一卦，全部的爻都不正，意味着未完成。在形象上，極端惡劣，陰陽各爻，完全被分隔，與既濟卦同樣的，有小人得勢的衰敗現象。然而，正因爲陰陽各爻都不在正當的位置，象徵變化正在醞釀中，使未來產生希望，「爻辭」也比既濟卦吉祥。

卦名未完成，意味着充滿發展的可能性，因而亨通。「汔」與迄同，幾乎的意思。小狐渡河，在幾乎已經渡過的關鍵時刻，打濕了尾巴，亦即，這一卦是在成功與未成功的邊緣，還不能判斷到底是吉是凶。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完成所以說亨通；因爲「六五」柔爻在上卦中位，能夠實踐中庸的道理。小狐幾乎完成渡河；但因爲「九二」在下卦「坎」的正中央，「坎」卦是水、險，尚未脫離水，所以危險。尾巴打濕，沒有利益；是說小狐的頭，雖然到達彼岸，但尾巴仍然拖在水中，還沒有完全登岸。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這一卦，陰陽各爻雖然位置都不當；然而，卻都剛柔相應，依然充滿希望。這一卦，上卦「離」是火，下卦「坎」是水，火向上燃燒，水往下流，背道而馳，象徵未完成；然而，火與水

的行動方向，並沒有違背本質。君子應當效法這一精神，慎重的應由本質辨別事物，使其各在與本質相合的適當場所；亦即「繫辭傳」所說的，要使「物以羣分，方以類聚」。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這一卦，「初」與「二」的「爻辭」，與既濟卦「初九」的用語相同。「初六」在最下方，相當狐的尾，陰柔無力，又正當未濟卦的開始，難以渡河，以致打濕尾巴，沒有成功。「象傳」說：這是不知道自己力量的極限，自不量力，招來羞辱。

這一爻，說明在成功最後的關鍵時刻，更應當量力，不可行動過當。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大體上，這一卦是指天下尚未平定，正面臨成功前夕最艱苦的時期。在君位的「六五」，陰柔無力，惟一所能仰賴的，是相應的「九二」。「九二」剛爻在柔位，於下卦得中，恭順中庸，能夠克制自己，就像渡河的拖住車輛，不會逞強，這樣堅守正道，當然吉祥。

「九二」剛爻柔位，本來不正，但得中；「中」比「正」重要，所以「象傳」說：因爲得中，能夠行正。

這一爻，說明在成功的最後關鍵時刻，自我節制的重要。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征凶」與「利涉大川」，相互矛盾，好像遺漏一個不字。不過，下卦「坎」是險，「六三」在險的最上方，是即將脫離危險的形象。然而「六三」柔弱，位置不中不正，在這一時刻，積極行動當然不利。可是，當此即將脫離危險的重要時刻，充分考慮不利的條件，經過慎重周詳的策畫，斷然冒險反而能夠突破困境，找到出路，因而有利；這樣也解釋得通。

又，下卦「坎」是水，所以用利涉大川，比喻冒險犯難。

這一爻，說明在成功最後的關鍵時刻，應當慎重的斷然的冒險。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震」是動，『詩經』「時邁」中說：「薄言震之，」是振奮以威武行動的意思。「九四」

陽爻陰位不正，應當後悔，必須堅守正道，才能夠使後悔消失；然而，「九四」本身不正，想堅守正道，必然困難，所以必須奮起，將陽剛的本質發揮，長期堅持努力才行。就像振奮以威武討伐異民族，經過三年艱苦作戰，終於完成任務，得到國家的褒揚。

既濟與未濟卦中，都有伐異民族的語句，因爲「濟」有平天下的含意。「象傳」說：這樣，原有的志向就能實行了。

這一爻的說明在成功最後的關鍵時刻，必須堅持，奮發努力。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與輝相同。「六五」陰爻陽位，雖然在君位，但不正。不過，本身是陰爻，中心空虛，在上卦的中位，又與下卦陽剛得中的「九二」相應，因而中庸，能夠、尋求有力的輔佐；由於作爲正當，所以吉祥，使後悔消失。又，上卦「離」是明，「六五」在光明的中央，象徵具備君子的光輝德性，是一位明君，加以誠信，更吉上加吉。既濟卦，是初吉終亂；未濟卦，則有初亂終吉的趨勢。

這一爻，說明在成功最後的關鍵時刻，更應當明智、中庸、誠信、謙虛，以號召賢能，鞏固團結，而底於成。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是自樂。上卦「離」是明，「上九」陽剛，所以賢明剛毅。「未濟」正當不安定的時期，「上九」更到達不安定的極點，但否極泰來，不久，既濟時期即將到來。不過，上位無位，「上九」本身並沒有力量，使既濟時期早日到來，也許在未濟中就沒沒而終。然而，「上九」賢明剛毅，並不因此而怨天尤人，依然滿懷信心，飲酒自樂，泰然自若，聽天由命，所以無咎。可是，如果失去節制，飲酒過度，頭都被酒打濕，縱然信心十足，也不正當了。

這一爻，說明應有盡人事，聽天命，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

『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到此結束。然而，「變易」「簡易」「不易」的原理，則永遠進行；宇宙森羅萬象，依然在無盡無窮中變化演進。

成功，爲極度的完成；但宇宙間的一切，不可能永遠圓滿，就此終止。始終在醞釀中，必然由虧而盈，由滿而損，反復循環，繼續演變發展於無窮，具備無限的潛力，使未來永遠充滿光明與希望，成爲積極奮發的動力。

當成功與未成功的邊緣，更是危機四伏，最艱苦的關鍵時刻，成功與失敗，往往就在這一剎那間，突然到來。更應當堅守正道，把握中庸原則，剛柔並濟，不可掉以輕心；必須量力，適度

節制，不可逞強，不可行動過當，以致功虧一簣。相對的，在這一即將突破重重險阻，關係成敗的重要時刻，也必須在慎重判斷，充分策畫下，斷然冒險，才能打開成功之門。明智、誠信、正當、中庸、謙虛，號召賢能，鞏固團結，振奮士氣，集中意志與力量，爲成功的必備條件；更必須有長期艱苦奮鬥的堅定信念，與成功不必在我的恢宏胸襟，才能坦然冷靜肆應，貫徹始終，以底於成。

未濟卦的「上九」，正當未成功的終極，一面飲酒，一面眺望或許即將到來的成功，心中必然也在思索，一切又將返回起點，一切又將重新開始了！

繫辭上傳

「繫辭傳」一名「大傳」，是『易經』的整體概論，闡釋『易經』的哲學意義，使『易經』不僅止於占卜，進而提昇爲高度的哲學理論，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

「繫辭」本來是指「繫」在卦、爻後面的「卦辭」「爻辭」；但在此處，則是「繫」在『易經』整體後面的「辭」。據說，這是孔子的著述，分爲上下兩篇。一說：上篇解說「無」，下篇解說由「無」到「有」的微妙境界；又說：上篇解說『易經』的大理，下篇解說『易經』的小理。不過，由內容來看，似乎有些牽強。

又，原文僅分爲上下兩篇，沒有分章。古來的注釋家們，依含義分成若干章，但分章的方式並不一致。在此，依照朱子『易本義』的分章方法。

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繫辭傳」首先莊重的聞揚，「易經」的著作，是以宇宙的構造形象爲依據。宇宙創始萬物，宇宙的自然法則，同時，也是萬物的行爲規範。在形象上，天在上尊貴，地在下卑賤；乾卦象徵天，坤卦象徵地，就由此決定。天地之間，萬物由卑下到高大，雜然並陳，遵一自然序列，形成貴賤不同的地位，卦中六爻的位置，也依貴賤不同的地位而排列。宇宙運行，動靜有一定的常態，動則剛毅，靜則柔和；因而，以剛與柔兩個簡單的符號，代表這兩種斷然不同的作用。宇宙萬物的性向不同；因而，同類聚合，自然形成分離的羣體，彼此利害的調和與衝突，產生吉與凶的現象；因而有了吉與凶的占斷。宇宙在天上，呈現日月星辰、晝夜、以及季節氣候等現象；在地上，形成山河、動植物等各種形體，產生錯綜複雜的變化；而卦與爻的變易作用，也由此出現。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因而，剛與柔這兩種作用，相互交錯摩擦；八卦象徵的天、地、風、雨、雷、電、山、海，這八種自然現象，也相互鼓動推盪；產生宇宙萬物的變易，演變成六十四卦。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於是，以雷霆鼓動，以風雨滋潤，隨着日月運行，寒暑季節的循環，代表天的功能的「乾」，成爲男性的象徵，代表地的功能的「坤」，成爲女性的象徵。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天與地，亦即「乾」與「坤」，爲創始萬物的本源。「乾」的功能，在於職掌偉大的創始；「坤」的功能，在於繼承「乾」的創始，完成有形的生命。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的功能，是自發的，無休止的，沒有阻礙的；因而，容易的就能達成創始的使命。「坤」的功能，是被動的，靜止的，順從着「乾」，就能簡易的作成萬物。「乾」的功能，是自發的行爲，所以稱作「知」；「坤」的功能，在結果，所以說是「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容易，就便於了解；簡易，就便於遵行。容易了解，就會使人親近；容易遵行，就能夠見到功效。有人親近，就能夠保持長久；見到功效，就能夠壯大。能夠保持長久，這是有才能的人的知慧；能夠壯大，這是有才能的人的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了解容易與簡易的原理，就已經領悟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領悟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就能在天與地的中間，確立人的地位，與天地並立了。

以上第一章，由宇宙構造，述敍『易經』的著作過程、天與地的功能、以及人與天地並立的道理。由這一章中，就可以看出，『易』這一名稱的「簡易」、「不易」的含義了。

第二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聖人」指伏羲、周文王與周公，他們觀察宇宙萬物的現象，設定卦爻，並將卦爻現示的象徵，於卦爻之下，附記說明的文辭，使人了解未來的吉凶趨勢；並以剛與柔相互推演，產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所以，『易經』的作者，觀察卦爻顯示的象徵，各別附記說明吉、凶、悔、吝的「繫辭」。吉與凶，是成功與失敗的象徵。悔與吝，是憂愁與顧慮的象徵。卦爻的變化，是前進與後退的象徵。剛與柔，是日以繼夜的動與靜的象徵。六爻的變動，顯示天的災變與祥瑞，地的險阻與平坦，與人的善與惡的道理。天、地、人三者，稱作「三極」。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所以，君子平時立身處世，應當遵循而能心安理得的原則，即爲卦爻所顯示的消長盈虧的變化順序；則盈滿時不會驕傲自滿，虧損時不會沮喪頹廢，而能聽其自然，處之泰然。君子平時反復玩味樂趣無窮的，是各爻所附的「爻辭」；則吉祥時不會亂了心志，凶險時不會慌張怨恨，而能冷靜鎮定，從容應。所以，君子平時觀察卦爻的象徵，玩味所附的文辭；行動時，觀察卦爻的變化，玩味吉凶的占斷；就能把握動靜進退的原則，必然就可得到天的保佑，吉祥而無往不利。

以上第二章，說明『易經』的著作意向，與學習『易經』的方法。

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象辭」亦即「卦辭」，說明卦整體的象徵。「爻辭」說明事物的微妙變化。「吉」與「凶」，說明事物的善惡。「悔」與「吝」說明事物有小的偏失。「无咎」說明能夠圓滿的補救過失，得以避免災禍。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所以，貴或賤，依六爻的位置而定。陽大陰小，各有應當的位置，由卦的構成形象中，就可以了解。吉凶的辨別，可由「卦辭」「爻辭」的文字中尋求。憂慮會有「悔」與「吝」發生時，就應當於善惡義利的微妙處，謹慎分辨。戒懼能夠「无咎」，這是由於悔過，得以補救的緣故。所以，卦所象徵的事理，有大有小，「卦辭」「爻辭」的含義，有險有易；總之，「卦辭」「爻辭」都在指示各卦爻的變化趨向。

以上第三章，說明「卦辭」「爻辭」的凡例。

第四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經』是以天地的道理爲準則；所以，能夠將天地間的一切道理，圓滿的包容在內，並且使其條理化。

這是第四章的大前提，以下作進一步的說明。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經』闡釋陰陽變化，而幽明、死生、鬼神，無不屬於陰陽變化；因而，『易經』能夠解明其中的神秘。

『易經』的道理，抬頭可用來觀察天文，低頭可用來觀察地理，由天地明暗、方向、高低的變化中，就可以了解光明與黑暗的道理。由追溯萬物的開始，回顧萬物的終了中，就可以了解死生的問題。精神與形體結合，成爲生物；精神游離於形體之外，產生變異；由這一精神與形體的

離合作用中，就可以了解鬼神的實際情況。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經』的道理，與天地類似；因而，吉凶善惡的判斷，不會違背。『易經』的智慧，遍及萬物，其道理足以救濟天下；因而，能夠致用而不會逾越。『易經』的變化，普遍沒有常則，又整然有序，不流於放縱；所啓示的，是天的法則，自然變化過程中的機運；樂於接受天的法則，就能知道命運演變的必然性，而能坦然承受，不會憂愁。『易經』所教導的，是效法天的大公無私，克制私欲，安於各自的處境，敦厚仁愛的本性，而能博愛萬物。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造化，像熔爐中的鐵，滔滔不絕，『易經』像鑄造的模型，使其不超出範圍，並委曲成全萬物，而沒有遺漏。『易經』通曉幽明、死生、鬼神的變化，知道其中的神秘；因而，神的作用，無所不在，『易經』的變化，也沒有一定的形式。

以上第四章，說明『易經』符合天地的偉大，具備天地的智慧與仁德。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宇宙間的一切現象變化，無不是相互對應的陰與陽的作用。例如：天與地、明與暗、剛與柔、強與弱、男與女等，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界限明確，但必須相互會合，才能成立。在陰陽交錯往來中，陰退陽進，陽隱陰顯，多少雖然不一致，但必然交互作用，相反相成，循環不已。這一陰一陽的交互作用，就是天的法則，也就是『易經』的道理。繼承天的法則，就是善良；使天的法則具象化，則是天賦的人性；亦即，天道存在於人性中，人性絕對善良。

儒家由孟子開始，主張性善說；但這一段文字，卻比孟子更上一層，提出了形而上學的性善說。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人的見識，往往以偏概全。仁愛的人看到天道，說是仁；聰明的人看到天道，說是智；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應用天道，卻毫無所知。因而，君子所走的道路，知道的人就太少了！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天道，以仁愛的面貌顯現，使其恩澤普施於天下萬物；但卻將其不可思議的功能，隱藏於效用中，不使人知道。天道鼓動萬物，賦予生機，其造化的功德，完全出於無心，而不自覺；聖人也參與萬物的養育教化，但畢竟是人，就不能不憂慮了。由此可見！天的盛大的德行與偉大的事業，可以說是至善至美了！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天擁有宇宙萬物，無比的富有，這就是偉大的事業；天造化萬物，日新又新，一刻也不休止，這就是盛大的德行。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由以上「盛德大業」的定義，將一陰一陽的變化法則具體化，成爲『易經』的定義。『易經』以天地爲準則，天地生生不息的功能，也就是『易經』變化無窮的功能。天地造化，完成各種現象的，就是「乾」，亦即天的功能；效法天的功能，進一步使其呈現具體形象

的，就是「坤」；亦即地的功能。將數字的功能，推演發揮到極致，能夠預知未來的，就是占卜。由占卜通曉事物的變化，採取適切的因應措施，就是事務。能夠運用陰陽變化莫測的道理，就是『易經』的神奇奧妙。

以上第五章，說明一陰一陽的變化法則，就是天道、人道，亦即『易經』的道理。

第六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經』確實太廣太大了！其功能到達的範圍，以遠來說，則擴展到沒有止境的無限遠；以近來說，則完全靜止不動，端正而且明確；以天地之間來說，則存在於天地之間的森羅萬象，無不具備。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

以廣生焉。

以『易經』中最重要的「乾」與「坤」，說明『易經』的廣大。「乾」亦即天的作用，靜止時專一，沒有其他；變動時，正直而不屈折；由此產生了偉大的宇宙。「坤」亦即地的作用，靜止時，包容地上的一切；變動時，則是開放的，承受一切而不拒絕；由此產生了廣大的萬物。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由「乾」產生大，由「坤」產生廣，『易經』的廣大，與天地一致；因應變化，與四季循環類似；陰陽交替的規律性，與日月運行相當；容易、簡易的完美性，與天地至高無上的德行相配合。

以上第六章，闡釋『易經』的廣大。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孔子說：「『易經』的道理，已經達到極致了！」『易經』本來是聖人用來提高自己的德行，擴大自己的事業的。提高德行，必須增進智慧；擴大事業，必須由謙卑的禮儀着手；崇高的智慧，應當效法高高在上的天；謙卑的禮儀，需要效法低而且廣的大地。天地的位置，既經設定，『易經』的道理，就可以在天地之間實行了。人性得自天賦，將這一天賦的人性，不斷的持續再持續，就進入了道義的門戶，這是完成德業的根本。

以上第七章，說明『易經』是人類道德的根源。

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看到天下萬物的繁雜，而要模擬天下萬物的容貌，以象徵萬物應有的形象；所以稱作

「象」。聖人看到天下萬物的變動，於錯綜複雜的變化中，觀察到融會貫通的道理，當作處理事物的常規，將此常規，用文字寫出，附在後面，以判斷吉凶，所以稱作「爻」。爻是效，是效法事物的變化的意思。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象」所描繪的，是天下最繁雜的事物，但經過整理，不會使人厭煩。「爻」所敍述的，是天下最劇烈的變動，但在變動中，各有其規律性，不會使人混亂。「象」是經過模擬之後，再發表成爲言論；「爻」是經過議論之後，所做的變動；經過模擬與議論，「象」「爻」所象徵的變化，就能夠契合事物的變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以下引用若干「爻辭」，以說明「象」「爻」經過擬議，契合萬物的變化。

中孚卦「九二」的「爻辭」：「鶴在日蔭鳴叫，小鶴應和；我有好酒，我與你同杯分享。」以象徵在冥冥中，一切都有感應。孔子引伸說：「君子在私室說的話，如果是好的言論，在千里之外，也會使人感動，產生共鳴，更何況近在身邊的人呢？相反的，如果是不正當的言論，在千里之外，也會引起人的反駁，更何況近在身邊的人呢？言論由自己口中發出，在民衆身上造成影響；行爲在近處發生，在遠處產生作用；言論與行爲，對君子來說，像是門的軸，弩箭的扳機，門軸與弩機，一旦發動，就已經主宰了榮譽或恥辱。君子的言論與行爲，足以動搖天地，怎麼能夠不謹慎呢？」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卦「九五」的「爻辭」：「與人合同，先號啕大哭，而後又大笑。」孔子引伸說：「君子所走的道路，或者入世，服務人羣；或者隱居，獨善其身；或者保持沈默；或者發表言論；看上去好像不同，實際上則完全一致。二人的意志相同，其鋒利足以切斷金屬；意志一致的言論，會像蘭花一般，氣味芬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卦「初六」的「爻辭」：「祭器的下面，舖以白色的茅草，沒有過失。」孔子引伸說：「祭器本來可以放在地上，現在卻在下面舖上潔淨的茅草，那裏會有過錯？這是極端的愼重。茅草雖然不是貴重的物品，但舖在祭器的下面，功用就非常重要了。對重大事項，祇要像這樣小心謹愼的處理，就不會有失敗的情形了。」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卦「九三」的「爻辭」：「勤勞而且謙遜的君子，終久會吉祥。」孔子引伸說：「勤勞而不自誇，有功績而不自滿，這是極其厚道，有功績仍然對人謙遜。德說盛大，禮說恭敬，謙遜就是致力於恭敬，以保存應有的地位。」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這一乾卦「上九」「爻辭」的說明，與乾卦「文言傳」的文字，完全相同，也許是重覆。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節卦「初九」的「爻辭」：「不出門庭，不會有過失。」孔子引伸說：「所以發生變亂，言語是最初的階梯。君主言語不愼密，輕率的喋喋不休，就會失去有才能的臣子；臣子言語不愼密，就會多言招禍，喪失了生命；機密的大事不愼密，就會造成災害。所以，君子應言語愼密，不可以隨便發言。」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孔子說：『易經』的作者，難道知道強盜的動機嗎？解卦『六三』的『爻辭』：『背負財物的人卻乘坐車輛，以致招來強盜，』背負財物的人，身份低賤；乘坐的車輛，是高貴的人用的工具；身份低賤，而車輛高貴，與身份不相稱，當然強盜就要奪取了！就像君王傲慢，臣子橫暴，當然強盜就要侵犯了！財物不隱密收藏，是教唆偷竊；容貌妖冶，是唆教淫亂；『易經』說：『背負財務的人，卻乘坐車輛，以致招來強盜。』這是說強盜是自己招來的。」

以上第八章，說明「卦」與「爻」的效用。

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這一段，說明占筮中所用的數字，是以天地爲依據。數字在我國古代，並不認爲祇是機械的、抽象的，而是有生命的，神秘的，象徵天地生生不息的活動。數字有奇數與偶數，奇數屬於陽，偶數屬於陰。天是陽，地是陰，以奇數的一、三、五、七、九代表天，偶數的二、四、六、八、十代表地，由一至十，象徵天地陰陽的自然現象。五個代表天的奇數，五個代表地的偶數，可以和諧的，各自以一個奇數與一個偶數，配合成五組，例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或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代表天的奇數，合計爲二十五；代表地的偶數，合計成三十；天地的數字，總計五十五，以這些數字，構成宇宙間各種變化的象徵，就能如同神鬼般，神奇的推算判斷未來了。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這一節，說明占筮的方法，宇宙大變化的推演數字，爲五十。關於五十的內容，說法各有不同，一說，爲十干、十二支、二十八宿；一說爲太極、兩儀、日月、四季、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一說，爲天五地十相乘；總之，是說占筮使用的五十根蓍草，是依據天地大變化的數據而來。在占筮時，實際祇用四十九根，有一根不用，象徵太極。將四十九根蓍草，任意分握於兩手，以象徵天地兩儀。從右手中取出一根，「掛」即挾在左手的小指中，象徵天、地、人三才。再將左右手中的蓍草，每四根一數，象徵四季。最後餘下的蓍草，挾在左右手無名指與中指，及中指與食指之間，以象徵閏月。農曆五年閏月兩次，在占筮中也分爲五個步驟，其中兩次有餘數。即第一步，由右手中取一根蓍草，挾在左手無名指與小指之間；第二步，將左手的蓍草，每四根一數；第三步，將數完餘下的一、二、三或四根，挾在左手無名指與中指中間；第四步，將右手的蓍草每四根一數；第五步，將數完餘下的一、二、三或四根，挾在左手中指與食指中間；然後再第二次占筮（參考「敍論」的「占筮方法」）。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爲推算時蓍草的根數。占筮時，由每四根一數的結果，得到乾爻 ⚊ 或坤爻 ⚋。乾 ䷀ 以九代表，每次數四根，乘以四爲三十六，全部六爻都是乾，再乘以六，即二百一十六。坤 ䷁ 以六代表，每次數四根，乘以四爲二十四，全部六爻都是坤，再乘以六，即一百四十四。合計爲三百六十，相當於一年的日數。『易經』上下篇，共有六十四卦，陰爻、陽爻各一百九十二，各乘以三十六與二十四，合計爲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相當於萬物。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這一段，說明『易經』的變易。卦爻的第一變，經過四十九根蓍草，分成左右的第一營，取出一根，掛在左手小指中的第二營，四根一數的第三營；與餘下的不足四根或四根的第四營，這樣重複三次，亦即三變，得到一爻。再經過六爻共計十八變，得到一卦。卦由下方開始，一爻一爻的算出，經過九變，得到三畫的卦，也就是八卦，這是第一階段的小成果。再將八卦重疊引伸，得到六畫的六十四卦，附有「卦辭」「爻辭」，則天下事物的變化，已經盡在其中了。更進一步，將陰爻與陽爻互變，依類別推演擴大，即可做無限的應用，則天下可能發生的一切變化，就完全包括在內了。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

之所爲乎！」

『易經』的「卦辭」「爻辭」，指示人應當走的道路，使其明顯；『易經』的數字變化，教導使人的德行，與神相等。亦即，人的行爲，如果依循『易經』的理數實行，就能與神的決定相同。因而『易經』可與任何需求相應對，可以協助神的功能了。孔子感嘆的說：「了解『易經』的變化道理的人，豈不就能知道神的所做所爲了嗎！」

以上第九章，說明占筮方法的數字與應用的道理。

第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經』中，包括四項聖人應用的方法。用來議論時，崇尚『易經』的文辭；用來行動時，崇尚『易經』的變化；用來製造器具時，崇尚『易經』的形象；用來卜筮時，崇尚『易經』的占

斷。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所以，當君子將有所作爲，有所行動時，向『易經』探問，就會依所問的，給以回響，不論遠近、隱微、深沉，都能得知未來事物的變化。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又怎能如此呢！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是交互參考的意思，在此處，指陰陽交相互置換，由此發生的變化。將數字交錯綜合，了解其中的變化，就可以完成說明天地變化的文辭；究極數字的變化，就可以決定天地變化的形象。如果不是天下最奧妙的變化，又怎能如此呢！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經』本身，沒有思考，沒有作爲，寂靜沒有行動；但祇要能夠感應，就能貫通天下一切的道理。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奇的道理，又怎能如此呢！

由這一段「無思」「無爲」「寂然不動」的說法，可見受老子「無」與「靜」哲學的影響。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經』聖人用來究極事理的深奧，研判事機的微妙。由於究極事理的深奧，所以能貫通天下人的心志；由於研判事機的微妙，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務。由於如此神奇，所以，看不到快速，卻能快速，看不到進行，卻能達到目的。孔子讚嘆說：「『易經』中，包含了辭、變、象、占，這四種聖人應用的方法。」就是指此而說的。

以上第十章，說明『易經』的「繫辭」「變化」「象徵」「占卜」四種應用方法。

第十一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孔子說：「爲什麼製作『易經』？『易經』本來是開啓智慧，成就事業，包藏天下一切道理的書；不過如此而已。所以，聖人以『易經』溝通天下人的意志，奠定天下的事業，判斷天下的疑問。」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所以，占卜用的蓍草，功能圓滑，變化神奇；卦的作用，方正有一定的形象；六爻的意義，則以變易告知吉凶。聖人應用以上三種功能，洗滌自己的意識，退藏於精密的天道中，與一般人

共同爲吉凶躭憂。『易經』的神奇，能夠預知未來變化的道理；『易經』的智慧，足以包藏以往的知識經驗；除此之外，又怎能如此呢？惟有古代聰明有智慧，不平凡、勇武而又不嗜殺的人，才能如此吧？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所以，明白天的道理，察知民衆的事故，製作了神奇的占筮，以在民衆行動之前，判斷未來，趨吉避凶。因而，聖人在占筮時，必定先齋戒，將『易經』的功能，看成神明了！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易經』以六爻的變易，告知吉凶，其中包含陰、陽、變、通、象、器、法、神八種道理。例如：關起門來，幽靜陰暗，收斂包容，就是「坤」，亦即「陰」。將門打開，大放光明，對外積極行動，就是「乾」，亦即「陽」。正如門的開閉，或者成爲陰，或者成爲陽，由此產生「變」。陰陽變化，無窮無盡，就是「通」。變通的結果，顯現可以看到的，就成爲「象」。由現象產生

一定的形狀，就成爲「器」。制定製造使用器物的法則，就稱作「法」。民衆使用器物，猶如出入門戶，遵循法則卻不知道，就是「神」。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大極」也稱「太極」，是陰陽未分，天地渾沌的時期，宇宙萬物由此創始，稱作「太極」，是大到極點的意思。由「太極」陰陽分離，形成天地，稱作「兩儀」；儀是儀容的意思。由「兩儀」產生「四象」；對「四象」的注釋，說法不一，一說爲四時；又說是金、木、水、火；也說指陰、陽、剛、柔；或指代表「兩儀」的符號⚊⚋，組合而成的⚌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稱作「四象」。但在『禮記』「禮運篇」中，有「禮，本來是以大一爲基礎，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這一段「繫辭」，也許就是由此引用。以單純的對比來說，「四象」也應當是指四時，不過含義更廣，不僅指四時而已。

由「四象」產生象徵天、地、水、火、風、雷、山、澤的「八卦」，涵蓋宇宙萬象，由此斷定吉凶。趨吉避凶，偉大的事業，就由此產生。

這一節，可以說是『易』的宇宙論。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

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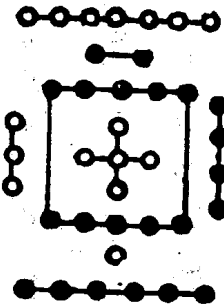
所以，能夠取法的現象，沒有比天地更偉大的了。能夠變化通達的，沒有比四季更偉大的了。能夠高懸而且顯明的，沒有比日月更偉大的了。人類最崇高的事業，沒有比富貴更偉大的了。能夠爲人民準備必需的物資，設置完備的器械，謀求天下福利的，沒有比聖人更偉大的了。能夠探求繁雜的現象，追索隱秘的事理，鉤取深沈的法則，獲致遠大的成就，斷定天下的吉凶，指示正確的目標，促成天下人勤勉努力的，沒有比占卜使用的蓍草、龜甲，更偉大的了。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所以，天生神奇的蓍草、龜甲，聖人用來建立占卜的法則。天地產生各種變化，聖人效法建立『易經』的原理。天顯示風雨、乾旱、日蝕、月蝕、彗星等天象，爲吉凶的前兆，聖人取法用來占斷吉凶。古時，黃河出現背上有圖形的龍馬，洛水出現背上有圖形的神龜，是祥瑞的徵兆，伏羲依據「河圖」，畫出八卦，大禹依據「洛書」，製訂「九疇」，亦即治理天下的九類大法。

「易經」依據以上這些原理製作，以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的四象，指示問卜該當的爻，並各附有文辭，以告知未來，判定吉凶，裁斷疑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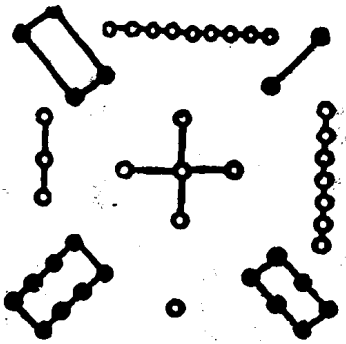
河圖洛書，早已失傳，後人根據古籍記載，將宇宙構造，以數字繪成簡圖，雖僅有數字，都配置極其巧妙，附錄以供參考



河圖

圖中以白點表示奇數的陽數，以黑點表示偶數的陰數。

河圖，一與六在下方，二與七在上方，三與八在左方，四與九在右方，五與十在中央。以方位來說，人面對南方站立，所以上方是南，是火；下方是北，是水；左方是東，是木；右方是西，是金；中央是土。各相對兩數的差，都是五。除了中央的五以外，奇數一、三、七、九，偶數二、四、六、八，都按順時針方向排列，共有十數，合計爲五十五。



洛書

洛書，奇數的五在中央，一在北方，三在東方，九在南方，七在西方。偶數分占四角，除了中央的五以外，相對兩數的和都等於十，共有九數，合計爲四十五。由東北角起，一、三、四、九與河圖橫列的數字相同；二、七、六、一與河圖縱列的數字相同。

以上第十一章，說明占筮的原理。

第十二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這一段解釋「大有」「上九」的爻辭，但放在此處，前後都不關連，應當放在第二章或第八章的最後，比較適當。

『易經』中有「由天保祐，吉祥沒有不利」的說法。孔子解釋說：「祐是助的意思。天所幫助的對象，是順從天道的人；人所幫助的對象，是誠信的人。履行誠信，處處想到順應天道，又能禮遇賢能的人，天才會保祐，吉祥沒有不利。」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孔子說：「以文字寫成的書，無法完全表達所要說的話；言語也不能完全表達心中所想的意念；然而，難道聖人的心意，就不能了解嗎？」孔子又說：「文字語言所能表達的，確實膚淺，但象徵的意義則深刻。因而，聖人建立卦象，以象徵的方式，表達無法傳達的深意；設置六十四卦，將宇宙萬物複雜變化的眞僞，盡情顯示；而且附加文辭，以盡量表達所要說的話；又使其變化流通，將其利點盡量發揮；並且以其道理，鼓舞羣衆，堅定信念，以盡量發揮其神奇的作用。」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惟有乾坤兩卦，充實了『易經』的內容吧？『易經』的作用，完全在陰陽，乾卦代表所有的陽，坤卦代表所有的陰，以乾坤二卦，象徵天地，上下排列，則『易經』象徵的天地造化，才能在其中成立。如果乾坤兩卦毀滅，天地的秩序被破壞，則『易經』的作用也就消失了；如果『易經』消失了，則天地陰陽的變化，恐怕也幾乎就終止了。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所以，抽象超出形體之上的，稱作「道」，道是路、歷程，指事理、方法。具體有形體可見的，稱作「器」，即器具、工具；器具與道理不可分離，譬如弓箭、車馬是器具，沒有弓箭、車輛的器具，則射箭、駕御的道理，也不存在了。將抽象的道理與具體的器具，適當變化剪裁，以達到應用的目的，稱作「變」；窮則變，變則通，即變通的意思。進一步的推演，使其實行，發揮作用，稱作「通」，即通達；融會貫通的意思。然後，倡導設置以供天下人民使用，稱作「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所以，『易經』中所說的「象」，是聖人將看到的天下繁雜的變易現象，模擬形容，適當的象徵，因而稱作「象」。聖人將看到的天下的一切活動，觀察其融會貫通的法則性，歸納出經常性的規範，並附加說明的文辭，以判斷吉凶，因而稱作「爻」。極盡天下一切繁雜的現象，都存

在於『易經』的「卦」中；鼓動天下一切的活動，使其蓬勃生動的，都存在於『易經』的「爻辭」中；將其適當變化剪裁，發揮作用的，都存在於「變化」中；將其推演實行的，都存在於「貫通」中；但能否明察其中的神秘奧妙，而能有效的發揮，就在於人的運用；在默默中就能有所成就，不必說明就能取信於人，就在於德行了。

以上第十二章，說明『易經』將言語、論理無法完全表達的事理，以象徵的方法顯示；而『易經』的領會與運用，其關鍵則在於人的品格與德行。

繫辭下傳

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如上傳所述，『易經』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形成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的整然序列，宇宙萬物的現象，就包含在內了。但八卦仍然不足以包容宇宙間的森羅萬象，又將八卦重疊成六十四卦，六爻的微妙奧秘，就包容在內了。剛爻與陰爻的相互推移錯綜，宇宙間的一切變化，就包含在內了。再附加爻辭，指出吉凶的徵兆，宇宙間的一切活動，就包含在內了。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易經』中吉、凶、悔、吝的判斷，是一切活動產生的結果。剛爻與柔爻，是推演宇宙萬物變易的根本。剛爻柔爻的變化流通，是因應一切活動的適當時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世界上，雖然有善反而凶，惡反而吉的情形，但善的結果是吉，惡的結果是凶，才是正常的現象，必須堅持正常的道理，才能夠勝利。就像天地運行，是以恒常顯示其規範；日月經常是以光明，普照萬物。雖然天地，日月偶而也會有不正常的現象，但並不能否定其恒常的本性。同樣的，天下萬物的一切活動，也本着同一的道理，那就是善則吉，惡則凶的常道。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來乾的法則，就是明確的昭示平易的道理；坤的法則，就是柔順的昭示簡易的道理；亦即

前段所述的恒常一理的簡易道理。所謂「爻」，就是效法天地簡易的理法而製作。所謂「象」，就是模仿天地的形象而設置。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卦的「爻」「象」的象徵，是以變動啓示人事微妙的際遇，處於內在的動機，一旦有行動表現於外，就見到吉凶。如果能把握機宜，適當的變通運用，功德事業就在變通中出現。聖人仁民愛物的眞情，則在卦爻的辭句中看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最偉大的德行，是使萬物生生不息。聖人最大的寶物，是崇高的地位。怎樣才能保守地位呢？要博愛；得到多數人的擁護，才能守住地位。又怎樣才能使人聚集呢？要靠財富。因而，治理財富，端正言行，使人民分辨是非善惡，禁止人民爲非做歹，就是道義。

以上第一章，說明卦爻吉凶的意義與治國的原則，必須使人民富足安樂，然後始能萬民來歸，得到擁護。所以，首先需要理財，充裕民生；然後教導人民向善，明辨是非；最後以法治約

束，齊一人民的行爲，國家始可富強。

第二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太古時代，包犧氏君臨統治天下，向上觀察天的現象，向下則觀察地的法則，觀察鳥獸的斑紋，以及適宜於草木金石等的地利，近處取法人體的形象，遠處模仿萬物的形象，於是製作八卦，以融會貫通神的明智的造化德行，以分類比擬萬物的情況。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義氏，將繩編結成捕獸的網，捕魚的罟，教導人民用來捕獸捉魚，這是取法離卦的形象。「離」☲中空，與網目的形象相似，重疊成䷝，是網目相連的形象。「離」是麗，附着的意思，也象徵獵獲物掛在網上。以下說明卦與物的相關性，相當牽強附會；不過，這不是說由卦創造出物，而是說『易經』抽象的象徵性，優先於具體的器物。這一節，述敍社會已進步到漁

獵時代。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氏死後，神農氏成爲共主，削木頭做成犁頭，彎木棒當做犁柄，將除草耕種的便利，教導天下人民。這一犁的工具，是取法益卦的形象。

「益」䷩上方的兩個陽爻，是扶着犁柄的雙手，中間的三個陰爻，是彎曲的犁柄。下方的一個陽爻，是犁頭。又「益」卦的上卦「巽」，象徵木、入；下卦「震」象徵動；中間的三個陰爻，成爲「坤」，象徵土；木犁進入土中活動，象徵耕田。這一節，說明社會已進步到農業時代。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規定中午爲買賣時間，招來天下的人民，聚集天下的財貨，有無互相交換，然後各自散去，各得到所需要的物品，這是取法噬嗑卦的形象。

噬嗑卦䷔的上卦「離」，象徵太陽，下卦「震」，象徵動，太陽在頭頂上的時候活動，象徵市場。又，上下兩個陽爻，是市場兩端的關卡；三個陰爻，是參加交易的人民；中間的陽

爻；是管理市場的官吏。這一節說明社會已進步到商業時代。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神農氏死後，黃帝、堯、舜，相繼成爲天子，由於時代進步，社會繁榮，太古樸素的文物制度，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黃帝、堯、舜，隨着時代演進的需要，開闢通達改變生活方法的途徑，使人民不會倦怠；而且，改變的方法神妙，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使人民得到便宜。『易經』的道理，是在無路可走時，就要變化，變化就能通達，通達就能保持長久。黃帝、堯、舜能遵循這一變通的原理，當然會得到天的保祐，吉祥沒有不利。所以，不必奔波辛勞，垂着手無須有所作爲，就使天下太平。這是取法「乾」「坤」二卦。

「乾」「坤」象徵天地，天地無爲而無所不爲，所以說取法「乾」「坤」二卦。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鑿木製成船，削木製成槳，船槳的便利，在於渡過原本不能通行的水上，到達遠方，使天下得到利益，這一發明，是取法渙卦。

渙卦 ䷺ 的上卦「巽」是木，下卦「坎」是水，木在水上，象徵舟楫的便利。又「渙」卦由二到五，中間兩爻空虛，象徵船，上方的陽爻，象徵槳，下方的陰爻，相當水。另外，「渙」是離散，使被水分離的人相聚，非乘船不可，也象徵舟楫的便利。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將牛拴上，就能牽引重物，騎馬可以到達遠方，這樣使天下便利，是取法隨卦。隨卦 ䷐ 上卦「兌」是悅，下卦「震」是動，「隨」又有隨從的含意；因而，象徵牛馬隨着人的意思，悅服的行動。

以上兩節，說明水陸交通工具的發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設置多重的門，並敲擊木梆巡夜，以防備盜賊侵入，這是取法豫卦。豫卦 ䷏ 的五個陰爻，相當於多重的門，中間的一個陽爻，相當於巡夜的人。豫卦又有預防的意思，上卦「震」是雷，相當於敲擊木梆的聲音，象徵防盜的措施。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切斷木頭，製成舂米的杵，在地上挖掘，當作舂米的臼，發明這種舂米的利器，使萬民得到助益，這是取法小過卦。

小過卦 ䷽，上下四個陰爻，與臼內部鋸齒狀的紋路相似；中間的二個陽爻，相當於舂米的杵。又，下卦「艮」爲止，上卦「震」爲動，象徵臼不動，杵在動。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將弦裝到木條上，製成弓，將木頭削成箭，以弓箭的利器，威嚇天下的惡人，這是取法睽卦。

睽卦 ䷥ 中的「二」與「上」，是弓的材料，「三」與「五」象徵弓的彎曲，「四」是弦，「初」是箭。又上卦「離」是火，有威嚇的感覺，下卦「兌」是悅，象徵在上者以威嚴使屬下悅服。卦名「睽」是違背的意思，也需要威逼。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時代，人多天住在洞穴中，夏天露宿在野外，後來聖人教人民建築房屋居住，上有棟樑，下有椽簷，以避風雨，這是取法大壯卦。

「大壯」卦 ䷡，下方的四個陽爻相當於棟樑，上方的二個陰爻，相當於鋪在椽簷上的茅草。又「大壯」是宏大堅固，上卦「震」是雷，下卦「乾」是健，天上雷雨交加，下方有宏大堅固的房屋，足以避風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古時埋葬死人，祇用木柴厚厚的覆蓋，葬在荒野中，不建造墳墓，也不植樹，服喪也沒有一定的期間，後代的聖人，教人民用內外雙重棺槨替代，這是取法「大過」卦。大過卦 ䷛，中間的四個陽爻，相當於堅固的棺槨，外側的二個陰爻，相當於用土埋葬。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時代，沒有文字，結繩記事，但隨着時代的進步，就不夠應用了。於是，後代的聖人，發明文字，以文書契據來替代，官吏用來處理政務，人民也用來作查考的依據，這是取法夬卦。夬卦 ䷪ 接連五個陽爻，到最上方分裂成陰爻，象徵一剖爲二的符信。又，上卦「兌」爲言語，由言語發展到文字；下卦「乾」爲剛健，象徵書契必須信守；又卦名「夬」，爲決斷的意思，卦形是以五個陽爻來決斷一個陰爻。

以上第二章，說明卦象與器物的關連性。

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由以上所述，可知『易經』的內容，在於象徵，所謂象徵，是指模擬宇宙萬物的形象。「彖辭」說明全卦的意義。「爻」是效法；六爻的變化，是效法天下錯綜複雜的微妙變動。有變動，即有得失；於是，產生吉凶，也使悔恨、羞恥顯現。

以上第三章，說明『易』的內容是象徵性的。

第四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八卦中「震」☳、「坎」☵、「艮」☶是陽卦，「巽」☴、「離」☲、「兌」☱是陰卦。陽卦一陽二陰，陰爻多；陰卦一陰二陽，陽爻多；爲什麼如此？因爲在任何集團中，無不是由少數支配多數。陽卦是奇數的陽爻一個，偶數的陰爻二個；所以，奇數的陽爻，成爲主體。陰卦是偶數的陰爻一個，奇數陽爻二個；所以，偶數的陰爻，成爲主體。由卦的德行來看，陽爻相當於君王，陰爻相當於人民。陽卦一陽二陰，象徵一君二民，一君使萬民歸心，這是有德的君子，應當選擇的途徑。陰卦一陰二陽，亦即一民二君，二君爭奪一民，相互傾軋，陷於混亂，這是無德的小人，所走的道路。

以上第四章，說明卦的全般傾向。

第五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咸卦「九四」的「爻辭」說：「心思不定的走來走去，祇有少數的朋友，順從你所想的。」孔子說：「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麼？憂慮什麼呢？天下的人，最後都回到同一個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本來是一致的，但人們卻有種種的思慮；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麼？憂慮什麼呢？」

孔子的這一段話，非常有名，意思是說，人類求生存的目的與法則，是不變的，但由於自私，個人的利害不同，以致產生不同的想法與做法。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孔子接着說：「太陽去，月亮來；月亮去，太陽來；日與月交替推移，產生了光明。冬天

去，夏天來；夏天去，冬天來；寒與暑交替推移，形成春夏秋冬的時序。所謂往，並非一去不返，祇是暫時的退縮；所謂來，也不是永久存在，祇不過是暫時的伸張；屈與伸的交互感應，產生了利益。」

這是說，人苦苦思慮，卻祇能得到少數人的信賴；而大自然，則遵循常軌，運行不息，不必思慮，就能感應，使萬物普遍受益。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孔子進一步的解說：「尺蠖將身體彎曲收縮，是爲了下一步的伸張；龍蛇冬眠，是爲了保全生命；精研義理，融會貫通，達到隨心所欲的神妙境界，是爲了致用；利用知識，使自己心安理得，是爲了崇尚品德。然而，當超越這一層次，進入極其微妙的境界時，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了。至於窮究宇宙的奧秘，了解萬物變化的法則，就祇有聖人才能具備這種最崇高的德行了。

以上是孔子對咸卦「九四」的「爻辭」的闡揚。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

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困卦「六三」的「爻辭」說：「前進有大石阻礙，後退是遍生的蒺藜的地方，以致進退失據；返回家中，又看不到妻子，這是凶惡的徵兆。」孔子解釋說：「大石，本來無法移動，卻要逞強將其移動，使名譽蒙受羞辱。蒺藜多刺，不是應當進入的地方，卻輕率的進入，必然被刺傷，使自身遭遇危險。陷入這種既羞辱又危險的狀況，已經面臨死亡的絕境，那裏還會見到妻子呢？」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卦「上六」的「爻辭」說：「王公射鷹，站在高墻上，必然會獵獲，不會有不利。」

孔子解釋說：「鷹是飛禽，弓箭是利器，射獵的是人。君子將利器藏在身上，等待有利的時機行動，又怎麼會不利呢？行動能夠把握時機，毫不遲疑，所以出獵就有所獲。這是說行動備有完備的工具，當然無往不利了。」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

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孔子說：「小人不以不仁爲可恥，不以不義爲可怕，不看到有利，不會進取，不加以威懾，不知道戒懼；但小的過失，給以懲罰，就會戒懼，不致於鬧大禍，這正是小人的福氣。『易經』噬嗑卦「初九」的爻辭說：『帶上腳鐐，雖然將腳趾磨傷了，但以後就不會有災禍了。』就是這個意思。」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不累積善行，不足以成名；不累積罪惡，不足以使自身滅亡。小人認爲，小的善行，不會有什麼益處，就不去做，以致惡行累積到不可掩飾的程度，犯罪大到無法解消的地步。所以『易經』噬嗑卦「上九」的「爻辭」說：『肩上扛着枷鎖，磨傷了耳朵，這是凶惡的象徵。』」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孔子說：「危險，由於認爲安全而發生；滅亡，由於認爲可以長久而發生；混亂，由於認爲治安良好而發生。因而，君子在安穩的時刻，不可忘記危險；在生存的時刻，不可忘記滅亡；在治安良好的時刻，不可忘記混亂；這樣，自身才能安全，國家才能保存。『易經』否卦「九五」的「爻辭」說：「滅亡！滅亡！要時刻這樣警惕，就像牛馬要拴在穩固的叢生桑樹上。」」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孔子說：「德行淺薄，卻地位尊貴；知慧低陋，卻圖謀大事；力量微小，卻擔負重任；就很少不會招致災禍了。『易經』鼎卦「九四」的「爻辭」說：『鼎的腳折斷，打翻君王賜給的美食，弄成爲濕淋淋的，凶惡。』就是說，才智不足以勝任。」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子說：「知道事機的微妙嗎？君子對上不諂媚，對下不輕侮，堅持正義，遵循事理，就可

以說知道事機的微妙了。「幾」是動機的微妙變化，能夠預先判斷吉凶的徵兆，君子看破動機的微妙變化，就能迅速因應，果斷行動，不會整天遲疑等待了。『易經』豫卦「六二」「爻辭」說：『被巨石阻擋，就不必整天在那裏等待，應當立即另外選擇其他的途徑，要這樣堅定果斷，才會吉利。』既然被巨石阻擋，爲什麼還要繼續等待，狀況已經非常明顯，可以判斷了。君子知道事理微妙隱秘的變化，知道事理明白顯露的狀況，知道因應處置的態度，應當柔弱，還是剛強；所以能夠正確判斷，因應自如，成爲衆人景仰依賴的人物了。」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孔子讚揚他的學生顏回說：「顏回這個年輕人，不是幾乎已經這樣了嗎？他有過失，從來不會不知道；知道，從來不會再去做。『易經』復卦「初九」的「爻辭」說：「迷路不要走得太遠才回頭，就不會造成大的後悔，這就是極大的吉利。』」

顏回是孔子最心愛的學生。『論語』「雍也篇」中記述：魯哀公問孔子，在他的學生中誰最好學？孔子回答：「有名叫顏回的學生，好學，不無故對人發怒，不重犯同樣的過錯，卻不幸短命早死了！現在他死了，就沒有再聽到其他好學的了。」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間，陰氣陽氣瀰漫，發生變化，生成萬物，非常完美；雌雄交媾，發生變化，使萬物生成。所以，『易經』損卦「六三」的「爻辭」說：『三人共同行動，主張不同，行動不一致，有一人的必須放棄成見。一人單獨行動，反而會得到志同道合的友伴。』這是說，天下的道理，就是要達到一致。」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孔子說：「君子必定先使本身安定，然後才行動；必定先使自己心平氣和，然後才說話；必定先建立感情，然後才要求。君子有這三項修養，所以，待人處事，才會完美，沒有偏差。本身危險，而要行動，則人民不會隨從；以言語恐嚇，則人民不會響應；沒有建立感情，而去要求，則人民不會支持；得不到支持，傷害你的人，就要來到了。所以『易經』益卦「上九」的「爻辭」說：『得不到助益，甚或將遭受攻擊，以致意志動搖，就凶險了。』」

以上第五章，說明爻辭的凡例。

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孔子說：「乾」「坤」兩卦，不是進出『易經』的門戶嗎？乾指陽性的物，「坤」指陰性的物。陰與陽相交，德性相互配合，由此產生各卦陰柔陽剛交錯的形象，以具體象徵天地所創造的一切，與天地造化的奧妙，相互貫通。卦的形象，象徵宇宙萬物的變化，以各種事物爲名稱，雖然繁雜，卻不超越天地創造的範圍。但考察卦、爻名稱所表達的各類事物，所說的也許是殷末周初衰敗時代的情形吧？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經』的主旨，在使過去的事故顯明，作爲鏡鑑，以察知未來；使細微隱著，將隱秘闡明；擴大來看，所有卦、爻的名稱，無不適當；用以辨別事物，所說的話，無不正當；所用的判斷文句，則完備無缺。所用的名稱，雖然微小，但象徵事物的類別，卻非常廣大；而且旨意深遠，文辭高雅，於委婉曲折中，表達的事理，無不中肯；敍事直截了當，卻隱藏着深意；因應吉凶的道理，以輔助人民行動，使其明辨善惡得失的報應。

以上第六章，說明『易經』的完成時代與主旨。

第七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經』的興起，也許是在中古殷代的末期吧？『易經』的作者，也許是有憂患難的人吧？

傳說：周文王被囚禁於羑里時，製作卦辭，用意在防止憂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

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所以，『易經』所啓示的，是修養德行，防止憂患的方法。諸如：履卦教導禮儀，是德行的基礎；謙卦教導謙遜，是德行的把柄；復卦教導返回原始的本性，是德行的根本；恆卦教導有恆，使德行穩固；損卦教導克制欲望，以修養德行；益卦教導向善，使德行更爲充裕；困卦教導在困境中，如何明辨德行；井卦教導德行要像井一般，位置永遠不動；巽卦教導因時利導，使德行能夠制宜。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是禮節，可在祥和中達到極致；「謙」是謙遜，使人受尊敬，品格更加光輝；「復」祇有一個陽爻，在五個陰爻的下面，陽雖然微小，卻能與其他陰爻，明確分辨；「恆」是恒心，在繁雜的環境中，仍能擇善固執，而不厭煩；「損」是克制，這是道德修養的第一步，開始困難，成爲習慣後就容易了；「益」是增長德行，使其日益充裕，而不虛僞造作；「困」是在窮困中，能夠堅持，經得起考驗，然後才能豁然貫通；「井」是說井的位置，固定不動，卻能施惠他人；「巽」是因時制宜的衡量，隱藏心內，並不顯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是以祥和與人共同行動；「謙」是以禮節自我克制；「復」是以自我反省，恢復本性；「恒」是以始終如一的德行，貫徹到底；「損」是以克制減損欲望，遠離災害；「益」是以德行的增長，自然而然產生利益；「困」是以窮困歷鍊考驗，減少怨天尤人的心理；「井」是以不動而能普遍供給衆人生活必需的水，使人明辨道義的意義；「巽」是以因時制宜的權衡，使人臨機應變，處置得當。

以上第七章，說明身處憂患時的因應原則。

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易經』是與人類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不可疏遠的一部書；但『易經』的法則，則經常變遷。這種變動，並不拘泥於一定的形式，在卦的六個爻位之間，普遍流通，或上或下，沒有常規，剛爻與柔爻相互變易。因而，不可固執被法則拘束，惟有因應變化，才能適當應用。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易經』教人進退要有節度，對外對內知道謹慎戒懼，又能明察憂患的事實與原因，不需要師長保姆，就如同父母般，時刻在身旁守護。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首先依據卦、爻的辭句，推斷『易經』的法則，就能夠發現，法則變化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但也因人而異，如果不是具備深厚修養的人，『易經』的法則，就不能憑空實行了。

以上第八章，說明學習『易經』的要領。

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經』這本書，是以追溯原始，歸納終結，以探求事物的本質爲主體。至於複雜的六爻，祇不過是某一事物，在某一時間的象徵而已。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爻」不容易了解含義，「上爻」則容易了解。因爲「初」是事物的根本，「上」是事物的末端，事物的根本，隱密了解困難，事物的末端，就明顯容易了解了。「初爻」的文辭，是比喻事物的開始，跡象還不明顯，由下而上，最後到了「上爻」，事物的形象，就已經完備了。至於夾雜一些象徵性的事物，敍述卦的性質，用以辨明是非時，就必須加上中間的二、三、四、五爻，然後綜合觀察研判，才能夠理解完整的含意。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噫」通常作感嘆詞的「啊」字解；但一說是助詞的「抑」，或當抑解。『論語』「學而」中「求之與？抑與之與？」中的「抑」，在漢代的石經中就寫作「意」。抑或要歸納出存亡吉凶的概念；那麼，在家裏由六爻中去推求，就可以知道了。不過，智者聞一知十，觸類旁通，祇要看每一卦開始的「彖辭」，多半就能夠了解整體的含義了。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二」與「四」爻，都是陰位，作用相同，但位置不同，因而「二」多贊譽，「四」多恐懼；因爲「二」在下卦中央，遠離「五」的君位，較少牽制，容易見效，所以多贊譽；而「四」接近「五」的君位，容易冒犯得咎，必然經常在恐懼中。「柔」在本質上軟弱，必須依附他人，疏遠時不利；主要的功能，在避免災難，其效用在於柔順與中庸的原則。「三」與「五」爻，都是陽位，作用相同，但位置不同，因而「三」多凶險，「五」多功績；因爲「三」在下卦頂滿，剛強過度，而且是臣下的地位，所以多凶險；「五」在上卦中央的君位，剛毅中庸，又居於領袖

地位，所以多功譽；這是貴賤等級不同的關係。但果眞柔弱就危險，剛強就勝任嗎？也不能一概而論。

以上第九章，說明研讀『易經』的方法。

第十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經』這部書，內容廣大，所有的道理，無不完備，有天的道理，有人的道理，有地的道理。卦有三畫，象徵天、地、人三項元素，再將兩個三畫的卦，重疊成六畫；但六畫的卦，並非另有含義，而是陰陽匹配，才能構成形象，各以二畫象徵天、地、人。亦即「五」爲陽位，「上」爲陰位，陰陽成雙，象徵天；同樣的，「三」與「四」象徵人，「初」與「二」象徵地。不論天道、人道、地道，都有變動；而六爻的設定，效法天、地、人的變動，所以稱作「爻」，是

效法的意思。「爻」有上下不同的等級，以比擬萬物貴賤不同的類別；所以，稱作「物」。剛爻與柔爻，在六個位置交錯，猶如萬物錯綜複雜的文采，所以稱作「文」。「文」構成的形象，有正當與不正當，陽爻在奇數位，陰爻在偶數位時正當，否則不正當。由形象的正當與不正當，產生了吉與凶的象徵。

以上第十章，說明卦的六位，取法於天、地、人三才。

第十一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經」的興起，是正當殷代末期，周文王德業興盛的時期嗎？是正當周文王與殷紂王之間，發生事端的時候嗎？因此才在文辭中，隱含着危機。惟有處於危險中，才能戒慎恐懼，轉危爲安。相反的，在安定中，容易怠慢，掉以輕心，反而傾覆。「易經」的道理，非常廣大，所有

的事物，無不包含，並以戒慎恐懼的態度，貫徹始終，主要的目的，在求沒有災禍，這就是「易經」的道理。

以上第十一章，說明「易經」的主旨。

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所謂「乾」亦即天的功能，是天下最剛健的，勇往直前，將它的功能，表現於恒常與容易中；因而，知道險難所在，而不輕進。

所謂「坤」，亦即地的功能，是天下最柔順的，順從安詳，將它的功能，表現於恒常與簡易中；因而，知道阻礙所在，而能戒備。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易經』的道理，容易、簡易；因而，研究『易經』，就能了解天下一切的道理，心滿意足。『易經』的功能，在於辨別凶險；因而，研究『易經』，就能避免天下一切的凶險，消除憂慮。所以，能夠斷定天下一切的吉凶，使天下勤勉的事業，得以成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所以，在天地間一切變化及人的言語行動中，吉祥的事情，就會先有吉祥徵兆；由各種事物的現象，就可以了解具體的演變過程；就能夠判斷未來的發展趨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在上，地在下，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安排有一定的地位，顯示造化的功能。聖人仿效天地的功能，完成『易經』的著作；所以，在策畫一項行動時，就要先行思考，再與周圍人的商議，不可預知的狀況，就得由占卜中，謀求神鬼的啓示。『易經』是占卜的書，使愚昧的民衆，經由這一方法，就可以參與天地造化的功能。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是以形象告知象徵的事物，「爻辭」「象辭」是以變化說明萬物的情意。剛爻、柔爻相互錯雜於六位中，由其形象，就可以看出吉凶了。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各卦是由變動形成，由變動中說明利害。每一爻的情意，各不相同，使吉凶也隨着變遷。所以，在上下兩爻之間，異性相吸，同性相斥，產生愛與惡，在愛與惡的相互衝激中，產生吉與凶。在各爻的位置中，遠處有「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的「相應」與「不相應」；近處有上下相鄰兩爻間的愛與惡的「相比」與「不相比」；在此遠與近的取捨中，產生後悔與羞辱。在上下兩爻之間，情意又有眞假，在是否能以眞情實意的相互感應中，產生利與害。大體上，『易經』的情意，如果相鄰兩爻不能相互親近，就有凶險或災害，難免會有後悔與羞辱。亦即，近鄰的「相比」，要比遠方的「相應」重要。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爻辭」的表達，依各爻的情意變化，與人的言語，隨情意變化的情形相同。想背叛的人，說話會有慚愧的表情；心中有疑惑的人，說話雜亂分歧；有修養的人，說話少；浮躁的人，說話多；誣衊善良的人，說話游移不定；有失操守的人，說話含混，不能直截了當。由一個人的說話，就可以判斷他當時的心態；由「爻辭」的表達中，也可以理解其內在的深意。

以上第十二章，開始說明『易經』能夠判斷未來的道理；再說明「卦辭」「爻辭」的性質；最後說明由「爻辭」的表達方式中，可推知內在的深意，結束全篇。

由以上「繫辭」的全篇來看，論述重複，脈絡也混亂，但卻不難了解其中所主張的「因應變化而不變易」的大原則。

說卦傳

「說卦傳」，說明將八卦重疊，推演成六十四道卦的原理，與八卦所象徵的物象。

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從前，聖人製作「易經」的意圖，是爲了根究幽深不明的道理，從旁贊助神明的功能，因而產生用蓍草占筮的方法。

參天兩地而倚數。

以奇數的一，代表天；用偶數的二，代表地；但因爲天的功能包含地，所以奇數的一代表的天，包括偶數的二代表的地，成爲三代表天。

卦中應用的數字，都是由三天、二地的數字而來。如七是少陽、八是少陰、九是老陽、六是老陰，即二與二加三，成爲七；三與三加二，成爲八；三個三成爲九；三個二成爲六。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觀察天地陰陽變化，效法設立了卦；發揮陽剛與陰柔的作用，產生了爻；啓示順從不可違背天道，就是人道，依照常理臨機應變，使事物的微妙變化，得以處理得當；以窮究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徹底發掘了解其本性，達到一切行爲無不符合天道的目的。

以上第一章，說明卦、爻的製作原理與目的。

第二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從前聖人創作『易經』的意圖，是爲了探究宇宙萬物的本性，發掘宇宙自然法則一貫的眞理。所以，將天的法則，定義爲陰與陽；將地的法則，定義爲柔與剛；將人的法則，定義爲仁與義。陰與陽是氣體，凝聚成柔與剛的形體；仁是柔和的德性，義是剛直的德性；因而，八卦兼備天、地、人三者的道理。所以，將兩個三畫的八卦，重疊成六畫的六十四卦；將「二」「四」「上」與「初」「三」「五」畫，分別成陰位與陽位；各畫一再使用不同的柔爻與剛爻，以六個不同的位置，建立成有條理的體系。

以上第二章，說明卦象的建立法則。

第三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乾卦象徵天，坤卦象徵地，天在上，地在下，先將乾坤兩卦的位置確定。艮卦象徵山，兌卦象徵澤，山上的水，往下流成爲澤，澤中的水，蒸發上昇成爲雲，交互影響，使上下的空氣流通。震卦象徵雷，巽卦象徵風，風被雷激盪，使風速增大，雷被風逼迫，使雷激發。坎卦象徵水，離卦象徵火，兩者性質相反，但相互爲用，彼此不厭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並非隔絕孤立，而是交互影響，互通聲息；同樣的，八卦也不孤立，交互重疊成六十四卦，以象徵天下萬物。

八卦所以能夠相互變通，是因爲乾☰與坤☷、艮☶與兌☱、震☳與巽☴、坎☵離☲，在卦形上各爻陰陽恰好相反，相互成爲「錯卦」，亦即「旁通」的關係。因而，天地雷風等現象，相互交錯，使森羅萬象，都具備在六十四卦中，可以用來了解過去，預知未來。了解過去，可以依發展順序往後順推，所以說「順」；判斷未來，是由已知逆測未知，向前倒算，所以說「逆」。

過去人人都能知道，但預測未來，則祇有依據『易』的卦爻來判斷；所以說『易』是「逆數」，亦即追溯以往推測未來的意思。

後來，宋代的學者依據這一章，畫了「先天八卦圖」，亦稱「伏羲八卦圖」，也就是今天常見的八卦圖，相對的各卦，陰陽爻恰好相反。宋代的邵雍，並且這樣說明：「乾南坤北，先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天順，自巽至坤爲逆。」

八　宇宙現象，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所以，八卦圖畫成圓圖　卦形。

由一至四，反時針方向，順序爲乾、兌、離、震四卦；乾象徵天，在最上方，亦即南方。由五至八，順時針方向，順序爲巽、坎、艮、坤四卦，坤象徵地，在最下方，亦即北方。

相對兩卦，陰陽爻相反是錯卦，序數的和是九。

以上第三章，說明八卦的形象，以及將其重疊成六十四卦的道理。

第四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震☳是陽氣在陰氣之下，象徵雷，鼓動萬物。巽☴是陰氣進入強大的陽氣下方，象徵風，使其發散。坎☵是內剛外柔，象徵水、雨，滋潤萬物。離☲是陽氣在外方，內部空虛，象徵日，照耀使萬物乾燥溫暖。艮☶是強大的陽氣將陰阻擋，象徵山，阻止萬物的行動。兌☱是旺盛的陽氣被陰氣軟化的形象，使萬物和悅。乾☰象徵天，是萬物的主宰。坤☷象徵地，包藏萬物。

這一章，以雷、風、雨、日四種現象開始，然後列舉艮、兌、乾、坤四個卦名，這種表達方式，稱作「互文」，表示這是卦，同時也是象。前章所說的八卦順序，是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由最顯著的形象，到微小的形象；這一章，則以自然現象的作用爲順序，最後以八卦全體的乾坤兩卦作結束。

以上第四章，再以自然現象的作用，說明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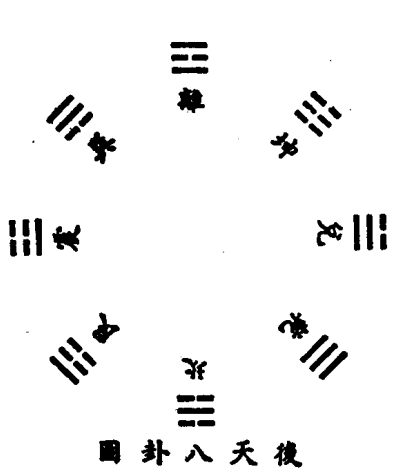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由「帝出乎震」到「成言乎艮」是綱目，以下是解釋。帝即天帝、造物主，由震卦開始，創造萬物，因爲震卦代表東方，太陽由東方升起，照耀萬物；以季節來說，相當於春天。到巽卦使萬物整齊，因爲巽卦代表東南方，這時太陽已經昇起，普照東南方，使萬物鮮明，齊一生長；以季節來說，相當於春夏之間。離卦象徵光明，當日正當中時，照耀南方，使萬物顯明都可以看

到，是代表南方的卦；以季節來說，相當於夏天；聖人成爲帝王，坐在北方，面對南方聽取天下的政務，象徵面對光明，治理天下，就是取法這一卦。坤卦象徵地，養育萬物，所以說，造物主將這一使命，交付給地；以方位來說，代表西南；以季節來說，相當於夏秋之間。兌卦象徵秋天，正是結實累累，萬物喜悅的季節；以方位來說，相當於西方。造物主在乾卦的時刻，發生鬥爭的現象，因爲乾卦代表西北方，太陽在這一方位西沈，明與暗，陰與陽，正在掙扎交替；以季節來說，相當於秋冬之間。坎卦象徵水，水不停的流動，是勞苦的形象；坎卦又代表正北方，太陽在這一方向時，已經完全沈沒，一片黑暗，正是萬物已經勞累，回去休息的時刻；以季節來說，相當於冬天。艮卦代表東北方，在這一方位，正當黎明，黑暗即將過去，光明立即到來，萬物到此刻，一天結束，同時也是另一天的重新開始，所以說，在艮卦完成一切；以季節來說，相當於冬春之間。

以上第五章，以方位及季節，說明八卦的象徵。宋代學者，依據這一章，繪製了「後天八卦圖」，亦稱「文王八卦圖」，依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相互交錯的自然現象排列，是主體；後天八卦圖則順時針方向，依方位與季節排列，是應用。



第六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

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所謂神明，是以無形存在於有形中，使萬物神妙的變化生成。使萬物鼓動，沒有比雷更激烈的，震卦象徵雷；使萬物彎曲搖動，沒有比風更厲害的，巽卦象徵風；使萬物乾燥，沒有比火更強烈的，離卦象徵火；使萬物喜悅，沒有比澤更喜悅的，兌卦象徵澤；使萬物滋潤，沒有比水更滋潤的，坎卦象徵水；使萬物終結又同時重新開始，沒有比艮更盛大的。艮卦象徵止；這些都是神明的奇妙作用。所以，水火相互作用，雷風不相互背離，山澤氣息相通，然後產生變化，使萬物生成。

以上第六章，說乾坤兩卦以下的六卦，亦即「六子」的作用。乾、坤兩卦，是神明，所以沒有特別指明。

第七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乾卦☰，象徵天運行不息的剛健；坤卦☷，象徵地服從天道的順從；震卦☳，由二陰的下方出現一陽，象徵活動；巽卦☴，一陰伏在二陽的下方，象徵謙遜，要進入對方的心中；坎卦☵，一陽陷在二陰中間，象徵險陷；離卦☲，一陰在二陽中間，象徵附麗，亦即依附；艮卦☶，一陽將二陰阻止，象徵停止；兌卦☱，一陰在討好二陽，象徵喜悅。

以上第七章，說明八卦的屬性。

第八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卦的性質是剛健，象徵健行的馬；坤卦性質是柔順，象徵服從的牛；震卦的性質是活動，象徵飛騰的龍；巽卦的性質是號令，象徵司晨的鷄；坎卦的性質是陷，象徵常在泥淖中的猪；離卦的性質是附麗，象徵羽毛華麗的山雉；艮的性質是阻止，象徵守門的狗；兌卦的性質是喜悅，象徵溫柔的羊。

以上第八章，如「繫辭下傳」所說的「遠取諸物」，說明八卦象徵的動物。

第九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卦代表天，在上方，象徵人的頭；坤卦代表地，包藏萬物，象徵人的腹；震卦代表動，象徵人的腳；巽卦代表謙遜，象徵隨着腳走的大腿；坎卦☵外空內實，形狀與耳相似；離卦☲中空，形狀像眼睛；艮卦代表止，象徵手可以支持使物停止；兌卦代表悅，言語可使人喜悅，象徵口。

以上第九章，如「繫辭下傳」所說的「近取諸身」，說明八卦象徵的人體部位。

第十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天地創生萬物，所以相當於父母。坤卦☷的母親，向父親的乾卦☰索取陽，生下男孩，最先得到一陽的震卦☳是長男，其次得到一陽的坎卦☵是中男，最後得到一陽的艮卦☶是少男。父親向母親索取陰，生下女孩，最先得到一陰的巽卦☴是長女，其次得到一陰的離卦☲是中女，最後得到一陰的兌卦☱是少女。

以上第十章，說明八卦象徵的人倫。

第十一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卦象徵天，天是圓的。天主宰萬物，相當於人的君王、父親。天剛健，象徵玉石、金屬堅硬的物質。乾卦的方位在西北，象徵寒冷、結冰的方位。乾卦是純陽，象徵旺盛的大紅色彩。良馬健行，經時間變化，成爲老馬；因身體變化，成爲瘦馬，雜毛的駁馬；樹上的果實，像天上的星；所以用乾卦象徵。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卦象徵地，萬物生於地，人生於母親。坤卦性質柔和，布也柔軟。坤卦屬於陰，中虛能容物，相當於鍋子。陽大陰小，所以陽慷慨，陰吝嗇。地生萬物，沒有偏袒，所以平均。牛也柔

順。大地載物，大車也載物。地生萬物，多彩多姿，文采也富麗。地生萬物，相當於羣衆。地操縱萬物，如同柄。在地下陰暗，是黑色。所以都用坤卦象徵。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卦是動，象徵雷、龍。天是黑色，地是黃色，震卦是「乾」與「坤」開始相交，黑與黃色混雜，所以成爲黑黃的雜色。「旉」即敷，布施的意思。震卦初生陽，代表春天，普遍使草木吐芽生長。「大塗」即大途，震卦是萬物開始萌芽生長的大道。震卦初得陽，所以是長子。震卦是動，行動必然要決斷快速。「蒼筤竹」是青翠茂盛的竹子，「萑葦」是蘆荻，震卦是春天，所以草木欣欣向榮。「善鳴」是喜歡叫，「馵足」是後左腳白色的馬，「作足」是腳步快速的馬，「的顙」是白額的馬；以馬來說，震卦是雷、動，相當於喜歡叫，腳步快，白腳、白額，行動明顯的馬。「反生」是說植物先向下扎根，然後再相反的向上萌芽生長；以耕作來說，震卦是萬物初生，相當於萌芽時期。總之，震卦的性質，結論是剛健、繁茂、新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

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卦是卑順，木柔軟可製成各種形狀。巽卦是入，風無孔不入。巽卦是乾卦初得陰，相當長女。巽卦是木，製材要用準繩，相當於工匠。巽卦是風，風無色，無遠弗屆，無高弗至，經常改變方向，進退不定，不果斷，臭味也是由風吹送。對人來說，巽卦是風，吹落樹葉，與人頭髮稀少、禿頂相似；巽卦是白色，相當人眼白的部分多。乾卦初變陰成巽卦，乾卦是金玉，巽卦是進入，所以是利市三倍。總之，巽卦的性質，結論是急躁的，正如同風的性質。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卦是水，在溝渠中流，水隱伏於地下。水性柔，可以任意改變形狀，彎曲流動，弓與輪也是彎曲的。對人來說，坎卦是險難、隱伏、嬌柔，使人躭憂，因而產生心病；坎卦是耳，又成爲耳病；血與水形似，血爲紅色，所以是血卦。對馬來說，坎卦☵陽爻在中間，形似背部美；坎卦是險難、苦勞，馬經過險難、苦勞，心中煩躁，垂頭喪氣，馬蹄磨薄，腳步也抬不起來。對車來

說，經過險難、勞苦，容易故障。水稍有縫隙就能流通；月是水精；盜賊也形似水的隱伏。對樹木來說，坎卦剛爻在中間，相當木心堅實。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離卦是火，象徵太陽、閃電。離卦是乾卦的「二」生陰，相當次女；剛爻在外面，形似甲胄；象徵刀槍。對人來說，離卦中間空虛，象徵人的肚。離卦是火、日，所以是乾燥的卦。鱉、蟹、螺、蚌、龜，都有堅硬外殼，與離卦形似。對樹木來說，離卦中間空虛，相當於腐朽中空，枝幹枯槁的樹木。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艮卦是山，山上有小徑，多碎石。「闕」是門樓，高高在上，形似山。生長在樹上的果實，稱作果，生長在地上的果實，稱作蓏，艮卦 ☶ 以陽爻終結，象徵果實。「閽」是守門的人，「寺」是後宮的宦官，職責都是禁止閒人闖入，艮卦有阻止的含意；「指」即手，手與狗也在阻

止人。「黔喙」是黑色的口，即猛獸；鼠與猛獸，都牙齒銳利，與艮卦的形象相似。對樹木來說，艮卦的最外方是剛爻，象徵多節的樹木。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卦☱陰爻在上方，形似水蓄積成澤。兌卦是乾卦最後生陰，相當少女。兌卦是口，巫師用口祭告鬼神。兌卦陰爻在外方，所以是對外挑撥的口舌。兌卦是秋天，草木毀損折斷，附在枝頭的果實墜落。對地來說，澤乾枯後堅硬，鹹性。兌卦是少女，聯想到妾；溫柔形似羊。

以上第十一章，說明八卦象徵的各種物象，但多半不易理解，與『易經』原文對照，也不盡符合。有的版本，更添加了許多其他的形象，可能是爲了牽就世俗的占卜，以及後人添加的，並非文王、周公的原意。不過，這是『易經』最古老的解釋，依然是重要的參考。

序卦傳

「序卦傳」解說六十四卦傳的序列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

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乾卦象徵天，坤卦象徵地；有天地，然後產生萬物。

充滿天地之間的，惟有萬物，所以接着是屯卦；屯是充滿、萬物創始的意思。

萬物剛創始時，必然蒙昧，所以接着是蒙卦；蒙是蒙昧、幼稚的意思。

萬物幼稚，就不能不養育，所以接着是需卦；需是飲食的道理。

飲食必然會有爭訟，所以接着是訟卦。

爭訟必然成羣結隊而來，所以接着是師卦；師是衆的意思。

衆多必然就相互親近，所以接着是比卦；比是親近的意思。

親愛互助，必然就會有蓄積，所以接着是小畜卦。畜與蓄同。

當物資有了積蓄，然後就要以禮儀節制，所以接着是履卦。履與禮音義相同。

有了禮儀，然後就會安泰，所以接着是泰卦；泰是通暢的意思。

但萬物不可以始終通暢，所以接着是否卦。否是壞、阻塞的意思。

萬物不可以始終阻塞，所以接着是同人卦。

能夠與人和諧共處，萬物必然來歸順，所以接着是大有卦。

有大事業的人，不可以自滿，所以接着是謙卦。

有大事業而且謙遜的人，就不會過與不及，必然安樂，所以接着是豫卦。

能夠使人民安樂，必然都來追隨，所以接着是隨卦。

喜悅的追隨他人，就會沈溺於安樂，必然發生事端，所以接着是蠱卦；蠱是腐敗發生事端的意思。

發生事端，然後才能創造大事業，所以接着是臨卦；臨是君臨，以大統治小，是大的意思。

大了以後，就具備觀摩的條件，所以接着是觀卦。

具備觀摩的條件，就會使人仰慕，然後合同，所以接着是噬嗑卦；嗑是合的意思。

但萬物不可以苟且的合同，所以接着是賁卦；賁是文飾的意思。

但過分文飾，就失去眞實，產生弊端，亨通就到了盡頭，所以接着是剝卦；剝是剝落的意思。

萬物不可以始終剝落，剝落到極點，又由上返回到下，所以接着是復卦。

重新回復到眞實，就不會虛妄，所以接着是无妄卦。

有了不虛妄的覺悟，然後就可以大量積蓄，所以接着是大畜卦。

物資蓄積以後，就可以養育，所以接着是頤卦，頤是養的意思。

不養育就不能行動，可以養育過度，所以接着是大過卦。

萬物不可以始終過度，所以接着是坎卦；坎是陷的意思。

物陷落，必然就要攀附，所以接着是離卦；離是麗，亦即附麗、攀附的意思。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這一節，是「下經」序列的說明，但上經最後的離卦，與下經開始的咸卦的關係，卻沒有說明。

「上經」由天道開始，「下經」則由人倫開始。有了天地，然後才有萬物；有了萬物，然後分出雌雄，在人稱作男女；有了男女，然後才有夫妻，咸卦象徵夫妻。

有了夫妻，然後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後人類社會才仿效父子關係，建立了君臣的體制；有了君臣的體制，然後才分出上下的等級名分；有了上下的等級名分，然後才能建立並實施禮儀。

夫婦的關係，不可以不長久，所以在咸卦之後，接着是恒卦；恒是久的意思。

但萬物不可能長久保持原狀，不發生變化，所以接着是遯卦；遯是遁，退避的意思。

但物不可以始終退避，所以接着是大壯卦；壯是興盛，大壯即大的興盛，壯大的意思。

但物不可以始終壯大，所以接着是晉卦；晉是前進的意思。

但前進必然會受到傷害，所以接着是明夷卦；夷即痍，創傷的意思。

在外面受到創傷，必然返回家中，所以接着是家人卦。

當家走到窮途末路時，行爲必然會發生乖違現象，所以接着是睽卦；睽是乖違的意思。

乖違，必然會有災難，所以接着是蹇卦；蹇是災難的意思。

萬物不可以始終有災難，所以接着是解卦；解是解除、緩和的意思。

緩和必然有損失，所以接着是損卦。

不停的損失，到不能再損失時，必然就會增益，所以接着是益卦。

不停的增益，必然會決潰，所以接着是夬卦；夬是潰決的意思。

潰決之後，必然會有遭遇，所以接着是姤卦，姤即近、邂逅、不期而遇的意思。

萬物相遇之後，就會聚集，所以接着是萃卦；萃是叢生、聚集的意思。

聚集，就會逐漸昇高，稱作升，所以接着是升卦。

不停的上昇，必然就會遭遇進退不得的困境，所以接着是困卦。

遭遇上昇的困難，必然迂回下方，所以接着是井卦。

井的使用原則，不經常淘清就會混濁，需要革新，所以接着是革卦。

使物革新，莫過於鼎，鼎用來煮食物，可以完全改變食物的風味，所以接着是鼎卦。

鼎是祭器，祭祀祖先是長子的責任，所以接着是震卦，震卦象徵長子；震是動的意思。

萬物不可以始終在動，必須使其止息，所以接着是艮卦；艮是止的意思。

但萬物不可能始終止息，所以接着是漸卦；漸是漸進的意思。

前進必然就有歸宿，所以接着是歸妹卦。

得到良好的歸宿，必然強大，所以接着是豐卦；豐是盛大的意思。

盛大到極點，必然不安於原來的位置，所以接着是旅卦。

旅行找不到容身的地方，就要設法進入，所以接着是巽卦；巽是進入的意思。

進入之後，就會喜悅，所以接着是兌卦；兌是喜悅的意思。

喜悅，就會使人的悶氣渙散，所以接着是渙卦；渙是離散的意思。

萬物不可以始終離散，所以接着是節卦。

節制就能使人相信，所以接着是中孚卦，孚即信。

有信用的人，必定能夠實行，所以接着是小過卦，過即超越。

能夠超越常情，才足以成大事，所以接着是既濟卦。

但萬物不可能有窮盡，所以接着是未濟卦，『易經』也到此終止，以象徵天道的循環不已，人事的無窮無盡。

雜卦傳

「雜卦傳」是將六十四卦，以性格相反的綜卦（反卦），或性格交錯的錯卦（旁通卦），兩卦並列，簡明扼要的解釋，含意深遠，可以說是各卦的精義。因爲不依照「序卦傳」的次序，稱作「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卦䷀與坤卦䷁，是陰陽爻相反的「錯卦」。乾卦全部是陽爻，所以剛健；坤卦全部是陰爻，所以柔順。

比卦䷇與師卦䷆，是上下相反的「綜卦」。「比」是親近，所以樂；「師」是戰爭，所以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卦䷒與觀卦䷓是「綜卦」。「臨」是由上臨下，所以是給與；「觀」是由下觀上，所以是有所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卦䷂與蒙卦䷃是「綜卦」。屯卦是嶄露頭角的時期；所以，雖已顯現，仍然難艱，但不會失去安身的場所。

蒙卦是啓蒙，啓發愚昧，必然繁雜，但效果顯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卦☳與艮卦☶是「綜卦」。震卦是由陽爻開始，所以說起始；艮卦是以陽爻終止，所以說終止。

損卦䷨與益卦䷩是「綜卦」。損極而益，所以興盛；益極而損，所以衰敗；因而，損卦與益卦，是興盛與衰敗的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卦䷙與无妄卦䷘是「綜卦」。大量蓄積，仍然要適當調節；所以，把握時機最重要。「无妄」是不虛僞，雖然是福，但也會是災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卦䷬與升卦䷭是「綜卦」。「萃」是聚集；但祇想到上升，就下不來了。謙卦䷎與豫卦䷏是「綜卦」。謙卑是看輕自己；而豫悅就會懈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卦䷔與賁卦䷕是「綜卦」。「噬嗑」是咬合，所以有食的含意。「賁」是修飾，但不可掩飾本質，所以說無色。

兌見，而巽伏也。

兌卦䷹巽卦䷸是「綜卦」，兌卦的陰爻在最上方，所以顯現；巽卦的陰爻在最下方，所以隱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卦䷐與蠱卦䷑是「綜卦」也是「錯卦」。「隨」是無緣無故的追隨，並無一定的目的。「蠱」則是將事物加以整飭，有一定的目的。

剝爛也，復反也。

剝卦䷖與復卦䷗是「綜卦」。「剝」是剝落，果實剝落則腐爛。復是返回，果實剝落到地上，又重新萌芽生長。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卦䷢與明夷卦䷣是「綜卦」。晉卦的上卦「離」是日，下卦「坤」是地，太陽在地上，所以是白晝。明夷卦恰好相反，太陽在地下，所以是光明消滅。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卦䷯與困卦䷮是「綜卦」。井水汲取不盡，所以通暢。困卦的下卦是「陽卦」，被上卦的「陰卦」遮蔽，「九二」的陽爻，又圍困在險坎中；所以說，陰陽相遇，發生困難。

咸速也，恆久也。

咸卦䷞與恆卦䷟是「綜卦」，咸是感應，在一瞬之間相互溝通，所以說速。恆是恒常，常就能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渙卦䷺與節卦䷻是「綜卦」。「渙」是渙散，離的意思；「節」是節制，止的意思。解卦䷧與蹇卦䷦是「綜卦」。「解」是解除困難，所以緩和；「蹇」是艱難的意思。睽卦䷥與家人卦䷤是「綜卦」。「睽」是違，離所在外；「家人」則相聚在內。否卦䷋與泰卦䷊是「綜卦」也是「錯卦」。上下卦都是同類的陰爻或陽爻，但彼此上下相反；所以，「否」是阻塞，「泰」是暢通，含意不同。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卦䷡與遯卦䷠是「綜卦」。在壯大的時候，就應當知道適可而止；「遯」是逃避，退的意思。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大有卦䷍與同人卦䷌是「綜卦」。大有卦，柔爻在「九五」君位得中，有懷柔得衆的含意；同人卦，柔爻在下卦「九二」得中，是朋友相親的意思。

革卦䷰與鼎卦䷱是「綜卦」，「革」是革新，所以去舊；「鼎」用來煮食物；所以，不斷的取新的。

小過卦䷽與中孚卦䷼是「錯卦」，小過卦，陰多陽少，所以過度；中孚卦，中心空虛，所以誠信。

豐卦䷶與旅卦䷷是「綜卦」。「豐」是豐盛，豐盛到極點，就會多事；「旅」是旅行在外，所以親友少。最後一句，爲了押韻，是倒裝句。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離卦䷝與坎卦䷜是「錯卦」，離卦是火，火焰向上；坎卦是水，水往下流。

小畜卦䷈與履卦䷉是「綜卦」，小畜卦，以一陰得正，但畜養衆陽，力有不足，所以寡；履卦祇有一陰，陰爻陽位不正，所以不安，要出走。

需卦䷄與訟卦䷅是「綜卦」。需卦的上卦是險，前面有險，所以不進；訟卦是天☰與水☵，水下落，所以彼此不親。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最後這一節，並不以相綜或相錯的兩卦並列解釋，可能是錯簡，有的學者，認爲應改正爲：大過顚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過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卦䷛，上下是柔爻，象徵棟樑的根部與上端軟弱，房屋將要傾倒。

姤卦䷫，是一個陰爻遇到五個陽爻，象徵狂奔。漸卦䷴是漸進，女兒等待男人出嫁。

頤卦䷚是口，象徵養，目的正當。既濟卦䷾，全部六爻的位置都正當，所以安定。

歸妹卦䷵，爲出嫁，女人有了歸宿。未濟卦䷿，三個陽爻都在陰位不正，象徵男人窮途末路。

夬卦䷪，是決斷，一陰五陽，陽將陰決斷，象徵君子的處世原則伸張，小人的處世原則就有苦惱了。

結論——易經的思想

『易經』本來是占筮的書，以陰陽變化，闡釋宇宙萬物的一切現象，以占斷啓示天理亦即人道的變化法則，究明這一法則，就可以把握人生立身處世的要諦，遵循這一法則，就能夠知變，不變則變，趨吉避凶。所以，『易經』本身就含有極爲深奧的哲理，後世再以義理闡釋，使『易經』成爲占筮兼義理的書，而其精微的道理，則在「十翼」中。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論

『易經』中所說的陰與陽，並不單純的祇是構成宇宙萬物的兩大要素，主要的，是用以說明

宇宙萬物一切變化現象的屬性。這一陰陽的思想，當是源自男女不同的性別。人類原始思想的產物。

『易經』以⚊代表陽，以⚋代表陰，以這兩個奇數與偶數的簡單符號，象徵並說明宇宙萬物一切變化現象的剛柔動靜的性質與作用。陽剛健。陰柔順，陽是動，陰是靜；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變化現象，無不視當時的時間與空間因素，具備陰與陽，亦即剛柔動靜的性質與作用。

天、日、仁、上、前、明、往、晝、尊、貴、福等一切積極性的事物，屬於陽、剛、動；地、月、母、女、義、下、後、暗、來、夜、卑、賤、禍等一切消極性的事物，屬於陰、柔、靜。陽剛陰柔的性質與作用，相對相反，但並非不變，而是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或者成爲陽剛，或者成爲陰柔，陽剛中潛伏着陰柔，陰柔中包藏着陽剛，相輔相成，表裏兩面。例如：男對女是陽剛，但子對親時則成爲陰柔、女對男是陰柔，但母對子時就成爲陽剛，又如前對後是陽剛，前對更前則成爲陰柔。不前不後的中，在對不中的前後時，成爲陽剛，而前後都成爲陰柔。人在行動時陽剛，在靜處時陰柔。

「繫辭上傳」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說：「一寒一暑」「一闔一闢」；亦即，天地間一切事物的變化現象，無不依當時的時機與所處的地位，或者成爲陽剛，或者成爲陰柔，這一陽剛與陰柔的變化作用，永遠反復不已，無窮無盡，而這一陰柔，亦即剛柔動靜變化作用不息的法則，正是宇宙的法則，人生的要諦；就是天理，也就是人道。

「說卦傳」中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對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方而兩之。」『易經』所要闡明的，就是宇宙萬物依循這一陽剛陰柔無窮變化作用的法則，推移演變的實相，涵蓋天、地、人三方面的眞理；亦即，天道、地道、以及人道的變化作用法則，是一致的；所以稱作「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學」。

如前所述，『易』的命名，含有變易、簡易、不易的意義，宇宙森羅萬象，視時間與空間因素，陰陽、柔剛、靜動，變易而不易，複雜而簡單，矛盾而統一，對立而和諧；『易經』的陰陽論，即在闡明這一事實眞象；所以說，這一陰陽論，是『易經』的中心思想。

而且，『易經』思想中的這一陰一陽，相對相反，但並非對立，抗爭相尅；而是相互的，或陽或陰，錯綜變化不已，於變化中生成發展，在無窮反復中，保持和諧與統一。我國傳統思想，不主張鬥爭，重視調和，正是淵源於此。

本體論

「繫辭上傳」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這裏的「生」，不是產生，而是演變的意思。亦即八卦由四象演變而來，四象由兩儀演變而來；太極的變化流通，包含或陰或陽，呈現柔與剛兩種不同的屬性，八卦即四象，四象原兩儀，陰陽即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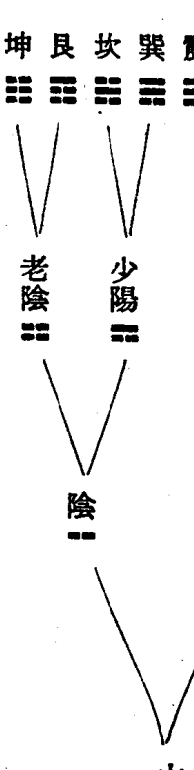
那麼，太極是什麼？對這一命題，後世儒家曾有許多形而上學的議論，各有見解不同的宇宙

觀；而這一主題，也是西方哲學思想未輸入以前，我國哲學上的根本問題。北宋時代，興起新儒學的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等大儒，都曾闡釋這一宇宙本體觀，主張各有異同。程伊川說：「陰陽分離，就不再有道；所以，形成陰陽的因，才是正道。陰陽是氣，氣屬於形而下，道屬於形而上。」將陰陽視作「氣」的現象，以所以形成陰陽的「理」，爲宇宙本體，主張「理氣二元論」。同時代的張橫渠，則倡說「一元氣論」。

南宋的朱熹，在宇宙本體觀上，也以程伊川的「理氣二元論」爲主，所以稱作「程朱之學」；又兼採周濂溪「太極圖說」的「無極而太極」，以這一本體論，形成宇宙觀。這一宇宙本體的「理」，同時也存在於由這一「理」的發現，所生成的萬物中，稱作「理一分殊」；亦即「萬物都具備同一的理，萬理出自一元。」不過，朱子學家們，對太極應當看作「理」還是「氣」，仍然議論紛紛；但朱子的思想，並非將太極看作唯物論的氣體，認爲理性才是宇宙的本體。明代的王陽明，則說：「理是氣的條理，氣是理的應用。」又主張「一元氣論」，這是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根本差異。

然而，由『易經』的本義去探索，也許唐代孔穎達的『正義』中說的：「太極是天地未分前，混而爲一的元氣。」最能符合原有的古義。這一混沌不分的元氣，或者成爲陽剛，或者成爲陰柔，變化作用無窮；而且『易經』雖然是以或陰或陽的二元的變化作用，闡釋宇宙萬象，但最重視的，則是陰陽未分，或將成爲陰柔，或將成爲陽剛時，這一變化作用流通的根元；而這一根元，主宰萬物的生成發展，並非凝聚靜止，而是屬於積極活動流通的陽剛；這一根元，以陽的性

質變化作用時，成爲剛健，以陰的性質變化作用時，成爲柔順，並且以陽統御陰，以陰追隨陽，這才是『易經』所要闡明的主旨。所以，這一宇宙根元的元氣，稱作「大陽」，也以一表示，其推演如附圖。儒家崇尚剛健正大的徵性，其根本就在於此。



相對的，老子主張「無」；但並非一無所有，而是有某種物質存在，不過無聲無臭，所以說「無」。老子以「無」爲道；亦即宇宙本體的「無」，顯現於萬物之內，「有」生於「無」，有形的形象，產生自無形的本體，「有」與「無」異位而同體。

莊子更將這一「無」的思想，提昇到「無無」，甚至「無無無」。「齊物論」中說：「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

有孰無也？」宇宙中有「有」，也有「無」；更有「未曾有無」時的「無」，更有「未曾有無」時的「無」的「無」。忽然有了「有」與「無」；然而，卻不知道這一「有」「無」，到底那一個才是眞正的「有」？那一個才是眞正的「無」？說明「無」可以無窮的推溯，沒有邊際，忽然有了「無」，「無」才是宇宙的主體。

老莊的「無」的思想，不是由科學實驗中得到的，而是哲人睿智的直接判斷，但卻符合科學思想。人類生存在地球上，以地球爲根本；但地球不過是太陽系中的一個行星，太陽系不過是銀河宇宙中的一個系，銀河宇宙也祇不過是大宇宙的一小部分而已。追溯下去，無窮無盡，而老莊的「無」的思想，正相當於大宇宙的無窮無盡。

地球、太陽，或者在億萬年後會消滅；但在大宇宙中，必然有另外的新星球，不斷生成，大宇宙本身，無始無終，永恒的生生不息，這正是『易經』所要闡明的中心思想。由形體上看，人在大宇宙中，不及滄海一粟，生命更加短暫，不及一剎那；然而，如此微不足道渺小的人的心志活動，卻能將無窮盡的大宇宙，包攝無遺；所以說『易經』「廣大悉備」。

儒家崇尚陽的剛健正大，道家重視陰的虛無柔靜，這是儒、道兩家思想上的根本差異。不過，在儒家的思想中，也有謙退陰靜的一面；道家思想，在虛無柔靜不也包藏有剛強；剛健正大與虛無柔靜，可以說正是我國傳統思想的表裏兩面。

生生之謂易

乾坤兩卦的意義

瞭解『易經』的思想，要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繫辭」中，去玩味探索；但乾坤兩卦，則是六十四卦的根本，研讀乾坤兩卦的「卦辭」「爻辭」「象傳」「象傳」，可以說就能理解六十四卦的全般含義。不僅如此，乾坤兩卦的每一爻，也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變化相通，包含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全般含意。

所以說，玩味乾坤兩卦的變化與解說文字，『易經』極其奧妙的道理，就可以說思過半矣。不但文章簡明古拙，奇特而且多變，引用的比喻，也博大幽奇，隱藏着至奧至妙的哲理，而且極富趣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啓示的人生社會百般事象，與無數問題的解決法則，也無不包含在乾坤兩卦中。

乾坤兩卦所闡明的，乾卦並非祇限於陽剛，坤卦也不祇限於陰柔的道理，而是陽剛中有陰柔，陰柔中有陽剛，說明了『易經』一陰一陽，剛柔動靜，無窮的變化作用法則；而且，由乾坤兩卦中就不難瞭解，『易經』全部的至理妙文，如果不是親身經歷世事艱難，飽嘗憂傷苦悶的聖哲之士，恐怕也難以寫得出來。

生成與發展

乾坤兩卦的「象傳」與「象傳」，闡明天地的功能作用，與天地德性的崇高偉大。乾卦的「

彖傳」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是「雲行雨施」的空間，萬物生成的根元，這一造化根本的大陽，涵蓋了一切，主宰了宇宙。

與天的功能的大陽相對的，是大地的大陰。坤卦的「彖傳」中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地的陰的元氣，爲萬物生生不息的根本；但大地的功能，並非單獨流通作用，而是順承天的功能。天是陽，是主宰，是動能；而地是陰，是順從的，被動的。

乾卦的「彖傳」中又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這是說，天的法則，變化無窮，陽剛與陰柔交互作用，使萬物生生不息，各自稟持天賦的本性，發育成長，保持陰陽和諧的法則性，才能夠各自適當適宜的成長。所以，『易經』的思想，是陽剛與陰柔交互變化，使萬物生成；同時，陰陽保持和諧，才能使萬物順利的發展進化。咸卦的「彖傳」中說：「咸，感也……二氣感應以相與。」歸妹卦的「彖傳」中說：「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都是藉夫婦的道理，比擬天地陽剛陰柔交互作用的原理。另外，豫卦、頤卦、解卦、益卦、姤卦、革卦的「彖傳」中，也都說到天地交互作用，促使萬物生成發展；而六十四卦所闡釋的，也無不是這一天地生生不息的道理，萬物消長盈虧的發展進化法則。剝卦的「彖傳」中說：「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謙卦的「彖辭」中說：「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都是說明陰陽剛柔的消長盈虧，就是天地的變化作用法則；陰陽、剛柔、動靜，相反相輔相成的原理。

屯卦的「象傳」說：「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泰卦的「象傳」說：「天地交，泰；后以

裁成天地之道，輔天地之宜，以左民也。」无妄卦的「象傳」說：「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也都在闡釋天地的生成發展法則。

『易』的名稱，本身就有變易的含意，『易經』的思想，就在啓示天地萬物生成發展的變化原理法則。由「繫辭傳」來看，「上傳」中說：「生生之謂易。」「下傳」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經』以天地的陰陽剛柔動靜的變化生成作用，爲天地的德性。「序卦傳」中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亦即「繫辭下傳」所說的「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天地陰陽剛柔動靜變化作用的錯綜複雜，絪縕交密，才使萬物得以醇化，欣欣向榮，生生不息。

這一天地陰陽交錯，使萬物生成發展生生不息的作用，亦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法則，極爲微妙，難以捉摸。「繫辭上傳」中說：「陰陽不測之謂神。」又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亦即抽象的，無形的，在文物制度上沒有顯現的；與具象的，有形的，在文物制度上顯現的；不祇是具體的，有形的現象，而應以現象發生的抽象的，無形的原動力來思考，則不僅是可以經由科學分析的物質，而且還包含了陽剛與陰柔的，形而上的精神了。

『易經』對這一天地生成發展的作用，最重視的，是在剛健中正，而且不已的這一點上。天地的作用，不單純是機械的，也不是老莊所主張的虛無柔靜，而是恒久的剛健中正。

如乾卦「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文言傳」中說：「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臨卦「彖傳」中說：「說而順，剛中而應，大正以坎，天之道也。」復卦「彖傳」中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无妄卦「象傳」中說：「動而健。剛中而應，大正以

亨，天之命也。」恒卦「彖傳」中說：「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大壯卦「彖傳」中說：「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繫辭上傳」中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乾坤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等，都是強調天地剛健中正的德性，爲人類行爲無上的規範。

相對的，「象傳」很少說到生成說。因而，「象傳」與「象傳」的觀點不同，被懷疑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筆。「十翼」全般都可以說是如此，所以歐陽修認爲，「十翼」是衆說的混淆，不可能是同一人的著作。

『易經』說陰陽變化法則，強調天地生生不息的功能，當然也一併說到滅亡。如否、蠱、剝、睽、蹇、解、損、困、渙等各卦中，對滅亡都有闡釋，在此不再一一列舉。所以，『易經』衆說生死，而以兩者綜合，以闡揚天地的大德，無窮的生命力。

總之，天地陰陽剛柔動靜的微妙作用，是萬物生成發展進化的根元，將這一原理法則闡明，廣汎應用到宇宙與人生的一切變化現象上，使人能夠知變，應變，適變，去惡向善，避凶就吉，這就是『易經』的思想。

天理亦卽人道

法象、統整、經綸、事業

『易經』所表達的森羅萬象，遠近內外，無不包羅在內。正如「繫辭上傳」所說的，「法象莫大乎天地。」宇宙之間，可以效法的最大形象，就是天地；所以，天地生生不息的變化作用法則，也就是人類社會的行爲規範。『易經』中所闡明的變化，生成，發展，進化，滅亡，調和，統整，循環不息，消長盈虧，相互調節，推移演變於無窮；於生成發展之中，有損失與調節存在；並保持和諧與統一。這一原理法則，與宇宙、人生，關係密切而不可分。

『易經』是以天地爲準則，確立人生規範，以宇宙恒久無窮而又秩序井然的精神，勸勉人生應當自強不息，造福社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闡釋的，其主旨莫不在於此。「繫辭上傳」中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易經』取法於天，取象於地，不違背天地的法則，所以能夠透徹死生鬼神的道理。又說：「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止；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所以，『易經』的道理，遠近內外，無不包羅在內；天地間的一切現象，無不具備；人位於天地之間，上則取法於天，下則取象於地。「繫辭下傳」中又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方而兩之，故六；六非它也，三方之道也。」說明以陰陽兩個符號，組成六畫的卦，於六爻的排列形象中，顯示天地變化，依變化判斷吉凶，爲人類行爲樹立規範，發揮啓發的功用。

「繫辭上傳」又說：「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生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天祐之，吉无不利。」又說：「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以言尚其辭，以動尚其變，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這是說，以『易經』中的文辭爲準則；以其闡明的變化法則爲依循；效法其卦象中所象徵的精神；以其占斷的吉凶，爲疑難抉擇的依據；就足以知變，應變，適變，去惡向善，趨吉避凶，無往而不利。所以，『易經』兼備規範與實用兩方面的效用。人生道德修養，自應以天地的道理爲準則，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宇宙精神，努力精進不懈，使自己在品德學識修養上有所成就，然後在事業上施展抱負，才能共同促進社會發展，人類向上；這就是參贊天地造化的功能，至高無上的大事業；而道德與事業的關係，也由此產生。

「繫辭上傳」中說：「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智慧，應當像天一般高明；行爲，應當像地一般謙卑；睿知聖哲，遵循這一天地的法則，崇尚智慧與禮儀，使道德修養有所成就，而能施展於事業中，就不僅獨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了。又說：「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者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開物成務」是說開啓事物的蒙昧，消除憂患疑慮，以將其力量施展於事業中。所以又說：「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亦即，將道德修養，聰明才智，施展於事業中，使人與物一併得到濟助，因應天地的變化法則，符合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這才是「盛德大業」。又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有抱負的賢明君子，就應當體察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德，日新又新，致力於無窮的偉大事業。屯卦「象傳」說：「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就應當像雷雨般普施恩澤，爲人類造福，這樣才能夠

興起偉大的事業。

性命、道德、窮理、知命、神明、占筮

效法宇宙精神，自強不息，這是『易經』的道德理想。「繫辭上傳」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剛柔動靜，於循環無窮的變化作用中，使宇宙生成，發展，進化，調和，統一；符合這一宇宙精神，就是善。所以，道德上所要求的仁、義、禮、智、信，並非人類擅自制定的約束，而是實質上本來就是善，宇宙精神就是如此。仁者說是仁，智者說是智，這不過是將宇宙生生不息的精神，應用到道德上的名詞而已。就像子繼父業，人類應當繼承造物者的宇宙精神；而且人類本身，也具備認識這一宇宙精神，繼承以培育道德修養，使其發揮於事業中的本能。

「性」是性善的性，人類天賦的本能。「繫辭上傳」中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使自己固有的，能夠分辨善惡是非的天賦本能，充實發揚，而不喪失，這就是道德的開始。這一思想，與子思『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孟子的「性善說」，脈絡一貫。

『易經』中闡釋了仁、義、禮、智、信、敬、誠、貞、順等各項德性；總之，是基於道德律與自然律一致的思想，崇尚陽的剛健正大；同時並一再提示陰的謙退靜穩，顯示『易經』陰陽剛柔動靜併存不悖的精神。『易經』中兼備老子主張的「柔弱虛靜」的法則，這一點不能忽視。

『易經』又特別崇尚「時中」。清代惠棟說：「易道深，一言以蔽之，曰時中。孔子作彖

傳，言時者二十四卦，言中者三十五卦；象傳言時者六卦，言中者三十八卦。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言曰：君子而時中；孟子又曰：孔子聖之時也。堯、舜以來相傳之法也。知時中之義，則易思過半矣！」由此可見，『易經』對時間因素，與不偏不倚的中庸原則的重視。

這樣明天地之法，究陰陽之理，修性命之道，則進取退藏兼備；用以洗心研機，彰往察來，顯微闡幽，於可盡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最後就可達到心安理得，無憂無懼，知天樂命的境界。惟有認識宇宙精神，透徹陰陽剛柔動靜變化作用原理的人，才能達到這一地步。「繫辭上傳」中說：「樂天知命。」「說卦傳」中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君子立身處世，必須覺悟「成己安命」的道理，這是道德修養的準則。

貫通『易經』的道理，就能夠通神明；相對的，如果不明天地之理，窮變化之道，通神明之德，就不能參透『易經』中的道理。『易經』中所說的神，「繫辭上傳」中說：「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指天地間陰陽剛柔動靜變化現象的至爲微妙，難以預料的神秘性；所以，如果不是天下最明瞭道理的人，就無法理解『易經』中所闡釋的道理的神奇功用。又說：「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下傳」中也說：「知幾其神乎？」「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除非是至神，不能通天下的至變。所以「上傳」又說：「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這是說，無心，無思，致誠，達到人我兩忘的極度寂靜，就能看清一切是非善惡，吉凶禍福，也就是通達神明，必然就能擔當天下之事。「說卦傳」中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即陰陽剛柔動靜的變化，雖然不可思議，但都具有法

則性，能夠發揮使萬物生成發展的妙用，這就是神明，也就是宇宙的法則。

國家、家庭、朋友、處世

「繫辭傳」開頭就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這是『易經』的根本觀念。陰陽相對，但尊崇陽，陽兼有陰：陽爲君，陰爲臣，陽爲主宰，陰爲從屬；君主像天一般絕對的尊嚴，臣像地一般絕對的卑下柔順，這是『易經』所要闡明的君臣關係。不過，坤卦「文言傳」中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亂臣賊子存在。這是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君臣關係，是絕對的，但也是理想的，有時則不可得。革卦「彖辭」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對革命持肯定的態度。然而，「革」是春夏秋冬四季的變革；革卦「象傳」中說：「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以修訂曆法，在使四季時序明確上立言。四季推移變革，循環不已，由這一點來看，變革的時間意義，確實重大；但四季變革，並非意味着推翻天地；四季雖然變化，可是天尊地卑的乾坤地位，則嚴然不可改變。「彖傳」的作者，以四時變革，肯定湯、武革命，當是周初革命時代所產生的思想。儒家孟子、荀子，肯定革命，但孔子則是尊王論者；所以有人懷疑，「彖傳」不是出自孔子的手筆。

國家、社會的根基在家庭，家庭的基礎爲夫婦。夫婦的道理，於歸妹、咸、恒卦中闡明，更在家人卦中說：

「家人，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可見『易經』決非僅僅主張男尊女卑說，而是男女夫婦，應各自發揮本身的特質，善盡各自的本分。當家庭發生混亂時，蠱卦中說：「幹父之蠱」「幹母之蠱」是說在家庭中之應變，應當尊重父子的親情，但並不認爲家長就可以濫施橫暴。正家然後天下才能安定，家庭是國家、社會的基礎，可見『易經』的思想，是家族主義、國家主義，進而是致力於世界和平，謀求人類共同福祉的大同主義。

家人在內，在外的則是朋友，這是人類最親近的，最根本的人際關係，兌卦「象傳」說：「麗澤，兌；君子以朋友演習。」麗是附的意思，澤水依附在一起，滋潤萬物，朋友也往此依賴，相互切磋琢磨，才能使彼此獲益，有所成就。「繫辭上傳」解說同人卦的「二」「五」相應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這種斷金之心，如蘭之交，才是眞正的朋友。

君子立身處世的態度，依出處進退，語默顯晦，時間與空間的不同，必然不會一致；乾道坤道的積極與消極作用，也各有差異；然而，取捨之間，則在於人，成己在於自我勉勵，成敗則在於天，要看機會與際遇如何了。

常在易占家招牌上出現的標誌䷊，不用說是象徵安泰吉祥的泰卦。然而，泰卦的形象，卻是乾亦即天在下，而坤亦即地在上；但這不是意味着陰性應當高高在上，而是象徵地重在上往下

況，天輕在下往上昇，天地才不會背離，而能密切交接，堅固不分，形成安泰的現象。由另一角度看，乾的性質剛健，在內卦，象徵內心剛健，堅持原則而不易；坤的性質柔順，在外卦，象徵外在謙虛退讓，容人而能容於人；這種內剛外柔同流而不合污的態度，正是人人立身處世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如果內心柔弱，猶豫不決，外表剛強，逞強好勝，盲目冒進，就難免「元龍有悔」，犯下「大過」的錯誤，要「履虎尾」，要「其亡，其亡，繫於包桑」了！

在『易經』六十四卦中，幾乎每一卦都以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的必然道理，諄諄告誡，提示人生必須時刻以戒慎恐懼的心態處世，時刻警惕適可而止的重要性，才能確保長久安泰。

總之，『易經』的中心思想，是在闡釋宇宙大自然的陰陽剛柔動靜的變化作用，反復無窮的法則性，變易而不易，複雜而簡易，於變化中生成與發展，於反復中保持統一與和諧，而這一剛健中正，無窮無盡，永恒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正是宇宙精神之所在。闡明這一變易、簡易、不易的宇宙法則，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主宰並涵蓋一切，與人生立身處世原則的一致性，以宇宙大自然的法則、精神爲準則，確立人類行爲的規範。究明宇宙大自然的法則與精神，就能自強不息，面對森羅萬象，無數問題，而能知變，應變，適變，得以促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向上，爲全人類造福。由『易經』的思想就不難了解，爲什麼『易經』被稱作「天人之學」，而成爲我國傳統文化的根元，一切學術思想的源泉，被推崇爲「羣經之首」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入门（孙振声）
作者=孙振专用编著
页数=597
SS号=10988636
出版日期=1988年08月第1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周易上经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復?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周易下经
咸?
恒?
遯?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辞上传
?辞下传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
结论
附录页